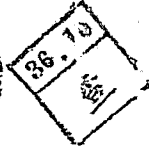


奮鬥之路

青年最要讀物



大方書局發行



南京國立
中央圖書館
登錄號 中 48
353.6
4434

MG

1246.57

243 1 序



羅序

生在這光榮時代的青年們，是需要根據了超脫的縝密心思，以啓發人生上廣泛的原動力。

而且在國事蠅蟻的時期裏，青年們本身的修養，該注重有整個利討論，排除了易於染習的不良行爲，力行利益社會，效忠國家，具堅久之信念，完成了青年美德，成就重大的工作。

奮鬥之路一書，係敘述數位個性不同的青年，均踏入都市陷阱中，以致不能翻身！其中描寫青年陳興國雖一度逃脫法網，洗面革心，從事奮鬥，努力出路，但其成功後，仍須受法律的制裁，該段尤爲青年處世之捧喝，亦爲書中最精彩的一段。



3 1764 7953 7

作者文筆綺麗，構思深雋，故事結構，在平凡中着着現出社會的怪現象與黑幕。該書乃其繼續舞女懺悔錄的又一大傑作。

這書意寓鍼砭，是適應而產生的，實為這光榮時代的青年們，在修養上有迫切需要的非常助力。

羅秋鵲四，一八。

自序

假使良藥是適口的，忠言是順耳的，那麼一切醜惡的現象，當會容易地減少了。

誘人的陷阱，太多佈着美麗的迷惑，墮落的途徑，其吸引力往往勝於一切上進的階梯。上帝創造人類，賜予一個適應苟且的天性，由這天性的驅使，把奮鬥艱辛的過程，視為畏途；於是甘心下落趨向苟安，以眼前的快慰，消耗了進取的精神。

許多人說：「人生難得是糊塗，蜉蝣的生命，霎時即過，在勞碌奔波之餘，取快於一時，亦未為太過。」這一句話，對奮鬥時期中苦悶的青年，往往易被認為金科玉律，所謂「取快於一時」即成了終身的懺恨。其

實「取快於一時，」並非促使人們墮落的禍根，這禍根却在人類本身的苟且天性上。

許多平凡的瑣細生活，都含有一些墮落的酵質，假使萬一不能致用於生活的正軌時，酵質就膨脹了，使整個生活起了變化，影響了整個意旨的遷變。

奮鬥之路，我所著述的中心思想，就是要顯明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活中的酵質，幾個青年在平凡的生活上錯用了，以致種下了終身的懺恨。

當我開始寫這部故事的時候，我在顧家花園裏擬構故事的大綱，恰巧身旁坐下了幾個女子，——似是舞國的姑娘，她們正談論一宗敲詐男人的趣事；我隱約聽見了那男人是因侵虧公款而被停職。於是我

就引用這一件都市平凡的把戲，作為小說題材的一部份，加以個人擬意的佈局，描寫一個特殊敏慧的青年，以其苟且之心，疏忽了許多苦諫，終至在平凡的生活，做了平凡的罪犯，雖其後逃脫罪網洗面革心，謀取上進，但法律是鋼鐵一般的嚴刻，罪犯未曾遭受刑罰以補償其過失時，罪犯的名義終不能輕易而逃避。

書成之日，因事須束裝南旋，匆促間不及讀閱一遍，遂將全稿呈於陸高誼先生，請為斧削，結果蒙陸先生賜以題辭，此點著者尤感幸慰。

蕭瀟於芝尼加拿

此書保留一切編劇
或改編爲劇本之權

陸高誼先生題辭
胡楓先生畫贊
羅秋隱先生序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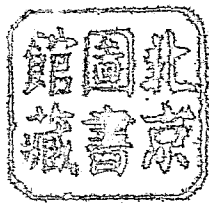
目次

目次	
一 鬼地人語	一
二 回憶之淚	一七
三 愛與死的掙扎	三三
四 一個模範生	五一
五 情同父子愛如手足	六五
六 不測的風雲	八三
七 生的離死的別	九七
八 新生活的開始	一一七

九	女人的領略	一三五
一〇	第一次的收獲	一五三
一一	單唱的戀歌	一七三
一二	地獄的誘惑	一九七
一三	逆耳的忠言	二一九
一四	沒落的開始	二四五
一五	墳墓的自掘	二六七
一六	奮鬪的歧途	二八八
一七	苦難鴛鴦	三〇七
一八	燎原的星火	三二七
一九	罪的揭發	三四九
二〇	死裏重生	三六七
二一	奮鬪之路	三八七
二二	生之夢覺	四〇九

一 鬼地人語

天也墜下淚了，方才紅豔的晚陽，寂靜地由秋風送入烏雲間，老鴉急旋地在覓牠的歸巢，往日的呱呱聒耳聲已在牠瑟縮的羽毛下收斂了。樹木紛紛掉下它的枯葉，一片混着雨點盤旋在風渦裏。大地灰沉得宛如將腐的殘軀一樣，萎黃的草，象徵了屍體上的汗毛。這時，牧子與樵夫的唱答歌聲，有如黃鶴之渺，由雨點浙滴中傳來幾陣慘切的鬼號。若大胆地依聲求源，可見東山的白滑岩下，一堆新的黃土壟等，倒伏着兩具似棄屍般的黑物。



(商)

白骨岩，這個所在，可以由名稱上想到是一塊什麼地方；它的名稱起源，已不可稽考，不過衆人都知道：白骨岩這片山崗，是歷代無主孤魂，或罪犯，或貧窮者的歸宿地。

白骨岩上，白骨纍纍，坵墳鱗比。在平日，因它離了黃泥大道不遠，雖在秋風蕭瑟中，也還有一二個過路客點綴着，可是在這秋涼蝕骨，秋雨飄零的時候，一般行人，早已潛避在古寺中了。這時，除了有如鬼號的悲聲以外。僅有秋風與枯枝的交擦聲，成了大自然的悲調。

雨點是愈滴愈大，落葉愈飄愈密，灰暗的天色已轉成昏黑，離白骨岩半里的古寺中，閃出了鬼火的微光數點，一陣呼嘯，三數黑影，似是幽靈出現。在陰沉的天幕下，祇見影如逃屍，猙獰地舞手蹈足向黃泥大道飄來。這種情景，簡直令人毛髮悚然。火光漸近，恐怖也隨着消失。原來這羣是古寺中避雨的客人。其中真體肥臃的個子，是松江縣城一位布商，他姓王，名大傑，為人慈善，樂善好施。這天因與數夥伴赴離

余山不遠的某教會學校接洽承製校服事，一時纔來遇雨，初擬在古寺中暫避，可是雨却愈下愈大，天又黑了，本想在寺歇息一夜吧，又因店事繁冗，一來縣城遙遠在望，四五里的路程，祇要快步急行，一息間便可到達。因此王大傑就決定在寺中打亮了三隻燈籠，催促夥伴起程回家。

他們急走着，漸漸接近了傍經白骨岩的一段，其中一李姓夥伴的聽覺最爲敏銳，他似乎隱約聽見了幾聲鬼號，不禁心喪胆亡，大叫「有鬼」。三個人中，除了王大傑外，都是胆小如鼠之流，一聞「鬼」字，不約而同地瑟縮不前。王大傑說：

「那裏來的鬼？莫捕風捉影吧！」

「我明白地聽到兩聲鬼叫啊！」李說。

「這裏離白骨岩不遠了，白骨岩不是素稱鬼地的去處嗎？況且秋深夜冷，冤魂訴叫，當是常事哪！」另一個夥伴說。

「胡說！那來的鬼？就是有鬼，我不犯他，他豈業我麼？放胆跟我走吧。」王大

傑說。

於是他們的脚步又與混水的黃泥起了踏踏聲。

走了不遠，身旁捲來一陣冷風，樹上的枯葉幾片飄上他們的臉上，一陣慘切的聲浪，「唉……哀……哀……，唉……。」宛如尖刀地鑽進了他們的耳鼓，刺激了他們恐怖的神經。頓時，黃泥道旁的疏落矮樹，全變了他們眼前的山峭鬼怪。王大傑雖心懷若谷，到了這時，也不禁魄動心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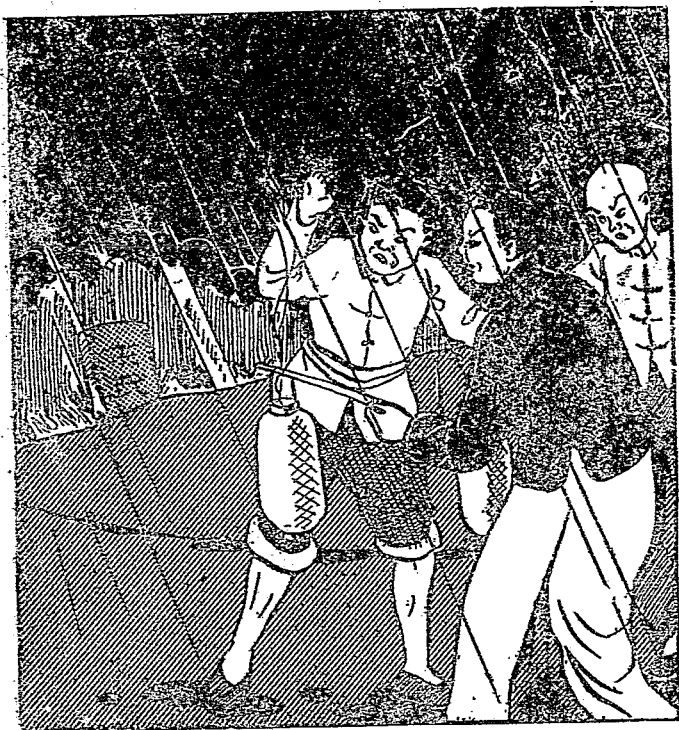
「冤吔！……苦呀……。」由冷風裏又傳來一陣。

「啊呀！這不是……是鬼嗎？」李懺掃着說。

「回到寺裏去吧！」另一夥伴說。

王大傑正遲疑不決，呼的一陣冷風又刮息他們的燈籠。

「唉！我平生沒有幹過虧心事啊！」王大傑屈服在恐怖的環境下了，「好，我們回頭到寺裏再說吧。」



遠遠地傳來幾聲怪叫，店夥們都說是鬼聲。
王大杰不信，仍然依着前進，走了不遠，他也聽見了。他正在遲疑之間，忽然聽的一陣風把燈籠吹滅，於是他的心中，也不免一怔。

「噯啊……苦呀。」

「媽……媽媽……，回去啊……。」

當他們轉頭走動的時候，繼續又傳來兩陣。王大傑聽了，心中想着：分明是有一個童子的聲音呢，可以決定這不是鬼叫了。於是他就向夥伴說：

「哪！有童子的哭聲呢，一定不是鬼。」王大傑停住了腳，堅決地說，「我恐怕是有過路的婦人冷倒吧？」

「說不定是童子鬼呢？」李說。

王大傑再清楚地聽見了叫媽媽的聲，便把恐怖化為同情，他的腦海中即時現出了一個可憐的婦人，冷倒在路旁的影象。他認為見危不救，當非良心所願，所以他重又決定前進，依聲尋影，俾可援救他人於絕境。

「我們跟着聲音去看看吧，即使是鬼，我們都懷了善良之心，鬼豈肯加害於我們麼？」王大傑說。

「有什麼婦人？這樣冷夜，一定是小冤鬼叫大冤鬼回塚的聲音。」李說。

「勿虛心，跟着我前去好了，有災都教我個人承受。」王大傑這樣說，並強拉了他們前進。

走了約十丈，已靠近了白骨岩的荒塚，聲音就是由嶙嶙的墳堆間發出。因時過初更，又逢天雨，昏黑得無法探看。王大傑站了一回，由悲聲裏完全證明是一個婦人和童子的哭聲，因此他更壯了胆，執着熄滅的燈籠，摩索着走入墳堆中。兩個夥伴在萬不得已中，也隨了主人，用抖顫的步伐，探着不平的泥地前進。

「啊呀！太慈大悲，救苦救難。」李無意踏了一片破棺木。

「我的爺，誰拖着我的衣角？」另一個夥伴被枯枝絆着。

「不要大驚小怪，當心踢着這堆東西。」王大傑輕輕對他們說。

不說還可，這一說了，幾乎嚇昏了他們。原來王大傑指着的，是一堆白骨，因了雨點的沖擊，更如雪般發出白光來。李夥伴嚇得兩脚癱了，正要向白骨跪下求饒的時

候，一隻盜屍的野鷲，拍的一聲由枯草叢中飛起，他充滿神怪色彩的腦子，怎受得這般刺激，不期而然地就死力拉着王大傑的衣袖說：

「東家，難爲你，救救我吧，再深入我定要嚇死的。」

「真沒有用，你愈疑愈怪，自己討苦吃；哭聲祇在數十步外，既到了這裏，難道不看個究竟嗎？」王大傑把他緊緊地拉着說。

等李夥伴氣喘略定，三人仍然依着前進。剎那，已經可以隱約看見雨水中哀號的黑影了。這時，王大傑心中，突然起了一個疑團，他暗想：深夜中怎樣會有婦人哭墮呢？假若是中途凍倒的人，也不會倒在這可怖的荒塚中啊，這事確是可疑的。

「呀——」一種裂帛般的尖銳聲音，突然嘯過，王大傑在疑慮中的胆，給它劃破了。兩個如鼠一般的夥伴，更不必說，早已互摟縮在一團。

「噫！真是見鬼呢！」王大傑說。

大家都呆了，不進也不退，其實在這種環境裏，任誰都會把雄心軟下一半了。四

野頓時沉靜的，祇有雨點打在落葉上的滴答聲。

「興國，不要嚇，不要嚇，那是幾個巡夜的。」有一種婦人的聲音很清脆地叫着。

「好了。果然不是鬼，讓我問她一回吧！」王大傑聽了那婦人的話便說：「喂！是誰在那兒哭？」

「是哭丈夫的。」那邊的黑影回答。

「爲什麼深夜還不回家呢？」王大傑問。

當那婦人還沒有回答的時候，李夥伴已瑟縮地喝問着：「喂，你們到底是人是鬼？」

「老爺，我們不是鬼，實在沒有家可以回去哪！」那婦人用悲咽的聲音回答。

「噢！人孰無家？你的家在那裏呢？」王大傑問。

「死了丈夫，田主把我們攆了出來。」她答。

「怪可憐的，那麼，在這風雨之夜，也應該找個地方避避啊！」王大傑隨說隨走

，漸漸的已靠近了那婦人。

「嚶……嚶嚶……嚶。」接着來了一陣哭聲，那孩子也跟着在悲啼。王大傑把頭俯下，想去細看這一對可憐蟲，可是雨天實在太黑了，沒有辦法能夠看個仔細；不過隱約中由她們的破壞服裝上，已充足表現這是一對正由飢寒線翻落地獄中的悲苦遭遇者。

王大傑這人，心頭最軟。松江城中，素有許多人稱號他叫「王佛爺」的，平日間遇有老丐殘乞，他必定施以飯錢；這回，深夜間碰了這一幕慘劇，況且又是一個婦人和孩子：他那能漠然處之呢？不必說，他總得把這回救助的責任，負在自己的肩上了。因此，王大傑便用十二分慈愛的態度問着說。

「你不必哭，儘哭也是沒有用的。好好地把原委告訴我，也許我能夠幫助你。」

「好老爺，想不到世界上還有可憐我們的人哪！我……我把我母子們底悲……慘的經歷告訴你吧！在一個月以前，這……這個孩子的……他的爸爸還留在……世界……嚶……嚶……，我實在沒有氣魄……再說下去了。」那婦人一面說一面淌出串串的

淚珠，由她上氣不接下氣的聲喉，充足表現她飽受了風雨的侵襲。

那一個孩子，是跪在爛濕的泥地上，把身體斜倚倦縮在他的母親身旁，宛像一只將受宰刑的小羔羊一般。至於王大傑泥，他呆呆地聽了這幾句慘痛的傷心語，眼見脚前一對發抖的可憐虫，不覺慈心大動，眼睜裏不知不覺也濕起來。他的心中在默想：這樣寒秋的雨夜上，這樣恐怖的地段，竟不能阻斷她們的悲哀，可知她們實在是陷入絕境了。委實可憐的，假使是在這泥水遍地的鬼地中，讓她們受一夜的痛苦，就是鐵人也被銹蝕了，何況她們是飽受饑寒生活的麼。這也算是她們運氣，黃泥大道在這寒秋夜中，絕不會有人跡的，今晚偏巧遇了我們。但是，但是現在應怎樣救助她呢？又是黑夜又下雨，又離城不近，又不知她們可有走路的力量麼？大概總走不動的，她們一定餓得軟了，一定不會走，否則，何以黑夜裏還不去呢？啊！啊！她沒有家，叫她們回到什麼地方去？

王大傑默默地在冥想，他旁邊的兩個夥伴還以為主人是中了魔，故李夥伴催着他

說：

「走吧！在這裏想些什麼？」

這一句話把王大傑的呆想打斷了。

「是是，不，不，我們不能走，一定要想個辦法救助她們；你們不見麼，她們連說話的力量也沒有了，一定是餓壞凍壞了。」王大傑回答說。

「這種人，哼，都是自討苦吃，誰叫她們在下雨天的深夜爬到這死地來！」李夥伴狂傲地說。

「嚶……唉，老爺，我們沒有家呀！」婦人是抖得差不多沒有聲息了。

「唉，你好像不明白，人家陷在絕境裏，還說出這種硬心的說話。現在，你一切都

不必管，依我的主意去做，把她們扶起來，擡到城裏去。」王大傑決定了他的意旨。兩個夥伴聽了東家的說話，只怨自己倒霉，碰着這種掃興的事，若不是，早已回到城裏躺在被窩裏大做見周公之夢了。如今東家的話又不能不服從，祇嘆自己運蹇吧。

於是把燈籠交給王大傑，李夥伴扶起孩子，另一個攙起婦人，連仆帶跌的走出那高低不平水石交錯的白骨岩。最苦的，是燈籠黑了，火柴也濕了，在黑暗中摸索，挨了一步又一步地前進。

王大傑跟在他們背後走，心裏又是悲又是喜：他悲的，是想不到人世間竟會有這般的地獄苦況，喜的，是無意救了兩個人的性命。

黃泥大道，因經不了雨點的衝打，現今已滑得如豬油撥地，天上雨點又是不停，兩個夥伴各攙了一個泥人，弄得滿身骯髒不堪，不必說心中各懷着無限的懊惱，兼且那母子二人都已餓了好幾天，身上的衣服又破又薄，走起路來三步二跌。她們因了疲倦，脚步愈拾愈重，把泥水濺得夥伴的褲管有如跋涉水田一般，於是怨罵的聲，漸漸衝出了他們的嘴角。王大傑祇是跟在後面勸慰，等到那婦人確實走不動時，丟了手中的燈籠，幫着扶了婦人的另一手。

由白骨岩到松江城裏，平常祇要個半鐘點便可到達，可是這一回，因了多着兩個

似是半死的人，一步拖一步的，差不多四更天才到城門。

「好了，入城了。我們就在城門下歇息一回吧，橫豎今夜總沒時間睡了。」王大傑對他們說。

「不睡，明天還會做生活麼？」李夥伴說。

「明天你們都可以休息一天，祇要你們好好地把她們送到店中去。」王大傑說。兩個夥伴聽了有一天的歇息，自是十分高興，又把剛才的事告訴了守城警察，就在城門下找塊乾淨地去放下她們母子二人。

各人拂拭了身上的水，又和警察們打了一些閒談，停了約一頓工夫，重又攙起她們，動身向西大街的布店走去。不久，就到了。

王大傑拍開了店門，把她們母子送入店堂內坐下，在燈光中才細細端詳一回。

那個婦人年紀約三十歲左右，由她柔黃色的瘦臉上，已經可以看到她是在饑寒線上怎樣掙扎了。那個孩子，年紀祇有八九歲，臉色青得實在可怕，眼瞳正和他母親一

般的散漫無神。兩個人的衣服都是千補百綴，可憐得連鞋子也沒有穿。

「唉！可憐哪，怎會弄到這樣地步呢？」王大傑問着。略停一回，又對店中小廝說：「快去生個炭爐出來，先送兩杯開水給她們喝。」

不久，小廝捧兩杯開水，送給母子二人喝了，王大傑又吩咐另一夥伴去找了一套婦人衣服和一身孩子衣服，叫她們母子到店後堂換過了。

略坐了一回，王大傑正在籌劃怎樣安置她們的時候，那婦人立起身來，就拉了孩子一同走到大傑面前，撲通地跪下，隨哭隨說：

「活菩薩，懇求你救救我們苦命人吧！」

「唉！你們起來，好讓我想一個辦法；不過，我還要查問關於你們的一切根底呢，現在可不必說，等一回我關照店夥弄點飯給你們吃，等天亮再說吧。現在我也須歇息了。」王大傑說着，立起來攙起她們。又關照店夥弄飯並把店後堂理好給她們腳。

母子二人祇感激得眼淚直流來，王大傑又再三吩咐店夥小廝細心照料，遲疑了一

回，才走出店門回家歇息去。

二 回 憶 之 淚

一夜的經歷，轉來轉去地在王大傑的腦海裏盤旋着，雖然他已經安臥在紅木大床上，可是他方纔所遇的一切，總使他不能閉眼安眠；雨是點點打在睡房的明瓦邊窗上，一種淅滴的聲音，和着他疏落的嘆氣，更是表露出秋夜的淒涼。

天快亮了，他仍然在翻來覆去的凝想。他旁邊的夫人，回來時本沒有驚動她，到這時候，一個轉側却把她觸動而醒覺了。

「啼，你還沒有入睡麼？」夫人問。

「是的。」大傑胡亂地答應一聲。

「快睡吧，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夫人問說。

「回來不久呢！因碰着一件異外的事，竟不能合眼。」大傑回答。

「呀，是什麼事？」夫人以爲有什麼異外，即時翻起身來說。她雖在朦朧中，究竟對於丈夫的安全，仍沒有半分的疏忽。

王大傑叫他的夫人躺下，便把所碰着的一切一切講了出來。說起王大傑的夫人，倒是一位很好的賢妻良母型底人物。她姓李，出身雖然在窮家，可是她的舉動與儀態，均大方端嚴，尤其是心地慈祥，樂善好施。她聽了丈夫的話，不覺也搖頭嘆氣，她一方面勸慰丈夫早點安睡，一面也在打算對那母女二人的安置方法。

時間像水一般流去，夜之幕已漸漸掀起，東天的角底，已現着魚肚白，王大傑睡了約半個時辰，就被晨鷄唱醒，他再也睡不着眼，忙起身穿衣，洗了臉，由夫人親上廚弄了一碗鹹泡飯給他吃，他巴不得太陽早點爬出來，好快點到店裏去看看那孩子和

婦人。

約坐了幾刻鐘，天已大亮了，他就走出家門，沿着西大街向店裏走去。這時，街上冷靜得連野狗也沒有，遠遠地站着一個警察，也縮在簷樓下打盹，像這樣的大清早，王大傑離了被窩，還是他近十年來發跡後的第一遭，本來王大傑最講究攝生術的，每夜非睡足八時不可，但是昨晚的一幕慘劇，竟使他打破了慣例。他走到店門時，夥計小廝們還未起來，他心中一想：這樣清早來拍門，說不定會被夥計們討厭的，昨夜已經攪醒了他們，如今又不讓他們睡多些時候，心中未免過意不去；自己是東家，疲倦時隨時可歇息，他們是被僱用的人，由晨至晚是要受勞碌的驅使，不如自己在街上踱一回吧。王大傑想到這裏，就沿街慢慢走着，這時，心中仍然掛慮着母子二人的情形。

「王佛爺；你早呀。」遠遠有人招呼他。

王大傑向前一望，原來就是昨夜守城門的那個警察，他是落班回家了。

「是呀，你回家睏了吧！」大傑說。

「我落班了，這樣早的碰着你，還是第一回呢，大概是沒有睡過吧？」警察帶了詫異的眼光，又說：「是不是爲了昨晚那兩個乞丐，受了辛苦麼？」

「她們的遭遇實在太悲慘，因此睡不着眼。」大傑說。

警察停了脚步，微笑地向王大傑說：「王佛爺天天幹着功德事，將來兒孫一定富貴榮華的。我們松江城裏，有錢的人多着呢，可是有誰能比王佛爺？他們祇管刮錢享福，那管人家病和死！」

「我也沒有什麼直得的好事做過，不過盡點力量幫助人家吧！這算不上什麼功德。」大傑心中似有感觸地說。

那警察因站了半夜崗，要急回家睏了，故匆匆地別了大傑。大傑無聊地一直踱到西林禪寺，抬頭望着那座高入雲霄的七重寶塔，腦中一時清靜，感到晨曦的空氣十分清鮮可愛，於是他引頸作了幾回的深呼吸，肺腑中得到無限爽快。徘徊間，眼睛接觸

了塔旁的送子觀音像，心中不期而然地想起自己年過四十，還未曾生得一男半女，這尊觀音像，自己和妻子李氏不知來拜過多少回，何會得些靈驗？他又想起剛才警察祝他「將來兒孫一定富貴榮華」的一句話，感觸更是油然而生。他不禁低嘆起來，說：

「我盡心於爲善，並非要得好報，尤不是爲子嗣問題，不過想盡一點人類同情心吧。古伯道大義感天，尚且無子，何況於我？雖然，我不是想做慈善而得報，但是子息是人人不可少的，我將怎樣辦呢？」他愈想愈苦悶，嘆聲也重了。

趕早市的人，連接在大街上走過，天邊由魚肚白變作血紅色，由血紅變成橙黃，時候已不早了。王大傑踱了不久，料想到店夥也該起床了，不如早點回店吧。到底心中有事牽掛，不像平日般的安閒，他便放開步伐望自己的店中走去。到了店中時，小廝們早已在打掃地面。他輕輕問着那婦人和孩子的情狀，原來尚在店後堂中酣睡未醒。他囑咐了小廝暫時不要把她們驚動，好讓她們多睡一回。在這空閒的時候，他跑到賬台上，用鑰匙開了抽斗，拿出賬房的冊簿，細細計算，知道這個月來，營業是比上

月進步，大概深秋時份，氣候新轉，買布的人較爲多點吧。賬目計過，又幫忙小廝料理布疋的陳列工作，店門也開了，婦人和孩子都醒了。他又饗着那母子二人和夥伴一起吃了稀飯。

沒多久，李氏夫人也挾了一包婦女衣服，由家中到店裏來，王大傑便叫那母子二人回到店後堂內，他們夫妻二人跟着入去盤問一切，那婦人便在泣血啼哭中訴出她怎樣死了丈夫，怎樣無家可歸的慘絕塵寰的一幕。

約在十五年以前，豔麗的西子湖畔，是發生這樣一件羅曼史，著者不妨在這裏詳細講說一下：——

原來那婦人姓馬，湖州人氏，當未出嫁時，家中名小蓮，住在杭州下板兒巷，父親並在清和坊開了一月茶葉店，雖不足稱爲富有的家庭，然而也不愧號小康之家。小蓮十二歲入錢塘門某私塾讀書，直至十四歲才輟學。她受業的時間，雖僅有二年，祇因她自己天性聰穎，父親又頗通教育，故幼年時，已飽讀四書五經，就是許多讀了七

八年書的人，也不及她了。

有一天，是豔陽的天氣，紅花碧水，把西子湖裝點得有如天上樂園；柳堤岸道，桃花與蝴蝶紛飛；西冷橋畔，通岳墳的大道上，真是車水馬龍；湖中的遊船畫舫，把無數的紅男綠女——其中自是不少詩人騷客——載到杏花村來。遠望三潭印月，與湖心亭及阮公塲，宛似蓬萊仙島；雙峯插雲是那麽青翠，雷峯塔影是那麽超塵。一般的遊人，莫不爲了這動人的景色，在留連中露出沉醉。小蓮在這一天，也約了幾位鄰家姊妹出遊，她們在旗下賃了一隻游艇，直划到平湖秋月上岸；在小孤山放鷓亭中流連多時，又走到了碧血丹心的忠魂坊，直入岳殿頂禮。不意這塊青山幸地，它雄壯忠貞的史蹟，最惹遊人。小蓮和數姊妹在人堆裏鑽動一回，一個不留心，各便被衝散了。小蓮祇得擠到殿門旁，高高站在門檻上，伸長頸子四處找，遠遠地似乎望她們向忠烈墓那方走去，於是她便拔腳趕上，詎料心中一急一喜之間，身旁正橫來一隻巨手，輕輕的在她腰間捏了一記。小蓮回頭一望，却是一個素未相見的男子，那人戴着瓜皮小

帽，笑臉中露出可怕的輕浮樣子。這時小蓮雖然才祇十五歲，她幼弱的芳心中，早諳社會的黑幕；她認定這個狂徒是個調笑油滑，便不客氣地轉身來敬他一記巴掌。小蓮的心中，以爲在這種人山人海的地方，他恐觸犯衆怒，當會抱頭鼠竄的。可是事實竟不能像理想，那油滑因了老羞成怒，一手執着小蓮的肩膀，嘴裏呼嘯一聲，四面包圍七八個小流氓上來。

「什麼，你這小娼婦，竟敢打我們的大爺。」一個小流氓狠狠地說着，並用手扭了小蓮左頰一記。

小蓮雖年事已長，但從未遇着這般事情，在這時，心頭一嚇，不由得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那油滑是怒目相視，旁邊雖有好幾個遊客圍着觀看，都沒有個膽敢干涉的人。

「好，你打我，你逃到那裏去？老子找了三四天才碰到了你，老子家中有的是錢和米，你這小娼婦却甘心下流，逃跑，搭漢子……哼……哼……！」油滑用着奸刁的

說話以遮人耳目。

「嚶……嚶……誰……誰認識你，你這賊……流氓……」小蓮又嚇又羞，幾乎一句話也說不出。

正當這危急的關頭，人叢中走出一個少年，舉起鐵椎般的大拳，朝着油滑面頰僅一揮就把油滑打得口鼻冒出鮮血來，踣在地上。其他幾個小流氓，一見主人被辱，便一齊湧到少年身旁。這剎那間，小蓮早已擺脫了，她見着小流氓人數衆多，恐怕少年會因自己受傷，心中本想大聲呼叫，但又不知怎樣叫才好。在這霎時間，祇見少年拳揮腳踢，好幾個小流氓被打得東仆西倒。油滑早知道自己理虧，如今又看勢頭不對，便召了小流氓抱頭鼠竄去了。這一幕把戲，是惹得圍着看的人們大笑不止。

「馬小蓮；馬小蓮，沒有什麼嗎？」那少年由衣袋裏抽出絹頭，掩着面上的受傷的幾畫爪痕並說。

「沒有。」小蓮回答。可是頓時她心中一想：咦，這個人怎樣會知道我的姓名呢

？奇怪。難道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或家裏的親眷嗎？她不想尤可，一想心中又羞起來，紅着臉兒低下了頭去。

那少年一面揩着面上的血痕，一面走近小蓮身邊輕輕說：「馬小蓮，你不認識我嗎？你想想。早兩年在學塾中把皮球踢在你身上的是誰？」

他這麼一說，小蓮才恍然大悟：這個人原是自己同學，當她初到私塾讀書的那一年，就是他離棄學塾轉入學堂的時候。她還記得有一次在塾前空地上看男生踢球，被他一脚將球踢在自己的身上。當時，好幾個女同學都不約而同地咒罵他。獨有小蓮自己一聲不發，同時並向女友解釋，說不是有意的。

事情僅隔了二年多，想不到他已經大了這許多，而且面孔也變了，自己連他的名字也忘記了。小蓮想了一回，又見着他代自己解了危，且面頰受了傷，不期把羞縮狀態無形地消滅下去，但是，口中也想不出應該說什麼話好。

「爲什麼你獨自出遊呢？」少年見她似乎會意，便這樣問。

「不是的，本來還有幾位姊妹，因人多衝散了。」小蓮答。
「那麼，快點離了這裏吧！得罪了那些奴才，不是好玩的。」少年的說話更是誠懇。

「是。謝謝你！」

少年就由人叢中護送小蓮出了岳墳，直到蘇堤杏花村旁。

「你現在好回去了。」少年說。

「謝謝你，不過我來時共有四個姊妹，不知她們三人是否找我在着急呢？」小蓮說時，見到少年面頰的爪痕上一滴血正沿頰向下顎流了下來，不禁又道：「你面上有血流下。」

「不要緊，不要緊，祇是一些小傷。現在我代你去找姊妹，你可把她們的年齡服飾告訴我並在蘇堤上等候我吧！」少年似乎更是熱誠了。

小蓮便把姊妹們的情形告訴了他。少年很快的又重向岳墳走了去。這時，小蓮心

中一想：今天多虧得這位男同學，若不是，真不知被那羣油滑差辱得怎樣。啊！他姓什麼？叫什麼？怎樣會想不起呢？小蓮思索了好久，總想不出他的姓名來，不過在隱約間，仍然記得他從前在學塾裏是最好運動最勇敢的一位學生。

過了不久，那少年獨自一人回來了。據他說會找遍了岳墳也找不到有這樣的三個女人。小蓮和他，因了是同學的關係，早把羞疑避忌掃除一半。兩人不知不覺沿了蘇堤慢慢走去。說話間，小蓮問明了他是姓陳名飄帆。

從此以後，陳飄帆和馬小蓮便成了莫逆知交。花晨月夕，鳥語泉聲，把他們的感情漸漸陶熱起來，西子湖畔，在春花秋月的時節，又多了一對鶯鶯的鶼鶼蹤跡了。

時間催人易老，青春一過不返，馬小蓮由岳墳結識陳飄帆以來，不覺過了二度春秋。在這兩年間，他們的情愛，由溫達熱，由熱如火。至今已成爲一日不可分離之勢了。

這些風聲，傳入小蓮父親的耳朵中，他初時還以爲陳飄帆是個官家子弟，不妨就

將小蓮嫁給他，後來查明了飄帆的家庭，窮困得幾乎朝不保夕，商人的眼光，大多是趨於勢利的，小蓮父親怎會例外呢？於是他便禁止小蓮和飄帆同行。

小蓮在這青春熱戀的時期，怎肯依從父親固執的命令呢！禁止自由他老人家禁止，幽會到底不能不幽會。小蓮每借了探親戚或訪姊妹爲名，偷溜到那和飄帆密約的地点去，在艱辛中二人仍然盡情偎倚訴愛。

有一回小蓮被父親追蹤到了。老人家便賞了小蓮一記耳光，同時一手執着飄帆的袴前說：

「我給你嚴重的警告，下次再和小蓮走在一起，要當心，莫怪我不留情。」

「馬先生，我和她是很純潔的，請息怒吧！」陳飄帆很恭敬並且很鎮定地說。

「不管什麼純潔不純潔，你須知她今年祇有十五歲，她是沒有自由權力的。你要誘惑她，我原諒了你，法律也不肯原諒啊！」老人家似乎氣平了些。

「爸！不關他事，是我叫他來會我的。」小蓮恐怕飄帆過於難堪，便這樣說。



小蓮的父
親，打了
小蓮一記
耳光。並
嚴重警告
張帆後，
就陰險了
小蓮回去

「沒廉恥的東西，你像什麼？像小娼婦！你還敢說？」老人家又是送一記巴掌在小蓮臉上。「走，快滾，還站在這兒賣臉皮麼？」

小蓮被父親牽着走，淚珠串串地滴下來。

飄帆在這時，又心痛，又不平，但是又不敢得罪小蓮的爸爸，祇得忍着心，咬着牙關，看着他們父女的影子漸漸消滅。

上海大方書局新書目錄

最新出版各種書籍 歡迎同業踴躍批購

青年服務與進修	青年成功之路	青年切身問題	青年口才與交際	青年創業與致富	給新時代青年	讀書與寫作	青年奮鬥之路	青年職業指導	青年奮鬥與基礎	處世新教育	戀愛與健康	青年精讀文選	中國之命運	蔣介石	三民主義	民族英雄傳	初級模範作文	初級作文精華	模範日記與作文	高級作文精華	學生模範作文	中學模範作文	新編初中模範作文	中學模範日記	初級模範日記	新編模範日記		
小學模範日記	新日記之友	初級論說精華	高級論說精華	大方小辭典	學生新辭匯	大眾新字典	學生新字典	國音學生字典	模範英文字典	實用英漢字典	模範漢英字典	模範漢英兩用字典	算術自修捷徑	代數六百難題詳解	化學六百難題詳解	三角六百難題詳解	中學升學指導	各科常識大全	小朋友升學指導	小朋友升學指導	小學會考升學指導	模範學生水彩畫	模範學生蠟筆畫	模範學生剪貼畫	模範學生鉛筆畫	模範學生毛筆畫		
袖珍大方新畫寶	小朋友畫典	現代學生畫寶	最新學生美術畫	最新萬有畫典	最新廣告畫庫	中西萬有美術字	袖珍公文模範	新公文程式集成	新訴狀程式大全	活用公文程式	勝利後最新公文附保	第一版最新公文附保	軍用公文函牘程式大全	辯駁精華	苦兒成功記	世界科學珍聞	世界發明家故事	世界名人故事	歷代名人故事	中國探險家故事	中國成語故事	新兒童修養	學生怎樣讀書	現代交際大全	日用翻世大觀	秘訣一千種		
白話對聯大全	最新工藝品製造全書	小學尺牘課本	兒童尺牘問答	標準商人尺牘	白話書信集成	生死鬥	民間故事新集	偵探故事新集	黑幕故事新集	恐怖故事新集	奇趣笑話新選	武松與潘金蓮	楊乃武與小白菜	呂布與貂蟬	楚霸王與虞姬	梁山伯與祝英台	張生與崔鶯鶯	唐伯虎與秋香	花木蘭	武則天	石秀與潘巧雲	秦良玉	刁劉氏與王文	費貞娥	林黛玉與賈寶玉	蘇三與王寶蓮	萬寶銀	董小宛

書名繁多不及細載 備有目錄函索即寄

香港 陳園苑 西園苑

三 愛與死的掙扎

跌在愛河裏的人們，最痛苦就是逢到生離死別的事。何況當日的飄帆，他眼巴巴望着自己的愛人被捉回去，內心的創痛，當非一般局外人所可知的。

馬小蓮啼啼哭哭被父親強拉走後，飄帆好像一個失去靈魂的肉屍，他俯在柳浪聞鶯的石牌坊下，眼淚似泉水一般湧出來。那時，他恨不得立刻化只小鳥，追蹤着愛人去。他冥想之中：以爲愛人這一番遭着大難了；頑固的家庭，將不知對她施以何種酷刑？而且從此後，雖近在咫尺，却有天涯海角一般的隔別，何時何日，再是相會的幽

期呢？

「唉！『天有不測風雲，人有夕旦禍福。』做人有什麼滋味啊？」飄帆對着蒼天，這樣的吁嘆：「可愛而可紀念的柳浪聞鶯啊！我將每夕到這裏來徘徊，憑着你永遠的守候，永遠的追憶吧！」

此後，花晨月夕，柳浪聞鶯是缺了一幅鴛鴦圖，芳草叢中却多斑斑的淚漬。

且說馬小蓮跟隨了他的父親回去後。老人家究竟因了舐犢情深，不忍讓愛女受着十分的傷痛。雖則如此，小蓮是失去了自由，一行一動都受着母親及僕婦們的監視了。在這種情深似海恨却難填的相思生活中，她美麗的臉兒，經過個多月的消磨後，粉紅嫩頰已變成青白，活躍資質已化作癡呆了。

小蓮的母親，愛女的心更切，但是她對舊禮教的觀念，也同樣地深。她對未來女婿的選擇，尤注意門當戶對四字。如今眼見了女兒鍾情於一個貧無立錫之地的窮措大，怎肯答應呢？所以，她是常常勸慰着女兒說：

「阿蓮，你長到十多歲了，怎還不明白事理？對自己的終身不是兒戲啊！要嫁人，須得找個富家子弟，將來才可過着幸福的日子。你爸爸是杭州一個有體面的商人，他怎樣肯讓你去嫁窮鬼，丟他臉呢！」

這種說話，小蓮的母親不知說過多少回了，可是對小蓮總是勸不醒，小蓮的眼眶，從沒有乾去淚痕。

日子一多，小蓮的母親似乎感到恐怖了。她料想到女兒會因這問題而犧牲的。她會幾次和丈夫商量，丈夫總是說：「讓她去吧，日子一久，自然會淡忘。我是寧可她犧牲，而不願她做出丟我臉兒的事！」因此，小蓮的母親知丈夫的意旨是沒有更動的希望，而自己女兒也沒有回心轉意的時期。

又過了一個月，已是烈日高懸，大地如火的初夏，小蓮懶於茶飯，形容萎槁。可憐這個時候的飄帆，同是把英偉的儀容葬入相思歲月中了。

有一日，小蓮的母親要到靜慈寺去還願，她得了丈夫的許可，帶了小蓮去散心，

連同兩個女僕，一共四輛人力車，由下板兒巷直至湖濱，沿湖拉向靜慈寺去。當車子經過柳浪聞鶯時，小蓮由景物觸起情懷，不免吁噓淚下；在痛定思痛中，她似乎見着一個人影向自己車子躡來。她定神一看，啊呀，他就是自己累月相思的飄帆。

原來飄帆自別了小蓮後，每日金烏西墜，必來憑吊這個生離死別的紀念地。這天，恰巧心事凋零，在斗室裏百坐無聊，故提早到這兒來散散心懷，誰料適值小蓮經過，當初他還以為是自己在夢中，後來分明看清楚了小蓮在垂淚，而且幾輛車子中，她的母親也在，車上又放了幾個紅盒並元寶筐，他心想，這一定是到某一個寺院燒香的。故而他大着胆兒跟着車子跑來，想和小蓮說一句話。

上天弄人，是最難捉摸，小蓮的車子本來夾在中間，在差不多到柳浪聞鶯的時候，車夫不知如何跑得落後。小蓮見了母親车子在最前，自己车子殿後，故胆敢盡情朝柳浪聞鶯潑泣。如今突然地又遇着飄帆了，她胆子也大了一些，因預防母親察覺，故立刻拂手阻止飄帆跟來，她一面爲了飄帆的憔悴傷心，一面又不忍失了這次巧遇的機

會，理智一衝動，她立刻抽出自來墨水筆，在絲絹上寫了「明日候我」四個字，她回首一望，見飄帆仍遠遠跟着，故把絲絹高高一揚急擲在地上。

且說飄帆遠遠望見小蓮似乎在寫字，聰敏的思想，早猜到是寫給自己的了，於是遙遙跟着，結果不出他所料，遠遠小蓮把絲絹丟給他，及拾來見了上面有這樣四個字，他也不再追趕。

小蓮見到飄帆捨了絲絹，微笑地走了，心中頓覺安慰。可是無意中又想到另一個難題：就是明日自己怎樣出來呢？她也無心古蹟山水了，祇隨了母親跪跪拜拜含糊過了半日，便又回到家中去。

不必說，小蓮的心中自是又驚又喜，又憂又樂，「明日候我」四個字和飄帆的憔悴面容，永沒有半秒鐘在她的腦海裏停頓過。

這一夜，小蓮那裏睡得着？她處心苦慮倒在牀上，在籌劃她明日私會飄帆的方法；她知道對母親絕沒有請求的希望，千方百計都是空耗心思，唯一的辦法祇是私逃。

她千遍萬遍望着東窗，盼望太陽早點出來，黑暗快些消滅。她的眼睛似乎朦朧了，許久，許久，她才見着太陽高高照耀着，她躡足走下樓去，客堂中空無一人，這個機會她死也不能放過了，急忙飛步奔出大門，走出巷口，召了一輛人力車，直向柳浪聞鶯拉去。到了目的地，遍找飄帆不着，她灰心極點了。遠遠在蓮池旁邊，似乎看見一堆衣服，她忙走過去。啊呀，不看猶可，一看直要了小蓮的命。那衣服旁端正地放着一張紙，上面寫着：

「小蓮，等你不來，知是又失望了。我想透了做人是沒有意味的，我死了，我幸運地能葬身在這裏，因為這裏是有過不少你我的情史底紀念地啊。永別了，小

蓮，萬望你珍重！

失意的帆絕筆」

小蓮讀了這樣一張絕命書，直哭得死去活來，她緊攬了那堆衣服，拚命地吻着哭訴着：

「帆哥！帆哥！你好忍心啊！你不等我來嗎？你誤會了，我是一定來的，爲什麼

你這樣急呢！現在你拋下我一個，叫我怎好？」

小蓮痛哭了一回，心中暗想：他能爲我而死，我豈不能也爲他而死麼？可是小蓮在這時，又想起母親，父親，自己一切的所有，似乎又有點不肯犧牲。她隨哭隨想，蓮池起了一陣水泡，隱約中看到飄帆的屍首俯伏着。她實在對飄帆不住，爲什麼要來得太晚，累他死了呢？想來想去，還是決定了殉情，於是她仰首望着蒼天，咬緊牙關，摟着飄帆遺衣，叫了幾聲「爸爸！媽媽！」便縱身向蓮池一躍。

「小姐，怎麼的？你！」在這生死關頭時，有人一手把她牽住。

「小姐，不要哭，你幹麼啊？」

小蓮含淚回頭一望，原是家中的僕婦王媽。她心中一想：啼，王媽那會知道我在這兒呢。再仔細一看，奇了，自己還睡在床上，血紅的太陽由東窗射入，時鐘的針正指着五時半。

「我沒有做什麼？」小蓮伸着腰對僕婦說。

「小姐；你在夢中哭得好不悽慘啊！」僕婦道。

小蓮暗自把枕頭一摸，早已濕透了半邊，眼睜的淚珠，正沿頰流到耳際，她忙拿手帕揩了。她明白了自己會睡了一息，並做下一場惡夢。這時，天已大亮，她便爬起床洗臉梳頭。

早膳後，小蓮反來覆去的把昨日巧遇事情及夜裏的惡夢想個不斷。她愈想愈是心慌，當真飄帆爲自己投水便怎樣辦呢？無論如何，總得找個機會逃出去一回的。

小蓮凝思終日，由情感戰勝了理智，便決定大胆地幹它一回。她深知飄帆的環境惡劣，便預先檢出了一些金器，贈與飄帆。她整日的候着機會，終於在晚飯前給她逃出了家庭。她宛如夢中一般的奔出了大門，奔出了巷，坐了人力車向柳浪聞鶯去。在途中，她禱祝着不要讓她有如夢境的結果。

今天的路程，似特別地長，車夫又似乎有意與小蓮爲難，總是一步挨了一步的慢跑。小蓮幾次的催促，依然似是蝸牛上樹；其實車子確實拉得不慢了；不過小蓮心中

急慌，心理覺得如此吧！

目的地到了，飄帆早已滿面笑容的迎上來，小蓮下了人力車，心中又驚又愛，真不知如何說起；她的芳心仆仆跳個不停，禁不住樂極生悲地流出兩顆眼淚。

「蓮妹；想不到今生還有見你的日子！」飄帆也跌下淚來。

「哥哥！我也以……爲……」

「這裏說話不便當，我們到湖裏去吧！」飄帆拉着小蓮向湖邊走去，召了一隻遊艇，兩人直放至湖心。

「你不要哭，勿讓人看出來啊！有話儘說，今天的時間是寶貴的。」小蓮仍然在流淚，飄帆安慰她。

「我不哭了，我見着你心中很快樂。」小蓮說。

這一對久別的鴛鴦，得了這一次異外的機會，兩人當然共把相思如泣如訴。在密談間，小蓮知道飄帆一早就來等候了，她同時知道飄帆爲了自己，近來染有很重的心

跳病，並且又咯了幾回血；病態與環境的交迫，已陷不能生存的絕境。

小蓮實在不忍使飄帆再過痛苦的生活，同時，已經私逃了出來，回家後不知會有什麼風波？況且一旦回家，下次能否見面尙成問題，因了飄帆病得實在可憐了。

由他與她之間，一種至神至聖的愛的溶和，不覺使小蓮發生了一個共同殉愛的觀念。結果還是由飄帆決定了，把自殺的勇氣放在私奔的前程上：

「我倆祇要能夠相處在一起，前途就是幸福的，你有手，我也有手，我倆不能離棄了死去打出一條新生大道嗎？妹，死不是善良的辦法，現在所須要決定的，就是去與留兩個問題：去，我倆必須立刻離棄這裏；留，就是暫時不要私逃，你回家去等候着相當機會吧！」

「回家？今天偷跑了出來，回去的結果實在不知怎樣？我爲了你，爲了愛，必須忍心捨去一切的所有！好，我們離棄這裏吧！橫豎祇有你在，我什麼都不怕。」小蓮最後決定了她的意旨。

飄帆家中祇有父親一人，他是毫無顧慮的，他叫小蓮先到鐵路花園等候他，又預取了小蓮的一只金戒，便忙溜回家去，瞞了父親說是跟朋友到寧波去經商，遲早在三四個月間會回來的。他約略帶了自己一些行李，便到清和坊兌了金戒作盤纏，再到花園裏找到小蓮，兩人乘夜車離了這山靈水秀的故鄉。

飄帆的車票，是買到松江站爲止。因爲松江城外，他是有一位同宗兄弟住在那兒。那人名叫玉祺，在松江替人家管園子。飄帆雖不知他的環境如何，可是在這逃亡的生活中，除了找他還去靠誰呢？

火車似長龍一般的劃破大地，離杭州幾百里的松江在飛輪轉動之下，沒有多少時間便到了。松江縣城離車站還有好幾里，小蓮們坐了兩部人力車拉到市集上，因爲夜深了，就暫時住在緊靠西大街的中南旅館內。不必說，這一個遁逃之夜，飄帆和小蓮在驚喜交集中，是儘情的快樂了一宵。

次日，這一對情人便到郊外找到了玉祺，他和飄帆的感情至爲投合的，故飄帆也

不瞞騙他，把自己和小蓮的事通盤說了出來。玉祺雖然是幹着耕種的工作，他的爲人倒全不像個農夫，尤其是對於解放思想方面，尤會超出一般常人以外。他當初也是一個學生，因爲父母重媒妁之言，硬和他拉成一件婚事，他經過幾番強烈的反對，毫無效果，便不響地離棄了家庭，跑到松江來做這種下層的工作，決定用自己的血汗來養活自己。

這一回，飄帆和小蓮的事，他非但十分表同情，而且還願極力相助。他所住的是地主供給他的一座茅蓬，地方雖然淺窄，但還可以把它劃作兩間，從此飄帆倆就用夫妻的名義寄住在那裏。

在這裏，且說小蓮的父親，因小蓮不別而行，又帶去了好幾件金器，心中早已決定她是和飄帆私逃去了。在他的固執思想中，認爲這是大逆不孝的醜事，他氣上加氣，竟在報上刊出了一則啓事，和小蓮脫離家庭關係。小蓮的母親，對於登報脫離的辦法，雖不贊成，可是除了以淚洗面外，到也沒有什麼可想。

日月有如穿梭，一年過了又一年，小蓮從十五歲時逃別了家鄉，不知不覺已到了二十二歲。在那六七年之間，她和飄帆幫助着玉祺一起耕種，人多工作緊，生產力也自然會增加，因此他們過着的日子，倒也不錯。

小蓮二十三歲生了一個孩子，由飄帆取名爲興國。這一年，玉祺因事轉到上海，把管理耕種的事，向田主說明，全移交與飄帆夫婦倆。因而飄帆的責任與工作，都同時增大起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已成爲飄帆近數年來生活的規律。他在這堅苦卓絕的環境中，把孩子撫育得清秀非常。他到了三十六歲的時候，小蓮已經三十歲了，興國也長到七歲了。不幸的事情，常會如天上掉下來：他們經數年的奮鬥，剛才得享着較快樂的家庭底滋味，飄帆的父親便在杭州死去，飄帆也因此而惹起絕大的悲痛，他咯血的舊病，竟一發而至不可收拾。

飄帆病深了，可是他不能不工作，他爲了小蓮，爲了小孩，是寧犧牲了自己而不

願她們挨餓。到了初秋時分，他殘餘的生命便不幸結束了；小蓮的慘痛哀史，也從此而起。

是一個月暗無光，星兒遁跡的晚上。飄帆咯血過多，躺在床上不斷的呻吟着。田野地方，農家疏落，在這一片廣大曠野裏，僅有飄帆所寄寓一間的小茅房。秋樹給風刮着，起了陣陣嘎嘎的聲，陪襯了聯遠接近的夜蟲悲唱，宇宙似是告訴了飄帆，這是他人生過程最後的一剎那了。

「蓮：十五年來的恩愛，如今要給蒼天將我們隔絕了。我有勇氣，我不怕……死，但是一旦拋離了幼弱的你們，我……是死……死而不瞑目啊！」飄帆深陷的眼眶裏，淌出最後的幾顆枯淚，沿着死灰的面頰，慢慢地滾到病床上。

「帆，帆……，你不必過憂，吉人自有天相，你絕不會離棄我們母子的……」小蓮雖說得這樣，暗地裏她却把心腸碎了萬遍，晶瑩的淚在忍痛吞聲中有如串珠散斷一般的滾下來。

夜幕是死沉沉的，罩沒了大地，白日勞動的人們，都已入了酣睡之鄉，因此飄帆的呻吟聲浪，有如鬼嘯一般的傳在曠野上，有時，一隻夜遊的夜梟，還會和上一聲使人魄落的怪叫。小蓮處在這種恐怖與悲哀包圍的環境裏，心中是跳動得一籌莫展，祇有眼巴巴望着飄帆在活受苦。

「蓮，我去了，興國這個孩子，要難爲你好好地撫育他……他很聰明玲瓏，我……我相信他長大了很有前程的，蓮……蓮……我……去……」飄帆這斷續無力的柔弱聲音，最後是輕微得消滅了。

「帆……帆啊！帆……你就忍心去了嗎？唉……苦命呀……苦命呀……」小蓮哭得死去活來。

可憐小蓮的環境，是四顧蕭條，興國年紀幼弱，祇陪着母親在啼號。她們母子二人，俯在飄帆漸殭漸冷的屍體旁，幾回氣絕幾回醒。秋夜是悲涼，四野是寂靜的，誰給她們安慰呢？誰與這孤零人作旨意呢？



可憐小蓮的
環境是四顧
蕭條，與國
年紀幼弱，
祇陪着母親
在啼號。他
們母子二人
，俯在惡帆
漸冷漸覆的
屍體旁，幾
回氣絕幾回
醒。

天亮了，小蓮攜了興國到城裏善堂去，哭求了一副薄薄白木棺材，把飄帆葬在白骨岩上。從此這一對在舊禮教圈中掙扎出來的愛人，一是飲恨於黃土壟中，一是搏鬥於活地獄般的饑寒線下。

我們試想：一個弱不堪風的婦人和一個禿子，有什麼力量過耕種的生活呢？况且田主的眼光，祇是爲利，他見着飄帆既已死了，便日夜催促小蓮遷居，經過小蓮再三的哀求，才寬限了半個月。半個月過後，小蓮連吃也不易維持，還有什麼力量遷居？於是三日，二日，一日，又一日的延下去，結果終於被田主派人來攆了出去。

小蓮被迫離棄故居後，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她攜了興國，一口氣跑到白骨岩來，找到丈夫的新墳，痛哭了一日，當夜她便在一所破廟裏歇宿。可憐她母子二人，已經餓了好幾頓飯，身上所穿的衣服又破舊不足，深秋時候，怎能挨到天亮呢？她們在寒抖中勉強緊攬着過了一宵；次日早晨，無情的蒼天，又對她們施以慘酷的刑罰，陣陣的暴風，把她們的生存希望捲入地獄裏去。小蓮知道自己母子二人已陷入絕境

了，自問上無救援的人，下無投奔之所，自己出身富貴之家，乞丐當然不肯做，消極念頭，在心上一橫，便拖了興國再走到白骨岩上，去準備母子二人自殺；在她跪下墓旁哭了不少的時候，滂沱大雨，又由空際淋了下來。

當這兩條可憐的性命將近毀滅的時候，上天似乎還有復生的機會給她們。王大傑一夥人在這時就來了，小蓮和興國便得救了。

這一幕沉痛的故事，約略由小蓮的潸泣聲中訴出端倪。王大傑和夫人都聽得流出淚來。

「唉！想不到世界上竟有這樣悲慘的事，我必得幫助你們，好讓這孩子將來能代社會盡一點責任。」王大傑在吁嘆中說。

「大恩人，受我母子二人一拜。」小蓮含淚拉了興國朝着王氏夫婦便拜。

「起來，起來，讓我倆討論怎樣安頓你們吧！」王大傑說着，並攙起了她母子二人。

四 一個模範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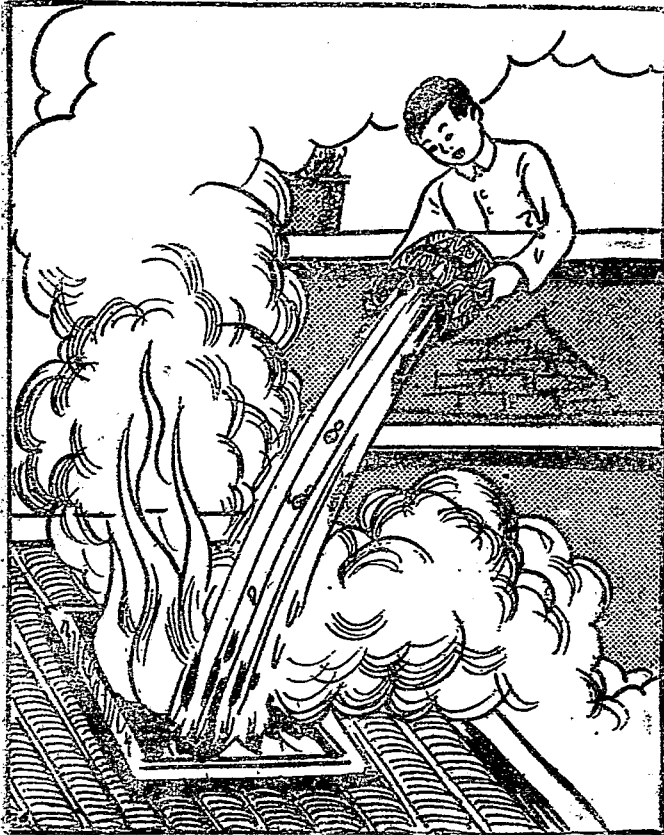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上天弄人，有時亦會在絕境中，給你找到再生的路。馬小蓮和興國在死亡圈中得到了王大傑救回店裏，又得了王夫人李氏的極大同情，於是就被帶到王公館裏充當一名女僕。

小蓮的丈夫本姓陳的，故此王公館裏的人，都叫她做陳媽。她自到了王公館後，因為她是一個聰明人，一切都極得人們的稱道。至於興國這個孩子，也是活潑玲瓏，不論大小事情都幫着他的母親做，兼且王大傑夫妻倆是喜歡小孩的，他們又沒有生過

一男半女，故對於興國，差不多和自己的孩子一般看待。

陳媽在王公館裏度過了一年生活，約略積了一些工資，她便決定送興國到一所小學校裏讀書，同時興國的學費又得了王大傑半數的補助，這使陳媽對兒子的希望心更為遠大了。

事過三年後，松江傳遍了一個模範的小學生。這個學生才祇十一歲，他便是陳興國；他非但在學校裏是一個頂優秀的兒童，在家裏還能孝順母親，服侍主人。他的年紀雖然幼少，却能做到許多大人們所不敢做的事。例如有一早，王公館隔壁一家人家走失了火，左右的隣舍，一聞到火警兩字，都拚命的顧自己搶救衣飾器物，甚至驚惶失措，抱頭四竄。就是王大傑也吩咐夫人急忙地檢點細軟，準備遠逃。這件事在陳興國的眼中看去，他深深以為這種「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辦法是不對的；遇有火警必須合力把火頭撲滅，始能避免無謂犧牲，否則，火勢延燒起來，非但不易收拾，而且會傷損生命。他一想到這兒，便急找了一個銅盆，跑在大街上大敲特敲，以驚動遠近人



他 把 魚 缸 裏 的 水 ， 向 那 天 窗 上 一 斗 一 斗 的 澆 下 去 ， 未 幾 火 就 熄 滅 了 。

們，好忙去預備水龍。敲了一回，他想想還不是辦法，又拋了銅盆，攀到王公館的晒衣棚上，恰巧俯下看去，便是失火人家的廚房，由天窗上看下，火頭就熊熊地在竈邊的柴堆上。這時，陳興國知道，祇要有水潑下去火就會熄滅了，他急中生智，一眼看見晒衣棚上的幾缸金魚，便忙取了竹竿，打碎天窗，再拿了大水杓，連魚帶水的一杓一杓對火頭潑下去。

這幾缸魚，是王大傑平日所最珍愛的，假使旁的人，怎敢亂動呢？但是陳興國明白，火起了，魚必犧牲，如今犧牲了魚，火或會滅，況且每一個缸子的容量，足有十來桶水，現共有四大缸，足可撲那火燄有餘。果然，他一杓一杓的潑下去，地勢又是由高臨下，僅僅潑去一缸的工夫，祇見柴堆上冒了白煙，熊熊的火舌，已剩下幾點餘燼。

當火警初起，人聲張皇的時候，陳媽見了自己的孩子在敲銅盆，心中頗覺告慰，但是祇一轉瞬間，便失去了他的影蹤，自己又要幫助主人搬東西，心中真急得不知怎

樣好。紛亂間，消防局的水龍，鐵輪滾在石路上，如電閃雷行般的由遠而近，消防員衝入失火人家內，已發覺火頭消滅，滿地水漬斑斕，雜着好些魚在跳躍。他們正不知水的來源，也不知誰已先來撲救，又見有這奇怪的大小金紅燦爛的魚兒，正驚訝間，屋頂的天窗上，又淋下了一陣水。他們依窗洞看去，呀！原來是王公館裏陳媽的孩子在那裏灌救。

消防員是爲公服務的人，他們素志是求大眾的安全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的，故當他們勇猛熱烈，準備和火搏鬥的當兒，不意竟發覺到這一幕可喜可慕的演出。他們爲要向陳興國表示敬愛，便到王公館內把興國抱了下來，在衆人之前，感大地讚美這孩子的勇敢有爲。陳媽見了自己的兒子並未失蹤，同時又幹下這一番功績，心中快樂極點，眼淚不覺冒出眼眶，急忙走去雙手摟着他，用面頰偎着他的頭髮。這個時候，非但陳媽又驚又喜，就是王大傑也有說不出的快樂，他站在門簷下，輕輕的對夫人說：

「今天沒有這個孩子，至少我們的家要燬了一半。他有這樣的見義勇爲，聰明玲瓏，不枉我那年救助他母子二人的一番心血了。」

「可不是嗎？今天第一個人敲鑼的也是他呀。他真靈活，陳媽的環境雖苦，有了他也足告慰呢！」夫人李氏說。

「這是王家的福呀！王佛爺多做好事，所以才找到了這樣一個小孩上門來。」隣舍們中有人這樣說着，並對王大傑道：「王佛爺！恭喜，恭喜！菩薩有眼，你的公館化險爲夷呢！」

「這是大家的福。」王大傑微笑着，他的心中一想，這個孩子確實是可愛的。便不知不覺就走到陳媽旁邊，雙手把興國抱起來說：「興國，你真聰明，今天我要請你吃一頓極好的飯。」

王大傑雖然喜歡興國，但平日間祇是談談笑笑而已。現在竟把他抱到懷裏。那種痛愛的心，自可不說而知。

事後，隣舍們都請了興國母子二人吃飯。失火的人家，又做了一件簇新的長袍送給他。王大傑也賞了陳媽五塊錢，又設了一席菜召他母子二人來同吃。就是興國所讀書的小學當局，聞悉了這件事，也頒了一個「模範生」的美名給他。

救火的一回事，還算小，有一次興國又會救了一個老婦人的生命。

那件事是這樣的。星期假裏，興國跟隨了十數個同學到鐵路南部旅行，他們一羣人經過鐵路時，就逗留在鐵路兩旁遊玩。愛看火車，是小孩們一般心理，故他們都想守候一些時間，俾可看看火車飛駛過去的雄姿。果然，一息間，滬杭車就由東面開來，一縷黑煙，由遠而近，鐵路盡頭似芝麻般的，已漸化作長龍怒奔過來。在這剎那間，離興國們約兩丈遠的地方，突然有一個老婦人跨越鐵路，火車是放出了一陣汽笛怒吼，嗚的一聲嚇得老婦慌張起來，她那潺弱的步伐，竟無力地使她仆在鐵軌上。車子已衝到離她四百尺地方了，祇須幾秒鐘之間，老婦便會變成肉醬，興國的同學們，一見這情景，都掩面大叫，甚至還有幾個人嚇得向鐵路旁的小溝裏跳下。興國這孩子呢

，他得了他父親的剛勇底傳襲，他預料到這是有充足時間可以援救那老婦的，他毫不遲疑地狂奔過去，雙手緊攥着她的腳，並拚命用力抵住鐵軌下的木枕，盡力一掙，把身體朝路軌外邊一倒，這種情形，緊張有如弓上之矢，正好老婦的上體被拖出鐵軌以外，車頭已如山崩海倒地捲了過來。興國雖然具有這種捨身救難的精神，到底他的年紀祇有十一歲，鐵輪緊靠他身旁飛過的時候，他是嚇昏了。那老婦自然不必說，早已靈魂出殼，知覺全無。

車子飛過，司機伸出微笑的頭來，高高叫了一句小英雄。同學們見着興國和老婦一動也不動的倒在木枕與碎石旁。滿以為這二人是死了。及至各人吐出了一口大氣。走過去一看，都沒有受傷。興國便在同學們呼叫之下，漸漸甦醒，老婦也繼後恢復了知學。不久，松江站長坐了一輛搖車過來，他當然是接了司機的報告，才來察看的。

因這件事，興國的學校接到了站長的讚頌，與同學們的報告，認為是學校成立以來最光榮的事蹟，校長親自把銀質獎章，當着數百學生前掛在興國的衣襟上，各級教

師又聯合獎了一面「見義勇爲」的錦標給他，這面錦標是由學生代表送到王公館裏的。

興國自從幹了救火與救人的事蹟，松江縣境，傳遍了這模範生的美談，兼且興國在學校中，歷屆考試，都是成績第一，品行第一；在家又能侍奉主人與母親，並從沒有一般兒童的頑性及懶墮。

又很快的過了三年，興國已得高小裏畢業的一年，這時，他已十四歲了。陳媽的環境也漸漸地舒適起來，她得了王大傑的幫助，簡直和王公館的人沒有主僕之分。王夫人李氏，見了陳媽的誠直，見了興國的俊秀，也幾回的想收認興國做螟蛉子。不過她這一個念頭，却被大傑阻止了。大傑的意思：以爲子孫的命運，是操諸上天的，有與無都不是人力所能爲，又何必強逆天意呢！

不過，夫人李氏，是個女流，她的胸懷當沒有大傑一般的曠達；她每想起夫妻們將來的續嗣問題，總是憂形於色的。王大傑常時窺透了夫人的心事，未免多少總有點

替她難過。有一夜，王大傑便提出這個問題來，他向夫人說：

「你近來憂樂不常，我知道總是爲着子息的問題，須知這是天意，人力不可爲的呀。至於你想把興國收爲螟蛉的話，我也屢次想過了。興國是陳媽的獨生子，他沒有父親，他也須接續陳姓的香火，難道陳媽肯把他給了我們嗎？」

「我也會這樣着想，不過有一次我探問過陳媽，她却毫無成見的答應了；現在的問題，祇在你一個人的身上，你若不嫌棄他，他們豈敢忘棄你的撫育恩典麼？」李氏說。

「唉！施恩莫望報，我以為陳媽的答應你，也祇是在報恩二字上，其實她僅有一個兒子，她內心豈真願的麼？現在，我倒想出一個兩全辦法，依了這辦法，你可以減去多少寂寞，陳媽也不會失去陳姓的嗣續了。」大傑呆望着帳頂說。

「是什麼辦法，請告訴我吧！」夫人問道。

「我倆可以認了陳興國做個乾兒子。」大傑說。

「依你的話想來，這辦法也不錯。」夫人說。

於是，大傑夫婦兩人，商妥了這個辦法，並擇定在來春實行。次早 夫人李氏便把這消息告訴陳媽，直把陳媽樂得眉開眼笑。

且說陳興國在學校中，深得着同學的敬仰愛戴，師長對他也另眼看待；他又十分明瞭自己出身的悲苦，故待人毫無傲氣。因了他這一學期畢業離校了，同學們愈是和他相親，愈是不忍分離。

陳興國在學校中，有着二位同學，是和他最爲投機。一個是松江人，姓胡名懷德，大了興國一歲，父親是松江鉅商；一個是嘉善人，姓毛名偉立，大了興國二歲，已棄養，母在無錫某絲廠爲女工頭，他的環境雖沒有興國一般慘苦，然而也常受着饑寒的侵迫，學費全由他的母親底血汗換來。興國和這兩個人，因了意志的相投，大家的性情又重大義，故感情的熱烈，有如同胞手足一樣。他們三人，聯合在一塊，在學校裏做了許多輔助同學的事。故一時有被人稱爲「三劍俠」。

三人中，陳興國最小，然而他所做出的事情，最令人佩服。這一個學期完結了

學校中因了他是一個最優秀的學生，而且也是歷年來學校中所絕未達到的，因此師長們對於他都抱着不忍分離的狀況。當畢業禮舉行的一日，校長特意獎以適用的書籍文具，並再三對學生訓話，引陳興國為學生時代的模範，堅囑諸生依此人為榜樣。

由幾級同學的請求，校長便召陳興國到講台上演講。興國也知道是與母校相處最後的一天，不忍拂却同學們的愛戴，於是便走上講台，分別朝師長與同學鞠躬。這時，校長首先鼓掌，全體同學附和，這種熱烈的情景，竟使興國流出淚來。

「今天，我應先向校長先生們道謝，再為和同學們說幾句別離的話：

我是一個沒有父親的苦孩子，得到了王大傑先生的援助，才有進學校讀書的機會。

自然進了學校後，在校長和先生們的指導以下，使我深深感到做人的責任。有時我發生了錯覺的行爲！先生們必予以糾正；有不明的地方，先生們必不倦地教導我。因此，我得到享受這樣慈愛與偉大的教育，我才有今日的成績。這種優良的收穫。

雖可以說是由我個人的努力結果，然而其中却少不了先生們的心血所灌溉。所以，我今日所得到的一切，簡切地說句，完全是由本校全體師長所賜與的。

做人最需要的條件便是智識，今日師長們送給我智識的基礎，也就是送給我一個做人的基礎，我未來的希望與成就，全是根據了這個基礎去幹，因此我不得不用十二萬分的誠意，向我底基礎的建造人道謝。」興國說到這裏，回身向台上的師長再三鞠躬。台下的掌聲也隨着如雷般的震動。

興國接着說：「至於我個人的努力意旨呢，它便是在兩個洪爐裏煅煉出來：一個是我偉大的母親所給予我貧窮中至上熱烈的母愛；另一個是同學們所給予我同情的最大的友愛。這兩種愛的情感，有如熾炭一般的熱烈，我處身其中，能存着不辜負它的私衷，能感到萬分幸運，我不敢苟且，我不敢偷閒，因我的環境接觸着的，都是美滿快樂，我沒有失意與不滿，我應不再需索什麼？我唯一的任務便是努力，努力！」

興國說到這裏，全體師生又來一次鼓掌。他又接着說：

「我有指導自己前進的師長，我有容許自己努力的環境，我感到我是一個極幸運的人。」

可是，今日在這幸運的環境裏，要和慈愛的師長，和親愛的同學道別了！從此後，以往的環境是結束，我將要轉入另一新的環境中，前途是光明或黑暗，當然不能斷定，不過我自己相信，能憑藉着現在所得到的一切，堅定地幹去，總不會有什麼失敗的。

我不十分會講話，我就是說了這一些向各位作謝別辭。

完了，希望我們的情感是永遠的，不滅的。」

興國說了，低着頭走下台去，掌聲又是一陣。

畢業禮的儀式完結後，學生都唱着校歌，走出母校，其中有一個活躍的少年，手中執着縛上彩帶的畢業證書與獎品的，便是陳興國。

五 情同父子愛如手足

學校裏舉行了畢業禮以後，興國挾了畢業證書及獎品回家；王大傑見了，自然是喜得眉花眼笑，他十分幸慰着自己沒有辜負了心血，興國那孩子，自從他由白骨岩領了回家後，聰明伶俐，到處討人歡喜；進了學校讀書，功課與品行，每學期又是永佔第一。故王大傑在欣慰之餘，便想起當日夫人李氏要螟蛉興國之事，至今興國已在高小學校畢業了，不久又到舊歷新年，何不借這個人人快樂的時間，認了興國作乾兒子呢？大傑決定了主張，便把心事向夫人討論了一回，大家都認爲最合時宜，忙召了陳

媽來，把這事對她說過，陳媽自然是萬分快樂。

舊歲由炮竹的聲音彈了去，早已廢除的陰歷新年，又在鑼鼓聲中敲了出來。這是一個兒童們所最愛好的時節。興國雖然已長到十四歲，他的幼弱心情仍是和平常孩子一般的；他高興地穿了新衣，一早準備到胡家毛家去找了懷德偉立，一同到各處散心遊玩。他穿了王大傑所賞給他的一件藍葛袍子以後，便向着母親說：

「媽媽：我去向王先生王太太叩頭好麼？我想早點出去玩呢？」

「好孩子，你還沒有向我鞠躬呢？」陳媽取笑着說。

「對啦，我真糊塗，請媽不要見怪，我現在叩頭了。」興國說完，忙屈膝跪在地上，連叩了三個響頭。

陳媽見了兒子急得當真叩了響頭，便一手扶起他說：

「興國，向我鞠躬就夠了，現在新例中，鞠躬就是最恭敬的。不過，等一回見了王先生，你仍是向他叩頭吧，幾年來已成慣例的，恐怕他們不喜歡改作鞠躬呢？」陳

媽說着，伸手在裏衣袋中，取了一封壓歲錢，塞到興國的手上，又說：「這是我給你的壓歲錢，去買點玩具或糖菓吧。」

「媽，我長大了，我又不是小孩，今年不必要壓歲錢了。」興國笑咪咪地對母親說。

興國這孩子，不是一個浪費的人，往年他在各處收到的壓歲錢，都積蓄起來交還母親的。今年，他已是一個高小畢業生，知道自己耗用了母親許多血汗，故接到了母親的壓歲錢時，不期而然地說出那一句話。但是這句話鑽到了陳媽的耳鼓裏，「我長大了」的幾個字，就把她多年絕大的哀怨挑引出來：陳媽覺到自己的兒子確是長大了，由白骨岩投到王家來的時候，至今不覺已過去七個年頭了；在這些時間中，那一天不望兒子長大成才，好和自己揚眉吐氣，好報王家的大恩；自己辛辛苦苦地工作着，才把兒子養至今日，假使飄帆在地下有知，當會快樂地長眠了。陳媽想到了自己可哀的身世，想到了興國無限的前程，不禁心中一酸一喜，眼中竟吊下淚來。可是她明白

舊歲新年，萬事都要象徵如意，自己怎好轉出悲哀的念頭呢？於是又忙側回了臉，把淚珠急急揩去。

陳媽和興國所睡的房间，是一個三進小後房，光線本不甚充足，況且一早的太陽，還不甚盛，故而興國尙沒有發覺到母親的悲哀，他祇見母親默默地呆想，便以爲母親不快樂的，是自己拒收壓歲錢，故而急忙把錢封接到手中，流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說：

「媽媽，我就拿了壓歲錢吧！謝謝你。現在我可能出去麼？」

陳媽見了兒子這樣會識人意，不免心花又是怒放，於是吩咐了興國去和王先生們恭喜叩頭，才好出去。

且說王大傑夫妻倆一早起來，便預備了二封很厚的壓歲錢，不必說也可猜到是給興國的了。因爲王公館中，除了興國以外，是沒有第二個孩子的。而且元誕後，大傑要認興國作乾兒子，所以今年的壓歲錢是特別來得豐厚。

當日大傑夫妻倆在客廳中預備進早點時，興國便堆滿了笑容走到廳上來，一見王氏夫婦，嘴裏便叫「王先生王太太恭喜」，先走到大傑面前跪下，叩了三個響頭，又走到王夫人面前依樣叩過。

大傑把興國拉到身旁來，將錢封納到他的手上並說：

「興國，早幾年你是一個很小的孩子，今年又長大一歲了。早幾年你媽教你叫我做老爺的，後來我要你改叫先生，可是，現在呢？你快就要叫我做乾爹啦。」大傑說到這裏，又指了指夫人說：「明天起，你也不要叫她太太啦，她就是你的乾媽呀。」

「你先叫我一句乾媽吧！我也給你壓歲錢，等一回並做點好東西給你喫。」王夫人也把錢封遞給興國。

興國最善體人意的，便接受了，很恭敬地叫了一句「乾爹，乾媽。」喜得王氏夫婦見嘴不見眼。這時，恰巧陳媽捧了香茶出來。大傑便笑着向她說：

「陳媽：你聽見麼？興國已叫了我們乾爹乾媽啦。你贊成不？」

「這是興國的福氣啊！我怎不贊成。這孩子的前途全是得你倆所賜呢！」陳媽笑着說。

「你快點去廚房裏把年糕拿出來，好讓我的乾兒子吃。」王夫人吩咐陳媽說。

大傑叫興國坐在身旁，不久，陳媽已端了兩大盆炒年糕及一盆長壽麵出來。陳媽受命也坐在一起吃。這一個早晨，王家裏幾個人舍親，都用另眼向興國看待，拋棄以前的簡慢傲視態度了。

早點以後，興國把外出遊玩的意思告訴了大傑，大傑另給他五角錢去買鞭炮，並再三囑咐他早些回家吃午飯。興國不勝快活，到胡毛二家拜過了年，三位小朋友，便走到城隍廟看人家燒香火。

他們玩了一回，又到醉白池和西林禪寺去。松江城竟究是一塊不大的地方，而且是他們生長的地點，雖已四處包含於一番新的氣象中，終不能給他們找到相當的興趣。胡懷德和毛偉立便主張買鞭炮到郊外去放。興國雖然十分不忍作此無謂消耗，但在

這所謂萬事皆喜萬事皆新的時節中，不好意思再拂逆良朋的意旨了。而且他出來時，大傑又給了他五角錢買鞭炮，現在當真地就拿了它買個高興吧。他們三人，各買了許多鞭炮，轟天響，擲地雷等，向市集外的郊野走去，揀擇一個較為幽靜的處所，便互相續放起來。

「我們到白骨岩去玩吧！」毛偉立說。

「我贊成的，與國！你以為如何？」胡懷德向與國問着說。

「好！我的爸就葬在那兒，讓我去和他拜年也好。」與國聽了白骨岩三字，似有所思地回答。

「那更好啦！讓我們也去拜拜。」胡懷德說。

「今天是快樂日，到那種地方去，迷信的人要遭忌的。」與國說。

「哈，我們都是時代青年啊！我們祇知道奮鬥前進，不知什麼叫『迷信』，『遭忌』。」毛偉立說。

「那麼我們便一同去好了。今天我也應該去看看爸爸的。」興國說。

三個人好像小羊一般的懷了玩餘的響炮，向白骨岩走去。沿途看看村道上來往的紅男綠女，心中自然是快樂得不可形容啦。

行行又行行，白骨岩到了。

「到了，你們站在這兒等我一回，讓我先拜了父親再陪你們玩。」興國說。

「這是什麼話？我們難道不能一起去麼？」偉立說。

興國這時，心中早長了無限的感慨，因了朋友們的熱情，祇可一同走進荒塚亂墓中，找到了父親的墳址，連連叩了好幾個頭。懷德和偉立也行了三個鞠躬禮。

自從飄帆死了以後，陳媽和興國雖然寄食在王大傑家裏，唯是因了她要負擔兒子的衣着和半數的教育費，經濟問題，已感到十分拮据，故此飄帆的葬身地，年年依舊讓野草滋生着，僅有一坵的黃土，連墓碑也缺少的。

「爲什麼不豎立一塊墓碑呢？」懷德對興國說。



與國這
時，必
中早長
了無限
的感慨
，因了
朋友們
的熱情
，祇可
一同走
進荒塚
亂墓中
，找到
了父親
的墳址
。……

「媽媽沒有錢，今年我總要請人來修作了。」興國回答，並露出無限的感傷。

「王公館裏沒有很好的幫助你們麼？」懷德問着。

「王公館待我們母子實在好極了。他家中本來有用人的，因了憐恤我們的遭遇，便把我的母親安插入去；母親所做的事情都是輕微得很，我也吃了他們的飯，每月又給母親工資二元，這二元的積蓄，除了一部份由母親代父親清償舊債以外，完全都供給了我做教育費，衣着費。試想：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有什麼力量顧慮到墳墓上呢？」

「興國更傷感的說。

「王公館實在是一個大善人家。不過墳墓是這樣的讓他下去，豈不是很容易混亂了，或不幸地給別人毀了麼？」偉立說。

「那也沒有什麼辦法了。」興國說。

懷德遲疑了一回，便說：「興國；我們三人情同手足，有什麼事情都要大家互助的。你的父親就如我的叔叔一般，如今眼見他的歸宿地是這樣的蕭條，我難道再能這

樣讓它下去嗎？現在我有了一個很好的辦法，我告訴你，但不知偉立弟可贊成不？」

「當然贊成！你祇顧說出來吧！」偉立搶着說。

懷德說：「我想，現在是新年了，我們雖不是小孩子，但世俗的慣例，當有許多壓歲錢收入的，如今我自願盡我的力量拿出我的壓歲錢來，你們兩人也湊出一些錢，大家合力召一個人來把墳山修作好，以免得它長此受風雨野草的侵蝕，這計劃好麼？」

「這計劃我當然贊成的，不過怎敢累你們？」興國說。

「我也贊成，可惜我的力量有限哪！因為我的母親不在松江，我又少親眷族人。

」偉立很誠懇地。

懷德也知偉立的環境惡劣，故而說：「多少不成問題的，不夠的總有我來包辦。」

興國也問着說：「但不知要多少錢呢？」

「不多的，去年我的一個族兄修墓，連石碑在內，僅化了七八元左右。」懷德說。

「懷德兄；我感謝你，不過我須得先向媽媽說明呢！」興國說。

「這種輕細的事情，而且又不是一件壞事，還是暫時不向她說，免得她多一點操心。」懷德說着，又想了一回：「還是決定不要對你母親說好。這幾天是新年，修墓不便當，我們大家把錢留着，過幾日再談吧。」

這一件事情，擱在興國的心上，愈使他愉快興奮。這一天，在他們盡情的遊樂中，容易地過了去。

次日，一早起來，王公館裏充滿熱鬧的情形，有許多遠近親族，都聚集在一堂，陳媽興國的臉上和王大傑夫婦倆的笑容是一般的。這是什麼日期？原來便是王大傑認乾兒子的一天。

陳興國的聰明，早已傳遍了遠近。故在這賓客滿堂的時候，有許多紳士貴客們都

拉了與國來問長問短，當真地把與國忙得要命了。

王大傑的嘴巴，由床上爬起便如新月的彎着，總是合不攏來。同時，很多親族都在感讚着與國是神童。自然啦，大傑是一個沒有兒子的人，雖然與國不是他所生的，然而總是由他一手所撫育大，他看看自己的收獲，是這樣的滿意，怎會不愉快呢？至於夫人李氏，她平日的痛苦正如大傑一樣，如今一旦得了一個乾兒子，蘊藏了多年的母愛，正可借情發洩，故她在神色間所表露出來的喜悅，當非一語可以形容了。

在莊嚴與愉快的儀式中，與國便正式成了大傑的乾兒子。從此後，他們之間就用父子的關係稱叫着。

這一天又過去，日子走馬一般又到初六了。懷德因為許下與國助他修整父親墳塚之事，便找了偉立一同到王公館來。正巧與國在門外閒眺，大家招呼了，就走入客堂內。二人和王夫人及陳媽拜過了年，略坐了一回，便相約出外遊玩。

他們三人說說笑笑走到街外，早已把修墓的事說及。懷德道：

「今天是初六了，我們何不去找一個泥水匠和石匠去評評價目呢？」

興國接着說：「不知他們可會開工大吉，據我知道幹泥水木匠生活的人們，大多歇息十天的。」

「現在不是要他開工動手呢？不過先談談價格而已。」偉立說。

「修墓的事，在這般新年時候，恐怕談起來，他們總有多少忌，說不定會受他們用木棒打走呢？」興國說。

懷德聽了這話，不覺笑起來，隨拍着興國的肩膀說：

「興國，你還是脫不掉小孩子的脾氣，我們又不是喪門神，是給他生意的主顧呀，他打我們做什麼？」

偉立也笑着道：「是呀！就是他們不願幹，也應婉和地拒絕。况且二十世紀的時代，我們新青年還談什麼迷信呢？總之他忌我不忌，我們放着胆去好了。」

「我很感謝你們兩位，現在去問好了，假使是八九塊錢的價錢，就讓我自己一人

去籌劃吧，不敢累你們破鈔了。」興國說。

「這是什麼話，初一的那早，不是明明說好三人合力的麼？」懷德說。

「是的，不過今年我有了許多的異外收入，這點力量還可以籌到的。」興國回答說。

「我們總得參加一份，以表示我們情同手足。」偉立誠懇地說着，又望望懷德：「懷德，你以為是麼？」

「當然啦！」懷德回答，又對着興國說：「我們參加，一方面還可以使你省下些錢，預備進中學時用呢！」

「老實告訴你們吧！恐怕從今以後，教育費毋須我的媽媽負擔了。」興國說。

「王先生答應負擔嗎？」偉立問着。

「雖沒有答應負擔，但是他已認了我做乾兒子了。初二那天，王公館裏好不熱鬧，請了許多遠親近戚來，我就當着衆人之前拜了他做乾爹了。」興國說。

「恭喜，恭喜，你的前程有援助的力量了。」懷德說。

偉立也在向着興國說恭喜。

「因為那天，我收到了許多壓歲錢。乾爹乾媽又各賜了一個一元封包給我。所以我很有能力獨自負擔修墓的費用了。」興國說。

懷德聽了，搶着說：「錢的問題，可不管了。不過修墓的事情，是三人發議，費用應該照原議由三人負擔。在理的一方面說，我們三人親愛如兄弟，你的尊翁也就是我的叔伯一樣，禮義上我們也應該盡些力量呢！」

「是呀，一來我們可借此以表私衷，永遠大家銘記着不要互相忘棄，將來的福禍，都要同享同嘗！」偉立說。

「好極了，在修墓那天，我們便向墓前默禱，各表心跡，大家做個結義兄弟吧。」懷德說。

這個結義的問題，大家都贊同不迭，三人便在北橋即日找了一個泥水匠和石匠，

議妥了修墓並造石碑的價錢，大約是十元四角，其中十分之五由興國自己負擔，十分之三由懷德負擔，十分之二是偉立拿出來。他們把這些錢統交給偉立保管，並付出定錢，言明在當月十二開工。

轉瞬間，由初六便到了十二，修墓的事，興國仍沒有對母親訴明。這天一早，偉立便到王公館裏找了興國，又去叫了懷德，三人隨向北橋走去，會同泥水匠，同去白骨岩勘察一回，即行着手動工。

十四日，工程完畢了，他們就備了一些香燭紙錠，到墓前結義去。祇見往日的敗草泥堆，今日已隆起如覆碗，墳坵四面，並用烏磚築成高約一尺的基脚，墓前的白石碑，明顯地鑿着「武進陳飄帆先生之墓」一行紅字。他們三人，見此情景，當然喜不自勝。於是便燃起香燭紙錠，躬身就拜。

偉立十七歲，做了老大；懷德十六歲，名居老二；興國十五歲，忝屬老三。三人默禱先靈輔祐，又指天為證，矢誓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事後，才離了白骨岩，各別

回家。

好幾天後，興國才把這事對母親說過，陳媽聽了，心中無限快慰。可是這消息傳到王大傑的耳鼓裏，他就大不以為然；據他說：白骨岩是一個亂葬墳場，不應在那裏修墓的。他本來早定下在清明時節把飄帆的棺墓遷地。但是如今既已修好，再遷就會使死者不安，祇好候日在墓邊多種些白楊而已。

六 不測的風雲

春假後，許多學校都開學了。果然不出興國的所料，王大傑獨力把他送入嘉興中學讀書，書籍文具學費膳宿，全不用陳媽關心。同時，大傑並親自要送他到嘉興去。

離別的那日，恰是細雨朦朧，興國檢好一箱子書，一箱子衣服和鋪蓋，就拜別了乾媽和母親。陳媽知道兒子這一去，至快也要二個月才回來一次，因為嘉興離松江有數百里的路程，來回車費也不少呢。故此她把興國叫到睡房裏去，執着他的手，吩咐着說：

「興國，你今年又長了一歲了，十五歲的孩子，也不算幼弱，這回你遠別了母親和乾爹乾媽，獨個到那陌生的嘉興去，身邊沒有照料的人，一切須小心啊！寒時加衣，飢時進飯，這是不必關照的了。不過嘉興地方，風俗不比松江樸實，你到了那兒，許多同學中，當有良莠不齊的，你做人須得要格外留神，不要結交壞的朋友，尤其是不要耗費光陰，勿辜負了你爸爸死時對你所遺留的冀望，勿把你乾爹的金錢去虛費。做人有否希望，全在這少年時期的努力；俗語有說：『少年不努力，老大徒悲傷。』你現在能吃得苦中苦，將來才可做人上人。你母親是一個寡婦，終不能一生一世依賴了你乾爹；便是你自己也不能一輩子用你乾爹的錢，吃你乾爹的飯。再過幾年，你就自立了，要自己養活自己，要養活母親，同時還要報你乾爹的大恩，也要為社會人羣盡力。總之，到處你須想想，你是什麼人家出身的，你不是一個千金之子啊！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是在死中復活的，是誰把今日的日子賜給我母子們，須得想想，假使這點你忘棄了，或是你不求上進了，你就不是人了。」

陳媽說到這兒，她對兒子的願望，已完全表露了出來。她想起自己的可悲身世，又見興國要遠別了，一顆酸楚的心，竟制不止眼眶中的淚。興國見了母親傷心，自己那有不悲痛之理呢！於是母子二人，就在睡房中抱頭痛哭了一回。

興國見母親愈哭愈傷心，知道母親的內心，實在不忍離別自己。事實上，母親確是悲哀的，她的身邊祇有自己一個人，如今別了，誰能博母親的歡心呢？誰能朝夕侍奉她呢？自己這一回是爲了求學做人，不去又絕對不能的；要不去，就是母親也不答應呀！還是找點安慰的話對母親說說吧。興國的心，雖如此想着，但是腦中竟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他祇得勉強帶淚說：

「媽媽！你的話我都依了，你放心吧！不要悲傷，回來時，我必有很好的成績交給你看的。」

「我不悲傷，我不悲傷，你快跟乾爹去吧！」陳媽不忍令兒子過於難受，忙揩了眼淚，這樣的督促着他說。

興國見母親不哭了，自己也揩了淚痕，走回客廳上，一再和乾媽拜別，又記聽了乾媽幾句囑咐語，便跟乾爹出門，乘了兩部轎子，回頭返望，在轎窗中漸失了母親和乾媽的影子，直向車站去了。

一座豎立在鐵路旁的車站，夾雜各色人物，箱筐舖蓋，擠得滿地。興國有生以來，嘗到這般匆匆的別離滋味，還是第一遭呢！他倚了月台的欄杆，遙望着遠遠的松江，心中真有無限的痛楚。他一起想起寡居的母親，眼睛裏便會吊下淚來。大傑在旁邊，深知他幼弱的心情中，是有着不忍別離的悲哀。故而時常會說出幾句安慰他的話。

不久，火車像電閃一般的飛駛到了。由行李夫把他的衣箱行李扛到車上，興國也隨着乾爹踱入車廂，找了位置，把行李安頓下，喜幸車中尚不夾雜，他們兩人便倚了車窗閒談。行車的鐘聲響了，車子的汽笛怒吼一聲，突又蠕動起來。

興國憑了窗框，見田野一片一片向後移動，松江高聳入雲的兩個塔影，漸漸落在車後，終於失去了蹤跡。

一幕一幕的幻想，蓋住了興國的心頭：他想到了未來的前途，因了得着乾爹的援助，總覺到是光明可愛的。但是想到自己將處身於一個新的環境中，缺少了母親及良朋的相聚，心中不免會悵悵不樂。

大傑在車子上泡了一壺茶，買了幾份小報，自斟自看，有時又想到興國的前途，在欣慰中常現出會心的微笑。他的安閒自怡，恰和興國成了一個絕對相反。

個半鐘頭的時間，是很容易過去的。嘉興到了，大傑攜了興國又由車廂中軋了出來，暫時找一間客寓住下，因了開學日期，還須候一天，這日下午，他們乾父子倆就到各處街道上遊玩，並買了一些筆墨用具。

次日，大傑便送興國到嘉興中學裏，把一切入學手續都妥辦停當了，自己才回到松江去。

他們乾父子之間，分別時自然少不了一番說話。

由松江小學轉到嘉興中學讀書的，祇有兩個人，一個是興國，一個便是胡懷德。

懷德和興國本是結義兄弟，如今在這異地相處中，當然是更仍熱烈。

嘉興中學的規模，比松江小學大上好幾十倍，學生方面，也是四方八處投來的，故興國在初開學的時期，頗有幾分不慣。可是經過了一兩個月的陶冶後，便漸漸地成了自然，興國最知己的朋友，除了懷德以外，是沒有第二個人。恰巧他二人又被派在同一學堂同一宿舍，這點尤令興國得到最大的慰藉。

這最初一個學期中，興國會二次回松江探望母親和乾爹乾媽。其他假期，在功課清閒的時候，總是約了同學到南湖煙雨樓遊玩，有時又在落帆亭，或到三塔寺消塵光陰。很快地暑期又到了，初中一年級的考試成績，興國又名列第一，他當然是愉快地把成績表帶回松江，去交給母親和乾爹乾媽們面前，作他一學期來的奮鬥底報告了。

自是而後，一學期一學期的過去，興國到了十八歲的時候，已是初中畢業了。他在嘉興中學中，依然保有模範生的名譽，五個學期有三次考了第一，一次第二，一次第四，最後初中畢業考，學業與品行又是高高佔了第一名。

興國在初中畢業後，回到松江家裏，在這時期不幸地王大傑的家庭起了極大變動。王家這一個遭劫，也可以說是興國前途的否泰底決定。

原來大傑在松江所開的布店，歷年來經營發達，確有一日千里之概。凡是一帆風順有利可圖的事情，必會惹起小人們的覬覦。大傑是一個沒有子息的人，他的布店發達，當然會有許多親族在圖謀着。自從前三年大傑認了興國做乾兒子後，野心的人們就感到了威脅；而且大傑又對興國宛如自己的兒子一樣，將來遺產，除了興國還屬於誰呢？

布店的司帳，是大傑的堂房弟弟，這人名叫椿發，陰險成性，平日在大傑面前吹牛拍馬，把大傑騙得心花怒放，其實他在暗中活動，不知私吞了多少賬目。終日祇冀望將自己兒子繼與大傑，好圖得全份家財。但是自從大傑認了一個乾兒子後，他就知道自己的陰謀是全盤失敗，故在失望之餘，賊胆橫生，連年來虛造賬目，到處拖欠鉅大的債款，到了這一回，已是再不能包瞞了，他深知秘密爆發在即，寧丟醜於人前，

不如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於是他利用了端午節結，大大捲空了一切資金，不聲不響地帶了家小逃到別處去了。

這件不幸事情的曝露，立刻促使布店倒閉關門，幾乎還累了大傑身入囹圄，其後他把多年積來的房子田產拍賣了，才贖了身。

因此以後，大傑就傾家蕩產了。當這事的醞釀期間，適值興國由嘉興中學畢業回來；往日他在每一次期考的第一，家中必設宴盡情和他慶祝，這回因了家事的繁亂，雖是畢業考試第一，也膜不關心。

興國回至松江，本抱着滿心熱望等候着升學的機會，可是王公館的環境變成這樣可慘，還有什麼意思繼續求學呢。

事情停當後，大傑因失了房屋，故把家庭遷到南星橋賃了一所房子住着。興國母子二人，上無戚友，下無親族，祇有一同也隨着搬去。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大傑的妻子李氏，因見着丈夫突然宣告破產，婦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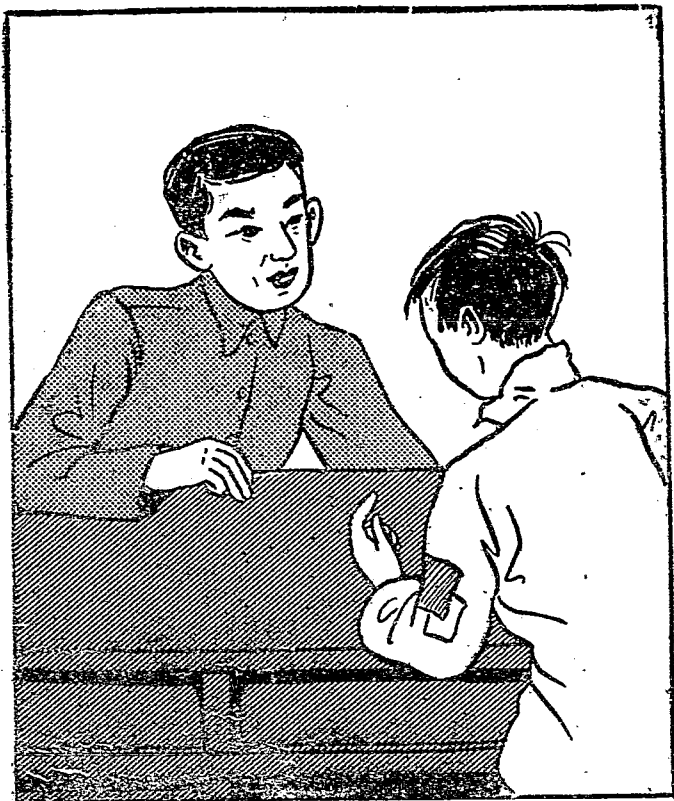
腸本來狹窄的，故此終日鬱鬱不樂，兼且眼見家庭環境，日形陷落，心中受了貧窮與悲哀的交迫，竟病倒床上，漸漸轉入危境。這時，陳媽和興國都不好意思再依賴王家了，雖然大傑總是聲聲的說着不要緊，但自己眼見事已如此，還忍心增加人們的負擔麼？

有一天，興國因了自己的出路問題，便跑到松江小學馬校長家裏求見，他的意思，是想在母校中找一個初小教員，甚至傳達茶役，祇要能夠脫離王家而自立。他得了校長誠懇的接見，便把自己最近的一切遭遇說了出來。

「校長：我相信我能勝任的，不論什麼事務，祇要有飯吃就夠了。」興國最後在要求着。

「你的性情與才幹，我十分明白，不過學校裏實在沒有位置了。像你這樣的遭遇，誰不表同情呢？我無論如何總替你想出一個辦法好了。」校長回答他說。

「校長：我實在要愈快愈好，我的乾媽病了，王家因了醫藥費已窮得朝不保夕，



與國到了
山窮水盡
的時候，
跑去求見
馬校長。
他把一切
不幸的遭
遇全說了
出來。馬
校長聽了
，大爲感
動，當即
答應代他
設法解決

我們母子二人白白的吃了人家的，一些力量都拿不出來，說也不過意。求你給我一點幫忙吧！」興國的眼淚，已由眶中滾到嘴角上。

校長是搖着頭嘆氣道：「唉！陳興國，你的命運實在太苦了。你們的事委實太可憐！好吧！你回去和你的母親到我家裏來住着，幫我料理家事，至於你，等我向上海的朋友處代你謀一點出路吧！你是一個好青年，你的母親也是一個賢良者，我應該代你們盡點力量的。」

「校長！我感謝你，……將來我有效力的……地方，當捨身相報的。」興國悲咽的聲音，充足表現他的內心，是怎樣熱烈與感激。

「好，你回去吧！快叫你媽搬到我家來，你也一同來住着，其他的問題，將來再說！」校長極誠懇的對興國說。

興國辭了校長，忙跑回家去，把方才經過的事情，對母親及乾爹說過。大家聽了這個好消息，雖然是要分離了，但爲了環境，都覺到怡然。

陳媽和興國，把衣服臥具料理好，又對王氏夫婦說：

「我在那邊，如果沒有什麼事情做，每天會照常到這裏來侍奉你們的。」

「乾媽，我每天仍在這兒服侍你的，現在我先引媽媽過去，遲了恐怕校長出去不便呢！」興國說。

「好孩子，你就去吧！祇要你們常常來看看我就好了。你們到那邊，一定比這兒好的……」夫人李氏說到這裏，心中感傷，不覺流下淚來。

在四對淚眼相望中，興國陳媽各肩了兩件行李，離了南星橋直向松江走去。

六月天氣，炎日懸空，興國母子二人，懷了熱望在大遍田野上走着，他們在中途會因談話而各惹出許多淚痕。不過興國這個孩子，至為純孝，他明白了母心的苦痛，便說出很多說話來安慰她。他再三地說起校長要介紹他到上海去的事。以前他的希望祇在升學，現在却專心在謀出路了。

且說他們走了幾程，就到了馬校長家中。

馮校長有一個妻子和二個小孩，他的爲人最是儉樸，素來不肯雇用傭僕的。這回祇因了興國母子走頭無路，故作暫時之計，把他們召到家中來，幫幫家事或管管小孩而已。他見了興國母子已經來了，便叫妻子帶他們到一個小房裏安頓下，又當面言明在興國沒有找到事業以前，每月津貼陳媽一元作另用。如興國有了工作，可以自己維持，就必須遷出零住的。

這個辦法，當然最合理不過，陳媽和興國聽了，再三申謝是不在話下。



七 生的離死的別

陳媽去後，王大傑是天窮一天的下去，而夫人李氏也日危一日的病下去。可憐這一個小康的家庭，剎那間就錯沉得如曇花泡影。

上天常給人們以難堪的事物的，譬如人人都傳說着：「慈善之家，必得天祐」，可是王大傑——王佛爺——一生的事蹟，何嘗不扶弱助貧，何嘗不施藥救死。天偏給他們以絕嗣，毀滅！這不是一個人生的啞謎麼？

還有一點，尤足令人悲憤的，那人世間趨炎附勢的心理，幾乎成爲通病。在你得

意富貴的時候，人人都爭着向你認族親，甚至撒一個響屁也有人稱美妙。但是臨到窮途落魄了，那般趨附者就早已高飛遠走，非但生死無人過問，就是連狗也會朝你多吠幾聲。王大傑往日間，遠親近戚是一天不停地向他的公館裏來往着，真是逢節送禮，逢事登門，一聲呼叫，百人爭前。現在可不同了，他宣告破產，店號倒閉，貧與病又互相煎迫，往日爭來獻媚的人們，現在却見而不應。莫要說到援助，就是同情的心也少有人觸發。

祇有陳媽和興國是天天來探望他。雖則路程遙遠，風天雨日倒沒有間斷過。

大傑的妻子一病幾月，入了初秋時分，衣服與用具差不多都典盡了。興國天天祇在盼望早點找到職業，好幫助乾爹乾媽一臂之力。然而馬校長還沒有得到上海的回音，空急也沒用處的。

再過不久，中秋轉瞬已屆，大傑的妻子因了醫藥接續不週，竟一命嗚呼了。當她死的時候，她已有些昏迷得不醒人事，嘴裏祇吐出輕微的氣息叫着：

「好孩子；興國……你……不要忘你乾爺……」

這時興國和陳媽都陪在旁邊，大家聽了這句話，無不流淚悲哀。她又拚力移動她的手，想去撫摩興國，興國猜到了她的思想，就忙握着她的手說：

「乾媽；你放心吧！我會照料乾爹的，我不會忘記他，我永不會別棄他。」說時，哭得更利害。

她最後露出一絲笑容，同時兩顆枯淚由深陷的眼眶裏滾出，呼吸一緊，面皮由黃白而轉入青灰，祇見嘴巴張動幾回，和興國輕輕握着的手，就無力地垂到床褥上。不必說，她的生命之火，已是熄滅了。

頓時，是起了混雜而慘痛的哭聲。

大傑已是個近五十歲的人，身旁除了興國母子二人外，再沒有可以幫忙的人。故而這個悲慘的命運，終日使他老淚縱橫。他對着那斗室中的陳屍，焦慮得一籌莫展。後來還是陳媽想到了善堂方面。因為早十年間，她爲了自己丈夫的死，也會到過善堂

中要求施放棺木的。

果然，陳媽到善堂裏施得一副棺木回來。善堂裏的人，大家都知道大傑的遭遇，並且大家都認識了陳媽這個人。所以用不着什麼保證或調查了。

這一回喪事，大傑不願把它傳出，他祇求草草成殮，早些下葬了事。故此到了送殯的一天，僅有三數親族到來，連同興國等，一共是六個人，直跟了棺木向王家的塚地走去。

讀者還會忘記了大傑認乾兒子的一回事麼？那時王公館裏履袂相聯，禮物與酒肉橫陳，疏友遠親，無不裝成熱烈的樣子來湊熱鬧。認乾兒子不過是普通的極小喜事而已，如今死了王夫人的一件大哀事，反而人驚鬼避地無人過問。假使大傑沒有破產的話，早已儀仗成行，輓聯接絡了，何至於今日這樣蕭條呢？

喪事結束了，興國因隨了母親住在馬校長處，甚不便當，他自己搬到南星橋和乾參住在一起。同時，他又得了懷德的幫忙，由嘉興匯了五塊錢給他。在他幾度籌劃



與國在南橋車站賣餅度日，他時常會受到客和路警的欺凌。

之下，便決定了拿着五塊錢作小本經營。他買了一筐餅食，在南星橋的火車站上候着來往客車，找些旅途中的主顧，來維持生活。

在車站上兜賣食物，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鐵路局是禁止閒雜人等隨意進出車站的，故而與國所幹的買賣，少不免帶點偷摸性質，他有時會受到伙役的欺凌，會受到路警的打罵。但生活的壓迫，已經沉重地加在他的肩上了，他需生存，需要養活乾爹，就不得不忍辱苦幹，在那木棒與鐵輪邊掙扎了。

小販的生活，加到一個初中畢業生的頭上，豈不可悲麼？興國就沒有這點階級上的感想，他祇願在每一班經過的火車中，博得些微利息，換到兩碗飯就心滿意足。有一回，因為天上下了連綿大雨，一連幾日都不能出去，他眼見再這樣下去，直是要連老本也吃掉的，故而他想到了松江城，他認為假如有勇氣把餅拿到城裏去買，至少總比車站的生意好。松江那兒，有着許多同學和熟識的人，自己處身在這水深火熱中，說不定會博到他們一點同情吧。於是他將這意思向大傑講了，大傑也沒有什麼辦法可

想，祇得隨他去做。

興國拿了一把破雨傘，攜了餅筐，直向松江走去，始初他還有一點難爲情，「中學生淪爲街頭小販」的念頭，不停地在他的腦海中起伏。他想：小販也是商業的一種，小販也是人做的，有何可恥。中學生有什麼大不了呢？就是大學生在走頭無路的時候，也會被環境屈伏的，誰肯白白餓死？誰願甘心沒落做叫化子呢？吧了，我絕不畏縮，假使他們有同情心的話，定能給我原諒的；沒有同情心的，至多罵我一句不長進而已。他隨想隨走，霎時就到了松江，當他走進大街上的時候，果然有不少人在議論他：

「噫！他是王佛爺的乾兒子啊。」

「沒落了，怪可憐的！」

「可憐什麼？他本是小叫化出身的。」

「他是一個好孩子，總不該有今日的結果。」

「王佛爺前生不知作了什麼孽？」

這種說話，你一句我一句，真是聽得興國不要聽。他拿了餅筐，直走到城隍廟前，這個地點就是大傑布店的所住，他正淒涼地在張望間，是有一個人這樣地招呼着他：

「興國，興國：你幹什麼？」

他回頭一望，原來就是他的結義兄弟偉立。

「我……我來買餅啊！」興國回答說。

「你不是在南星橋站買的嗎？今天怎會上松江呢？」偉立奇怪地問着他。

「天上下了這樣大的雨，車廂多閉了窗子，沒辦法營業呢？」興國說。

「那麼，歇息幾天好了。」偉立道。

「飯呢？」興國說。

偉立聽了，搖着頭深深地嘆着：「唉！」

在這裏不妨說起胡偉立的近況，他自從松江小學畢業後，他的母親就沒有能力供給他讀書了。那時懷德和興國都轉學到嘉興，祇有他仍寄寓在親族處，過着閒蕩的日子，他的母親是在無錫某絲廠裏當個女頭目，月薪是很微薄的，以前偉立讀小學的時候，教育費已羅掘得極點困難，所以對於中學的龐大費用，全沒有能力了。故當他小學畢業以後，母親就有信寫給他，叫他輟學，零託親友找工作做。他閒蕩了年把工夫，才在某洋貨店裏找到一個學徒的職守。他的工作是毫無閒暇的，每天由上午六時至晚間十時，都浸身在揩門窗洗地板招呼客人包貨物等工作內。雖是王大傑家裏鬧着破產的時候，他每天都聽到這種消息的傳來，可是他總不能找到一個機會去探望興國。今天却因了店主叫他回家拿點心，湊巧地兩人碰面了。在闊別相逢的故友底感情間，當然是有訴不盡的情衷。

他們談了一回，偉立就談起興國的前途來：

「你總得想一個好辦法，託託親友找點事情啊！長此以往，終非善計呢！」

「我沒有親友，乾爹的族親大多迴避不見的。一月以前馬校長會答應向上海幫我謀事，不過至今尙沒有回音呢！」與國回答說。

「馬校長這人很慈藹的，他既答應了，終不肯會令你失望，你寬懷候着吧！」偉立說。

「是的，馬校長待我真好，你還不知啦！現在我的母親還在他家幫傭呢！」與國說。

「人人都知道，他也是一個樂善好施的人家，和你乾爹一樣的。」偉立說。

兩人談說了不少時間，偉立因有差使在身，不能再逗留了，他就向與國告辭。與國見時間也不早，便冒着雨絲，攜着餅筐沿街兜賣，但是因為他在松江做小買賣還是第一遭，有許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賣餅的，甚至有人以為他是在送貨物。他東走到西，又由西踱回東，難得發現一個主顧。這種情形，迫使與國不得不另謀善策。他想了又想，唯一的方法就是叫賣了。本來在兩星橋車站間，他是一聲一聲地朝着草窗叫喊的

，今日何妨依然用這種方式呢？

松江城有的都是熟人，一副一副的勢利眼光和冰冷的笑，威脅到興國幾次噤若寒蟬。最後，他的謀生勇氣終戰勝了羞縮觀念。那陌生而斷續的聲音，陣陣飛出了他的口角：

「麻餅要嗎——？有冬瓜酥，水晶蛋糕，夾沙餅……」

有些人聽了這種聲音，果然會掏出錢來換去幾件餅；有些人認識興國的，便叫住他拉三雜四地瞎談一陣。半天的過去，成績總是不差。從此以後，晴天時候，他就在南星橋車站叫賣；一遇雨天，便會到松江來。

這種生活，直捱到了初冬天氣，興國才轉到了另一個奮鬥的階段。

事實是這樣的，有一天，馬校長叫陳媽把興國召到家裏，便對興國說：

「陳興國，我給你一個好消息，我已和你找到一個相當的職業了。你明天就要趕到上海去的，你的意思以為如何？」

看。

「校長，祇要有出路，能維持，無論什麼地方我都肯去的。」興國回答說。

「哪！你先看了這封信再說吧！」校長說着，又在寫字檯上拿了一封信遞給興國。

興國聽到這個消息，心中自有無限喜悅。他忙接了那信來看，祇見上面寫着：

「裕初仁兄：

幾次來信，都拜讀過了。所託代高足謀出路的事，現已有了着落。敝廠門市部現需添增售貨員一人，但是要有堅苦耐勞的精神，良好的德行，敏慧的才幹。如我

兄認為高足可能勝任，便請即日着他來滬。薪俸一項，以售貨員職事而言，每月僅在二十元左右，膳宿均由廠方供給，未知能合 雅意麼？如何之處，尙希望 給我

回音。祝

精神

第汪 聽上十一月十二日

這一封信，印入了興國的眼中，他的精神突然在興奮與快樂中鼓舞起來，他露着

制不住的笑容對馬校長說：

「校長；我自信能夠勝任的，我明天就准定到上海去。」

「好的，等我今晚和你寫好一通介紹信，你回去準備一切，明天早上七時半來取信，乘十一點鐘的車子動身吧。」校長說。

「是，是，感謝你，校長！再會！」

興國走出校長的書房，轉入廚房裏找到了母親，將這些事情全講了出來。把陳媽快活得不可開交。於是他又趕回南星橋去，再逐一對大傑說了一回。

王大傑自鰥居以後，就把興國看作自己親生兒子一般，他們父子二人，每日都相依爲命，每天祇祝禱着興國早點謀着出路，如今一旦聽到這個好消息，當然是謝天謝地了。

這一夜，興國和大傑都忙足了，他們兩人檢檢那樣，拿拿這樣，直鬧至五更時分才睡下。

他們兩人躺在床上，那裏睡得着呢？興國心中不絕地在計劃着：有了職守以後，應要怎樣安份守己以求上進；每個月拿到工錢，扣了一兩塊錢來另用以外，必須全寄給媽媽和乾參用，讓他老人家們可以過着較為安適的日子了；又假使是將來有進展的話，再把他們搬到上海去住，依舊是日日可以團圓，那時是多麼幸福啊！這一個甜密的想想，如波起潮湧的在興國底腦海裏旋個不停，把每夜必有有的疲倦，不知埋掉在那一方了。至於王大傑呢，他也一般的冥想着：乾兒子有了好的環境以後，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改善了。到那時，一定離去松江和南星橋，免得再看人間的冷眼冷面。但是，又有一個問題，目前乾兒子是要離去了，留下自己孤單一老命，寂寞的心呀，不知怎樣挨過日子才好？這一個又喜又悶的問題，一般地把王大傑操縱着，他的眼睛，再也不能合閉着。

好容易到了天明，興國忙爬起洗臉漱口，他以為乾參尚在睡夢中，那知大傑正跟了他爬起床來呢！

「興國；你須得弄點早飯吃吧！」大傑說。

「乾爹；早呀，你爲什麼不多睡一點？早餐不必弄了，這兒還有許多賣剩的餅，我吃幾個就夠了。」興國說。

「你十一點鐘一定動身麼？」大傑明知必要走的，但他似乎留連地再三問着。

「准定動身了。乾爹！你放心吧，我一定不會忘記你的。我時常寫信來候問你，希望我離去了你後，你要格外珍重呢！」興國說。

「這倒用不着你關心，你自己單個兒在上海，我實在有點放懷不開，因爲上海是一個五色雜處的場所，青年到了那裏，意志稍一不堅定，就立刻會墮落了。」大傑撫了興國的肩胛說着。

「乾爹；我自小受了你的教訓，很明白自愛的，雖然今年我祇十八歲，可是我已讀過不少書。上海的環境怎樣惡劣，我總能夠自己把持着意旨。我到外處去奮鬥，不是爲了自己一個人，我的責任，是要顧慮到你和母親二人的一切呢！」興國極沉

着地回答他的乾爹。

「你能這樣，就不辜負你母親對你一番養育心了。同時也不違背我的願望了。」

大傑說。

「乾爹：我在這種慘痛的環境裏長大，假使會去幹出沒理性沒良心的事，簡直不是人了。」興國說。

「這樣才是一個好青年啦！」大傑微笑着。

他們兩人，一邊談一邊整理行李，興國又和大傑各吃了一些餅食，因了時間的關係，就匆忙地趕到馬校長那兒拿信去。

馬校長早已起床了，他見了興國，就將晚上所寫妥的信交給他。這時，陳媽知道自己兒子已經來到，便由廚房裏走了出來，站在旁邊聽馬校長說話。

馬校長很懇切地對興國說：「等一刻你就要踏上新生活的路途了，你要離開了母親，乾爹，和許多朋友，到另一個陌生地方去奮鬥，前途是光明或黑暗的，現在都未

可料，不過事在人爲，將來所收的結果如何？總是要看你自己爭氣不？

上海地方，是一個罪惡的淵藪，那裏的社會，佈滿了恐怖的黑幕，隨處都掘着吞人的陷阱，到那兒的人，若稍一疏忽，便要沉淪自滅了。尤其是一般青年易爲失足，因爲那裏有許多的特殊環境，是富於誘惑性的，每年不知有多少的可憐蟲是因一時意志薄弱而犧牲的。現在，你就要到那一塊地方去，做人生與死的關頭，已臨到你的面前，一切都需要你的理智去解決。你有可憐的母親，和正遭遇着不幸的乾爹，你能否報答他們撫育你的苦心，當視你的良心如何了。」

興國站在旁邊，聽了校長這一番教導的言語，心中實在有說不出的感激，他真不知如何回答好，兩眼祇呆望着地板。

「興國；校長的話你可聽到麼？真的，上海地方，實在是一個可怕的地獄，你到了那兒認真要小心才好。絕不要忘記了娘，忘記了乾爹；你娘祇有你一個親人了，假使你做人不爭氣的話，叫娘下半世去靠誰呢？而且，還有你的乾爹，他花了不少錢供

給你讀書，你才得有今日，現在他是失敗了，窮得朝不保夕。你若是一個知恩報恩的好男子漢，你當會想到怎樣做人的。」陳媽繼了馬校長之後，說了這番話。

「我知道一切，我必盡力奮鬥加緊自愛，以求不負你們。」興國實在想不出有再好的說話來回答。

「你到上海後，拿了我的信去找到汪聰先生，他就會告訴你的一切了。」校長說。

興國拿起信封一看，見寫着：

「上海南京路石路口

偉大鋼器廠經理室

汪聰先生親啓

松江小學馬裕初緘

他便問道：「由車站可坐人力車直到那兒麼？」

「是的，那裏就是偉大鋼器廠的門市部，你可以把行李直車到那兒去。」校長回

答說。

「那麼我走了，我還要回去檢好一些書籍文具，準備到上海去自修。校長先生，我感激你，我還希望你常常寫信教導我。」興國說到這裏，又轉向他的母親說：「媽媽；你要小心保重才是。假如你有空，常常要代我去望望乾爹的。我到了上海，永遠記着你的話，絕不會令你失望的，請你勿過於掛慮。」

「你去吧！十一點鐘，也許我趕到南星橋去送你上車。這回你離去我身邊，是爲着生活，爲着出路；我很開心，我絕不掛慮。」陳媽說。

興國向馬校長和母親鞠躬了，就急忙地向南星橋回去，他抱着一個偉大的熱望，沿途露着美滿的微笑，不久，便到了大傑家中了。

他到上海去，祇帶了二隻箱子，其中一箱是衣服被舖，一箱是書籍用具。

事情愈急，鐘點愈過得快，剎那已將屆十一點鐘了，陳媽也由馬校長家趕來，興國便在母親與乾爹護送到了車站上，由陳媽拿錢買妥了車票，三個人就坐在站內候着

車子的來臨。

這一回的離別，因了環境的不同，故而各人所懷的感想都是興奮的。他們全受窮困壓迫得痛苦不堪了，而今一旦有了生產的出路，誰還顧慮到離別時的悲哀呢？記得嘗興國十五歲的那年，由松江轉學至嘉興的時候，他們母子的眼眶裏不是懷滿淚痕麼？那時，到底他們得到了王大傑的援助，環境總比今日好得多。人生生離死別的常情，其緊張與平淡每繫於環境之惡劣與否，所謂「驕兒難捨一刻別，貧兒棄野娘不惜！」就是這樣啊！

許多囑咐的話，照例是由陳媽與大傑說了一回又一回，興國也再三叮嚀着他們要自己珍重。無情的汽笛，已是由遠處傳來，興國便自己挾了箱子向月台走出，幸喜南星橋是一個小站，——祇有慢車才停留下來的——，故而上落的人們是不多。

風馳電閃的巨輪，已把游龍般的車輛負進車站裏，興國匆匆提了箱子爬上三等車廂，人擠得竟無插足之地。他遙遙由車窗向外望去，祇見母親和乾爹都依了站台進出的鐵門在四處呆望；因了不能擠近車窗旁邊的緣故，祇得讓這最後接目禮輕易放過而已。

八 新生活的開始

興國擠在人羣之中，呆望着車站慢慢向後移動，他的母親和乾爹找不着他底失望情形，全給他由人縫中看到了。這時，他的心中才感着辛酸，他恨不得衝到窗框旁，去再叫一聲乾爹和媽媽。

「嗚——嗚，嗚——」，「車子衝進了大片曠野的懷抱中。一方方的灰藍田野，在墨煙裏盤旋過去。興國疊下兩只箱子，坐在上面。也沒有心思欣賞那初冬的景色了，他兩手支頤着下頷，把理想中的黃金前程在默想着。」

車行未久，經過了辛莊後龍華又到了，車廂裏的旅客混亂了一陣，那種嘈雜的聲音，把興國的思想打斷。他在滬杭路上旅行還是第二遭，——第一遭是到嘉興去，所以對於沿途的情形完全不熟。如今他見着車子突然緩慢起來，人聲又是這麼的嘈雜，他以為上海已到，故急忙站起來，想向窗外去張望，不意這時，他絆了上面一只箱子，損痛了一個大漢的脚。

「小雜種，忙甚鳥事？」他正要道歉的時候，那大漢已經喝罵着他了。

「對不住，先生！我不是故意的。」興國很恭敬地向他說。

「哼！」那大漢的形色實在可怕。

「好了，好了，就饒過他吧！」旁邊另一個瘦削的男子勸解着，那人也似乎不直大漢的所爲。

「我實在是不經意的，請原諒吧！」興國再道歉，並且又看看那勸解的男子底面上。

「是呀！出門亂紛紛，他認了不是便算了。」那勸解的人又說。

這時火車已靠站停了，興國再向車窗外望，顯明地見着龍華站三字，他才知道上海還沒有到。

「龍華到了，你要下去麼？」那勸解的人問興國說。

「不，我是要到上海去的。」興國答。

「你到過上海沒有？」那人問。

「還是初次呢！」興國答。

「幹甚麼事去的？」上海有親人麼？」那人問。

「沒有親人，我到工廠裏做事。」興國答。

「你貴姓？」那人問。

「我姓陳名興國。」興國覺到那個人很和藹，同時又極願和他談談，以減少旅途上的寂寞，故誠懇地把真姓名說出。

「啊！陳兄；我姓吳名生福，是在上海吃公事飯的。」那人自己介紹了。

陳興國於是和吳生福二人愈談愈投機，在旅途中有了同伴，便不會再寂寞苦悶。不久後，火車已駛過新龍華梵皇渡等站，上海北站最後也到了。

吳生福又問了興國在上海的地址，兩人分手作別。興國提了箱子，跟着人羣湧出車站，見了標準鐘的時針指着下午一點鐘，他知道這正是辦公時間，故立即召了一部人力車，說明地點，講好了價錢，向南京路拉去。

住慣鄉鎮的人們，初到了大都市的時候，見了種種的高樓大廈，輪飛電閃真是有點嚇呆的。興國雖是個受過相當教育和有了相當見識的少年，但是許多見聞祇是由書本上看到，實在的情形，今天還是第一次的接觸；他坐在人力車上盡量鑒賞那人山入海的街景，昂頭細數巨大建築物的樓層，突然嗚嗚一聲，一輛汽車緊緊地由他的車旁猛擦過，幾乎把他嚇得翻下來。他正在四週迴望間，人力車就停住了。他問明了車夫，這裏已經是石路，就付了車資，重又提起箱子沿人行道找去。好久，他總找不到偉

大鋼器廠的蹤跡，於是他便向一所店家內詢問；原來他所找的是東頭，偉大却在石路口_口的西面。他又照方才的來路折回去，不遠，很大的一所店面顯着偉大鋼器廠門市部的招牌了。

興國在門首踱了幾回，心裏想着，我該怎樣進去好呢？汪聰經理不知在這裏麼？身邊的箱子怎樣辦呢？他毫無意旨的踱了兩三回，由櫥窗的玻璃上望進去，祇見許多美麗的傢私陳列着。店堂中並有好幾個穿紅着綠的女人在看貨物。他再遲疑了一回，不入去也不是道理，就大着胆子推開門直向店內走去。

「你找誰」一個店員問着他。

「我要看汪聰經理，請你代爲通報一聲。」興國答。

「汪經理不在，你明天上午再來吧，」店員說。

「我是由松江來的，在上海沒有寄宿的地方呢！」興國聽了那店員的話，心中宛如吞了一盆冰入去，他想到了晚上住的問題，故而這樣說。

「你找他做什麼呢？」那店員問。

「是汪經理寫信召我來的。」興國答。

那店員聽說是汪經理召來的人，即時換過一副親熱的面孔來招待興國，並說：

「汪經理下午不必來的，你如有話，我可代你報知副經理。」

「這裏有一封信，那麼，敢煩請代轉達上去吧！」興國說時，並在裏衣袋抽出馬校長所寫的一封信。

那店員接了信，就叫興國坐在一旁，直向樓上走去。不一刻，帶了一個穿西服的中年男子下來。

「這就是副經理。」店員介紹那男子給興國。

「副經理先生！」興國朝他鞠了一個躬。

那副經理上下瞧望了興國一番，就對興國說：

「汪先生不在，不過你既是由松江來的，我便和你打一個電話到廠裏去問他吧

他說完就走到電話旁邊，撥了號數，又談了一回才返至興國旁邊說：

「汪先生也不在廠裏，但是你今天就到宿舍裏權宿一宵，明早再說吧。」

副經理又吩咐了那店員照料興國的夜膳，並把他的箱物先行送到宿舍裏去。一切的事情，都暫時停當了，興國便留在店面內，消磨了半日時間。到了晚上，他又隨了店員到宿舍裏歇息。這一夜是沒話了。次日天明，他一早又到了店中，候到九點半鐘，汪經理才來到。

興國見了汪經理，受過相當的口試與筆試後，被認為十分合格。當即指定他立即在店面為售貨員。

這天，是興國新生活開始的第一天，他極莊嚴地在門市部裏辦着事；有主顧來的時候，他就竭力地招待，空閒裏又練習傢私的陳列方法。同時又認識了店中幾位同事：那終日帶着笑容頭髮很光亮，面皮很白皙，年紀約在二十歲的，姓潘名一梅，是上

海人。那身體高大，面皮黃白，口嵌金牙，年紀約二十五歲的，姓盧名振，浙江蘭谿人。大的練習生叫熊天球，十六歲，崇明人。小的練習生潘小梅，十四歲，就是潘一梅的幼弟。這幾個人祇一天工夫就和興國連絡得很好了。

第二天，興國寫了四封信寄到松江及嘉興：一封是給馬校長報告工作經過的；一封是給乾爹和母親的；一封是給義兄毛偉立的；一封是給胡懷德的。這幾封信發出後，興國就宛像心中放下一塊大石。自是以後，他每天都依舊地過着那有規律的生活——上午八時開工，吃飯，招呼主顧，陳列，下午七時放工，回宿舍，睡覺。

很容易的過去一個月了，興國拿到了二十塊錢的薪水，自己祇留下二元做另用，其餘的全寄到松江去交給母親和乾爹做生活費。

光陰催人易老，新年和廢歷元旦跟着過去了。在幾天春假之間，興國會回到松江去一趟。他借着這個機會盡情地和偉立懷德相敘，——因為懷德的學校，也正放着春假。他們三人談起了早四年同堂讀書時的一切韻事，各人禁不住神往。懷德現在仍在

嘉興中學高中班肄業，偉立也依然在洋貨店中當着學徒；興國已轉到上海去，所謂生活的鞭策，使人不得不分離。他們歡聚幾天後，遂又各分東西，各爲前程而奮鬥了。

興國回至上海，照例地過着他售貨員的清閒生活，因了他的勤奮與聰敏，得到汪經理無限的稱賞。就是門市部中所有的職員，都沒有一個人和他發生意見的；他的自謙；他的坦白，使同事們對他的愛戴日日增高。半年過去，他就享到加薪的優待，月薪已增多了二元；於是他按月有着二十元的數目寄回松江去。

當興國去年懇求馬校長援助的時候，馬校長會說明雇用陳媽的時間，是至興國索力維持而止。如今興國想起自己每月已有廿二元的薪金，足能養活母親與乾爹二人，故寫了一封信給馬校長，大意說：得了他的恩惠，現在已足維持了，母親在校長家中，如有不需要，隨時可以解雇的。可是馬校長這時，因了家事的繁冗，兒女又漸漸長大，家中確需要一個人來照料雜務的，而陳媽這人，又忠實可靠，他和夫人商酌之下，決定了繼續留用陳媽。

至於大傑呢？他仍然住在南星橋，每月連房租伙食約八元左右，全是由興國來負擔。至此，興國對家庭的責任，可謂全已有了着落了。

炎熱逼人的夏季又來臨了。鋼器傢私的生意，每年均是靠這一個時期，故偉大的門市部中，每天上門來的主顧真是應接不暇。有一天，正是黃昏時候，門市部前突然停住了一輛乳白色的小型汽車，一個妙齡少女由車廂中走下，直入了門市部，興國知道是主顧又來了，忙上前招待，祇見那女郎穿了一件極薄的蟬翼紗，長着極美麗的臉龐，黛眉丹口，水汪汪的眼珠，兩片蘋果豔頰，真是媚絕塵寰；她那柳腰婀娜的身段，有如葫蘆果一般的曲線。興國是一個到了都市未久的學生，對於女人的一切，素少涉及妄想，然而他在偉大受職以來，每天不知有多少婦女上門，總沒有如今天這一個的動人憐愛，因此，他禁不住幾回的對她流盼欣賞，他竟不知用什麼言語來招待才好？

「我想買一套臥室鋼器。」還是由那女郎先說話，嚶嚶鶯聲由她的櫻口裏飛出，



興國把
樣本拿
來，遞
給那女
郎，祇
見那女
郎略翻
動一回
，便道
：「我
看不懂
，請你
翻出一
副房間
傢私給
我看吧
！」

有如音樂一般美妙。

「這一套是最適宜於臥室用的。」興國指着一套最時式的櫥椅對她說。

「還有別的式樣麼？」她問。

「有的，讓我拿樣本給你看吧！」興國說着，就回身取樣本去。

這時，潘一梅和盧振二位店員都早已站在興國身後了，他們看見興國回身取樣本去，一梅便裝了一個鬼臉對着興國笑。興國把面孔紅起來，他自己也不知怎樣會發生畏羞的心理，登時連耳根也一陣子熱下去。他瑟縮地取了樣本回來，心中似乎再不好意思和那女郎談話，便把樣本遞與一梅，可是一梅真會惡作劇，他非但不接受，而且背了雙手把身體轉向別處。這一個舉動，更使興國臉上的紅雲有如朝霞般的起伏。後來還是那女郎落落大方的走近興國身邊接過了。

「這便是樣本嗎？」那女郎沒有一些事地微笑問着。

「是！」興國僅有回答一個字的勇氣。

那女郎把樣本翻來覆去看了_一回，隱隱地蹙了眉對興國說：

「我看不懂，請你對我說明吧！」

興國本想把這件買賣，推到老潘或老盧的身上，但是那女郎逼要找到他。便不得已接回樣本，選了最摩登的默默地指給_她看。

「這是適合於臥室用的嗎？」她問。

「是。」興國一回答，臉又紅起來了。

「我就買了它吧！要多少錢呢？」她問。

興國看了樣本上的價目對她說：「二百八十元，一共七件。」

「唔！不貴，我就買了它吧！」女郎很滿意的回答，並微笑地看看興國的臉。

偉大鋼廠門市部，爲優待顧客起見，會幾次登報聲明，凡夏季光顧的，概作八折計算。如今興國因心理上帶了幾分瑟縮，一時忘記把折扣說出來，及聽了女郎要買了，才恍然覺到，他認爲倘不明白補說，將有欺騙顧客之嫌，故即時又對那女郎說：

「不要二百八十元，本廠爲優待夏季顧客起見，還有一個八折呢！」

「哦！很相宜的，現在我就把錢付給你，請明早送至我家吧。」女郎說時，隨向旁邊一張椅子坐下，並在手提篋中拿出一疊鈔票來；頓時，她又重問興國說：「八折？八折應要多少錢呢？」

興國約略默算一回說：「二百二十四元。」

女郎就點了二百二十四元交給興國，並寫下地址，取了收據，就出門去了。

她走了以後，潘一梅和盧振都在笑着。興國真莫明其所以然，便懇切地去問他們道：

「你們在笑什麼？她來買東西，我應該盡責招待啊！」

「笑你這傻子。」盧振說。

「有什麼好笑呢？」興國再問。

「老陳，剛才的女郎是誰，你知麼？」梅笑着，搖了頭問着興國。

「管她是誰？她來了，就必須招待她。」興國答。

「老陳，所以我說你還沒有脫去鄉下野孩子的脾氣。哼！她是誰？你不知道麼？告訴你吧，她就是申春書場的頂頂大名紅星徐紅玉呢！」潘一梅說。

「對他說有什麼用？根本他還沒有上過書場。」盧振說。

「祇要她肯買我們的貨物，又希罕她是誰？」興國才明白了他們是在笑自己不識徐紅玉，故坦然回答說。

第二天，偉大鋼廠一早便着人送了那套鋼條傢私到徐紅玉家裏。約正午的時候，徐紅玉便來了一個電話，據說：那傢私陳列起來不甚妥善，請偉大鋼廠派一個人去幫忙擺佈。汪經理當則指派陳興國前去。陳興國因了昨天受同事笑得難為情了，故向經理推說不明路段。但汪經理問明了這套傢私是陳興國經手的，就非要他去不可。興國又不好違背上司命令，祇得答應下來。

他拿了地址，看見寫着靜安寺路靜安別墅一〇〇四號，便在日昇樓乘了一路電車

直達王家沙，再行不遠，找到了靜安別墅，依着門牌拍門進去，由一個茶役問明來意，帶了他一直向樓上去，走進一個房間，見到了那所謂紅星的徐紅玉。

「啊！是你來了麼？很好。」女郎先開口說。

「傢私在那兒呢？」興國問。

「在前房，敢勞請你指點茶房代我把它擺佈好吧！」女郎很有禮貌，並引興國踱到前房去。

今天那女郎穿着一套印度白綢的睡衣，腳上着了一雙高跟拖鞋，頭髮是鬆蓬的。

興國又看看那房內的光景，果然見着把鋼傢私佈置得亂七八糟。他約略看了一回，心中想着：自己並不是一位陳列專家啊，怎好和人家設計呢？但廠方既然派了來，也不能推拒了，祇好隨意地擺設一下吧。於是他就將陳列的計劃告訴了那女郎。再由女郎召了茶役上來，依着擺好了。

「好得多了，請坐一回吧！」女郎對興國說。她又叫茶房去倒茶進來。

興國要走，女郎堅留他喝一杯茶，並親自在酒櫥內取了一盆西餅遞與興國。興國乘這時，欣賞房壁上的畫幅，中間有一張畫鏡題着：

紅玉女士惠存

珠 走 玉 盤

落拓生敬贈

他才明白了這女郎的名字，真是叫徐紅玉。糊亂地喝了幾口茶，就起身告辭了。

女郎直送他到了樓下，把一張五元鈔票塞在他的手上說：

「這點小意思，送給你做車錢吧！」

興國見了忙道：「不，不，廠裏早有車錢支出。」

「拿去吧！你真有點像小孩。」女郎強把鈔票塞在他的手心上，並露出了更嫵媚的微笑。

「我絕不能拿這錢，對不起。」興國推讓說。

「這是我給你的，拿了吧！你這孩子真好。」女郎把興國半推半送地送出大門，就回身入去了。

興國拿了五塊錢，心中又好笑又好氣，他想到女郎叫他做「小孩」，實在有點笑話，女郎的年紀明明和自己差不多，難道她是自認老成麼？

歸途中，他又想到了上海女人和鄉下女人的差別，一個徐紅玉的影子在腦海中攪個不停。及到了門市部裏，他把五塊錢交給副經理，並說明原委。

副經理說這五塊錢不關廠方的事，是興國自己應得的外塊。

九 女人的領略

說。

「徐紅玉看中老陳，給了他五塊錢啊！我們叫他請客去聽說書。」盧振對潘一梅

他兩人便叫了興國到旁邊，盧振對他耳語說：「好極，徐紅玉看中你了。」

「請不要開我的玩笑吧！」興國說。

「她不看中你，給你五塊錢做什麼？」潘一梅說。

「笑話，一個紅星會看得起我？」興國說。

「她喜歡你小白臉呀！」盧振說時，並用指頭捏了興國的臉頰一記。

「好了，我不會開玩笑的。」興國說。

「現在別的不提，我先問你，那五塊錢香噴噴的鈔票，我問你怎樣用法？」潘一梅說。

「請你們吃點心，好麼？」興國說。

「誰希罕吃？」潘一梅說。

「香噴噴的錢，應當用在香噴噴的地方呢！」盧振裝了一個鬼臉說。

「我不明白你們的意思？」興國問。

盧振笑了，他更神祕地向興國低聲說：「錢是誰給你的，就用回誰的身上。」

「我不明白，怎樣用法呢？」興國再問。

「不必多問了，假如你不吝惜，今晚我來做總指揮吧！」盧振說。

「恐怕老陳不肯，那是五塊大洋呢！」潘一梅說。

「這又不是血汗換來的錢，誰愛惜它？不過用起來，要用得其所，否則，還是吃了它比較爽快。」興國說。

「一定得其所，而且包你滿意。」盧振說。

「墮落的地方，我不去的。」興國道。

「梅聽了這話，似有點動氣地說：『哼，老陳！你太看我們不起了。你認清點，我們可是墮落的傢伙？』」

「不，不，我不過說說而已！」興國怕他們動氣了。

「好吧！不必多說了。老陳既然答應請客，今晚就去領他的感情吧！」盧振微笑地說，他的表情似乎帶點狡詐而強代興國決定的。

興國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沒有其他法子推托了。他祇得附和了他們，犧牲了這意外收穫的五塊錢，算是沒有今早的一回事而已。

路燈亮了，既而百萬燈火齊明；辦公時間過後，他們三人就草草進了夜膳，陳興

國把五塊錢交給盧振，讓他好做一個指揮。他們沿了跑馬廳路走到法租界，轉入薩坡察路，申春書場四個大金字便印入了他們的眼簾內。潘一梅這時指着最高的一塊彩牌對興國說：

「看見麼？那牌上的字是誰的名？」

興國抬頭一望，原來就是徐紅玉三字。到這時，他才知道他們今晚是要來聽說書。

盧振買了三張前廳票子，由茶房帶引着，走入書場中佔了第二排的位子；三個人一列地坐着，因了時候還早，書場中尚不多人，潘一梅便忘形地在大談女人經，盧振也瞎扯的附和了一陣，歸根結果便談到徐紅玉身上，又造了許多話來取笑興國。

初時，興國萬料不到是來聽徐紅玉說書的，如今既來了，復受他們的揶揄，心中實有說不出的懊惱。他又想到自己坐得這樣近，等一刻紅玉出來時，發覺自己在這兒萬一誤會是來追求他的，豈不愧煞。他愈是想愈是怕，幾次的要獨自回宿舍去；潘

廬二人，那裏肯依，他們以爲紅玉真是看上興國，故此一心騙了興國來聽說書，想利用這種機會來接近其他的女伶。

其實興國給紅玉的印象，可以說完全沒有。紅玉雖然是一個紅伶，倒不比其他女優一般的，裝成令人難堪的架子。她的年齡祇有二十歲，天真活潑的孩子稚氣，還未完全脫離。那天，她因爲覺到房裏的紅木傢私已過於陳舊，那自作多情的顧大爺又給了她四百塊錢，慫恿她另換一套摩登家具，所以她就到了偉大去選購鋼櫥鋼椅等物。她對於興國，本來真是眼裏藏不進灰塵，後來因了潘盧的笑，興國露了畏羞的妮妮狀態，紅玉才發生一個好笑印象，及到了興國，將價格補扣八折時，心中未免不稱讚他的忠誠可嘉。凡是一個人，他看得起了另一個人的時候，至少在談話間總表出較爲熱誠的態度。潘盧二人不明此理，見了徐紅玉居然對興國毫無傲慢習氣，一談一問均如舊交，就以爲紅玉存了什麼惡心，看上小白臉。事情更巧的，便是紅玉需要陳列傢私的指導人，廠方適又指派了興國前去。紅玉見是來了一個老誠人，當然在招呼間也和

陌生人不同啦。及後紅玉送了興國五塊錢，全是上海一般奢華人家的習俗，更沒有存特殊作用。潘盧二人，又堅握此點，認定了是紅玉給興國第一次的鈞兒。

這天晚上，兩個人得意地強挾了興國到申春書場，昂昂地坐在第二排的椅子上，等候他們的理想環境底開展。鐘點到了，將開書了，今晚上場的，一共五位先生。徐紅玉掛紅牌子，當然是出場最後一個人；第一位是筱黛玉，第二位是金桂芳，第三位是荷明，第四位是孫蓮香。

興國坐在那裏，呆望着臺上，心中如驚如怨，真有說不出的滋味，他到書場來還是第一遭，又聽人家說，唱書的姐兒都是些上等娼妓，如今自己糊塗地來到欣賞娼妓的地方，真是慚愧墮落了；但是徐紅玉這個人，長得冰肌玉骨，亭亭如出水芙蓉，完全沒有一些妓女相貌，所謂說書是青樓中人的勾當，未必真吧。興國腦中存有這個問題，竟想得神出鬼殼，默默不語。

一陣絲竹，珠簾開處，走出一位女郎，手抱銅琶，風韻有如月下的玫瑰，潘盧二

人，興深彩緻，狂拍了一陣掌，那女郎便撥動纖指，微張櫻口又說又唱；興國也無心流連了，癡想仍支配了他的心。他惶惶悚悚地挨過了四個人，見了孫蓮香的湘繡檯圍撤進去，換了一塊滿綉金銀龍鳳的出來，在那龍圍中間，有閃光的明珠嵌着徐紅玉三字。他知道徐紅玉立即要出來，心中不知怎會一急一羞，忙站起身來又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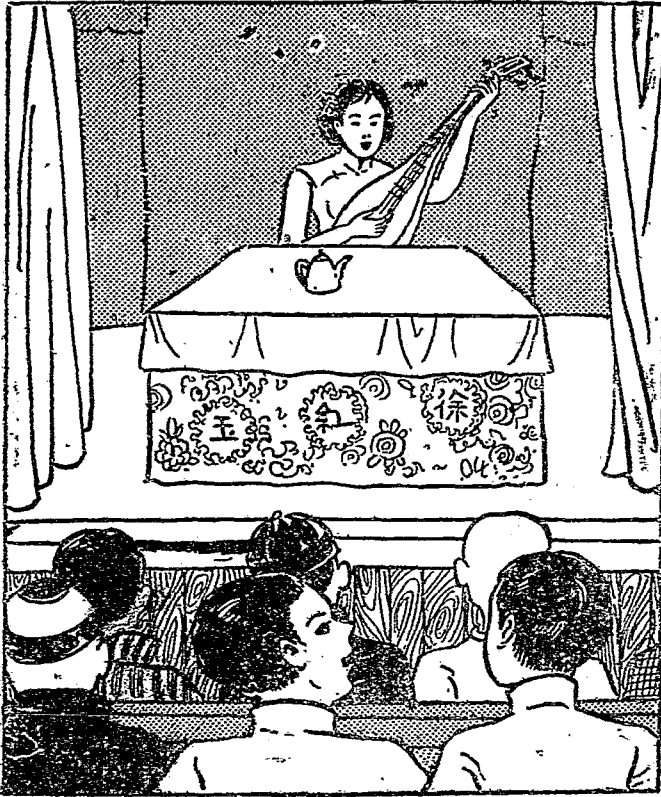
「我聽不慣，沒有意思的，還是讓我先走吧？」興國說。

「這是最後的一場了，裝什麼幌子，看看她也可以……哈哈，我不說了。」盧振一手攔着他。

「老盧，不要開玩笑！」潘一梅十分莊重地警告盧振，並再向興國說：「老陳，一同來了就一同走吧！你坐，不要聽他瞎說。」

興國見兩面都被攔阻着，沒有法子，祇得再坐下了。

當興國要走的時候，徐紅玉正向珠簾外張望，她見了他這種受困的情形，知道是被友輩在戲弄了。既而絲竹又起，紅玉抱着琵琶出來，在喝彩聲中端的坐在桌邊。興



恰巧這時，徐紅玉向他望了一眼，兩個人
的，目光接近一線，與國又感
難爲情，便俯下頭去

國這時，不知看他好呢還是不看好，他想到避也不脫，自己心虛也沒有用，不如把心腸一硬，就大大方方地坐着吧。他裝作平凡地向臺上瞻望，見了紅玉穿着一件湖綠色旗袍，衣邊與袖領都襯了銀光奪目的蝴蝶花，髮上簪了二朵紅玫瑰，比昨天見着更是嬌麗動人。恰巧這時，紅玉向他望了一眼，兩個人的目光接成一線，興國又感難為情，便俯下頭去。紅玉見着這種默相，不免笑出口來。這一笑非同小可，頓時惹起全場一陣怪彩；尤其是潘一梅和盧振兩人興高彩烈，他認為這是他們的榮幸，因為徐紅玉究竟對他的朋友作媚笑了。

剎那，紅玉羊脂手動，珠玉鏗鏘播滿全場，祇見她丹唇一啓，透出鶯燕嬌聲；全場嘈雜，又頓時靜若坐禪。

今晚紅玉所說的是「八國聯軍入北京」，他用生花妙舌，把那洋人屠殺中國民衆，說得繪影繪聲，每說到一個緊張地段，彩聲就會像雷一般響。其中有這一段，尤令聽衆切齒怒憤。祇聽紅玉說：

「那島中軍人，本是和我們同文同種，可是他們野心成性，羨煞了我們皇帝所開闢的錦綉山河。他們昧絕了天良，乘着拳匪之亂，借題發揮，聯合七國大軍，直入京師，把我們的同胞，姦淫擄殺，何止千萬。」

(唱)侏儒軍隊不是人，忘却同文又同宗；

一片野心謀錦繡，結下七國來逞兇。

炮打天津成灰燼，火天血地萬里紅；

哀我無辜有何罪，生靈塗炭劫前空。

天津陷落猶不算，進迫京師害無窮；

侏儒自作識途馬，率領虎狼作先鋒。

三軍毫無軍紀律，宛如毒獸脫樊籠；

征衣染紅是我同胞血，金銀玉帛盡落彼袋中

那些三尺賊奴，兇狠得比強盜還利害，他的主帥眼中，早已看中了京師的財寶玉

帛，故而獻媚願作先鋒，由天津衝到京師來，於是所有值錢的珠寶貨物，都作了他們的懷中寶。其中最慘痛的，還是他們殘殺的毒計，把我們皇帝子孫簡直不看作人，不論婦孺老弱，祇要碰着他們便遭殃了。

(唱)賊奴洗劫還不足，姦淫婦女殺兒童。

西城有個貞節婦，裸體被凌在街中。

南池子中兄弟倆，因缺金錢被火烘。

國子監中看守役，拒絕開門灌熱銅。

悲慘尤稱三歲子，活埋土穴把命送。

馬姓婦人御金鐲，倭刀砍手一命終。

阮家父女七八口，未肯屈膝侍醜奴。

門前大樹騰空掛，可憐活吊祭東風。

同胞呀，今天你們是在聽說書，大家都以為書中多假事。但是今天所說的，却是

千真萬確的事情。那時北京城裏，我們的同胞家破人亡，流離失所，飽嘗賊奴的欺凌，受了空前絕後的慘劫，都是由那沒有紀律的賊徒所造成。如今事雖隔了多年，血的印象已在人們的腦海裏漸漸減去。大家早已把國仇家仇忘個乾淨，又在過醉生夢死的生活了。

.....

紅玉說了這一段書，給興國聽了便想着，人們都說說書姑娘是下流貨，今天可以證明不全是真的了，豈不聽見麼？她所說的，都是喚醒醉生夢死者的鐘聲啊！倘若她沒有國家觀念，沒有社會教育的知識，怎會說出這種強而有力的話來呢？

興國對於徐紅玉，本來祇有一種驚而且愛的心理，到如今無形中又增了幾分尊敬心。

徐紅玉約說了半點鐘光景，「八國聯軍入北京」就在她密如連珠的琵琶聲中結束了。她歌聲的美妙，琵琶的嫺熟，直握了全體聽衆的靈魂，及到了她結束的最後一韻

時，聽衆深深吐過一口氣，把那葬入歌聲裏的精神與靈魂，才得召了回來。

一陣熱烈的掌聲，徐紅玉退進了臺後，書場是散了。

興國和潘盧二人，擠在人羣中走出申春書場，大家對紅玉說書的技術，無不稱賞至五體投地。

「我早已對她傾倒了，她有這般的技術，誰人不愛慕？」潘一梅說。

「可憐老陳還是第一遭。」盧振說。

興國不聲不響地在冥想：假如他今天不來，始終不會信一個女人能有這麼大的力量，操縱了無數人羣，用藝術與聲喉來使人家屈倒。

「梅見了興國不響，便取笑道：『聽了一回，便着了魔？』」

「不不。」興國隨意地回答。

「他聽這一回就比我們聽千百回好啦，徐紅玉不是瞧他一笑嗎？」盧振說。

「老陳，恭祝你，徐紅玉確實是看中了你了。」潘一梅帶笑地說。

「不要再開我的玩笑了。」興國像懇求地向一梅說。

「問心吧！誰和你開玩笑？她不看中你偏會給你五塊錢，偏會瞧你笑嗎？」一梅說。

「好了，不管看中與不看中，現在我來問你，徐紅玉說書到底好不好？」盧振問

興國說：

「是好的。」興國答。

「那麼，五塊錢今天用了一塊半，其他三塊半要來幹什麼呢？」盧振又問。

「隨你們尊意。」興國答。

「明天晚上繼續去聽說書，你以為怎樣？」盧振問。

潘一梅在興國還沒有回答，便搶着說：「我拿出一塊錢來吃點心。」

「那最好沒有了。後天晚上如果再去的話，我也拿出一塊錢。」盧振附和着一梅說。

興國聽了他們的話，真不知怎樣回答好，要是不肯答應吧，他們一定以為自己鄙吝；答應了吧，每晚上書場去似乎問心有愧。不過這五塊錢本是異外收入，化了他還不肉麻，而且聽說書，照今晚的經驗看來，也不是件壞事，不如就隨他們去吧。興國想到這裏，便對他們說：

「最好是用在別處，假如兩位不依，我也無不贊成的。」

「對啦，這幾句話才漂亮，才配在上海吃飯。否則，那也不好，這也不好，實在交際手段有點欠高明。」潘一梅裝作很親熱的對興國說。

他們三人說說笑笑，便回到宿舍裏。

這一晚，興國躺在床上，不知怎樣腦子裏總存着徐紅玉的影子。尤其是徐紅玉在歌台上對他的一笑，使他心神作了無數遍的搖蕩。一回穿了極薄的蠶翼紗……黛眉丹口，水汪汪的眼珠，兩片蘋果豔頰的；一回又穿着一套印度白綢的睡衣，脚上着了一雙高跟拖鞋，頭髮是蓬鬆的；一回又穿着一件湖綠色的旗袍，衣邊與袖領都襯了銀光

奪目的蝴蝶花，髮上簪了二朵紅玫瑰的；三個不同時間所見着的紅玉，一個一個地在他的腦海裏掉來掉去。

好容易才過了這一夜，次日一天時間挨過，華燈又是上了街頭，夜的幔幕又垂罩了大地。

興國和着潘一梅盧振三人，又興奮地作了申春書場的座上客。這回，興國沒有昨夜那麼的扭妮，不過到了紅玉出場開書的時候，他仍然露着些瑟縮模樣。

紅玉今晚所說的，是「亡命鴛鴦」，這是書場中最新最精采的一齣；內容述及一對韓國青年，在祖國滅亡之下，受盡了鐵蹄的蹂躪，故而二人早置生死於度外，潛伏各地煽動民衆組織復國軍，結果，終爲敵人所獲，而被判死刑，當他們生命在千鈞一髮之際，女子施用媚蕩的手段，迷惑了敵人的守兵而殺了他，兩人遂得逃出虎口。

這一個動人的故事，帶了充足的愛國成份，最適合於興國的所好。故興國潛心靜性，憑椅欄而津津細聽。紅玉在臺上又看見了這個稚氣而老實的青年，見他瞳人不轉

，目瞪口呆，下巴吊落，涎涎欲滴，不覺又對他嫣然一笑。自然，這一笑又把興國嚇醒，並哄動了滿堂彩。有許多人見着紅玉疊次向興國媚笑，都在羨慕不置，他們又那裏明白紅玉所笑的理由呢？

、說書解場後，書迷都各自回家，潘一梅踐了昨夜之約，拿出一塊錢來，到八仙橋菜館中消耗了。

次日，他們三人依然出現於申春書場中，可是這一夜十分不幸，聽客也減少了，原來徐紅玉身體不適，未能到場，因而許多聽客見了門口的佈告就轉身回去。興國和潘盧二人，來時談得興高彩烈，故而一時疏忽未見。

他們三人的目標，可說全在紅玉身上，況且其他幾位先生大都不見精彩，毫不引起興趣。其中興國更覺惘然，他不知怎樣，自從遇了紅玉之後，心中就若有所思，并且連連聽了二晚書，領受了紅玉二次媚笑，精神更爲恍惚。如今紅玉突然不來，要先走又不成樣子，繼續坐下又索然無味，不知不覺間，打起瞌睡。

「奇怪，今晚你的精神很疲倦。」盧振挖苦地向興國說。

「大概連夜睡得太遲了。」興國沒精打彩地說。

「唔！徐紅玉沒有來，我也有點想瞌睡呢？」潘一梅笑着自顧自說。

興國知他們又來挖苦，爭辯也不濟於事，祇得含糊報以一笑。

三個鐘點挨過了，夜燈下他們又踏着影子走進宵夜館中，領了盧振請客的感情。

興國的心緒，似乎總有所失，他雖鎮定地支持了外表，然而總不能蓋過他不歡的面容。

一〇 第一次的收獲

一連三晚在書場裏出入，就把興國在徐紅玉那裏得來的五塊錢用光了。

第四晚，盧振又提議要去，潘一梅也熱烈地附和，祇有興國不大贊成這種主張。

興國以為聽書雖然是消遣方法之一，但每晚不斷地把精神與金錢消耗，豈不是職業線上的青年所應為。可是興國的不去，怎強得過潘盧二人的誘勸呢？

潘一梅用很刻薄的口氣對興國說：「三晚工夫，用去五塊錢就肉麻心痛嗎？當真是的，我就賠給你。」

興國聽了，急回答說：「那裏話？要是心痛，難道我不會早點把它儲起來麼？」

「既不肉麻心痛，爲何今晚又生了一臉懊惱氣呢？」一梅說。

「你誤會了，我並非懊惱，不過我以爲那種地方不應天天去玩的。」

「恐怕傷財麼？我來請客吧！」盧振插嘴道。

「便是你請客也不妥啊！每人一天五毛錢，我們又不是富家少爺。」興國爽直地回答。

「天天去當然不對，不過這一個星期裏倒不可間斷，至少我們先堅固了一些基礎，勿令前功盡廢。」盧振說。

「廢些什麼功？我真不明白。」興國說。

「徐紅玉不是對你有些情感麼？我們就要乘機趕快工作，早些和她結成朋友。」盧振說。

興國聽了「徐紅玉」，和「情感」一語，心中一動，似乎盧振說得並不太過。他

沉吟了一回，便說：

「晚晚去看她，也沒有好處呀；她在台上，我們在台下，大家一句話都談不着，還差什麼交朋友？」

「唉！老陳，枉你天生一副聰明相，你祇見了她兩晚，她就和你兩笑，將來三晚十晚的下去，笑的姻緣也三次十次的增加，笑至相當時間，談話必不成問題，能談話就不難結成知交了。」盧振說。

「梅這時，十分得意的在叫着：『對啊！對啊！』」

「包圍徐紅玉的人，都是一些有銀兩人物，我們窮小子，怎會受她青睞？」興園想了一回說。

「賣油郎究竟祇是一個賣油郎，居然他能獨占花魁女。如今徐紅玉幾次向你表意思，難道你不會有賣油郎一般的機會嗎？」潘一梅說。

「徐紅玉也脫不了是一個女人，都市女人多愛小白臉，你也是一個小白臉呀！」

盧振說。

興國的內心，本來對徐紅玉有了相當印象，而且他是一個未涉情場的人，不知山高水低。自從紅玉對他兩笑後，昨晚驟然見不着面，心中亦牽連不下。所謂當局者迷，他那會想到癩蝦蟆與天鵝的分別呢！目前經了盧潘的極力慫恿，也就領首依從了。

從今晚起，他們三人言明，每晚票資各個自備，連去足一星期後，則改爲每五天一次。

至於經濟方面，興國心中亦已籌劃到他的薪俸是每月廿二元，前星期母親來信說：家中開支充足有餘，囑他可多留幾元作另用。故興國預計着，以後每月寄十七元回家，留下五元，以五日聽書一次計，每月六次，用去三元尚可餘下二元作另用。

經濟方法一有了着落，心中自是快愉得多。興國就隨了他們到書場去。

蒼天弄人，每多生枝節的，本書上一章已經說過，徐紅玉到偉大銅器裏買傢私的錢，是由顧大爺付給她的。這位顧大爺是善鐘路顧公館裏一位寵子，他年二十六歲，

長得一面麻斑，陰險成性，以調戲婦女爲日常生活，在上海游戲場所之中，有了一個「混世魔王」的綽號。他看中了徐紅玉，就囑了羽黨們大大搬弄手段，先結識了申春書場主人，再介紹認識紅玉；他在紅玉身上足足花了二三萬塊錢，就是紅玉所乘的奶白小型汽車，也是顧大爺獻給她的恩物。那天，紅玉買了鋼傢私回家後，顧大爺來看，尙嫌缺少一個衣櫃和一張大沙發，又知道了紅玉祇用了二百餘元，故催促紅玉趕快添購起來。紅玉本想到偉大去選購，又因連日身體不適，暫時擱下。

這一夜，紅玉受了書場主人的懇求，帶病提早說唱，恰巧她的汽車停在書場門口的時候，正遇着興國三人到來。她一見了興國，就想起了顧大爺的吩咐，於是便要把這事委託興國代辦。

「很巧呀，今晚又來聽書麼？」她遠遠地迎着興國說。

興國祇顧說笑，突如其來的見着紅玉的車子在面前停下，已經是把週身血脈緊張起來，至今紅玉又迎着他說話，他真地呆了。——就是潘盧兩人見着這種情形也呆

了。

紅玉是一個交際場中的人物，早摸到了興國的心理；興國不響，她當然不會見怪，並且再走至興國的旁邊說：

「哦！你貴姓？我真糊塗。」

「我，我……我姓陳。」興國話也說不出了。

「哦！陳先生！明天正午請你帶了樣本到我家裏去，我還要添購幾件器物呢！」紅玉微笑地說了，便回身走入書場正門。

「唔！唔！」紅玉已走遠了，興國才回答。

「老陳，你幾生修到，今晚真不虛此行呢！」盧振說。

「唉！假使她是對我的話，我的靈魂定飄出軀殼了。」潘一梅說。

興國祇是呆想，默默不語，跟了他們至賣票台，買了票入了座位。

今晚徐紅玉帶病說書，暫改做第一個開書人，所說的是一齣老彈詞古今全傳中之

一段。

徐紅玉的出場，照例地掌聲雷動。剎那銅琶撥響，鶯燕繞樑，祇見她精神微萎，眉黛含羞，那種楚楚動人的姿態，較以往尤覺百倍增妍。全場的人都神往了，興國更爲神往了。

當大家聽得心傾神馳的時候，銅琶突如驟雨急臨，由低至高，鏗然一聲，寂如弦斷。聽衆屏息的呼吸，至此始得擴胸一展，於是全場怪彩與掌聲，又作一極度騷亂。

紅玉過後，才輪值筱黛玉，以後金桂芳，荷明等均繼續登場，然而鳳鳴於前，其後作鷄唱者，已使人們大大掃興了。

興國三人，感到乏味，不待終結就散出書場。路途中，潘盧二人少不免連連向興國取笑。

就是興國自己，也暗中不絕生奇，他真想不到徐紅玉存些什麼心理；回到宿舍中，也無心和同事交談了，他上床俯枕假寐，情感與理智又在他的思想中交戰起來：

紅玉真是看中我麼？不不，她有嫦娥神仙貌，愛我則甚，幾次的遭遇，都不過偶然而已；但是，潘盧二人也說得有理，她爲什麼要向我連笑幾次呢？比如今晚的事，她明白白問了我的姓，假使她對我沒有印象，絕不向我請姓名的。我有什麼長處呢？我沒有漂亮的衣服，沒有黃白的金銀，她的心究竟怎樣真難猜。據潘盧二人說：她是喜歡小白臉。我不相信我就是小白臉。上海有許多大學生或小滑頭，穿了畢挺的洋裝，頭髮油得螞蟻爬不上，具有一手裝飾的本領，那種人不比我漂亮嗎？哦！莫非紅玉喜歡我老實，大概是爲了那天說好價錢後，再補給她一個八折吧！女人的心理真難猜，女人的心理真神祕，我還沒有和女人交接過，所以對於女人的一切，總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興國想了又想，腦子也昏沉起來了，他覺得心中悶悶不樂，何不去散心一回呢？於是就翻起身來，在枕下抽出骨梳把頭髮理好，又換過一套新的學生裝，走出宿舍，乘了一路電車，直達王家沙；他下了車向靜安別墅走去，上次來過的一〇四號，至今遍找不得。噫，奇了，莫非走錯了街堂麼？但是靜安別墅四個字明明在

眼前，錯在那裏？他正在詫異間，一陣汽車喇叭向他後背衝來，他急向旁邊躡讓，車子已停在他後面了。

「陳先生！來了多久呀？」有人這樣說。

興國好像是徐紅玉約了他來的，聽了這聲音，知道是紅玉了，便急返身一看，果然是紅玉。

「剛來的，找不着你的府上了。」興國全沒有畏縮樣子。

「那不是麼？進去坐一回吧！」紅玉說。

他就跟了紅玉進去，仍然到了前回他所佈置的小臥室裏；祇覺溫香滿鼻，心裏有說不出的安適。

紅玉今天待他的態度，也較往日爲親切，她親自倒了茶給他喝，又捧了一盆糖菓放在他面前的小几上。

「不要客氣了，我們都是知交呀。」紅玉說。

「徐小姐，你說書說得真好，真令人佩服，非但我百聽不厭，我的兩位同事也一日非聽不可呢！」興國侃侃而說。

紅玉媚笑了一回，移身坐近他身旁，兩手捧着膝蓋，很安閒地說：「陳先生，我們說書的人，有什麼身價啊！不過是拿姿色歌喉換幾個錢生活費吧。」

「說書也是社會教育之一，祇要題材選得好，就對社會羣衆有利。你的思想與才幹都很好，若與另幾位說書先生相比，真是鶴立雞羣，那得不令人欽佩呢？」興國說。

「你真喜歡聽我說的麼？那嗎，你連聽了我多晚，那一篇你認為最好呢？」紅玉輕輕依近興國，並問着說。

由她的髮鬢裏，傳來一陣芝蘭馨香，興國的心花怒放，滿懷得意地說：

「八國聯軍入北京和亡命鴛鴦都好，這兩篇是最好的愛國教育；並且由你舌吐蓮花的丁香口說來，更是容易令人感動。」興國很得意地說。

「我讀書說得好，你的口才也長得口，我們真配交朋友啦！嘻！你以為我說得太過嗎？」紅玉更不羈地說。

興國聽了紅玉讚他口才，心中生了幾分愧色，他想到自己毫無技能，祇有從前讀書時的品行和成績可以向人炫耀，如今不妨告訴了紅玉，俾可使她明瞭自己的長處吧。於是說：

「徐小姐，老實對你說吧？早年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我是一個頂聰明的學生，那一個學期我不考第一？先生和同學們都稱我叫模範生呢？」

他說出這些自我介紹後，又覺到自己太過驕傲了，為什麼把一些無關緊要的事向人出風頭呢？他看看紅玉，祇掩嘴冷笑，宛像就是在笑他的輕浮。他不覺心頭一急，面紅耳熱，通身大汗，而且紅玉的笑聲也在這時漸響起來。

興國在羞愧之間，恨無鑽地本領，頭也不敢抬的奔下樓去。紅玉更高的笑聲，似是送客詞句一樣的跟着他，興國竟至下樓不能成步，一失足便由扶梯滾落地面。他忙

待爬起身，覺到頭腦很昏沉，要用力地才把眼睛張起，啊！我是什麼時候回來的，這裏不是宿舍嗎？他向四週一望，廠中和門市部的職員大半已入了睡鄉，自己連衣服也沒有寬，俯在枕上掙扎；盛夏的深夜，一絲涼風都沒有，悶得他惡汗滿身，急翻起身來，倒了水洗了澡，才怡然地在夢的回憶中入了睡鄉。

次日，興國一早便把靜安別墅徐公館要送樣本去的話報告經理，經理就着他依時前去。

半日的工夫，很容易過去，興國就在盧振與潘一梅的叮嚀間，乘車向靜安別墅去。

「勿輕易放過了這次機會啊！」當興國走出門市部時，潘盧都一般地說。

「又鬧笑話了。」興國仍然一派正地經回答。

雖然興國是裝着漠不關心的模樣，但是他的內心早已自己也認為是一個機會的來臨。他望紅玉真的喜歡和他交友，極希望這一回能得到一個明白的表示，

靜安別墅到了。興國又似興奮又似惶悚的踏進紅玉家裏，昨晚夢中的景象，宛然猶在；他向茶役說明來意，便帶至紅玉房裏。這時，紅玉還沒起床，她穿了一件琥珀黃的睡袍，躺在床上讀報，一見了興國進來，便坐起問着：

「樣本帶了來沒有？」

「已帶來了。」興國回答。

「我想買一個衣櫥和一張大沙發，請你在樣本上找給我看。」紅玉說時，在床頭的小几上點了一支香煙啣在嘴裏。

興國把衣櫥和沙發的樣張選了，走近床邊，遞到紅玉面前。她約略看了一回，便問道：

「這兩件和這裏的傢私相配麼？」

興國說：「本來都是一套。」

「要多少錢？」紅玉問。

「衣櫃一百二十元，大沙發五十元，都作八折計算。」興國答。

「對不起，八折是多少錢？請代我算算吧。」紅玉笑了。

興國屈指計了一回道：「合共一百三十六元。」

「我再想買一隻豎燈，你們那裏有麼？」紅玉又問說。

「有十多種，價目是由十二元起至二十元止，並連裝線工程在內。」興國答。

「請你坐一回，我先去打個電話。」紅玉說。

電話就在臥室門口，興國祇見她取了話筒，宛像找到一個男子談話。

紅玉在說：「你迫着我買衣櫃和沙發，現在我依了你，可是我還要買一隻豎燈，

你肯墊出那一些費用麼？」

.....

「我真不希望你幾十塊錢，不過我想整套都由你買，等人說起來，你願大爺三個字也響些啊！」



與國驛
到紅玉
打電話
給另一
個男人
，心中
殊不好
過，便
索然無
味地看
着壁上
的照片

「得了，得了，我又不是小孩子。」

與國清楚地聽了「顧大爺」三字，心中未免一冷。他料着這顧大爺定是個富家子，否則，何以竟送紅玉幾百塊錢傢私呢？現在，自己真愧煞，一個窮小子，十塊錢也沒有能力負擔，何況幾百塊？以後莫夢想了，假如要夢想，必須有顧大爺一般的力量才行。

登時他的心中有說不出的難受，便把面孔朝着壁上呆看紅玉的照片。這時，紅玉已打好電話，回至房內，見着與國傳神地在看照片，而且數展愁眉，好像對那照片發生什麼感想似的。

紅玉道：「哦！哦……你叫什麼先生呀？我又忘了。」

與國真不想再提自己的姓氏，然而她既問了，不答似乎欠禮些，於是仍朝着照片，僅簡單說了一個「陳」字。

「哦！陳先生；有勞你代我回去選一盞豎燈和方才我指定的兩件傢私送來吧，貨物一到我就付錢。」紅玉說。

興國見了紅玉把他的姓氏忘去，便決定了以前一切都是自作多情，都是上了潘盧二人的當。他覺着自己面上已透出了不歡的表情，故仍然瞧着照片來回答紅玉說：

「好的，幾時送來？」

紅玉見了興國的表情，以為他心裏喜歡這張照片。這照片是才拍了一星期，並印好了兩打，預備送給捧場的客人和記者的。如今她覺到興國這人很是天真可愛，便存心贈給他一張。

「陳先生，最好下午便着人送來；幾次煩勞你，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你喜歡這張照片麼？我就送一張給你，以表謝意吧。」紅玉走近興國身旁，指着照片說。

「不，不，不敢……謝，謝謝你。我我，下午准定叫人送來。」紅玉的說話，灌到興國的腦海裏，有如觸電一般魔力，使他說話不知所措。忙轉身來對着紅玉祇是

笑。

這種情形，在紅玉看來，愈覺興國天真純潔；她身為伶中人，從來不知送出多少照片，總沒有一個接受的人像興國這麼真誠與興奮。

「陳先生，你的大名叫什麼？讓我來簽在照片上好嗎？」紅玉在梳妝台的抽斗上取出另一張照片和墨水筆來說。

興國心弦更是緊張了，他很誠懇地回答：「我的小名叫興國。」

祇見徐紅玉全像沒事一般，很迅速的倚了梳妝台把照片簽過，就遞與興國說：

「這張照片拍得好麼？」

方才興國朝着壁上，那裏有心欣賞照片。現在他把照片接過來一看，祇見紅玉倩影含羞半帶嬌，的是畫裏真真，呼之欲出，照片的下半截，簽着「陳興國先生惠存，徐紅玉持贈。」二行小字，筆跡秀麗，字體流利。興國笑逐顏開，連忙回答：

「很好，很好！謝謝你。」

「你到上海多久？你很愛聽說書麼？」紅玉又問興國說。

「到上海才九個月，聽你說書，也是初次呢！以前從沒聽過的。」興國說。

「書場地方，常去不好的，那裏面充滿下流人物，一不小心，便會上當呢！」紅玉覺到興國的忠誠純直，很是難得，故而對他勸告着說。

「是，我也明白，祇要自己小心，就是去也不妨。」興國說。

「和你同來的兩位貴友，有些令人可怕，你不要多跟他們走，因為上海地方。一失足便難回頭啊！」紅玉說。

「他們是我的同事。」興國回答。

「哦！原是同事。我不妨礙你的時間了，下午請你派人把傢私和燈送來吧。」紅玉說。

興國再次道了謝，捧了照片和紅玉告了別，一路回店，沿途把照片看了一回又一回，自然是喜得眼笑眉開了。

奮鬥之路是一本社會教育小說，個中所描寫的事情，都是一般青年的通病，也是全部都市青年的縮影。

奮鬥之路的作者蕭劍青先生，他又用最尖刻有力的筆鋒，深遠的觀察，把一個小學生在不良的社會制度裏，悲慘的遭遇，構成一部可歌可泣的故事，書名慈愛的教育，由潘公展先生題簽，林漢達先生作序。出版至今，已再版七次，銷行數萬冊。

奮鬥之路是指寫一個中學生脫離學校後的生活。

慈愛的教育是指寫一個小學生脫離學校後的生活。

這兩部巨構足以稱為姊妹書。

大方書局

一一 單唱的戀歌

世界上最怪的，便是一個「疑」字，凡事愈疑愈真，有時亦愈疑愈假。尤其是對於一些男女問題，每因一個疑字而闖成巨禍。紅玉的對於興國，不管是笑也好，說話也好，贈照片也好，她自己總以為興國是一個初入都市忠誠的青年，祇好用忠誠的態度待他而已，在她的內心與情感作用間，絕未嘗把興國看作小白臉，或另有作用。可是在興國呢，他正是一個情竇初開的青年，從未接觸過女性的，如今竟有這樣一個尤物疊次和他巧遇，在春情的衝動期間，對於情愛的思想尤特別敏銳，故很容易發生了

錯覺的疑心，兼且潘一梅和盧振兩人，又各施其火上加油的煽惑，與國心中遂以平淡化爲神奇，把紅玉對他的一切，全疑作愛的表示，把自己的價值估得過高。

本來戀愛是沒有階級與職業的分別的。但是興國就缺少了一副清晰的眼光，他全不注意着紅玉身邊的包圍者，全不細察紅玉的個性，竟糊塗地承認自己有攀附紅玉的可能。

他珍懷着紅玉的照片回店後，心中不期又起了兩個思想的戰爭：這張照片應秘密地藏起來呢？還是公開給潘盧看呢？秘密藏起來，於精神上總失去愉快，而且更不能表示自己的不凡。呔，橫豎這是一些人生過程中的光榮史蹟，公開了它吧。

興國回至店裏，把經過對副經理說過，又代紅玉選了一盞豎燈。另囑了送貨部依時把貨物送去，就算了却一番責任。

「老陳，今天看你滿面笑容，定有異外的好消息吧！」一梅問道。

「還算不錯，有一件事足使你們驚奇的。」興國細細回答說。

「說出來，說出來。」一梅催着說。

「老盧呢？等老盧來再說吧！」興國極神祕地說。

「他被派到提籃橋去，不要等他了，先告訴我吧！」一梅說。

興國便把照片拿出來，交給一梅看。竟把一梅看呆了。

「老陳，老陳，你幾生修到？那個粉頭當真看上你了。」一梅又緊張又興奮地說。並拍着興國的肩膀。

「老實說，我自己也不明白她的心理，她怎會對我……對我……」興國想說下去，但總說不出。

「我早就猜到，你既沒有錢，又沒有派頭，她不是看中你的臉皮還是什麼？上海所謂名伶紅星姨太太們，大都愛交小白臉的。」一梅解釋說。

「但，我並不願和她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我祇願交個知己的朋友就夠了。」興

國說。

「每一個男人要結識女人時，嘴裏總是叫着清白，可是到了相當時間呢？哼，我不信他是柳下惠。」一梅說。

興國知道又被挖苦了。祇默默地在微笑。

「你問心啊！你對她確無野心麼？」一梅又追問說。

「天知道，目前我對她是純潔的。將來假使真能交友下去的話，就連我自己也不想不到了。」興國爽直的說。

一梅又端詳了照片一回，說：「假使盧振看見這照，將要如何興奮呀！」他的話猶未了，盧振便大踱步走進店堂來。

「老盧，沒事嗎？有好東西給你看。」一梅召着盧振說。

「就來，回了經理的話就來。」盧振說着，直向樓上跑去。稍頃他就用急步下樓，向一梅的跟前走來。

「什麼東西，快給我看！」盧振說。

「你先猜，是老陳由徐紅玉家裏取來的。」一梅把照片背在身後說。
興國這時，只是在微笑。

「鈔票，糖果，照片，是嗎？」盧振猜着。

「呀，你一猜就着了。你怎樣會知道是照片呢？」興國得意地問着。

「在她家中拿來的，總不出這些東西；再由你們的面孔與手勢看來，更可證明了

。」盧振向興國說。既而又轉問一梅：「照片呢？快拿來看啊！」

「不是照片。」一梅還想盧振再猜。

「不是照片，難道是糞桶？真豈有此理！拿來，快拿來。」盧振堅定了是照片

，向一梅勒着說。

一梅將照片交給盧振，盧振看了一回，把左手加在額上，閉了眼睛輕輕拍着說：

「多美啊！天上的安琪兒。」

「老陳可有些行情麼？」一梅問着說。

「已有了入門之道，以後還要看他的本領。」盧振回答一梅，隨又對興國道：「可憐你這野孩子，祇有十九歲，不知人情冷暖，不曉對待娘兒的手段。要是這回事碰了我的話，哼，兩個星期以後，便天天坐着她的汽車了。」

興國仍然祇是笑。

「現在來會議加緊進行的工作，興國今晚你去麼？」盧振說。

興國想起了徐紅玉的話，嘴裏答着「不去，」心裏却萬不忍不見紅玉。

「又來一套假正經。」潘一梅說。

「每夜去有什麼好處呢？而且累了你們兩位陪我！」興國說。

「好處是在認識她以後才來的，我們陪你也有我們的作用。將來你佔有紅玉之後，我們不能靠着紅玉去認識其他女先生嗎？」盧振說。

「原來各懷鬼胎的。」興國笑了。

「我看，今晚仍照那夜的國聯會議，各出各人的票資。論有異議的，驅出國聯！」

如何？」盧振說。

潘一梅聽了，拍着興國的肩胛說：「當然贊成啦。」

「唉！也好，索性去看個痛快，其他問題另議。」興國似被強迫地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把金樽空對月。」盧振搖着頭腦說。

興國在情不自禁之下，終於聽從了他們的計劃。

夜飯後，興國上了廁所去，一梅便拉了盧振走到沒人的地方說：

「徐紅玉怎會看中興國的呢？我真不明白。」

「歌伶們大都愛好小白臉的，老陳的臉龐到底又長得不錯。除了這原因，再無別的了。」盧振說。

「我以為老陳一派假正經，終會自己絆自己馬脚，跌出紅玉的掌外的。」一梅說。

「管他，他沒有方法得紅玉，是他自作的孽。老實說，紅玉假使明白了他的孤僻

性，恐怕也不會愛他的。」盧振說。

「那麼，我們花了錢陪他去幹麼？」一梅說。

「嘻，枉你長到廿多歲，難道我們不會在紅玉跟前用本領嗎？」盧振說。

「我也有這條心，不過，恐怕不容易吧！」一梅說。

盧振搖了頭，裝着腔子說：「呸，正是要利用興國，他成功，也就是我們的成功

啊！」

這一番說話，潘盧二人都互現了真心。他們等候興國來了，各懷心事又向申春書場走去。

今晚，因為他們向票台懇求，在第一行上買到三個坐位。盧振的心中，以為如此足稱天時地利人和了。

書場裏照例是來一次絲竹前奏，第一位說書先生筱黛玉開書了。興國們恨不得她立刻說完，換到第二位來。及到了第二位金桂芳登場，他們仍盼望第三位早些出來；

直候至徐紅玉開書時，心中才好像放下一塊大石。

自此每隔四五夜他們必來一次，偶然地徐紅玉向他們望幾眼，或略一微笑，就會引起他們的神經緊張。有時興國還會私自個人秘密潛來，求慰一夜的單思滋味。一個月又一個月地過下了。很容易夏天過盡，秋天跟來。興國在這期間中，每月寄到松江十七元的家費，已縮減至十四元。

初時，興國認爲聽說書是一種帶着墮落性的嗜好；後來聽了幾回，又指爲耗時間與光陰的消遣。可是最近，他差不多已認說書是最有裨益最爲高尚的玩意了。他幾乎想每晚必到，但祇因了財力有限，實在不能維持，故不得已於四五日間，始來一次。

聽說書是有一種特殊興趣的，長聽書的人，大約總起了一種癮頭，就是每天非聽一回不可？興國們因多來也就成了習慣，同時又結了不少聽書客。於是在每晚之間，大家談談笑笑，比以前熱鬧得多了。有幾個客人，因了在潘盧的嘴裏，聽到徐紅玉看中陳興國的事，便大肆宣傳起來。這些消息傳到兩個幫閒的耳朵裏，就幾乎鬧了一場

大禍。

原來，近年來，徐紅玉結識了顧大爺後，才搬至靜安別墅居住，那裏的一切費用，全是由顧大爺供給。故徐紅玉雖是身爲歌伶，對於交友一道，素爲小心，因爲已屈於顧大爺勢力之下，不敢過於拂逆人意而已。

講到那顧大爺，他雖然生得一醜兼百拙，但是他所有的是錢，申春書場的主人和上下夥伴們，無不受他籠絡，而且那班人無不向他獻媚求歡。當興國在申春書場門口和紅玉相遇的那一回事，早有人傳到顧大爺那裏，說紅玉怎樣愛上一個學生，二人怎樣親密地招呼。及後顧大爺把這事實問紅玉，倒惹起紅玉大笑一場；她將偉大賈傢私，如何請派人佈置，姓陳的店員如何天真與忠誠，和自己怎樣巧碰了他，又怎樣送了他一張照片通盤說出，才釋盡了顧大爺的疑心。但是，自此以後，顧大爺又會連次聽到人說：紅玉確實看中了一個青年，他們兩人之間，時常在說書時間中眉目傳情云。這種傳說，雖不能使顧大爺完全相信，但男性在愛好一個女子的時候，所存的自私心

至爲鉅大，是萬人一般地不願自己的禁鬱受人染指的。如今顧大爺對這種流言，雖未能置信，但也不能不預早防避，故最近的時間中，每夜必派了幾個幫閒到書場去偵察。

事情湊巧，適好有一晚，幫閒碰着了他們的朋友，於是大家便談起來。這種吃白相飯的人，所談的無非都是一些煙賭經女人經。他們漸漸談到紅玉的身上，那朋友說：

「老哥每夜必成座上客，可是看中了紅玉那粉頭？」

「笑話，我們這種人怎敢想高攀。」

「也不是這般說法的，漁人祇要用手段，那怕魚兒不上釣？」

「總得要錢呀！」

「有些女人又偏不要錢。」

「難得吧！」

「紅玉那賤貨就是這樣的人物。」

「紅玉不要錢，誰說的？」

「你不知麼？她最近幾月來，看中了一位窮店員呢！」

「有這事嗎？」

「那會假的，哪！就是坐在那裏穿黑學生裝的一個。」

「那小賊種真有運氣。」

「靠他一張小白臉。」

「他和紅玉到底有些什麼感情呢？」

「聽說紅玉貼他錢用，又常召他到家裏去。你想，這種交情是錯麼？」

「總不會，人嘴說的話，無非得一加九，把它說得十足而已。」

「你不信吧了，我是親眼看見紅玉在開書時候向他連丟媚眼，兩人你一笑我一叫弄得肉麻當有趣。」

「要是真的，那小子運氣了。」

這一些異外收入，把兩個幫閒喜得如獲至寶。他們便定了一個計劃，大買氣力，以求獻功。

次夜，兩個幫閒就到申春書場等候興國的來臨，一連候了四晚，才碰着興國們。他們便購了票跟着興國進去，連黃坐在一起。

在這裏不妨補說興國最近的態度底轉變：興國自從醉心於徐紅玉以來，起初還能鎖力自愛，可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數日一上書場，接交了一般有閒階級，染得一身都市小滑頭的氣象。兼且潘盧兩人，又是色中餓鬼，日夜所談，全是一些兩性問題；因而把興國奮鬥苦幹底意旨，漸漸消磨，另一顆新的色慾追求心，有如春芽得雨，日漸茂盛。

至於興國的舉止動態呢？也因個性的轉變，內心的趨向，而漸表現了粗率輕浮的浪漫行爲了。今晚，他們照例是興高彩烈，肆意漫談。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如今五日一來，要十五秋才得一見，個中苦味，比牛郎織

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呢！」興國蹙眉半笑，裝作感慚而說。

「苦些什麼？等一回祇要嬌娃一笑，百事全消了。」潘一梅說。

「是啊！祇要她一笑，我就如服清涼散，連靈魂也快活得跳出軀殼了。」興國說時裝了一副鬼臉。

「古人有一笑傾城，不料今日尚有一笑傾國。」盧振說時，用手指一指興國的臉。

「話又說回，她最近已冷淡我多啦！」興國真的感傷地說。

「祇好怪你自己不識趣，她疊次向你表露真心，你却一派正經地假癡假呆。」梅說。

「你尚不知個中真情的！」興國說。

「有什麼隱情，何妨說出來呢，大家都是知交。」盧振說。

「告訴你吧，她不喜歡我到這裏來，她說這是不高尚的地方。」興國說的聲音是輕輕的。

「幾時對你說？」一梅忙問。

「有一回，我到她家裏，她再三警告過我。」興國含糊說。

「哦！真有這回事麼？」盧振興奮極。

「誰騙你？我又不慣說謊。」興國說。

「那麼，你怎樣回答她呢？」一梅問。

「我沒有回答。」興國默默地，似有所思。

「不怪得紅玉漸漸冷淡你啦，」盧振說。

「你一派假正經，便是給你半隻燒鵝也飛去了。」一梅笑着說。

「給你火腿也跑了！」

盧振笑得更利害說，興國和一梅也大笑起來。

興國笑了一回，又道：「火腿也跑了麼？但是徐紅玉却不會跑呢！老實說，老子少的是一顆色胆，紅玉待我又不看上我的錢，祇要我厚着臉天天去望她，那麼還怕不

接近嗎？」

他們三人，你一句紅玉，我一句紅玉，直把旁邊的兩個幫閒聽得火起。

「徐紅玉這隻天鵝，着實可愛！」兩個幫閒說起話來。

「許多癩蝦蟆，正想着吃天鵝肉呢？」

「呸，他們窮酸小子，括不知羞。」

「都是起碼人，自作的臭多情。」

這幾句話清清楚楚地給興國三人聽到。一梅看了他們一眼，便對興國說：

「老陳，聽見麼？」

興國默默不答，心中氣得宛如將爆的手榴彈。

「那雜種忘八羔子，曉得些什麼？」盧振說。

興國暗氣了一回，心想，何不拿出紅玉給我的照片來爭一點面子呢？於是他立即

在袋裏抽出紅玉的照片，並故意揚開向一梅大聲說：

「老潘，我想拿這張照片去配個架子。」

「梅明知與國的意思，便說：『應當啦！愛人送給你的照片，須得珍貴地保存才是。』」

那兩個幫閒正準備向與國們尋事的時候，突然見着了這一張照片。其中一人使用奸詐的手段，換過一副和藹的面容問一梅說：

「呀！老哥，那不是這裏說書的徐紅玉底照片嗎？多美啊！」

「梅認爲是自己勝利了，得意地說：『是的，徐紅玉親筆簽字送給我們的。』」

「啊！多豔福，可否借過來一瞧？」幫閒說。

與國風頭心起，正要借照片來殺他一個下馬威，那料他們竟「多美多豔」的瞎讚一回，故一不做二不休，爽快的把照片遞過去，好顯些手段給他們看。

那幫閒接過了照片，二個人耳語着傳看了一回，立即沈下臉色，問一梅說：

「這是徐紅玉的親筆簽字嗎？」

「噫！一個簽字有什麼希奇？用不着大驚小怪！」盧振吐氣揚眉地說。

幫閒聽了冷笑幾聲，臉上露出十足藐視的樣子說：「這種照片，畫鏡店裏有出賣，恐怕不是紅玉送給你們的吧！」

「你曉得什麼東西？」一梅說。

「哼！我不曉得嗎？我曉得徐紅玉不認識你！」幫閒兇起來。

興國見了這種情形，不知是計，忙對一梅說：「這種人不配和我們說話，快拿回照片吧！」

「哈！徐紅玉怎會愛上你們臭小子呢？徐紅玉是顧大爺的，你們莫夢想吧！」幫閒不管興國的說話，只自顧自說。

「顧大爺」三字落入興國的腦海裏，好熟呀，可是興國又想不出在那裏聽過，故而仍然催促着一梅代他取回照片。

一梅和盧振在上海生活是有相當時間的，他一看來頭，已知對方不大好惹，故強

裝作微笑而遲疑着。

「這張照片，借給我，準定明晚在此還你。」幫閒不管他們如何，把照片遞與另一個人塞向袋裏去。

「啼！怪事，你這流……」興國說至這裏，就給一梅阻止了。

「對不起，照片不能拿去的。」一梅客氣地對那幫閒說。

「決不拿，好漢話出如山，明晚準定還你。」幫閒似溫和了一些。

「這張照片，你拿去有甚用處呢？」一梅微笑地問。

「去問問徐紅玉，可是她親筆簽名不？」幫閒冷笑地回答。

興國見了一梅的軟化，見了幫閒的強橫，見了照片的被沒收，不覺心頭火起，大聲罵起來：

「混蛋，要問你滾去問，老子的東西絕不能拿。」

幫閒聽說，即時站起來，左手扭着興國的衣領，右手便是一巴掌掃過去說：

「你罵誰？老子做你！」

盧振和一梅都忙站起來，對那幫閒懇求着說：

「他，小孩子，說話不知輕重！有話慢慢講，請放過了他。」

這時，另一個幫閒也站起來，指着興國說：「你這小忘八旦，有眼不識泰山！你想徐紅玉麼？讓你知道顧大爺是不好惹的。」

「好了，好了，有話再說吧！」一梅道。

「老實告訴你，徐紅玉是顧大爺的，誰也動不得，你們知趣，以後勿再踏進申春書場。哼，若不是，有顏色給你看！」扭着興國的幫閒鬆了手，挺挺胸脯這樣說。

這時，書還未開四座的聽客見了出事，都趕過來圍着看。興國也知道自己強人家不過，祇得貼貼伏伏地仍舊坐下。那幫閒們也坐了。

興國沒精打彩的在默想：這兩個流氓是誰派來的呢？啊！顧大爺，顧大爺，知道了，紅玉那天在電話裏不是說過這個名字嗎？是的，顧大爺大概因妬嫉我和紅玉的交

情，派他們來尋事吧！我們不如走了，算是悔氣！他想到這裏，便輕輕對一梅和盧振說：

「我們走了吧！坐下去也沒意思了。」

「坐吧！不要走，走了反鬧笑話。」一梅說。

說書一場一場地下去，到了紅玉登台時，興國心中不免一陣悲哀，他懊惱着無故爲了紅玉受打，懊惱着今晚失去了照片，懊惱着紅玉不應愛了顧大爺再來屬意於他。由他心緒的悲傷，眉目間飽含着鬱鬱不樂的樣子。就是潘盧二人，也愁形於色，失去往日的狂放動態。

當紅玉走出珠簾時，一眼望見顧大爺派來的兩個幫閒，便微微地領了首打了招呼。這一個鏡頭映入興國三人的眼裏後，幾乎氣得肚子也破了。及後，紅玉又見了興國怨形于目，愁眉不展地和顧大爺的親信來坐一起，心中未免有幾分猜疑。至於興國呢，他見紅玉幾次的望他，似是多情而無情，心中更惹起舊事的回憶，真是回首瀟湘腸



這一曉，
紅玉對他
一笑，便
立刻惹起
他的新愁
舊恨，於
是忍不住
的淚珠，
便由眼眶
裏直射出
來。他實
在不忍再
聽了！便
忙立起身
措着淚走
出書場。

欲斷。一時他又想起那無故被搶去的照片，和流氓所說『以後勿再踏進申春書場』的話，心窩有如被刀刺入的傷痛，眼睛不期而然地掛下淚來。他這點真情的流露，確是可憐而又可笑的。紅玉突然見了他眶含珠淚，已有幾分是料到受了屈。她想起興國這種天真傻氣，不免又笑出臉來。

這一笑，是不同以前的笑，它在興國妬憤辛酸傷痛的內心間，勾出一股可怕的影象。興國制不止悲哀，旁邊又坐着二個冷面人，實在沒有辦法再停留下去，於是略一向潘盧二人說了一個「走」字以後，便頭也不回地向申春書場門外跑去。

青年的墮落，每每由一種過高的慾望或荷且的行爲而造成。故在青年煩悶的時期，必須多讀優良的書籍，以勵助處世的意旨。本書作者蕭劍清先生，耗費巨大心血，編譯之現代世界偉人誌，內容嚴正生動，長凡二十萬言，並附名人圖像數十幀，足可爲青年修養期中的座右銘。

大方書局

一一 地獄的誘惑

徐紅玉無意的一笑，把興國有意地氣走，一梅和盧振都弄得莫明其妙，祇有大家跟着走了。這一幕怪事，非但把紅玉引得幾乎笑不出聲來，就是旁邊的兩個幫閒見此情形，也笑不可仰。

興國莫明其妙的帶了淚，走出書場，後面跟着「一梅和盧振在叫喚着：

「老陳，你幹麼？」

興國頭也不回的祇顧走，終於給潘盧二人追上了。

「老陳，到底爲些什麼？」梅問着。

「我實在不願再見紅玉了。」興國答。

「爲的是什麼呀？」盧振問。

「唉！說起來氣人，我覺悟了，紅玉那裏會有心於我呢？」興國感嘆說。

「祇好怪你沒有勇氣，紅玉大不了祇是一個歌伶，你怕她則甚，天天等候她來召

呼你總不濟事的呀！」梅說。

「她是在愚弄我，她早已有了人了。」興國說。

「你怎樣知道呢？」盧振問。

「方才打我的流氓，便是紅玉的男人派來的啊！」興國說。

「你怎會知道呢？」盧振問。

「你不聽見他在說顧大爺麼？」興國說。

「顧大爺這忘八是誰？」梅問。

興國就把那天怎樣送樣本，怎樣聽見紅玉在電話裏叫顧大爺的事，完全說了出來。

盧振聽了，忙頓腳說：「唉！你何不早說呢？」

一梅也道：「早說了，我們當早勸你回頭啦。」

「就是太過於自作多情了，假使我早知如此的話，何至於今日會受人氣？何至於損失了這麼多的金錢與時間呢？」興國悔恨地說。

「紅玉那賊婆娘！」一梅不覺恨恨地咀咒。

「不要怨她，總之怪我自己意旨不堅定。」興國說。

「好了，算是一場夢吧！橫豎這種數面的交情，離了也沒有多大痛苦。」盧振

說。

「我今晚受了冤氣，真不值，那兩個賊種太不講理了。」興國切齒地。

潘盧二人又勸慰了興國一番，大家便回至宿舍。

從此以後，他們三人再不提起書場的事，興國在始初的數日中，心中總是若有所失；不過，日子一多，他就忘記了。

有一天，一梅有個同學來找他，興國由了介紹知道他姓陸名伯君，杭州人，是西海大學生。興國雖然生長在松江，但他的父親也是杭州人。兩個同鄉相見，談得格外投機。這天，他們談足半日才別了。自是而後，陸伯君常會到偉大裏來訪他們，有時又會約他們到公園或電影院去。

不久，由陸伯君的介紹，興國又認識了兩位朋友：一位姓羅名展雲，廣東人，年已廿六歲，是一個文學家，曾任某大公司職員。一位姓章名清，湖南長沙人，年廿四歲，是某報館裏的助理編輯。

興國到上海來，差不多已有一年了，在這一年間，他除了同事外，從沒有交過一個新朋友，如今他認識了幾位青年知己，當然生活上增加許多安慰。而且這幾個人的個性各有不同：陸伯君是一個不羈怪物，性情豪爽，音樂，跳舞，運動，旅行，無所

不好。羅展雲，是一個工愁善病的文學家，性情如冰，對女人素無好感。章清是一個糊塗蛋，每日除了吃喝睡覺之外，就是說女人，談歌舞。這幾個人雖然是個性特異，但是都能開公佈誠，故各方情感，有如膠漆相投。與國自結識了他們以後，性情更轉變得多了。以往他是一個未脫鄉村穉氣的青年，自着了紅玉的迷時，便染有一些都市浮滑氣象；現在居然完全陷入於醉生夢死者之流。他混着了一羣朋友，終日講究修飾衣着，閒來又出入於歌樓酒館。他最近對於松江的乾參與及母親，都似乎沒有從前一樣的關心，不過尚不致於剋扣家費，每月仍以十四元匯寄至家中，其餘浪費不敷，大多由其他的朋友請客。他的環境，許多人都是知道的，故一切用錢的地方，大家很能將就他。

環境足以造成人們的動態的，偉大鋼器廠因了營業發達，出品增多，便添設了一個儲貨倉庫，這倉庫專供存放原料及製成的各種名貴貨物，需要一個很忠實及敏捷的人來保管。汪經理對於這職責認為極適合於與國，故寫信至松江，向馬校長要了保證

書，便調了興國至倉庫為管理員，並加了他四塊錢的薪水。

興國升任為倉庫管理員後，把加薪的四元，也留下自用，經濟方面已較為寬適，他就每日隨了陸伯君及章清二人到適合經濟條件的大公司的屋頂樂園裏遊玩。伯君是一個愛好音樂歌舞的人，他到樂園中，少女歌舞班是每夜必看的功課。日子一久了，連興國也染上了看歌舞的習氣。

上海所謂少女歌舞班者，是一種以色情為招徠的商業，對於舞蹈藝術，可謂俗庸而極平凡的。伯君是一個大學生，他豈不知這種藝術的程度如何麼？不過伯君章清等，都是些女人腿下打跟斗的人物，醉翁之意本不在酒的。他二人在歌舞班裏，是選了一個進攻的目標，故每夜必把自修的時間埋葬在肉腿與酥胸的顫動下。興國隨了他們，在不久的時間中，也看中了一位歌舞女。自是而後，他們三個人聯成一黨，一切行動都同進同止。雖然有時潘一梅，盧振，羅展雲等也會參加。但潘盧二人因助興國進攻紅玉失敗後，已轉到跳舞場中為座上客，晚間正是他們擁抱盤旋的優遊生活底時

間，故無形中已與興國，陸伯君，章清等分道揚鑿。而羅展雲這個傢伙，又是對女人全無好感的人物，凡是以女色爲娛樂的地方，他都絕對不到的。

兩性間的愛，本應由雙方發展，而後才可談情的，但一般色情盲的青年，多不管對方如何態度，祇見着一個可意的人兒，就獨拉獨唱地瘋狂地叫愛。陸伯君，陳興國，章清這三條糊塗蟲，就是這樣的人物。陸伯君在歌舞班裏看中了一位少女，因不知他姓甚名誰，祇見她一經地在髮上簪着白花，便假定了她的名叫「白花姑娘」。興國心裏所愛好的一位，是年齡最小的，便叫她做「小白鴿」。章清選了的一位，有如水葡萄一般的眼睛，便號她叫「水汪汪」。

在事實上說，這三位小姐非但對他們三人一些沒有情感，並且連注意也沒有。因爲歌舞班是一種吸引力最大的玩藝，觀衆人山人海，他們三人擠在人羣中唱單戀曲，正如倉海一粟，在舞台上看下來，總是萬頭鑽動中的一影而已。

事雖如此，他們總是以護花使者自居，忙得做單戀詩啦，死力喝彩啦，發捧稿啦

，鬧得烏煙瘴氣。

有一回，陸伯君以大學生資格，用了他的特殊天才，寫了這樣的二首詩向舞台上拋給白花姑娘：

單戀

動人的姿態，

動人的歌喉，

我暮沉沉的心，

也給你挑動着；

因而會得創痛的愛的遺痕，

似乎漸漸地泯滅在你的面前。

我每天不能離了你；

但你可會感到觀衆中的我麼？

姑娘，我們原未互通款曲的，
但我選取你秀髮上的白花，叫句「白花姑娘」吧！

花的幽怨

每夕默默地相逢，

每夕默默地離開；

在舞台下飽餐了你的笑容，

欣賞了你的姿態；

你唇角上雖然時現梨渦，

却不能掩住你心中的憤慨。

由淒絕的歌喉告訴了我；

是飽受無限剝削的悲哀。

你莫非接應了社會的摧殘？

莫非嘗盡了人間的冷待？

唉！我們原是人間的淪落者啊！

快同聲一哭吧，來！

當陸伯君寫好這詩的時候，奧國和章清讀了，大家都稱讚是有力而美妙。章清還說：這詩果能給「白花姑娘」讀到，無論如何，多少總有點收獲的。伯君在他二人的稱獎下，便把詩摺成一個蝴蝶花，等「白花姑娘」登台時，便一拋丟到她的脚下。

可是「白花姑娘」怎樣呢？竟出了他們預料之外，她們然像沒有事一般地跳舞，連次踏過詩的旁邊，並幾回用腳踐踏了。

章清看了這情形，有些懊惱說：「嘻！她好不識抬舉，待我明天在報屁股上罵她一頓。」

「不不，她在跳舞啊！怎能拾來看呢？等一回閉了幕，一定拾的。」伯君相信他的詩，定能打動佳人心意，毫不失望地說。

剎那，「白花」舞畢，幕拉下。迨幕重啓時，那一紙的詩，依然貼貼伏伏地躺在地上。

「完了，她果然不看。唉！『白花』啊！你何竟豔如桃李而冷若冰霜呢？」伯君悲嘆了。

「我們錯了，方才還是將詩留起，等到散場時，跟着她去，到僻靜的地方交給她，豈不妙？」興國說。

「那麼我再寫幾首，等一回在馬路上候了她出來，交給她吧。」伯君說着，又抽了筆在白紙上寫起來。

「假使她們知道我是一個報館編輯的話，我的『水汪汪』小姐，早已和我水乳交融了。」章清說。

「等一回不能候着她們出來時，告訴她嗎？」興國說。

「自我介紹，似乎唐突些。」章清說。

「祇要候着她們，我便有辦法使她知道你是報館編輯。」伯君說。

在他們的新計劃議好後，歌舞也差不多完畢。他們就乘電梯，走下樂園，站在路旁候着理想中人出來。

不多時，姍姍而來的幾位少女中，所謂「白花姑娘」，「小白鴿」，「水汪汪」等都在其中。伯君有了一副浪漫的好手段，他緊緊跟了她們走，到了較爲人靜的地方，就拉了奧國章清，連躡上去，攔在她們的前面走，並故意對章清說：

「章先生，方才我所做的詩，請你明天在報紙上登出來吧。」

「哦！就是讚美這幾位歌舞女明星的詩嗎？好的，我一定在我編輯的一欄上，用顯著地位登出來。」章清特別響地回答。

「現在交給你，別忘記呢？」伯君在衣袋裏抽出那詩遞與章清。

章清接了，故意拆看說：「好極了，好極了，爲什麼不先給幾位小姐看看呢？」
「也好。」伯君答應，並向章清處取回那詩，回轉頭來，遞與「白花」面前說：

「小姐，我實在仰慕你的舞藝，這是我讚美你們的詩，請你先看看吧！」

「白花」見了伯君把詩送至她面前，祇是笑，又不接受。

「請看看吧，勿辜負了我的誠意。」伯君用帶着懇求的口氣說。

這羣歌舞女郎仍然笑着。伯君等又跟了一程，她們便急急跑開，轉向人多的地方走了去。

「嘻！又失敗了，奈何？」興國說。

「誰說失敗，成績不差呢？」伯君說。

「是啊！據我的研究經驗來說：上海女子結識男人共分三個步驟：一媚眼，二微笑，三說話。今晚她們已和我們進至第二步驟。」章清得意地說。

「笑也不一定靠得住，從前我的紅玉……，唉！」興國聽了「笑」字，又想起紅玉在發牢騷。

當這時，他們背後遠遠有人在呼着：

「笑，沒有用的，要追啊！怎樣不追了。」

他們忙回頭一看，全沒人影。

伯君詫異說：「噫，是誰呢？」

興國道：「聲音很熟，像是潘一梅。」

「好，我們走快一步，讓他來跟，到黑暗的地方，隱起來看，便可知道是誰？」
伯君說。

「管他娘，還是去追我的『水汪汪』吧！」章清說。

「再追也不及了，跟我來吧！」伯君說。

他們剛才起步時，背後又有人說：

「伯君，你這色鬼，真的追麼？大學生釘梢吊膀子，好資格呀。」

伯君回頭一看，正是潘一梅和盧振走來，他便說：

「大學生難道不吃飯？」

五個人會面，大家笑了一陣。原來潘廬二人恰從舞廳出來，便遇着他們在攔路傳詩。伯君把原委告訴了二人，大家又笑了一陣。

這時已是初冬時節，午夜街頭十分冷靜，潘一梅要約了陸伯君和章清一起到偉大宿舍暫宿一宵，大家俾可作長夜漫談。興國因自己寄宿在倉庫裏，倉庫祇有他一個人，不能終宵離去的，便主張大家回到倉庫裏去。

「這樣冷的天氣，叫我們怎樣睡？」一梅問。

「假如你們去，我保管有極暖的被窩供給。」興國說。

「先說出來看，如果真的，當然倉庫比宿舍好。」盧振說。

「雙人鋼骨彈簧椅做睡床，又舒適又溫軟。造椅墊的絲絨料作做被頭，又貼身又暖滑，好不好？」興國微笑着說。

「美妙，美妙，暫把彈簧椅當女人也是大佳。」章清說。

「你這糊塗蟲，終日在說女人。」一梅罵了章清。

「啊！有了，我有一個去處，有吃有喝，又有睡，你們去麼？」盧振思索了一回得意地說。

「那裏？」興國問。

「一定是野鷄窩！」章清說。

「放屁。」盧振扭了章清的耳朵一記，並說：「這裏走過不遠，是茉莉嚮導社，我是它一年前的老主顧，曾花了望六七百銀子的。而且老板娘又是我的同鄉，何不去鬧一個痛快呢？」

「好極！」

「贊成！」

「前進！」一時大家鬧個不休。

「太沒落了，我不贊成，而且我必須回去看倉庫的。」興國說。

「一派假正經最掃興！」盧振說。

「梅也道：『現在已十二點半鐘了，這裏到倉庫去至少須走三刻鐘，回去有什麼用呢？』」

「一同去吧！那裏有的是娘兒，娘兒有的是紅的唇，高聳的奶，細的腰，溫香的……唉！說不盡的銷魂！」章清說。

伯君聽了章清的話，連忙帶罵說：「這傢伙三句不離『肉』，真該死！」又對興國說：「去吧！見識見識也不錯呢！」

興國一為好奇心所動，二是被勸不過，就依了他們由盧振領路，一團人鬧烘烘的在夜燈下鑽動。

「一馬趕上神仙界，不由人，一陣陣，快樂關懷；香的腮紅的嘴，花花世界，小章清好似，餓虎滴涎。那姑娘，在床中，光身……」

章清用武家坡的腔調唱着，大家都笑得不能成行。

走了不遠，茉莉嚮導社到了。

盧振一個人先走了進去，一刻便出來叫了大家入內。由一個婦人招呼坐下，並倒了茶。

這種地方，興國還是第一遭來，他帶了好奇而又畏宿的眼光向各處張望。祇見有七八個女郎，厚塗脂粉，散坐在沙發上，或躺在一張大床上。

「來，我來介紹：這位是大阿姨。」盧振指着那婦人對衆說。隨後又把大家的姓氏介紹給婦人。

「盧少爺；爲什麼老是不來啊！大阿姨以爲你忘記我了。」婦人對盧振說。

「因有事回到鄉下去住了十個月，前星期才返至上海呢！」盧振扯着謊。

「哦！是結婚去嗎？」婦人問。

「不，太早呢！爸爸買了地造房子，叫我回去監工建築吧！」盧振一本正經地說。

「哦！盧少爺福氣好，今日買田，明日造屋。祇可憐我這苦骨頭。」婦人說。

「太客氣了。」盧振說。

「今晚什麼風吹來的？」婦人說。

盧振向大家望了一眼，笑着向婦人道：「這幾位少爺是舞場老板的恩人，今晚我特帶他們來玩，好望來日介紹一些生意給你吧。」

「自問也愧了，盧少爺真幫我忙。」婦人說。

「近來有好姑娘麼？介紹給他們認識認識吧！」盧振說。

「老的祇有王真珍一個人，其他都走光了。」婦人回答盧振，又對躺在床上的兩位姑娘說：「真美，真麗；你們過來。」

那床上的女郎登時站起走至盧振身邊，盧振便選其中一個年輕的拉到身旁坐下，並問婦人說：

「她叫什麼名？真珍呢，到那裏去了。」

「真珍有人召了去。這個叫真麗。」婦人回答說。

「老章！你看這位好麼？」盧振指着另一位問章清說。

「多麼美，多麼俏啊！單祇一隻嘴兒，已夠勾去我的靈魂了。」章清說。

「是不是啊！我早就勸你們召這兒的小姐，可是你們全不聽，有錢遍要花在舞女身上。」盧振說到這兒，把真麗摟着，又說：「嚮導員是最經濟的消遣良伴，每小時祇須一元足了，你們在舞廳一晚至少總須十塊錢一個人，請想想，誰上算？」

「是啊！舞女出門，每小時須十元八元，嚮導員每小時祇一元就夠了。」婦人助着說。

盧振摟着真麗談了一回，便把她推到興國的身上。興國雖然是初次，並且帶點難爲情。可是最近的他，已非從前可比，而且盧振既玩之在先，自己胆子也大得多了。他臉孔祇紅了一陣，便不客氣地拉真麗坐在他身邊。

這時章清也握着真美的手在談話。伯君、一梅也和其他幾個女郎在說笑。大阿姨又捧了兩盆瓜子糖菓放在桌子上，請大家自便。

不久，電話來了，真美和另一位女郎被召出去。霎時間，又一位穿紅袍的女郎回來。

盧振見着那女郎，忙叫「真珍。」真珍一見是盧振也說：

「唉喲！盧先生，你肯來了麼？」

「我回鄉住了十個月，本當早就來看你的。」盧振一手把她拉到懷裏，親了一個嘴。

「誰信？夏天時，明明見着你在南京路走過，架子大了，睬也不睬我！」真珍說。

「快去配副近視眼鏡吧！你見鬼，夏天我正在鄉下吃西瓜。」盧振雖被她道破了謊，但仍十分鎮靜地說。

「開桌麻雀吧！」大阿姨向盧振說。

「倦了。明夜准來。」盧振答，略停了一回又說：「大阿姨，今晚我們都不走了

，借些地方寄一宿好麼？」

「當然好啦！今晚二號，四號，五號八號都被召去了，地方足夠你們睡。」婦人笑着答。

大家又玩了一回。他們五個人蓋了三張被，便輪在大床上，盧振又拉了真珍作伴。其他的小姐也分睡在大小沙發中，大阿姨自返小房去。

睡時，與國胡思亂想地漸漸入夢周公。直至次早，幾乎不知東方之既白。

一三 逆耳的忠言

一夜容易過去，次早，興國由夢中驚醒。一看床上，又多睡了兩個女郎。一共五男三女，擠得宛像醃魚缸。緊靠興國旁邊，恰是昨夜被召出去的真美蓋了毛氈睡着，她秀髮蓬鬆，把臉兒貼着興國的肩膀，一隻左手並伸到興國的被內，輕輕按着興國的腰。

這是興國有生以來第一次依着女人。他又驚又喜，看看真美又嬌又豔，緊緊閉了雙眼，沉沉昏睡未醒，有如月下的玫瑰。興國心如小鹿，撲撲撞個不休。一時又不忍



與國一
覺醒來
，發現
了一個
少女睡
在他旁
邊，她
的頭倚
着自己
的肩胛
，她的
左手輕
輕摟着
自己的
腰。

把她推開，但又怕朋友們看見鬧笑話。後來他看見了盧振，是緊攥了真珍，宛像油炸槍一般的扭着。而伯君也不客氣地把面孔貼了另一個女郎的背，才心事釋然，依樣假裝睡去。

約再過了一頓飯左右，太陽已由窗格內射進來，時候已不早了，人羣尚在夢中，興國恐怕誤了自己的公事，故意地轉了一個側，伸了懶腰便坐起來；他推醒了章清，二梅等，大家忙走下床鋪，尋了水洗臉。

幾個睡在沙發上的女郎，被響聲驚破好夢，發覺床上已空了。各人急挾了被鋪或毛氈登床，興國見了她們，都是穿着一件包裹着肉體的絲質內衣，下體着了三角短褲。一種肉慾的誘惑，好不醉人。

「該走了麼？時間不早呢！」興國對他們說。

「還早，現在祇有七點鐘。」二梅說。

「走便羣氣跟你走，不走老子在這兒看海棠睡態。」章清說。

「還是走吧！寧可回去再休息。」梅說。

「好！走吧。」

盧振說着，便推開小房張望一回。

「大阿姨呢？」章清問說。

「尚在溫柔鄉中呢？」盧振說着，便去推醒了真珍，又向她道：「我們走了，這

兩日間當再來，請代我告訴大阿姨吧！」

「唔，唔！」真珍把眼一張，又重閉下。

這一羣人擁出了茉莉嚮導社，走至大街上，頓時呼吸着清新的空氣，胸懷爲之一暢。街上陽光斜覆地上，有如銀塊堆成，匆忙來往的車輛與行人，充足表現着晨曦之活躍，他們的影子，隨着他們的走動，沿了大街前進，昨夜剩餘的疲勞，已給朝氣吞滅無遺。

走了一程，各爲生活而奔散，盧振約了衆人晚上九時，齊集在偉大倉庫，他們都

答應了。

且說一日工夫，轉眼便過，黃昏時羅展雲恰巧到偉大鋼器廠門市部去，被一梅約了他同到倉庫。一梅又把昨夜的事情說出來，羅展雲大不以為然。他說：

「那種地方，那種女人，是地獄與魔鬼。你們要去，已經自投陷阱了。爲什麼還要帶領國這孩子去呢？」

「偶然去一兩回，那會墮落？」一梅笑着。

「我希望你們不要害了他。」展雲說。

「他人不小心，還要誰來害他？」一梅說。

「就是他自甘墮落，我們年紀比他長，也該勸他啊！」展雲搖着頭說。

「那麼，等一回你去勸他好了。」一梅笑道。

他們說話之間，盧振也走上來：

「老羅，又在做道學君子麼？」

「唉！連你也是一個十足糊塗蟲。」展雲說。

盧振微俯了身，用手指着展雲說：「天下之大，誰不糊塗？我所謂糊塗的，是過於看重女人。你的糊塗呢？倒是有女人不會玩，有福不會享！」

「自古以來，都說『女人禍水』，祇有你盧先生說女人是福星，很妙！」展雲領首微笑說。

「而且，而且女人是我的生命，沒有女人，生命就得完結了。」盧振微帶了滑稽口吻說。

「期待着吧！期待着你的生命給你的好處吧！」展雲說。

「什麼好處都享受過了。前年爲了舞女而兄弟分家，賣田產。去年爲了嚮導姑娘衛空公款，停生意。今年當東西，箱篋全空。」盧振微又用舞台小丑的道白說。

「這大概是你的好處吧？」展雲抿嘴微笑。

「人生過程，太平凡有何趣味？我就能使我的生活，受刺激，得安慰，永遠不讓

它平凡。」盧振說。

「好了，你們二人，無論何時何地碰着，總是爲了女人爭論。讓我代你們說一句判斷的公正話吧：就是小人明玩女人，君子暗玩女人。世界上像羅先生這種人有多少？那一個不在女人身上轉念頭？不過他們處世的面具底揀擇，有小人與君子之分而已。」梅說。

「請你們明白，我並不是反對交女友，也不是蔑視女人。不過都市裏的女性和別處不同，而且尤是一般以色肉易錢的女人爲最可怕。我們青年弟子，假使能找到真愛的歸宿，當然可喜可慰，假如找不到，盲目在賣淫的魔窟裏……」

展雲說到這裏，盧振便插着嘴說：

「省省吧，老盧要聽的，不是朱子格言，或什麼道德經。」

「和你說正經話，你總當笑話聽。」展雲說。

「大家不要說了，時間已到，門市部打烊，我們快到奧國那兒去吧。」潘一梅說。

他們三人便走出門市部，直向倉庫去。當他們剛踏近倉庫時，就有一種似馬前潑水的腔調底歌聲由空氣裏傳播過來：

「我的嬌，說的那裏話，小章清胆子總覺差，想昨夜，共你錦帳下，實指望枝成連理……」

「糊塗蛋早已到了。」——梅向盧振說。

「不要響，讓我嚇他們一跳。」盧振說着，猛向倉庫跳入去，「嘩」的大叫一聲。

果然把裏面的幾個人都嚇了一跳。

興國並向他怨着說：「惡作劇！」

「都來了，祇有陸伯君未到。」章清說。

他們正說話間，陸伯君也到了。

「喂！我向你們介紹這位世界第一名呆鳥。」章清指着興國對大家說：「昨夜莫

一位嚮導姑娘縮到他身邊睡，用臉偎了他的肩，用手抱了他的腰，他竟把機會錯過，不敢將她一把拉過來，盡情地玩個痛快，你們說，傻得還像人嗎？」

「唉！該死該死。」一梅指着興國。

「本來給他一只火腿也跑了的。」盧振說。

「知些什麼？又不認識她，怎好動手？」興國自辯了。

「現在我來問你，今晚到什麼地方去？」盧振問興國說。

「祇有兩條路：一是去看我的『小白鴿』；二是茉莉。」興國說時，又看看羅展

雲道：「羅君；一同消遣吧！」

「女人兩字，不甚合我胃口。」展雲答。

「不要問老羅，他是註冊第一塊失戀老牌子，看見女人會感傷的。」陸伯君說。

「對不起，羅君，假使你見着了你的母親，會感傷麼？」章清裝副鬼臉問展雲

說。

「又來尋我開心了。」展雲道。

「我的話有說錯麼？」伯君說。

「我承認是失戀，我正因屢次失戀才有今日的經驗，才會勸你們不要終日鬧着女人。」展雲說。

興國聽了失戀兩字，想起自己和紅玉的事來，更宛似發生極大的同情心，問展雲道：

「你也失戀麼？」

「兩次了，所以我勸你不要在女人身上冒險！」展雲答。

「可否把你的傷心史說出來嗎？」興國問。

「贊成，贊成！」幾個人附和着。

「說有什麼用？」展雲索然回答。

「讓我們驚揚一下也好。」興國說。

「那麼，我就說出來吧！女人本是可怕與殘酷的。」展雲嘆了一口氣：「女人是什麼東西？我可以譬喻說：金錢是火，女人是燈蛾；那裏有了火，燈蛾便飛到那兒去。火滅了，它又另飛到一處了。」

伯君聽到這裏，拍掌大叫：「對的，最對沒有，我家的黃臉潑辣貨也是燈蛾。」大家都捧腹大笑了。

「勿多事，聽吧！」梅阻止伯君說。

展雲略停了一停，繼續說：「幾年前，我由朋友介紹認識了一位女郎，她姓沈名鵬，年才十九歲，父親是個銀行裏的科長，家道頗稱寬裕。沈鵬生得十分美麗，性情溫柔端淑，有初中的程度，好音樂而善詩文。她自從認識了我以後，兩個人便心心相印，如膠如漆。再經過了半年時間的廝磨，已由友情而暗訂下婚約了。」

我的環境，在那時期，本沒有今日般的破落。那時，我在某洋行裏當會計，月薪有八十元。以一般青年來說：八十元本是很難得的了。可是沈鵬對我的收入，似乎不

能滿足她的所欲。把她以前待我的熱烈，漸變爲冷淡，我的心雖已覺着了，但一時爲了愛伊深情，總未虞有他變。

後來，再過了幾個月，沈鵬似乎另結識了一位男友，初時，我對這事本不置信的，其後因親眼看見她和那男友攜手同行，我便氣得毀滅悲哀一齊充滿心頭。從此憂盛上了我的眉梢，把積極的志向，全葬入失望的傷心中。

沈鵬自我發覺了她的祕密以後，便藉口母親的意旨來對我說：她要回定海了，因了祖父的病，立即把在明朝動身。

其實沈鵬的祖父生病是假的，沈鵬爲要用計避絕我而回定海是真的。她去後一月，我不知個中内幕，一心思念深切，便向洋行裏請了一星期假到定海去探望她。

那時，適值有戰事發生，我由上海乘輪船到了定海，不幸被定海當局疑心我是間諜，於是即時被拘禁起來。後來經過了多日的審問，我再三說明是來定海訪問未婚妻的。幾經調查之下，又得了沈鵬的證明，才得到了釋放。可是，已因此被禁一月另二

日了。

我離了拘留所後，就往沈鵬家中住了二日，這二天裏，沈鵬選用一副假面孔款待我，說了無限的話哄我回上海來。

其後，我回上海了，洋行的職守竟因是而失去。沈鵬也跟着來了一封信，於是我悲慘的流淚生活開始了，我嘗到第一次女人的賜予了，我也嘗着失戀的慘痛滋味了。

展雲說完他這一個故事後，心中似有不勝悲楚，面上也憂形于色。他略停了片刻，又繼續說：

「至於第二次失戀呢！很簡單。我因受了沈鵬的刺激，因受了失業的壓迫，在消極心中，就幹出許多消極的事。那時的我，比你們還要浪漫百倍，終日出入於歌台舞榭間，結果給我認識了一位舞院學生，那學生姓唐名雲卿，她也生得嬌憨可愛，和我結交了一星期的時間，二人便打得火熱，我正幸運着由沈鵬手上所拋出來的熱情有了

寄託時，她又已另尋得藍田佳玉種，把我拋棄如敝屣。」展雲說到這裏似帶點氣憤道：「這兩回事，都是女人給我的認識，給我的做人經驗。我有了這種悲慘的過程，所以一直到了如今，我不敢再領略女人的一切，我已對女人全無好感了。你們這些人，還未爬到女人的陣內，還未領略過女人的殘酷，整日祇在叫肉叫愛。哼！終有一天你們做了展雲第二，你們會咀咒女人比我還更甚。而且我再告訴你，失業的痛苦，你們嘗過麼？在你們目前美滿的環境中，尙不知奠定一個努力奮鬥的基礎，不知愛護你的職守，愛護你用血汗換來的金錢，終日混在脂紅與粉白中，談女人，說戀愛，研究色慾。把應做的工作苟且了，把應負的責任放棄了，把學業也荒廢了，這種情形，配做一個時代的青年麼？」

況且再用青年的立場來說，青年是國家的基石呀！中華民族近年來飽受了外人的壓迫，一幅錦綉的山河已被人侵佔得七零八落，我們的政府正希望着全國人民的猛醒，好上下一心去把國恥洗雪，但目前所看到的結果呢？一般青年是這樣的糊塗，自取

還不能，自愛還不知，怎樣知道愛國和救國呢？所以我勸你們早些把眼光放遠一點吧！」

羅展雲這一番說話，雖說得有力有勁，但是這一羣醉生夢死的青年，除了與國稍為感動外，其他不如等於說是對牛彈琴。

「你的話說得不錯，不過愛女人並非賣國的事，也不是墮落的事呀！誰不愛女人？你父親愛了你媽媽才生得你出來呢！」盧振說。

「是的，愛女人是一般男人的心理，孔聖人也說：『食色性也。』假使孔聖人生在女人肉市公開的今日，我敢說，按摩院嚮導社裏必見他老夫子的足跡，他的一摩一摸的本領，豈讓於我小章清麼？」章清狂笑着說。

展雲聽了，搖頭說：「唉！作孽作孽，連聖人也得罪了。你們都自甘墮落，尙有何說呢？我可惜的，是與國這青年，他到了都市僅一年的時間，便跌入那吃人的陷阱裏了。」

興國聽了這話，頓時回憶起他去年初離松江時，馬校長和母親等所說的教訓。他覺到了自己確是墮落了，確是跌入陷阱中了。他對展雲素來沒有較深的印象，由今天起，他才認為展雲是可敬的。

「好了！羅君，你自己嘗過失戀的滋味，你就以為每個人都會像你一樣地失戀麼？你因失戀而對女人沒有好感，假使你今日並未失戀的話，你何嘗不是像我們一樣地糊混呢？」陸伯君說。

「不，我素來對女人是有一個中心目標的，我從沒降低自己的人格，做了女人的奴才；我也未嘗，把女人當作玩具。」羅展雲說。

「那麼，我們是女人的奴才，我們人格低。省省吧，道學先生！肉海般的上海是不配有你存在的。」盧振說。

「羅君，我來說句公道話吧！你的話也對的，他們的話也對的。做人各有各人的性情啊！例如你愛吃辣，我愛吃酸，吃辣的人怎樣好強人家跟他所好呢。」一梅想了

一回，便這樣對展雲說。

「好了，好了，不必嗷嗷爭辯了。羅君說的話總是想我們好，我們雖不接受他的好意，也不必使人難受啊！」興國說。

「耶穌自有耶穌道理！我們要言歸正傳了。良宵美景，豈容辜負。今晚先來決定行止，好讓小章清止了心癢吧！」

「玩嚮導去！」一梅似呼口號地說。

「道學先生，參加一份吧！人生難得是糊塗，良宵知己還相會，保管你軟玉溫香滿懷抱，去吧！」章清向着展雲說。

「這般的神仙樂，我不敢領教，向各位告別了。」展雲對着他們說，走時又向興國道：「陳君，我對你講幾句話。」

興國跟了展雲走出倉庫門外，展雲便對他說：

「你這人很聰明的，須細心想想你的前途，想想你父母所付托與你的熱望，現在



羅展 | 雲拉 | 了興 | 國到 | 倉庫 | 門外 | 苦，苦 | 苦勸 | 他不 | 要跟 | 他們 | 去隨 | 落。

不自愛，將來悔也無及的。」

「我知道你一番好意。我總須處處小心是了。」興國說。

「我走了，明天會，今晚還是不跟他們去爲妙。」展雲別了興國。

「謝謝你。」興國說着，走回倉庫內。

這時，他們都在談嚮導，正說得興高彩烈，見了興國回來，便齊聲問道：

「他說什麼？」

「他沒有說什麼。」興國回答。

「他生成一副落伍相，全沒有一些時代青年的氣象，真該死。」盧振似罵地說。

「假使青年們都像他一樣沒朝氣，不，不，像他一樣沒勇氣，中國要亡了。」章

清發了一副鬼臉，聳聳肩膀笑着說。

「玩是不妨玩，祇要自己把定意旨玩，又何墮落之有呢？」伯君說。

「閒話休提，今晚到底如何？」二梅問。

「依你主張，玩嚮導去好了」伯君說。

「今晚茉莉裏不能去了，我們不如召幾個姑娘陪到樂園去看『水汪汪』吧！既可飽眼福，又可飽手福，熊掌與魚肉均兼，何樂而不爲也。」章清說。

「不得了，讓『白花姑娘』見了我有女人，對她的追求豈不絕望麼？」伯君說。

「那麼，最好是到舞廳。」一梅說。

這時，盧振參加意見了：

「何不把用在舞廳的錢，去開一個房間呢？」

「好極，好極，既經濟又實惠。」章清說。

「興國，你以爲如何？做人須得及時行樂啊！」盧振見了興國不語，便問他道。

其實興國的心，受了展雲的影響，正在遲疑不決，盧振如今突然問他，反令他不知如何回答好。

「中了展雲的毒了。」一梅指着興國說。

「老羅那東西，以後真的要向他下警告。他實在太不知趣，逢興必掃的。」盧振說。

「不關他事，不過，我在酌量自己的經濟力量吧！」興國代展雲辯着。

「我的方法很經濟的：五個人每人一元，合共五元。二元開房間，三元叫響導。妙不？」盧振說。

「極妙，極妙，並且由我個人名義上，另召一人，以表擁護之熱忱。」章清說。

「老陳，假使你軍火缺乏，我代你負責一半好了。」伯君說。

「在這種優待條件之下，應該去了。」梅催促着興國回答。

「唉！就去吧！實在我不能跟你們一樣，因為我要負着相當的責任啊！」興國見他們催促着，情難於却，故答應了。

「全是中了老羅的毒，否則，追求紅玉時候，你就沒有相當的責任嗎？」盧振說。

「莫把金樽空對月，今日你不玩，明日汽車軋死，豈不冤枉一生？」章清說。

「去了，去了，不必多說。」興國表示有意墮落地說。

他們在無形議決之下，便湊合了錢，交與盧振作總指揮。興國下了倉庫的鎖，一羣人就向旅店裏找房間去。

一塊五角錢賃了房間，盧振打電話向茉莉召了真珍來。據說，真珍是他的老相好，玩起來可以不用客氣。約半頓飯工夫，真珍就來了，盧振照例向她招呼一番，便脫去大衣坐下了。

「真珍！我先告訴你，這裏都是我自己的弟兄，你對他們不必過於客套呢！」盧振說着，又用手捏了她的面孔一記並說：「我先來介紹吧！昨晚在茉莉忘記了。」

於是盧振就把真珍拉到衆人之前：陳先生，潘先生，陸先生，章先生的各個介紹過。

這裏幾個青年，除了興國以外，都是色中餓鬼，見着女人好像餓大蟲見肥羊一般

，沒幾分鐘，由你手搶到我手，轉來換去，真鬧得烏煙瘴氣。

伯君一眼瞧着興國獨個兒坐着，便大聲叫說：

「看，陳興國怕難爲情，不敢動手啊！」

「他才是君子呢！」真珍由一梅手裏掙脫說。

「啊！老陳，真珍贊你是君子，大概她鍾意於你了。」伯君說。

「那就算我是君子好了。」興國擺着頭說。

「你君子？我遍不讓你正經。」章清說時，一手拉了真珍說：「真珍；你去摟着

他親個嘴，我請你吃一隻鴨肫肝。」

「真的嗎？我去。」真珍笑着說。

「呀！不要攪，我不敢自認君子了。」興國怕難爲情起來。

「不管，這個嘴總要親的，不親，真珍便不算人。」伯君說。

「真珍你不親他，我來親你的呢！」章清迫着說。

「不要這樣，怪難看的。」興國站起來要逃避。

盧振一步走過去，抱着興國不放，一方面又迫着真珍說：

「來呀！飯桶。」

真珍就火一般快，撲到興國的身上，雙手摟着他的頭，強硬地親了一個嘴。竟把胭脂染得興國兩片嘴唇紅鮮鮮。

興國雖然羞得兩頰緋紅，然而他內心的快慰，就可由他的微笑上看出來。

「這種滋味怎樣？今晚假使你聽信了羅展雲那傢伙的話，如何會有這樣的豐收呢？」陸伯君對興國說。

「據老羅講起來：親了這一個嘴，就叫做墮落了。」一梅也對興國說。

「他，一身奴才相，在這風流時間中，提他幹麼？」盧振說。

「真的，還是讓我來。」章清一把抱着真珍，按倒在床上，連親了十個嘴，再向

興國道：「如何呀？大丈夫必須有這種勇氣。」

這夜天，興國仍然沒有回到倉庫睡覺。他隨着他們，沉迷在旅館中取樂。

三個鐘點過去，盧振付了三元給真珍，遣她回去了。章清因說過獨力負擔一個響導，故待真珍走後，立即另打電話，到茉莉召了真麗來。

時間一刻刻地過去，午夜一點鐘來了。興國的慎重態度，隨着時間而消滅。他跟着了他們，動了手又動了腳。方才所謂君子的面具，已不知丟到那方。

慈愛的教育是描寫一個小學畢業生脫離學校後

所遭遇的悲慘環境，作者蕭劍清，在南國素負盛名書中以一個小學生爲標題，把社會不良的制度盡情攻擊，描寫深刻有力，是學生時代及一般家長教師等應讀之物。全書二十萬言，印刷精美。

大 方 書 局

一四 沒落的開始

新歲與舊年，轉瞬又過了。興國在這個短短期間中，已着了很重的響導迷。每年，偉大廠在年結時，照例有花紅分給夥計，興國因此多得了數十元的進賬，他在潘盧二人慫恿之下，拿了半數做了一套新洋服，並買了一件舊大衣，其他所餘，不必說，全花在響導姑娘的身上了。

廢年元宵節，盧振陸伯君二人，又糾合了興國，一梅，章清，在旅館裏開了房間，大召響導。這時，興國和茉莉響導社的真美姑娘，早已打得火熱，所以今天他所召

的人，非真美莫屬了。

說起興國和真美的關係，那拉攏的功勞當全屬於盧振。盧振是一個胸懷險詐的人，他對興國表面上雖親如兄弟，內心裏却有一個原因，非使興國墮落不足以取快的。

事實是這樣的，偉大鋼器廠門市部自從興國來了以後，經理們常常在稱贊着興國盡職負責，迭次增加薪水。而且添設倉庫時，這一個安閒舒適的位置，又偏偏派了興國去。振盧和潘一梅兩人，到了偉大，已有相當的時間，照理這種優厚的待遇，應屬於老職員所享有的。而今竟給一個新來的人所佔去，心中未免怨憤與嫉嫉交生。他們要怨經理，當然無力，祇得把一腔懷鬱的惡意，全加到興國身上。可是興國這個青年，待人接物，極盡謙虛，盧振雖懷嫉於心，在他這種態度之下，實在找不到一個衝突或破裂的機會；因此在萬不得已時，祇有施用陰謀，利用毒計使他墮落失職，好讓自己有補接倉庫管理員的機會。

興國年雖二十，到底是個意旨不堅血氣未剛的青年；一來因了都市的環境所誘惑

，再受擇交不慎的害處，故年多的時候，已經把奮鬥上進心完全殞滅了。他第一次所遇見的徐紅玉，祇是嘗到個人的單調滋味，如今茉莉嚮導社的真美，是一個公開以色肉爲職業的婦女，她碰到了興國這種初出茅廬的青年，當然不肯輕易放過。盧振又在其間雙方煽動，故很易地使興國甘願屈伏在真美的股掌間了。

這一天，所謂元宵夜，是一年中第一個佳節，興國在旅館中，搜刮了自己一切所有，便把真美召來。盧振也召了真珍，章清、伯君共召了真麗，一梅也向另一嚮導社中召了一位名叫羅蘭香的。五男四女，各盡調情之所能。且說真美這人，本是個貪婪貨，如今見着興國熱情認真，容易欺負，故在談話間，大施媚力，以求詐取遂心。

「你不是真的愛我呢？」真美吻了興國說。

「祇有上天明白我的熱情！」興國答。

「你說說吧！我們這種下作人，有誰看得起？」真美不歡地。

「不，我實在愛你，我不管你的職業如何，我祇愛你的整個人。」興國見了真美

不歡，便坦白誠懇地表明心跡。

「假使你是真的看得起我，我便老實告訴你吧！我第一次在茉莉裏碰着你的時候，心中便愛上你了。那時，你沉默的態度，英俊的舉動，使我看了，恨不得立刻倒在你的懷裏呢！」真美依着興國的肩膀說。

這種話，便是久處情場的人聽了，也會靈魂天上飄，現在灌到興國的耳鼓裏，他的麻醉狀態，自不待言了。

「我慚愧着沒有天天和你相見的能力。」興國向真美說。

「天天相見，總是要錢，豈不太破費了？我們祇要大家真心相待，又何妨多隔幾天呢！」真美說。

「一天不見你，心裏總有說不出的難過！」興國歎着。

「大家都是這樣的，不過環境所迫，祇得忍受。」真美說。

興國聽了，略歎了一口氣，望望真美的臉，心中有說不出的快慰。

「呆望着我幹麼？」真美嬌嗔地。

「真的，我恨不能天天親近你，」興國說。

真美聽了，側了頭鎖了眉，似有深思，既而道：「我送一件紀念品給你吧，這件東西可以代表我，甚至每天你念我的時候，你見了它，猶如我一樣了。」

她說後，便把手上一隻銀質假鑽的戒指脫下，微笑地套在興國的手上。

這一着棋，足以制興國於死命，他攥了真美，不停地吻着戒指。歇了一回，他自己想着：真美真是善知人意，她送了這隻戒指給我，是多麼的有意義啊！但是，照理我也應送回一樣紀念品給她呢。興國想到自己身邊，確實沒有什麼可以值得送，於是就向真美道：

「我也想送一樣東西給你做紀念，不過一時又想不到什麼好？」

「不必破費了。」真美說。

「祇要能夠互表心跡啊！」興國說。

「那隨便你好了。」真美這時，輕輕吻了興國一記。

「你喜歡什麼呢？」興國感到真美着實可愛，不期而然地這樣問着。

「什麼都好，祇要你送的便是價值。」真美回答。

「你想想，什麼好？」興國問。

真美微笑地，把粉頰偎了興國的臉，略想了一回，用着十分嬌軟的聲氣說：

「早半年，我就想買一隻手錶了，但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買得成功。」

「錶！」興國心裏想，這可不是玩意啊！至少也須十多元，我那裏來的錢呢？但

是真美已經說了出來，不答應又不好意思，只得暫時硬着頭皮說：

「哦！手錶麼？很好。」

「不過貴得點，恐怕你不捨得吧？」真美好像窺出興國的心意，故這樣說。

當這個時候，盧振走過來，聽到了這些話，便不待興國回答，說：

「不成問題，陳少爺素來慷慨爲懷的。」

「又何必挖我的苦呢？」興國轉過臉來對盧振說，並又對真美微笑領頭。

「不一定要買的，我不過說說笑吧了。請你不要太認真。」真美說。

「這有什麼問題，一隻錶我不在乎的。」興國說。

「那麼，我先來謝謝你呢！」真美說。

「買了再謝吧！」興國說。

「什麼時候去買呢？」真美又說。

「這兩天內，等我有空。」興國回答。

這時，興國已經勢成騎虎，欲下不能，心中想到十多塊錢的問題，真不知怎樣好。要是不買罷，已經答應了她，而且她的雅嫻嬌媚，着實令人可愛。要是買吧！這些錢殊非易事。

興國只好把心事臨時撇開，盡懷在擁抱熱吻中找安慰。真美也知自己的計劃成功，一隻半塊錢的戒指，竟換到一隻手錶，心中快樂不絕，表情上對興國更加媚惑及熱

烈。

夜靜更闌，幾個嚮導小姐都被遣回去了。祇有盧振留着真珍過夜，五男一女，共睡一床，一夜糊塗、無所不爲。興國爲了過於沉迷，倉庫看守的責任，又在輕易地放了過去。

次早，興國在夢中，被陸伯君推醒，他隨着陸伯君的指示看去，祇見盧振擁着真珍，酣入睡鄉，由被角的一端，隱隱約約地露出真珍裸了下體，一個滑膩肥滿的臀部，輕輕由被縫裏透入了興國的眼簾。這種色相，興國還是初次領略，因此他在神魂顛倒之下，恨不得自己也召了真美來，共宿一宵。

伯君，一梅，章清祕密地會議，剎那，他們走了過去，並召了興國，各佔盧振真珍倆的被角一方，一聲「一，二，三！」登時把一張錦被揭起。於是一幅夢裏驚濤圖，頓然驚醒。盧振衣褲鬆馳，真珍掩面倦縮。章清忙把被角一丟，正要伸手向真珍搜索。盧振朦朧中急呼道：

「噯！噯！要保守人格！」

「人格多少錢一斤？」章清說後，即時換過低聲軟氣道：「好哥哥！好姐姐！讓小章清摸一記吧。」

伯君這時，恐怕盧振動氣，便道：「好了，好了，一看就夠了。」他說後，並將被頭蓋回他們的身上。

真珍這時，才向他們罵了幾聲，又向興國道：

「阿陳，你也不是好人，看你外表規規矩矩，心裏却惡形惡相。」

興國看了這種情形，早已面孔紅得像火一般，再加真珍說他幾句，愈覺難為情，但他尚強裝作笑容道：

「何苦偏要罵我呢？我又沒有動手。」

「拉了被角面孔已紅得不像人，還敢動手麼？」梅笑着說。

「你敢動手，老娘不怕！」真珍在被裏穿着衣服說。」

「老盧又不做烏龜，我怎可動手？」興國帶點嬉皮癩臉的樣子說。

盧振心想：興國雖然學會了糊鬧，但尙未至沒落時期，如今何不乘機把他的狂浪煽動，好讓他早點跌入泥沼裏呢！於是就笑着向興國道：

「你敢動手，老子不怕做烏龜！」

「那麼，動手吧！」伯君一手將興國推倒在真珍的身旁，並說。

盧振這時，明知興國不敢動手的，就急將被頭翻起覆在興國身上，把真珍和他二人裹在一起，用力地掀着並對真珍說：

「真珍緊摟着他，不要放鬆。」

真珍對於興國，從那次親了他的嘴後，心中已有了一些印象。她愛慕着興國的談吐文雅，愛慕着興國的年華面貌，如今見了盧振把他推到自己身上，機會難得，便用力反轉身，手脚齊施，將興國貼身箍緊，一連吻了他六七次。講到興國，他被真珍濕軟酥香的身體裹着，心中突生了一種異感，祇覺全身如浸熱在水中，那被誘惑的意旨

，已不能自持了。

「梅，伯君等，又在被外用力壓着，一擠一擠的愈使興國神飛魄散。既而興國被壓氣喘不過，哀哀地討了饒，大家才在笑聲中解了圍。

世無不完的樂曲，這一羣迷途羔羊的狂歡夜，又是依然作了花散水流。自是而後，興國不絕憧憬着裸體的真珍，不絕回憶着給真珍緊擁時的沉醉。他默念着：自己和真美又怎不可以呢？真美比真珍更年輕更可愛，祇要自己有了錢，不是一樣地可以開房間召她伴夜嗎？但是錢呢？唉！非十多元不可，再加十多元一隻手錶，這數十元的鉅款向那裏籌得呢？這些都是幻想吧！興國心中愈想，愈是存着嘗試的心，對於倉庫的來往貨物底數目，似乎漸現苟且的狀態了。

幾天後，真美碰到了盧振，問明了興國的所在，便直向倉庫去找了興國。

「陳先生，你好嗎？」真美在倉庫門口突向興國說。

「呀！你怎樣會來的。」興國問。

「幾天不見你，心中太記掛了。」真美媚笑着，背了雙手。微側着頭說。

「這裏是倉庫，是辦辦……公……」興國明白有女人到辦公地方是不妥當的，故要這樣說，但他一想到真美的來，是出於至誠，假如阻止了她，未免太令人不快。便急忙改口道：「這裏是辦公地方，不清潔，又不雅，恐怕待慢你了。」

「你不討厭麼？」真美問。

「我很歡迎，請進來坐吧！」興國答。

興國於是帶了真美到倉庫內，自己又特意點看賬冊，誇示工作的繁重，以博真美的羨慕。

他們談笑了一回，興國又帶她到各房參觀，到了存放天鵝絨的小室，真美看見一疋一疋的各色天鵝絨放着，便詫異地問着：

「你們廠裏有絲絨織造麼？」

「不，這是做沙發椅墊的。」興國回答。

真美看了一回又一回，才離了小室，又在倉庫內坐了一刻，便告辭走了。

自此以後，真美常到倉庫內來看興國。青年男女，靜室幽會，當有無限嬌妮豔蹟，但是真美每來一回，興國便會想起手錶的事，心中好像不早踐諾言便無面以對佳人。

由心理的作用，終於使興國幹出有生以來，第一次的事。是在一個朝晨裏，真美又到了倉庫中，說笑間，她不客氣地提出了手錶的事說：

「前幾天，我在這裏回去，真受氣，過了鐘點竟被大阿姨罰了半塊錢。」

「怎樣會罰的？」興國問。

「社裏的規矩是正午要到的，過了正午，便要受罰。我當真要去買一隻手錶了。」

「真美不歡地說。」

興國聽了，沉吟一回，看看手上的銀戒，便決意說道：「真美，我本想等月頭送你一隻手錶的，現在，我明天準定買好，你來取吧！」

眞美別了後，這一天，興國上下思量，對買手錶的款項，毫沒着落。及後，他想起以前會見過練習生嘗去一套衣服，如今何不依了這個法子，以求暫時轉移呢！

入夜，興國包了一件絨線衣服和二襲夏季短衣褲，二件長衫，偷偷摸摸的向當店走去。他巡逡了五六回，始終不敢入內。給人看見怎樣好呢？到裏面去是如何手續呢？這些衣服可當多少錢？幾個問題，把他攪到鍋上螞蟻一樣。但是，他的胆略終於戰勝了羞縮，他脫兔般的衝到當店內，把那包衣服擱到櫃檯上，一聲不響地站着。

那朝俸將衣服檢視了一回，便問興國道：

「要多少錢？」

「可以當多少呢？」興國反問着。

「等高十二塊。」朝俸回答。

「唔，就當了吧！」興國表示贊成。

他拿了當票和十二塊錢，火般的又衝出當店，直走到鐘錶店內，所有的女式手錶



他揀了一包衣服偷摸走到當店，恐凌了五六回才冒險急步蹣跚了去。

，至少也要十四元一隻。

「怎樣好呢？我的錢仍然不夠。」興國自言自語地說。

店夥見了他遲疑不話，便對他說：「這個價錢是最公道的了。你不信，可到別家去看，沒有十五塊真買不到。」

「我以為還是太貴了些。」興國說。

「你願意出多少錢呢？」店夥問。

「最高我祇能出十二元，多一角也不行。」興國說。

他們又互相議論一番，僥倖地仍然給興國用十二元的價格買下了。

次日，真美果然來了，興國便將手錶交與她，兩人儘情歡談，在真美的媚與蕩底迷惑中，興國受了更深的沉迷。

興國送了手錶給真美，真美告訴了真珍，真珍傳至盧振那裏，於是成羣人都知道這件事情。

這天恰巧他們在偉大門市部談說的時候，羅展雲來了。他們露出許多懷疑興國的地方，尤其是盧振說得可疑：

「他早已用到山窮水盡，現在又未發薪俸，那來的錢呢？」

展雲早向伯君查明了原委，明知興國這人素講人格，如今雖糊塗至此，但亦不致於幹出沒廉恥的事，故插嘴道：

「十多塊錢是小事，隨時都可向親友借到呀。」

「他有什麼親友？」盧振說。

「總之，他這人很有腦子，我不信會做出下作事的。」展雲又說。

「那麼他的錢究竟向那裏來呢？」盧振一再疑着。

「恐怕叫家裏寄來吧！」伯君說。

「不，寄給他的信都是平信。」梅說。

「不必管人家吧！你要是喜歡，真珍小姐也有一個手錶的。」伯君說

「我並不管他，不過他是我們的朋友，要是有了不當行爲，應要給他一個忠告的。況且他所負的責職是這麼的自由，假使一生了壞心，將來便害了他一生呢！」盧振莊嚴地說。

「我相信對公事上，他絕不會糊塗的。」展雲再說。

展雲這人，到底在這羣人中，是最清醒的一個，他看見興國跟了他們而墮落，心中已萬分憐惜。現在又聽說興國有可疑的行爲，心中更難過不絕。雖然他和興國不是個什麼知交，但是眼見一個大好青年，走入地獄，未免不忍。於是他立即辭了盧振等人，自己一個向偉大倉庫走去。他找到了興國，漸漸談到手錶的問題上說：

「陳君，嚮導女郎全是些朝三暮四的買肉人物，她們之間，是沒有愛情的，她們間的愛祇是築在金錢上，沒有金錢便沒有了愛。你又何必向她們認真呢？」

「我不過是隨意玩玩吧了。」興國回答說。

「請你原諒，我當你是自己兄弟一般，才敢向你說，有時，你對她們實在太破費

了。」展雲說。

「我很明白你對我的好意。可是我實在沒有過於破費。」興國說。

「沒有靈魂的女人，和以色列肉爲職業的女人，專以詐索爲本能的，你切不要過信她們的假心腸！」展雲說。

興國心中真猜不到展雲是爲些什麼意思，祇得含糊地領首稱是。

「聽說真美敲了你一隻手錶，這種人，怎能送貴重的物品給她呢？」展雲說。

「是有的，不過……，我也老實對你說吧！真美這女孩，似和其他嚮導不同，我的心中實有點愛她。」興國慢慢地說。

「但是，你的環境不許可，你偏勉強地去愛她，一旦爲了經濟而幹出失人格的事，豈不犧牲了一生名譽麼？」展雲說。

興國聽了這話，以爲展雲查悉了他當衣服的事，登時面起紅雲，侷促不安。而展雲呢，正因聽了盧振的話，疑着興國有盜取的行爲，如今一說，竟見他顏色徒變，心

中未免以假疑真。

「陳兄；我們都是兄弟，我勸你對於前途與名譽，要格外小心，切不可一失足以成千古恨呢？」展雲說。

「得了，我總依你的話，現在我很慚愧，不過錯已錯了，祇求下次猛醒而已。」興國說。

展雲聽了，心中又喜又驚，喜是興國勇於悔改，驚是以爲興國真的給盧振猜到了。故更誠懇地說：

「事已錯了，但是可有補救的辦法，當予立即補救，否則。將來給你的經理知道，豈不糟糕？」

到這時，興國才覺到展雲多少總帶點誤會，於是立即回答展雲說：「羅君，大概你誤會了，我所做的事，雖然是十分慚愧，然而總是自己的私事，和公事全沒關係的！假使經理知道了，也不過一笑而已。」

「哦！我真的還不明白，你可否開公佈誠把事實告訴我？」展雲很抱歉地撫着興國的臂。

於是興國便把如何答應真美買手錶，真美如何來，自己如何當衣服等，全盤托出，展雲才恍然一笑說：

「所謂疑心生暗鬼，就是這樣了。」

同時展雲又把他們怎樣猜疑的話說了一遍，興國也笑了。展雲並再三勸告興國絕了真美，致力於事業上，但興國那裏肯聽呢！

其後，展雲代興國把送錶的事，向潘盧等說出原委。同時興國自己，也因同事們疑他不軌，故意將當衣服的當票顯示出來，大家才釋然自知誤會。

上海大方書局

最新出版學校用書 · 歡迎同業大量添購 ·

初級論說精華 一冊
 高級論說精華 一冊
 初級作文精華 一冊
 高級作文精華 一冊
 中學論說精華 一冊
 初級模範作文 一冊
 學生模範作文 一冊
 中學模範作文 一冊
 初級模範日記 一冊
 新編模範日記(正集) 一冊
 新編模範日記(續集) 一冊
 中學模範日記 一冊
 模範學生水彩畫 四冊
 模範學生蠟筆畫 四冊
 模範學生剪貼畫 四冊
 模範學生鉛筆畫 四冊
 模範學生尺牘 四冊
 袖珍大方新畫寶 四冊
 小朋友畫典 四冊
 現代學生畫寶 四冊
 最新學生美術畫 四冊
 最新寫有畫典 一冊
 美術廣告畫庫 一冊
 中西萬有美術字 一冊

國音學生字彙 一冊
 學生新字源精裝 一冊
 大眾新字典精裝 一冊
 模範英文字典精裝 一冊
 模範漢英字典精裝 一冊
 模範英·漢兩用字典 一冊
 民間故事新集 一冊
 苦兒成功記 一冊
 世界科學珍聞 一冊
 世界發明家故事 一冊
 世界名人故事 一冊
 歷代名人故事 一冊
 新兒童修養 一冊
 女子寫信指導 一冊
 模範女子尺牘 一冊
 模範學生書信 一冊
 學生新尺牘 一冊
 小朋友寫信指導 一冊
 兒童尺牘問答 一冊
 小學尺牘課本 一冊
 新公文程式集成 一冊
 活用公文程式 一冊
 軍用公文程式大全 一冊

書名繁多不及細載。備有書目函索即寄。

一五 墳墓的自掘

有一件不幸的事情，突然加到興國的身上，因此更促使他致力於自毀自滅。

那是在真美正媚惑興國的時候，茉莉嚮導社因了人事的紛爭，突告解散；真美因環境所迫，不得不另求生活。未幾，她得了朋友的介紹，轉入梅花舞場爲舞女。而興國也因此學會了跳舞。

一個沒靈魂的女人，走上舞池以後，她的虛榮心理，益發不可收拾；因了舞女的生涯，是和嚮導大不相同，舞女在公開地受着舞迷的爭奪，最容易養成一種自驕自

傲的性情。真美的姿色，本甚可觀，故一到了梅花舞場後，便大受歡迎，每夜坐檯子幾無虛夕。在這時期，興國也會隨了一梅盧振等，捧場數次，但是在真美許多的舉止豪闊的客人中，興國的渺小，真不會放到真美的眼裏了。故而不到幾月，真美非但討厭興國，而且大有和他冰炭不相容之概。

真美這一回攔絕了興國，在他的感受中，是和徐紅玉不同，紅玉還沒有相當的情感表現，故絕緣之下，是沒有多大傷心。現在的真美，幾月來都和他在擁抱與接吻的生活中過慣，曾經卿卿我我，誓不分離，如今一旦勞燕分飛，其內心的痛苦，當是他一生的空前遭遇。興國在悲傷與心痛間，會掀起無限的消極思想。他幾次到梅花舞廳來，都幾次眼巴巴的望着自己愛人倒在別人懷裏。他需要報復，需要洗滌恥辱。而且在盧振的煽動與激憤之下，更求迫切地報復。

上海舞廳中，有一種互相爭面子的惡習慣，這種習慣在舞場流行語中叫做「梨台型」。興國就在盧振的指導之下，用「梨台型」的手段使真美塌台。

時間又已到了初夏，與國寫信欺騙了他的母親和乾爹，說自己在上海生着病。一連兩個月減寄至十元回家，又將冬天的衣被完全當了，他把所得的錢，拿出一部做了一套夏季西服，全身雪白，鞋襪煥然。在一個星期六之夜，他便翩翩如一公子，由盧振一梅等伴着，到了梅花舞廳去，擇了一張正對真美背座的桌子坐下。

盧振說：「你依了我的話做去，茶錢都算我的。」

「祇要能塌真美的台，什麼都依。」與國回答。

盧振聽了，忙對着一個侍者叫着：「Boy！來一瓶啤酒。」又回頭對與國說：「這瓶酒也算我請客的。」

既而啤酒來了，三個人各斟了一大杯，喝了幾口。盧振說：

「好了，你先去和真美跳一隻舞，面上不要露出一些怨恨。」

「既然要掣她台型，何以反去跳她呢？」與國問。

「這是苦肉計呢！你不必問，祇去好了。」盧振說。

興國隨即走下舞池，站在真美的面前。

真美今晚見了興國，穿着新挺的洋裝，微笑地瀟灑地，心中已有幾分藕斷絲連；至今果然見他來和自己跳舞，當然喜不自勝，萬分歡迎地站起來把腰送給興國攬着。舞至音樂完終，興國回了坐位，盧振又對他說：

「這隻舞你又出去跳，不過千萬不要跳真美，而必須跳真美旁邊的一位舞女。假使真美看見你站起身來迎，你便冷笑地叫她坐下，叫她不要忙，並請了旁邊的舞女跳給她看。」盧振搖着頭得意地說。

「好極，這方法三世冤仇也報了。」梅讚着。

「真妙極，老盧，小陳佩服了。」興國說。

「還未呢！這個步驟祇行了十分之三。」盧振表示更驕地說。

歇了一隻音樂，下隻又響了。興國便依了計劃，直向真美的身旁一位舞女走去，

興國還未站定，果然真美已立起來迎。一時興國想起以前受冷落的事情，便立刻悲憤

填胸，用極嚴刻的聲氣說：

「對不起，不要忙，這回我是跳這位小姐啊。」興國說後，冷笑地攙了真美旁邊的那位小姐酣舞而去。

真美受了這種冷落，面子完全失光，女人心腸本是狹窄的，她愈想愈氣，心中一急，便抱頭大哭，向廁所中走去。

這一幕把戲，把興國快活得隨舞隨笑。他又問明了這位小姐的姓名。原來姓白名芸芳。

剎那舞止，興國呵呵大笑走回桌子去，盧振便先開口說：

「休快活，這才是第二步，還有第三步未演出。」

「第三步怎樣？」梅問。

「我先來問老陳，今晚預備花多少錢。」盧振問。

「五塊錢夠麼？」興國問。

「最好是多一塊！」盧振說。

「那不成問題的。」興國答。

「要是這樣，我把方法告訴你了。等一回真美出來時，你立即買五元舞票叫僕歐召了白芸芳坐檯子，同時另買了一元去跳真美那旁的一個，但切勿跳足一元，須留下一張票子當衆叫僕歐交與真美。這樣便可紮得台型十足了。」盧振非常自得地說。

「這方法果真不錯，虧得你想得出啊！」梅聽了說。

「無論如何，我總依行。」興國說。

他們訂好了計劃，大家談笑一回，真美便哭喪着臉回到座位上。這時，興國立即起來重走至真美面前，跳了她旁邊的另一個姓余的舞女。

興國忽而左忽而右的在真美兩旁跳着。隔了一息，又叫僕歐召了白芸芳坐檯子。真美見了這種情形，真是把肚皮也氣破了。但是又沒有辦法，祇好慢慢再想報復。

當真美在凝想的時候，興國拿出一元買了八張票子，在其中撕了一張，大聲召了

僕歐來，故意含糊說道：

「這一張票子，請你代我交給一位……哦，我忘記她叫什麼名字，讓我來告訴你吧。」

僕歐把票子交給僕歐，自己便走入舞池樓了余姓舞女，並指着真美大聲對僕歐說：

「Roy那一張舞票，就是給這位小姐的。」

僕歐將一張舞票交了給真美，真美氣得眼淚直流，她捺了自來火把舞票燒了，並大罵殺千刀不止。到了差不多時候，興國又買了五塊錢舞票，跳了一隻舞送白芸芳回座去了。

這一個計劃，使興國大大揚眉吐氣。而且以後更得到和白芸芳結交的機會。

說起白芸芳，她的出身本是一個中學生，廣西人，自少養在上海，今年才十九歲。她知道真美和興國本是相好，故初時談吐間，頗勸興國和真美恢復感情。後來興國

把經過的事情，說了出來，她才咒罵真美心腸太狠。白芸芳生得面龐端麗，嬌小玲瓏，深得興國的喜悅，而她也喜歡興國的文雅風流，故兩人相見之下，立如故交。

盧振因為興國失了真美，正恐他受了刺激，放棄浪漫生涯；如今見了他很容易又和白芸芳搭上了，故極力在旁煽動。嗣後，白芸芳在興國的心坎中，又造成了一個不可忘滅的新印象。

古語有兩句話，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興國在這時期，雖迭遭失意，可是他已養成了一個浪漫不羈，浪費好奢的心理。他穿了簇新的洋裝，到處招搖。對經濟上的問題，東羅西掘，環境愈是刻苦，虛榮的追求愈是迫切。而且他又認識了白芸芳，染上了出入舞廳的嗜好，充足養成一個舞迷。當興國熱戀白芸芳的時候，真美也找得了幾個捧場的客人。於是在梅花舞廳中，真美和白芸芳就成了敵國，誓不兩立的鬥爭，各拉了客人來紮台型，可是這一來，却苦了興國了，他一個月祇有二十四元的進賬，又須大部寄回家中，所餘區區數元，僅足和潘盧二人作經濟上的集資，供每

月五六次的舞場消耗而已。但是真美的客人，幾乎是每夜必到，每遇興國必坐樓子，弄得興國大坍其台，白芸芳也被丟盡臉色。

白芸芳的對興國，可以說，是情出至真的；也可以說是興國顛倒於女人腳下後，所遇着最真誠的一個。但是白芸芳的環境，是陷於跳舞圈中，她當然希望她的知己能在舞池旁代她揚眉吐氣。而且她更不知興國的真實環境如何，故每次遇了興國的時候，總是訴着真美如何丟她臉，自己如何沒爭氣等話。

在興國的心理中真美是自己的大敵，白芸芳是自己新知交。更可恨的是真美忘恩負義，處處迫使自己難堪，故懷恨於胸，永存着一顆最深的報復心。如今自己既和白芸芳締了知交，本指望乘此機會，打真美一個下馬威；誰料冤家窄路，各不相讓，真美拉來一班客人，衣着與用度均超出自己之上。興國遭遇着這種不幸的敵對行為，那得不圖力行挽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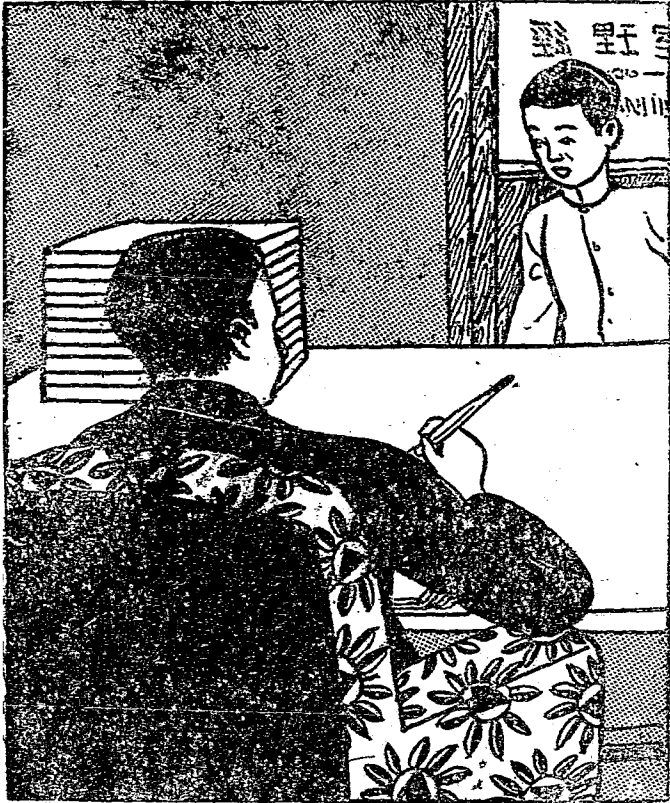
這時的興國，早已忘棄了自己的出身，忘棄了偉大的母愛，忘棄了乾爹的養育苦

心，忘棄了學校所得的教訓，忘棄了自己童年時的光榮！他滿懷的希望，祇是計劃着怎樣解決經濟，怎樣對真美報復，怎樣代白芸芳爭面子等問題。

在他再三的籌謀中，祇有向欺騙的路途上找到解決。近半年以來，興國已染上典當的惡劣習慣，但是興國在這種環境中出身，有什麼東西可以供給長期典當呢？他當了不久，除了身上所穿的衣服以外，早已把一切均存入長生庫中了。目前興國已至當無可當，貸無所貸的時期，他在窮極無聊的處境中，在虛榮與色慾心所操縱之下，有一回便向自己的薪金上着想：他走到經理室中，造了一個謊對經理說：

「經理先生；我的母親在松江生病了，連月以來，已經用去不少醫藥費，現在已全無辦法，病又不能不醫。我幾次本想來向廠方借錢，又恐怕有不便當的地方，故忍辱用典當的方法來籌款寄回家中，但是目前已至當無可當了。不得已要向經理預支數十元，並懇請批准按月分期扣除，以濟燃眉。」

汪經理素來知道興國辦事忠誠，為人持重，況且馬校長又幾次來函推薦，心中對



他扯了
一個謊
，走到
經理室
裏，說
母親染
了病，
懇請經
理借他
五十塊
錢。

他本有極優良的印象，于今見他說得這樣可憐，遭過是這樣悲慘，故毫無問題地答應了。

「你想借支多少呢？」汪經理說。

「我想借五十塊：」興國答。

汪經理聽了，略一默算，便答應道：「好的，我就准了吧，這五十塊錢，並可分作十期扣除，每月在薪金內扣取五元，你認為滿意嗎？」

這種優厚的待遇，興國真是夢想不到，怎有不答應呢？於是汪經理但寫了條子，囑興國到會計處如數支取。

在色慾市場燒得焦頭爛額的興國，拿了這五十元，宛像久涸的魚得了水，當天便到故衣店裏化十五塊錢買了一套半新的初秋西服，因為中秋瞬息要過了。他把西服燙得光滑如新，華燈初上，便約了一梅廬振到梅花舞廳，代白芸芳爭風頭去。

這一天夜裏，真美的捧場客人恰巧地也到了。於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舞海地

畔，頓佈成楚漢相爭的局勢。興國三人坐下，各開了啤酒，忙叫僕歐召了白芸芳坐檯子，談笑自怡，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而真美的客人，也不相讓，立即叫了真美坐檯，並連叫了幾客大菜以表青出於藍。

行棋迫一着擋一着，白芸芳認爲自己桌上缺少大菜，有被坍台的可能，便自告奮勇，願由個人負擔向賬房間簽出大菜四客。可是真美那檯子上的客人，實在手段太利害，他見了興國們一般地有了大菜，便叫僕歐開了一瓶香檳。這一着，興國可輸了。

舞場裏開香檳是最台型的事，但是每瓶却要化去大洋拾元，興國以有限的力量，怎能夠應付這種巨大消耗呢？今晚他本是一心來爭個無上面子，却萬料不到會被人家奪去威風。興國垂頭喪氣，潘盧等也怏怏在心，大家祇得強着笑容坐着。由九時直至十二時半，足足坐了三個半鐘頭，真美在那檯上仍未被送回座，興國在這情形之下，當然不能預先遣走白芸芳了。

他們直暗鬥至午夜一時，舞場打烊了，興國才買了二十元舞票給白芸芳，又付了四元賬單，可憐他幾經計劃造下了大謊所借來的錢，在一夜的時間中，竟犧牲了半數。興國又因購了一套秋服，袋中所餘無幾，自己摸索袋中，心裏不免有點懊悔。

「老陳，你怎樣不快啦？」一梅見了興國默默不言，便這樣問他。

「捧真美場的那檀溫生，實是可恨，我們並沒和他仇恨呀，何以老是釘着我們呢？」盧振插嘴說。

「那干他們的事，大家都是客人，各盡其力去做舞國的忠臣舞女的孝子，本是理所當然。我所恨的，是真美那雜種娼婦，她太沒有血性了。」興國恨恨地說。

「現在你既有了白芸芳，足可以吐氣揚眉了，還記恨她做什麼呢？」一梅說。

「任真美如何刁滑，總跳不出我五指。興國；等候着吧！不久再和你坍她一個大台，以報復今晚的恨。」盧振說。

「祇怨自己環境不好，否則，今晚一千瓶香檳也開了。」興國說。

當夜回去，與國在床上翻來覆去，總想不出一個經濟生產的法子來；他覺到自己
是沒落了，很明顯的完全變了，回想着在松江時候的他，是多麼的努力與上進，想不
到踏入社會的環境中，便這樣快消滅了青年的朝氣。可是現在能夠覺悟了，尚不為晚
的；不過人們在生的過程上，誰甘心平凡地無聲無臭而死，做人至少帶點興趣，使青
春不易放過，自己雖然知道自己墮落，但世界上有幾個青年可以避免呢？況且連年受
盡了愛的推殘，受盡了女人冷酷的手段，一但得了白芸芳真誠的相待，愛的創痕已泯
滅無餘，生活的枯燥也感到滋潤的調劑，正是自己生命史中可紀念的一頁。假如現在
要恢復以前的朝氣，要做個循規蹈矩的人，就得埋頭苦幹，仍過着味同嚼臘的生活，
並擯絕了一切愛的追求，撇棄白芸芳，非如此則不足以談覺悟，然而這樣做去，良心
上可能說得過麼？白芸芳待我究竟不錯，她不是一個以金錢為目標的女人，例如今晚
在梅花舞廳內，為顧慮着我的面子，她願蒙受相當損失，叫我怎能把她放棄，怎能把
她看為真美那種娼妓型的人物呢？人家以誠待我，我也必須以誠待人，故對於白芸芳

的感情，必須栽培下去的。

興國想來想去，依然不能澈底覺悟，依然在女人圈中打轉，到了五更時分，才朦朧地睡去。

次日，興國醒來，已是日上三竿，他洗臉辦公，依例到各儲物巡視一回，又造了些貨物進出數目。昨夜苦悶與煩惱的心緒尚未消除，寂寞地對着寫字台冥想。

「老陳，想些什麼？白芸芳小姐來了。」盧振突然走入倉庫內說。

「真的嗎？」興國宛如夢初醒的問着。

「尋開心的，我奉了經理命來選兩副傢私。」盧振說。

興國仍然愁默默地伴了盧振選了傢私，由扛夫肩到貨車內送到門市部去。他便留在倉庫內閒談。

他兩個人碰在一起，除了說女人以外，沒有別些話講，不久，就談到白芸芳身上

。盧振說：

「老陳，白芸芳對你的誠摯，足可以抵償你在愛河中過去一切的損失了。」

「我怕她多少總帶點虛偽。」興國明知白芸芳愛他，但故意這樣說。

「她又不看上你的錢，虛偽什麼？還不是你自己猜疑心大？」盧振說。

「不，女人的心腸最難捉摸。」興國說。

「芸芳對你，我敢保證沒有虛偽！你不看她昨晚四客太菜嗎？至少她要犧牲四元八角呢！做舞女看錢最大，假使她虛偽，肯這樣做麼？」盧振說。

興國聽了，嘆了一口氣說：「唉！昨晚我犧牲了廿肆元買個沒趣，回想起來真是懊惱，我並不是肉麻金錢，不過給人家搶去威風總是不值的。」

「一不做二不休，今晚你何不再去火碰呢？」盧振說。

「錢呢？」興國沒精打彩地問着。

盧振望着天花板，想了一回，並不回答。

「我就是被經濟困着，否則，昨晚何至於此？」興國又說。

「錢！錢！」盧振輕輕叫着，他微笑着看了興國一眼，又說：「錢，是有方法的，不過你沒有本領吧！」

「盧兄；老實對你說，祇要我有能力運劃的，我都運劃籌措了。」興國說。

盧振笑了笑道：「我以為你很聰明，原來你也不過如此！」

興國見了盧振這種態度，以為他必有生財妙策，故用極誠懇的態度向他說：「你有什么好方法，請告訴我吧！」

「這個方法是妙極巧極，並且全沒危險，不過未知你有否胆量而已？」盧振極莊重地說。

「祇要我有力量做，我沒有不敢做的。」興國也極莊重地回答。

到這時，盧振蹙了眉沉思一回，又道：「你確實有勇氣麼？」

「自然啦！」興國答。

「那麼，你必須宣誓，永遠保守祕密，而且利潤均分。」盧振更莊嚴地說。

興國聽了他的話，猜疑不決，但是爲了經濟的難題，不請教於他，便會陷入絕境了。不如暫且問明那生財的原委，如在可能範圍內的，不妨跟了他做去吧。於是便向着盧振說：

「我一定宣誓及保守秘密，請你告訴我吧！」

盧振便教興國向上天賭了一個咒後，便附着他的耳說了幾句話。

興國聽了，登時目瞪口呆，把面孔紅得像火一般。

大方書局最新出版之

美術廣告畫庫 最新萬有畫典

係本書著者蕭劍青先生得意傑作，每書均用三色封面，內容充實合用，可作學校美術課本，及供一切工商美術家作參考之用。

十六 奮鬥的歧途

興國聽了盧振的話，嚇得大汗滿身。他呆了一回才吞吞吐吐地說：

「這事我不敢做！」

「是麼？我早猜到你没有勇氣了。不過你當想真一點，你不做，便當早點撇棄一切的女人，免得受焦頭爛額的痛苦。」盧振十分失意地說。

興國不忍使盧振失望，便道：「那麼你讓我想再決定吧！」

「你想想也好，總之做與不做，你必須嚴守秘密」盧振用警告的語氣說。

「放心好了，我不是個小孩子。」興國說。

盧振悻悻地走了，當晚興國因袋中尚有餘款數元，心中懷念白芸芳不置，最後，他仍然獨個向梅花舞廳走去，攙了白芸芳盡情酣舞。

這天晚上，他運蹇地依然碰了真美的客人，在舞池中，受盡他們冷言的諷刺。

「呸，什麼起碼人，連香檳也開不起。」真美跳近白芸芳及興國的身邊說。

「碰着老子一千遍，便要他做一千次起碼人。」攙着真美的客人說。

「起碼人臉皮到不薄的。」真美說。

「這種人本不識羞恥，坍台當家常便飯。」真美的客人說。

這幾句話，把興國和白芸芳氣得眼也白了。最可恨的，便是真美和她的客人遍跟在她身旁高聲談說，有時還會惹起許多舞女陣陣的笑聲。

興國回至座裏，統計囊中所有，僅得八元左右，於是錢在袋裏，胆由心生，忙叫僕歌召了白芸芳坐檯子。這一着，真美的客人豈肯甘讓麼？當然真美也跟着白芸芳之

後，坐在她的客人底檯子旁了。

舞場裏凡過禁台型的事，最易傳使衆人週知，整座舞池的舞女都雙目睜睜地望著白芸芳和眞美，並且常有人說：

「看他們今晚誰下了台型？」

興國的能力，祇足一小時的鬥爭，故默默而憂形於色。白芸芳眼巴巴看了自己的愛人，屢次爲了自己而受委屈，心中也痛恨不迭，這晚她似乎察出了興國的心緒，故自己跑到賬房間簽了十元舞票交給興國說：

「我簽了十元舞票給你，今晚又祇可和他們鬥了。」

「怎樣可以呢？我們只顧自己吧！不必和他們爭面子了。幾次的要你受損失，於心也說不過去。」興國實在感激得說不出來。

「我和你都是自己人，有我在一日，終不肯使你過份失面子的。」白芸芳說時，輕輕用粉頰依了興國的嘴。

「雖然，但我們一次又一次的和他們鬥爭，未免損失元氣，最好還是讓他們去；各行其素，以後讓他們風頭好了。」興國感到自己力量實不足敵，並屢次難爲了白芸芳，故自醒地說。

「是的，我本來早有這種思想，但迭次受他們欺負，實在氣煞人。」白芸芳感慨地說。

本來興國和白芸芳都不是糊塗人，他們不過混進鬥爭的局勢內，各人爲了支持面子起見，勢迫不得不屢以血汗作孤注一擲。當他們覺醒觀念的萌芽的時候。眞美和她的客人偏情不諒人，叫僕歐把檯子搬到白芸芳身旁，開了一瓶香檳，故意把酒沫噴到白芸芳的身上。

「對不起，我們的香檳噴到你的身上了。」那客人說着，忙又倒了一杯香檳，遞至白芸芳面前道：「小姐，請喝了這一杯，算是我賠罪吧！」

這一來，眞教白芸芳氣死。興國也氣得面孔發白起來。一陣冷笑聲，又在隔檯傳

過，興國把目光向四處一望，許多舞女都回過頭來在憨笑。

「芸芳！唉！這種環境確實令你難過的。」興國氣憤地說。

「你在這裏還好，有時你不來，碰着了他們可真受氣，一聲一聲起碼拖車，委實令人坐也不安呢！」白芸芳說時，眼睛起了溼潤潤的晶珠。

興國嘆了一回道：「唉！本來想放去鬥爭的心了，可是在這種情形這種恥辱之下，雖痛苦也須報復。芸，你不必担心，明晚我準定再來，和你掃那娼婦一面子灰。我們必須和她鬥爭，把她一輩子打下去！」

「明晚假定是我們勝利了，但是還有無窮的日子下去啊！陳，你還是不理睬他們好了。」芸芳說。

當這時，真美好像猜出了他們的煩惱，故意提高聲浪向她的客人說：

「我們快去跳舞吧！坐櫃子要開心，呆坐着看人家出風頭做什麼？」

「我是天字第一號起碼人啊！我祇配看你喝香檳啦！」那真美的客人也用俏皮的

語氣說。

興國眼睛也氣出火來，恨恨地說道：「芸，你聽見麼？假使阿陳是人的話，必要報復。」

其實白芸芳的心中，也早已氣得破了，她也禁不住的說道：「好，就和她拚一次吧！我在這裏做下去也沒興趣了。但是，報復必須痛快，必須毒辣。」

「你準備不做麼？」興國忙問着。

「這裏不做，另有別處啊！舞女怕什麼失業？」白芸芳說。

「那麼怎樣報復呢？」興國沒主意地問。

「盧先生必有善計的，你何不去和他商量？」白芸芳說。

一句話提醒了興國，他便決定了再去請教於盧振。坐了三小時，興國與芸芳十五塊錢的舞票已足額了，他便在盧美的冷笑聲中付了賬，送了白芸芳回座後，急躡出了舞場，掃興地逕回倉庫去。

興國心緒鬱鬱，挨過了一夜，次早，急到門市部找到了盧振，拉到僻靜地方，把昨晚的事向他說了一回。盧振聽了便道：

「你要報復還得想出錢來啊！」

「就是，我正要和你商量。」興國說。

「你太懦弱了，有什麼方法可想呢？」盧振說。

「迫不得已，我依了你的計劃吧！」興國說。

「這干我什麼事，我全是爲了你想的。」盧振冷淡地說。

「是的，我就是求你幫忙。」興國說。

盧振思索了一回，又問道：「那麼幾時動手？」

「遲早終是一幹，今天就動手吧！」興國回答。

「好的，我下午到你那兒去。」盧振說。

興國辭了盧振，匆匆惶惶地跑回倉庫，他直入了儲藏絲絨的小室中，亮了電燈，

又找了藏貨數量表一看，共藏有絲絨二百五十八疋，其中質料優良的，每疋價值三百二十元。他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知道這種昂貴的絲絨，廠方極少取用，而藏貨中又佔有四十疋之多。這時，他恨不得盧振立刻來了，他惶惶悚悚，又是興奮地等候着。下午，盧振來了，興國迎了他便道：

「我選定了，價目很大的呢！」

「是那一種，先去看看。」盧振說。

興國便帶了盧振到小室裏去，兩人又在電炬下細看一回，依然決定是那三百二十元一疋的。

「這種東西，來價雖大，現在急求脫賣，價錢總須吃虧的。」盧振說。

「不管多少，我們去賣了再說吧！」興國說。

「興國，這是冒險事啊！全是我幫你的忙！你須對得我住，永保秘密爲要。」盧振說。

「放心吧！盧兄，我無論如何依了你的話，並照你的意思以四六拆來分潤的。」
興國說。

「那麼，現在就去吧！」盧振說。

這就是盧振代興國所策劃的生財之道。興國在此虛榮心所籠罩的當兒，把理智失落了；他祇顧目前的沉醉與快活，忘却了未來的危機與痛苦。他在許多原正的絲絨中，抽出了一疋簇新的，送至門口，返身把倉庫鎖好，召了二輛人力車，由盧振的指揮，直拉去了。

車到了南市小東門，二人付了車錢，由盧振把絲絨肩入一個洋貨莊內，興國坐在店堂內等候。不久，盧振出來對興國耳語說：

「最高價格是二百四十元，你賣不賣？」

這個數目，真是出了興國的理想以外，所以他急忙答應道：「賣的，賣了它吧

！」



他偷了
一死絲
絨，急
捆起來
，把倉
庫門鎖
鑰了，
就和盧
振送到
小東門
去賣。

盧振又進去約十分鐘，便出來和興國離了那洋貨莊。兩人走到一所茶館店裏，盧振就將二百四十元點交給興國。

一大疊的鈔票，是興國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他拿在手裏，真是喜得手舞足蹈。他以四六拆來計算，將九十六元交與盧振，自己便藏了一百四十四元。那盧振接了九十六元，也是笑容滿面，他忙向袋裏抽出手帕來包裹，不意隨手拉出兩張十元鈔票跌在地上，盧振面孔登時紅得像火烘，急急檢起並同九十六元向懷裏一塞道：

「今天我也有一百一十六元呢！因為家裏也寄了二十元來。」

其實興國這時，早已擁着百多元而心花怒放，他滿腦子在計劃今晚如何報復的問題，那來閒想去注意盧振的態度言語呢！

不久，他們離了茶館，互約好晚上相見，各又回辦公地方去了。

在這裏，不妨談談盧振近來的概況；盧振自從在茉莉重逢了真珍以後，他不知不覺間又惹起舊夢重溫的心。及後當茉莉的解散時，他因了真珍的失業，便兩人賃了一

個亭子間同居起來。一個小家庭的新組織，無不處處需款，盧振以其有限的工資，一方面要供給家庭費用，一方面又要維持兩個人的浪費，怎足敷用呢？於是他也陷入焦頭爛額之途，每天鬧着的，不是沒有米的問題，便是房租的催索。在那時期，恰巧是眞美絕了與國，與國愛上白芸芳的時候，盧振在與國的口頭間，探聽着與國正患着貧病，所謂「窮時心生七分惡」，他就想起這套勾當，獻計於與國，以求在其中分沾利潤。

盧振的目的是達到了，初時，他還以爲與國這人絕不肯幹的，不過爲了自己的困窘，不得不試做一次說客；可是適巧與國在這時，正受了眞美一面子灰，又被經濟壓迫得轉不過氣，所以幾度的思索間，便決心依了盧振的計劃。可憐一個純正的青年，在惡劣環境的引誘之下，便甘附了下流。

晚飯後，盧振、一梅和章清三人，到倉庫裏找到與國，與國就向他們扯了一次謊，說母親由松江匯了六十元來。大家便提早向梅花舞廳去。今晚一切的計劃，都由盧振

作總指揮，盧振向各人耳中細說些時，就分位坐下。一刻，就點了幾瓶啤酒，並囑僕歐把五只杯空着列下。

既而舞客漸多，真美的客人也來了。章清便突然站起，叫僕歐召了真美坐檯子。真美萬料不着有這回事，在猜疑間祇得勉強到了章清身旁坐下。與國也召了白芸芳，一共是四男二女，圍圍坐着，好不熱鬧。祇見章清滿滿斟了一杯啤酒，咕都咕都地喝了數口，笑着說：

「今天非爲別事，我小章自願做個和事老，真美小姐和老陳本是一對鴛鴦，不幸中途分散而已。而白芸芳姑娘呢，又是和真美小姐同坐兼同事，大家本應十分親切的，可是各方都是青年，因了一時血氣，爲了小事衝突，以致誤會連生；今天小章就特意召了真美小姐來，大家喝杯酒，算了去舊賬吧！」章清說完，拿起酒瓶向各人杯中一注，祇有真美面前，仍讓杯子光着。

章清裝作沒事般繼續笑着說：「來呀，大家來喝了這杯啊！」

真美因心中不介意着，以爲是章清一時忘了，如今見了章清舉杯招呼，便自己伸手去取酒瓶來篩。恰巧這時，她的纖手還未和酒瓶接觸着的時候，盧振突然一手橫過來，把瓶無意地取去自斟自飲。真美不知其中是計，依然笑着改拿起自己的一杯茶來喝。

既而酒過一巡，大家離座起舞，興國伴了白芸芳下舞池，盧振也隨意擁了一位舞女狂跳着，檯子旁祇剩有章清和真美默默坐着。

盧振跳至興國旁邊，故意揚聲說：

「老陳，今晚等着真美的下台吧！包她眼睛哭得像胡桃。」

這句話，給幾個舞女聽見了，沒片刻就傳滿了整座舞廳。

盧振舞畢，回至座位裏，暗叫興國遞了二十元給章清提早買票，興國自己也買了二十元，二人一共是買了四十元，分成二疊攤放在白芸芳及真美的面前，以表示今晚每人坐檯四小時的意思。

真美見此情形，心中有點受寵若驚，面上不免喜一陣樂一陣的笑着。但是入陣圖中，佈下天羅地網，那裏是來將會知道的呢？真美坐了一小時，祇見各人輪流出舞，自己總是眼巴巴的呆坐着，並且又沒有人向她說話，心中漸漸覺悟起來。

「我們吃大菜吧？」興國提議說。

「贊成！贊成！」盧振鼓掌。

「我很飽，我實在吃不下。」章清裝腔地說。

「那麼你不吃好了，我們就叫四客夠了。」興國說。

「Boy！來四客大菜。」盧振命令僕歐。

僕歐把刀叉陳放好，祇有缺下章清面前一份。

不久，第一道大菜的冷盆到了，興國故意問白芸說：

「你吃得下麼？假如吃不下，給老章吃好了。」

「我實在飽，請給章先生吧！」白芸說。

章清見說，忙道：「那裏可以？那裏可以？」

可是這時，興國早把刀又送至章清面前。章清便蹙眉微笑對真美說：

「你看，怎樣說得過去，累了白小姐沒有吃。」

真美看了，本來早有推讓之心，如今見章清這樣說了，便道：「我也很飽，我實在不能吃了。」

「哦！你飽麼？你還是吃一點吧？」章清說。

「實在吃不下的。」真美極懇切地。

「那麼，我代你吃吧！」章清說時，把自己的一份刀叉和冷盆，仍然送回白芸芳面前，自己就不客氣地取了真美面前一份過來。

他們你也吃我也吃，好不熱鬧，祇丟下真美一個人坐在那兒眼巴巴的呆望着。而且大家好像早有成約一般，沒人和真美談半句話。

至是，真美心中才知上了大當，他們吃了一回又跳一回，真美雖然見着面前放着

二十元舞票，心中却是比坐冷板凳吃湯糲還難過。

章清又喝了一些酒，登時糊鬧起來，他的右手捏了一把牛油，立起來要請真美跳舞，一顛一仆的把染滿牛油的手按在真美的肩胛上。真美以爲章清真和她跳舞，故即時立起來，那料盧振一步搶過來說：

「真美小姐，他喝醉了，他不能舞的，你還是坐下吧！」盧振說完又向章清申斥着道：「你好不糊塗，醉得不像人還要舞，在舞池跌交豈不鬧笑話嗎？」

盧振和一梅把章清推回坐位，又重力地打了他一記耳光。章清伏在檯沿上，鬧神鬧鬼，弄得半座舞廳也亂哄哄。歇了一息，他又喝了一口酒帶醉地說話，不意酒水湧入氣管裏，一個噴嚏吐滿真美一身。

真美冷坐了許多，又自看了人家吃大菜，如今又給章清弄得一身牛油和酒水，衣服上紅一塊黃一塊，心中好不委屈。她又見了興國老是在冷笑，笑聲裏藏着尖刀一般，不覺羞慚與悲憤齊來，哇的一聲就伏在檯上大哭起來。可憐這時，章清又打翻了一

瓶辣醬油，直把真美弄得滿身滿臉。

「渾蛋，你這小雜種，誰叫你多喝呢？你看，難爲人家不？」盧振看了這情形也裝了一腔兇勢，跳過來就一手扭着章清的頸子。

章清又是來一陣掙扎，辣醬油愈是點點滴滴洒在真美的衣服上。

這時，興國和一梅也立起來大罵章清的不是，真美的客人也由遠處走來，怒目眈眈的看着章清。舞女大班也來了。

「他醉了，他醉了，請你勸真美小姐勿哭吧，橫豎有話都可說的。」盧振先向舞女大班說。

「怎樣弄得這般一團糟啊？」舞女大班說。

「他喝醉了，他喝醉了啊！」一梅也說。

梅花舞廳的舞女大班，知道他們是老客人，而且每次都是數十元舞票，故也隨意說了兩句，不敢多說其他的話。

「真美在這時，也幾次要走了，章清總是帶醉罵着說：

「好傢伙，你看老子不起，你要走，看你敢拿老子的舞票不？」

盧振和一梅總是拉着真美，低聲下氣地勸慰她依然坐下。不久，差不多午夜十二時了，盧振才代章清付了舞票，吩咐真美回位。興國也付了賬，及送白芸芳回坐，大家才攙了章清走出梅花舞廳。

他們雙腳還未踏出舞廳正門時，章清一扭脫了他們雙手，跳走數尺站在地上裝了一個弓步說：

「呸，誰真醉？」

「誰當你真醉，不過非如此不易過門吧！」盧振說。

「唉！天啊！十代冤仇，今夜盡雪了。」興國說。

「我裝得像不像？」章清驕傲地問。

「像得十足，可是一手牛油，一口啤酒，一瓶辣醬油來得太兇點。」盧振說。

「非這樣不足以洩我恨，我倒贊成呢！」興國笑着。

「老子一手牛油，本想捏到她的新剝雞頭肉上的，可惜一時胆子又小了。」章清說。

「我認爲這個計劃最妙的地方，便是由章清出面去召真美。假如是用興國出面的話，人家都會看出是存心糊塗了。」梅似十分佩服盧振說。

「由今晚這事看來，我們總可以知道世界上一切事情都要靠不撓不屈的精神才成功的，假使興國一見了真美的客人便退讓，全無奮鬥心理，今夜豈不是依然掃興？」盧振說。

一七 苦難鴛鴦

所謂奮鬥的成功，所謂勝利的安慰，便陶醉了興國的情緒，他在欣慰與微笑中，就酣眠了一夜。那日間所經歷的失道德事情，全沒有一些印象留在他的腦海裏了。

次日，興國仍然約了盧振，一梅二人，共到梅花舞廳，章清因昨晚出面侮辱了眞美，恐滋生事體，所以今夜不能同去。他們三人直入梅花舞廳中，大模大擺的坐下，興國四處找尋白芸芳不見，祇見眞美趾高氣揚的坐着。初時，他還以爲芸芳未來，但是直候至九時半以後，尙未見她的影蹤，心裏不覺有點奇怪！興國便立起來走至眞美

旁邊早前跳過的那位余姓舞女面前，攙了她舞至池中，輕輕問她道：

「余小姐；請問你今晚白芸芳怎樣不來？」

「你還不知麼？她今天在此出了毛病呢！」余答。

「怎麼？你可能告訴我麼？」興國心急地問着。

「我看見，是聽她們說的：芸芳今晚七時半就來了，當她坐下位子的時候，突然有兩個白相人把硝酸水洒在她的身上，後來賬房間便報了捕房，已送入醫院醫治了。」

余說。

「喲！真的嗎？那時你來了麼？」興國更着急地問。

「我看見她扛到救護車上的。」余答。

興國心急如焚，候至音樂完結後，忙奔回座位，把這些事全對盧振說了。

「唉！不幸的她！給我知道是那個賊種做的，必要他的命！」盧振恨恨地說。

「等我叫僕歐來問個明白吧！」興國說完，便叫僕歐到旁邊，把這事問了他。

那僕歐似乎心有所忌，吞吞吐吐沒有幾句話說，祇答着：「是的，現在已入了仁醫院呢！」

興國舉目向四面一望，見着左右的檯子上都坐了些怒目而視的人。他才知道僕歐不敢多言，原是有所因的。

「老盧；今晚或有危險呢？」興國低聲對盧振說，並用眼角向那羣怒目者一瞟以示意。

盧振跟着興國眼光看去，果然發覺了自己的檯子在被包圍的地位上，左右均有怒視眈眈的人監視着。

「我們被監視了，但是要鎮靜，勿驚慌！」盧振低聲說。

「今晚千萬不能將動真了。」一梅也說。

「幸喜的，章清那傢伙沒有來。」盧振微笑着。

興國聽了盧振的話，知道今晚局勢已陷入非常，他又想起在申春書場爲了徐紅玉

挨打的事，心中愈加嚇跳，四肢與下顎也不自主地抖顫不停。

「我們不要嚇，照舊地去跳舞，但千萬勿碰了眞美就是了。」盧振對興國和一梅說。

「走了吧！走了較爲安全！」興國說。

「愈是怕愈會吃虧，你聽了我的話吧！」盧振說。

「假使他們動打，我們便怎樣呢？」一梅問。

「絕不會動手，萬事都講理的！」盧振說。

隔了片刻，盧振和一梅與興國，仍舊繼續跳舞，一如往昔全沒件事，那羣怒目的人，見無聲可挑，祇好沉默地坐着，候至興國走了。

當晚，因天太晚了，興國們迫不得已於次早去看白芸芳，可是這時，白芸芳已出院了，據興國向醫生調查說：芸芳僅略受微傷，臉部毫未被損，於是大告快慰。

興國立即趕到白芸芳的亭子間裏去，這時，她正躺在床裏，雙手用紗布紮住，面

色很是慘白。

「哥！你來了麼？」芸芳見了興國流着淚，情不自禁地叫了句哥。

「是！我來了，你沒有大關係嗎？」興國第一次聽到她叫他哥，興奮地急走近她的床邊。

「祇是一些皮膚傷。」芸芳措着淚回答。

「到底爲些什麼事呢？」興國又問。

「我自己也弄不明的。」芸芳說。

「他們是怎樣洒你的？」興國問。

「我坐下了位子時，即刻有人走至面前，用硝鎗瓶對我迎頭洒下，頓時，衣服霉爛，兩手皮膚也受了損傷。」芸芳苦咽地說。

「是誰你知麼？」興國問。

「那裏能夠明白呢？據我理想，大約總是真美那娼婦叫來的人。」白芸芳說。

興國又想起昨夜在梅花舞廳裏受人監視，心中已不問而知，這一次事故完全是由真美的客人所主演。他便痛恨地說：

「尙未毀了你的容，還好。真美和那羣畜生，心腸實在太狠了。芸，你看着吧！我便是捨了身也要和你報復的。」興國用決斷的口氣說。

芸素知興國愛她心長，又見了他具了這般的熱誠，自己受傷躺在床上，難得一個體貼的人來安慰，故上下思量，悲喜交集中，感動得眼淚又滾滾而出。

「芸，不要傷心，你好好地靜養吧，梅花去不去，是不成問題的。」興國見了芸垂淚故而又說。

「可憐我孤單一個，上下沒親人。」芸更是哭得利害。

「唉！我在上海的環境也正如你一樣呢！我們都同是天涯淪落人！」興國聽了芸的話，不期傷感地說。

芸見了興國的熱誠愈流露，心中愈覺快慰，可是在快慰之間，眼淚却會制止

地洩出。最後，她實在禁不住真情的驅使，便伸出一隻手拉了興國在床沿上坐下。

興國握了芸芳用紗布包紮着的手，反覆凝視，口中祇是聲聲的嘆氣。

「你今天不去辦公麼？」芸芳問。

「去的，我的職守很自由，這點你倒不必關心。」興國答。

「我不知幾時才可以恢復？」芸芳自言自語地。

「好了以後另到別處去做吧！梅花不要再去了。」興國說。

「當然不再去梅花了。」芸芳回答。

「唉！做舞女的生活，本來不是人！」興國感慨地。

「不做便要餓死啊！」芸芳說。

「不良的社會，迫使我们墮落！」興國低下了頭。

他們二人談了許多，興國困了時間不早，故要辭退走了。當興國臨走時，他拿出

二十元交給芸芳做這幾天的另用，以後關於醫藥費一項，再從長設法。

他雇了一輛人力車，趕快拉回倉庫，時間已是十點三刻了。對於各項來往貨數，也無心細查統算，腦海中祇浮泛着一個受傷的芸芳，我當怎樣代她報復呢？他的心裏老是計劃着。

「陳先生！汪經理叫你。」興國正在冥想的時候，門市都的練習生突然到來這樣說着。

興國心中一怔，疑竇叢生。他想：汪經理從未召過我，這回很奇突的，到底是爲些什麼事呢？莫非二百四十元的祕密麼？不，那是絕不會知道的。於是他含糊答應了一聲，便匆匆鎖了倉庫，跟着練習生走去。

走了不遠，興國發覺到自己穿了新買的西服，頭又梳得很亮，這種態度，似乎不甚適合去見經理，但要回頭去換衣服吧，時間恐過久，反弄巧成拙。祇得橫了心繼續走着。

「是什麼事？你知嗎？」在途中興國問練習生說。

「今早九時半，會派人來倉庫取貨，那時你適不在，直候了你一小時還未回來，恐怕是爲了那事吧！」練習生說。

這些話，宛如冷水一盆，直傾入興國的懷裏。他心裏一嚇，牙齒便瑟瑟的抖動着。糟了，這次召去是吉是凶呢？他的心裏這樣想着。

門市部到了，興國的目光急找了潘廬二人，可是他們都表示着一種代興國憂慮的面孔，冷然的一語不發。

「莫非真的糟了麼？」興國自言自語道。他的腦子裏好像盤旋着幾顆金星，兩眼漸現昏暈的狀況，步伐是沉重而抖顫無力的。他支撐着幾乎不能自持的身體，像囚犯走上絞檯般的躡入經理室。

「汪經理！」興國的聲音是有點抖動，但經他極力掣制，尙不致露出過分的惶恐。

「唔！」汪經理應了一聲。仍舊在寫字檯上批閱賬單。隔了一刻，才望了興國一

眼說：

「你知道你的職責重要麼？」

「是！是！」興國口裏回答，心裏想着：糟了，糟了！

「廠方信任你，才把這重要職守交你負責。」汪經理繼續說。

興國的魂魄似乎飄飄欲絕，一時，絲絨的事又如驚風駭浪般的震動了他整個。

「你必負盡忠職守，才不辜負廠方的委託！」汪經理又說。他仍然批視着賬單，用着更莊嚴的口氣：「假如你對這職守不盡職，就是不自愛，也是對廠方不住。馬枝長會幾次來函說：你是一個有勇有爲，是一個聰敏慧捷的青年，但是，你怎不明白這點呢？今早，我派人到倉庫裏提貨，那人候了你一小時，還未見你回來，在辦公的時

間中，應該這樣做的嗎？」

興國聽了這話，才知和絲絨的事沒有關，心中始釋下一半，但一時也答不出話來。

「你因了什麼事故呢？」汪經理又問。

「因為我的一位鄉親病了！我是去探病的。」興國懽懽地說。

「爲什麼不來請假呢？」汪經理問。

「那是我一時的錯了，請饒恕我吧！」興國答。

「倉庫內的貨物，價值數十萬元，委你看守倉庫，就是等於把數十萬元交你保管。這種重大的職守，豈容疏忽苟且麼？現在你是錯了，若依廠方的規則，應受相當處分的。不過你素來辦事忠誠，第一次的錯，是可以寬恕的。以後你須加意努力，尤其是晚上不要擅離，以期不負廠方對你的冀望。」

「是，是！」興國如釋重担，身心精神爲之一暢。

「那麼，你總已明白了，以後一切須想想才好做。」汪經理說時，並望望他的頭髮及衣服。又道：「可以去了！」

興國別了汪經理，透了一口大氣，雖是十月天氣，也出了一身大汗。他急跑下門

市部，揩了額上的汗珠，招呼了一梅和盧振，約略說出了原委，便逕回倉庫去了。

這一日，興國的思想可謂複雜到極點，他聽了汪經理對他所說的懇切告誡，心中似有所悟，他會感到有確實悔悟的必要，爲了母親爲了乾爹，爲了自己，是應予必須奮鬥努力，以求未來光明環境的展開。剎那間，他又想起白芸芳的可愛，想起她可憐的遭遇；又想起她對自己的真誠，自己怎能撇棄她而不顧呢？況且戀愛是戀愛，奮鬥是奮鬥，祇要自己把工作分清楚，又何妨在奮鬥的途中，去講戀愛？他想到這裏，白芸芳可慘的呻吟，又活躍在耳鼓間，他恨不得立刻到了黃昏，俾能趕去再探望芸芳一回。

胡思亂想，支配了興國半天的時間，晚膳後，他忙乘車趕到白芸芳那兒去。推門進去，恰巧白芸芳睡着了。

興國就便坐在床邊，細細注視白芸芳的面孔，覺到她在美麗中，表現着無限情和愛；她一雙纖手，雖掌心纏着幾重紗布，但是由尖尖的玉指上，正可表示她的玲瓏流



她用纏
着紗布
的手，
挽了與
國的額
子，兩
個貼了
面孔，
輕輕地
就吻起
來。

利。興國愈看愈愛，愈愛愈沉醉，這時芸芳一絲一絲的芬馥氣息，更使他神經不能自持，他又想起早上來時，那一聲嬌媚的「哥哥」，實在太令人可愛了；於是他情不自禁地俯了下去，輕輕吻着芸芳的臉。這時，芸芳似有所覺，倦眼微張地看了興國一眼。

「芸，你醒了麼？」興國依然俯近她的臉上說。

「啊！哥哥！你幾時來了。」芸微笑而用最低氣息。

「我是才來的。」興國回答，並大胆地把面孔貼着她的粉頰。

白芸芳閉了眼睛，輕輕地嘆息一聲，伸了纏滿紗布的雙手，挽着興國的頸子，並把臉頰一轉，將丹唇移近興國的嘴，兩人便似觸電一般的強烈吻着。這是他們友誼間第一次記錄。

「哥！哥！」芸芳很沉醉地。

「芸妹！」興國也叫着。

「不知幾時我才能恢復原狀，」芸芳說。

「唉！你總是操心着，靜養吧！」興國說。

「我須要爲生活去奮鬥啊！」芸芳說。

「何必心急呢，我不是很可以幫你的忙嗎？」興國說。

芸芳聽了，微笑地想了一回，用力摟了興國一把說：「我實在感謝你，我真不知怎樣報答你好？」

「祇要你愛我，還望什麼報答呢？」興國說。

這對青年男女，摟抱着談了一回，在愛與熱的溶洽中，白芸芳便挽着興國留了一宿。

自是以後，興國又忘去了汪經理的話，他每晚必到白芸芳那裏過着沉醉的生活。不十天，芸芳的傷痕也痊癒了。興國因愛的熱烈，不忍芸芳再過着出賣靈魂的生涯，每夜兩人祇是廝纏着，說不盡的溫馨，說不盡的嬌媚。他忘記了對真美的報復了，冷

淡了潘一梅和盧振了。

可是興國有什麼力量去維持一個女人的生活呢？到底他是一個商店的普通職員，入息既低微又須負擔松江方面的費用，前次絲絨的進賬，至今早已消耗殆盡。因此，沒多少時候，興國在精神上雖得到和芸芳同居的安慰，但在生活上則飽受了金錢的壓迫。

嚴冬又到了，興國和芸芳的寒衣問題，正在一籌莫展的時候，松江是來了一封快信，說他的母親生了心臟病臥床不起，已辭退了馬校長的雇用，和他的乾爹一共住在南星橋中，望興國多寄一些家費回來云云。興國得了這一個消息，又不敢給芸芳知道，真是心如刀割，要想寄些錢到松江去吧！目前又是兩袖清風；假如等候月底的薪俸麼？也絕不能完全寄去，因芸芳的生活也是應予負責的。

這時的興國，是多麼的淒其，徬徨，他實在全無辦法可想了。他認為唯一生路的，便是依舊請盧振來再做一回勾當。

有一天下午，興國決心要幹了，他忙走到門市部，祕密地通知了盧振，這種沒責任而可得鉅大收入的事情，盧振那有不贊成之理呢？他們互相約好於次日下午實行再來一次。

隔了一夜，興國眼巴巴地到了下午，盧振果然請了小假到倉庫來，興國便依着前次的手續與辦法，照樣玩了一番。顯然是很容易地興國又得到一百四十四元的進款。興國在其中提出五十元寄至松江南星橋。其他就留在身邊和芸芳二人做了幾襲衣服，於是這一注橫財，便又嗚呼哀哉。

困苦的危運，似是和興國結下了不解緣。一個月後，他和白芸芳仍然踏進貧乏的阱中，興國把薪水也不寄回松江了。不過這時，有了一個消息很可使他告慰，就是松江來信說：他的母親底心臟病，已經醫好了，並且又由馬校長介紹她到余山教會學校去做管宿舍人，每月薪金有十四元。

松江的心事雖可了了，但是目前的環境怎樣解決呢？他被迫得走頭無路的時候，

在一個嚴寒的晚上，在和白芸芳談話中，便得到一個自挖墓穴的解決。

「我們總得想一個辦法以求永遠啊！」興國說。

「我想，我還是再做舞女去吧！現在年關將屆，假如這樣下去，將怎樣過年呢？」

「芸芳說。」

「做舞女是不幸的生涯啊！你已脫離了那種生活，怎能再跳入去呢？」興國蹙着眉說。

芸芳微嘆了一口氣，仰着白聖的屋頂說：「除了這樣我實在沒有辦法了。你的境况也不大好，我們總得要使日子過得舒適一點。」

「就是做舞女去，也不容易呢？現在已是嚴冬了，你所有的祇是一些粗着衣服，難道穿了破舊衣服可上舞場嗎？」興國想到了這一難題。

「唉！去也不得！蒼天弄人，何竟如是？」芸芳嘆了。

興國低頭思量，有頃，他突然站起來說：

「芸妹，我決心了，環境的所迫，雖不義也沒辦法，你還是在家中休養吧，那出賣靈魂的生活，不好再去幹了。祇要我心腸一硬，什麼難題都可解決。」

「哥哥！你說什麼？什麼不義？哦，你要幹些什麼？可能告訴我嗎？」芸芳見了與國形色突變，預料他將有什麼危險的圖謀。

與國悟了自己一時的魯莽，把話說得過白，故而登時轉口道：「我，我想昧一次良心，寫……寫信到松江去，騙……騙乾爹寄一票錢來。」

「唉！」白芸芳聽了仍然嘆着。

「你不贊成這個計劃麼？」與國依了芸芳的肩胛說。

「唉！到了今日，尚有何說。隨你的意思好了！」芸芳伏在與國的懷裏泣起來。

解決新時代青年一年切當前難題

事業的明燈 · 學習的南針

青年自修成功叢書

服務與進修 口才與交際 創業與致富 切身問題 給新時代青年 讀書與寫作 天下無難事 奮鬥之路 奮鬥與基礎 處世新教育 青年職業指導 戀愛與健康

孫佳訊編著 平忍編著 葉羣編著 沈果編著 巴雷編著 狄畏編著 列揚編著 任之編著 蕭滿編著 蕭滿編著 長風編著 謝頰編著 楊漢章編譯

痛苦，徬徨，苦悶；這一切不是時常環繞在你的周圍嗎？一個甫入社會的青年或則是在求知學習中的青年，一切痛苦底感覺更多；你不是時常咒咀這社會太虛偽，人們太奸詐了嗎？而且，在社會上應付的學識，使你感到不敷應用或者學非所用，或者者是用武之地嗎？這一切難以解決的問題，這裏都能明白地告訴你；使你怎樣去應付這社會，使你怎樣踏上成功之途，不但替你解決了許多難題，解脫了苦悶與痛苦，同時也足以促使你達到成功。

處世的顧問 · 修養的導師

定價低廉使人人人買得起：文字淺鮮使人人人看得

大方 書局 勝利 後對 讀書 界的 最新 貢獻

一八 燎原的星火

興國決心了，他所決心的不是向上的奮鬥，而是向下的沉淪。他爲了癡迷於白芸芳，爲了忠愛於白芸芳，不惜把自己的前途作孤注一擲。他忽了自己的地位，不明瞭自己應予努力的方針，因了春情的誘動，把戀愛看得重於學術與職業，以致弄得理性全失。

那天，他在白芸芳家裏，立下了自滅的決心以後，次日便如醉如癡的返至倉庫裏，他在藏絲絨的小室中進出了數十次，看了那一疋又檢視這一疋，整日都坐立不安，

、題難前當切一年青代時新決解

事業的明燈 · 學習的南針

青年自修成功叢書

服務與進修
口才與交際
創業與致富
切身問題
成功之路
給新時代青年
讀書與寫作
天下無難事
奮鬥之基
奮鬥與基礎
處世新教育
青年職業指導
戀愛與健康

孫佳訊編著
平忍編著
葉羣編著
沈果編著
巴雷編著
狄畏編著
列揚編著
任之編著
蕭滿編著
蕭滿編著
長風編著
謝頻編著
楊漢章編譯

痛苦，徬徨，苦悶；這一切不是時常環繞在你的周圍嗎？一個甫入社會的青年或則是在求知學習中的青年，一切痛苦底感觸更多；你不是時常咒咀這社會太虛偽，人們太好詐了嗎？而且，在社會上應付的學識，使你感到不敷應用或者學非所用，或者是無用武之地嗎？這一切難以解決的問題，這裏都能明白地告訴你；使你怎樣去應付這社會，使你怎樣踏上成功之途，不但替你解決了許多難題，解脫了苦悶與痛苦，同時也足以促使你達到成功。

處世的顧問 · 修養的導師

定價低廉使人買得起：文字淺鮮使人看得懂

大方 書局 勝利 後對 讀書 界的 最新 貢獻

二八 燎原的星火

與國決心了，他所決心的不是向上的奮鬥，而是向下的沉淪。他爲了癡迷於白芸芳，爲了忠愛於白芸芳，不惜把自己的前途作孤注一擲。他忽了自己的地位，不明瞭自己應予努力的方針，因了春情的誘勸，把戀愛看得重於學術與職業，以致弄得理性全失。

那天，他在白芸芳家裏，立下了自滅的決心以後，次日便如醉如癡的返至倉庫裏，他在藏絲絨的小室中進出了數十次，看了那一疋又檢視這一疋，整日都坐立不安，

精神亦恍然若失。他的心裏想着：這回去叫盧振，不知他作如何感想呢？他會說我真墮落了麼？這回就不驚動他吧，橫豎那小東門的洋貨莊我已認識了，何不自己冒險就去一回呢？我有便宜貨物送去，他們總不見會難爲我？盧振送去也是一樣貨色，我送去也是一樣貨色，一樣的生意，他們定樂意的。况且我自己送去，每次有二百四十元的進款，多出了一點胆量，就多得一百塊錢用，何樂而不爲呢？但是今天再送去一疋，貨倉室又缺少一疋了，將來查察出來，責任也增大了。興國想到這裏，又去翻檢取貨表一看，見到這種昂貴的絲絨，祇在半年前取用過半疋，假使依這例推求下去的話，尙須十多年才告貨缺。

「呸，十多年，我陳興國早不知變做如何人物了。」他自言自語道。

下午，興國借些題目向門市部打個電話請了短假，匆匆忙忙包了一疋絲絨，乘了人力車直向小東門拉去。既到了目的，他因有兩次來過的資格，故毫不瑟縮地肩了絲絨進去。到了賬房，就有人問明他的來意，他便說明要找到東家說話。不久，又被引

到一個小房裏，那東家原是一個老頭子。

「今天又有一票麼？」老頭子問。

「是，和前兩疋一樣貨色，價錢照舊好了。」與國說。

「你拆開來看吧！」老頭子說。

與國便將包皮紙完全解去，那老頭子看了一回，便很滿意地在保險櫃內拿出一疊鈔票說：

「老價錢是二百六十元。」

與國心裏一跳。嘻！老價錢是二百四十元啊！何以今天他這樣糊塗，會多給我二十元呢？後來他又想，才明白以前兩次都是盧振措了油。

他這一次異外想不到會獨得二百六十元，故而他歡天喜地走回倉庫，引頸地等候夜的來臨。

自是而後，與國每二百六十元，足可供芸芳及自己二個月的費用。而偉大倉庫裏

，亦每隔二月，便減少了一疋絲絨。

日子一久了，盧振看了興國的手段闊綽，他便知道興國是做著如何勾當了。

有一天，盧振因和真珍鬧窮氣，他就想向興國去借點錢。他要先行找著興國的錯點，便走到小東門的布莊上，借些意見去和那店主會談。那店主見了他，便立即問道：

「盧先生，何以近月不見你來啊！你的朋友已來過好幾回呢？」

「他是送些什麼貨色來？」盧振問。

「一樣的呀！」店主答。

「他要你多少錢？」盧振一聽，心裏有點急著，他怕著興國知道他揩油的秘密，

故立即這樣問道。

「也是依舊呀，你不知麼？」店主說。

「我不知道，這種生意的來歷全是由他，去年兩回不過是我幫他忙的吧。」盧振

奸心一動，索性把一切責任推給興國，好讓將來發覺時，自己可以避免。

他們又談了一些閒話，盧振就懷着一個希望告辭走了。

且說盧振這人，近來他的環境亦已陷入絕路，他和真珍因了經濟問題，時常發生衝突。盧振每月的薪金，不過僅有二十二元，而真珍是一個浪漫成性並做過相當賣肉生涯的女子，區區的二十二元，又要付出八元的房租，再除了伙食外，怎夠她浪費呢？當初，她因茉莉嚮導社的解散，一時沒有棲身的地方，故暫時立了心和盧振同居。可是他倆組織小家庭以後，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盧振一切弱點都給真珍找到了，故而兩人之間，建築在金錢與色慾上的愛情，不免日漸破裂。及到了這一個年關，真珍因為需索一件新衣服的事情，給盧振堅決地拒絕後，兩人就過着同床異夢的生活。自是而後，五日一打，二日一罵，便成爲他們間的家常便飯了。

至於盧振這人，既能夠和興國設計盜賣絲絨，何以又沒有胆量去迫興國繼續去偷竊呢？在其中是有原因的。盧振這人，存心刁滑，眼光銳利，他明知這種勾當終有一

日拆穿的，假如拆穿後，廠方損失數量不大，興國大不了受開除的處份而已，如廠方損失數目驚人，這事一定會由法律解決，到那時，說不定興國吐露了蓬情出來，自己豈不是要陪他坐牢監嗎？所以盧振認爲這套法寶，祇可一而不可二。及後雖然興國又會自動地請他幫忙幹過一次，但那時正是他窮極，並受真珍迫得最苦的時期，而且動機全出於興國，未免心頭一寬了。

第二次勾當做過，大家分肥以後，盧振所得的一百十多元，仍然在短期內給真珍做衣服，付房租，包飯，盧振自己又宿娼，賭博，跳舞等事，化得如風捲殘雲，不留片影。盧振窮得要命了，但他看見興國尙未窮，初時，他還以爲興國比他做人家，而且款子又多一點，但是許久許久以後，非但未看見興國危困，反爲見他手段闊綽，手頭上似乎有用之不盡的金錢。於是他疑心興國自行盜竊了，由疑心的驅使，他便想到用偵察的方法以探究究竟，如是屬實，當不妨大施其敲詐手段。因此那天，他和真珍大鬧一場窮氣以後，便實行到小東門調查去。果然不出他所料。

盧振懷了一顆希望心，走到興國那兒，他估算着無論如何總不會着空的。但是事實出了他的所料，興國在這時恰是金盡囊空，正準備玩他一再發財的勾當底時節。

「老陳，做事好祕密呀！你忘了老盧麼？」盧振笑着在倉庫裏對興國道。

興國剛包紮好一疋絲絨，才踱出小室的時候，突碰了盧振，心中已是一跳，如今又見他說出這樣的話，未免更形驚慌。

「什麼事祕密？莫說笑話吧！」興國強着說。

「好！橫財沒有我的份兒了。」盧振側了頭，現出神祕的樣子說。

「更笑話了，我獨個兒怎敢做那事啊！」興國因不知盧振已到過小東門，以為他是說今天的事，故而極力遮掩。

「哼！瞞我，不是容易啊！」盧振帶點恐嚇口氣。

興國心裏愈急愈嚇，遮掩也愈緊，他忙答道：「瞞你做什麼？我平生不願說謊的。」

「你勿當老盧是死人呢！哼！」盧振有點恨。

興國心中一想：這人太不講理了，他還不知道實在時，已經用這種神氣對付我。假如直白告訴了他，給他握着痛點，那還得了。橫豎以前由自己賣出的他不知，今日準備的他又未見，何必怕他呢？況且這些事，最初全是他的教唆與主動，諒他不敢告發以自取其咎。興國於是也用較強的口氣說：

「盧兄，你也太當我小孩子了。何苦遍拿這事和我開玩笑？」

「哈！小孩？誰當你小孩，你的胆子倒比老盧大得多呢！」盧振冷笑說。

「不要迫人過甚，傷了友情不雅的。」興國似乎動氣了。

「想不到你是一個可以共患難，却不能共安樂的人！這種友情，謝謝吧！」盧振把雙手交在胸前冷然說。

「謝謝吧！有話儘可說，難道裝成這副尊容，我就怕嗎？」興國依然不知盧振的
心想，故毫無忌諱地說。

「好！陳興國，你不怕，我也知你不怕！」盧振怒氣了。

「怕什麼？你不是和我一樣的有關係嗎？」興國也恨極了。

他們兩人就在這種誤會中，漸漸起了衝突。最後，盧振拂然走了。興國因了環境的操縱，待盧振走了後，依然把絲絨送到小東門去。

盧振回至門市部，心中悒悒不樂，潘一梅見了，忙趕過來慰問着。盧振又不好意思把這事說出來，祇是終日悶悶。

門市部打烊後，一梅拉了盧振到酒店內喝酒；一梅的意思，總以為盧振又是和真珍吵嘴了，他時常勸着盧振早點撤棄真珍，以減少生活的痛苦，故而這一晚，他仍一般地說：

「早已對你說，這種女人，祇好當作娼婦看，她完全不知愛情是什麼？每日祇逼索着衣服金錢，你再不快點醒覺，未來痛苦更要深重呢！」

盧振喝了半斤酒，早已帶點酒意，但是他的思想尙是清醒，還不致把秘密洩漏出

來。

「這回不是女人了。」盧振恨恨地說。

「誰？到底有什麼事呢？」一梅似奇怪地問。

「料不到有這樣忘恩負義的人，唉！『酒肉論交情』的一句話真不錯！」盧振牢騷地說。

「誰呢？我們知交，有愁應當分憂呀！」一梅篩了一杯酒給盧振，並說。

「你也猜不到的，告訴你吧，是陳興國那傢伙！」盧振說完，連喝了兩杯酒。

「他！他幹出什麼對你不住？」一梅問。

「那忘恩負義的狗雜種。」盧振又滿喝了一杯。

「唉！老陳那東西，本來是這種人，你不見嗎？以前那一晚不來和我們聚會，但自從他和白芸芳同居後，心目中祇有女人，把一切男朋友都冷淡了。」一梅乾了一杯，感慨地說。

「冷淡由他冷淡，可是總不要昧了良心啊！」盧振說。

「告訴我吧！我和你評理去。」一梅又問着。

「唉！」盧振老是不說。

他們喝了一回，盧振已有點醉意了。一梅便付了鈔，送了他回家。真珍看見盧振帶醉回來，便拍着櫃子大罵，盧振祇不響地伏在床上，漸漸酒氣湧上，把酒菜吐得滿床滿地。真珍愈是大罵大哭，雖經一梅力勸也無效。

「罵我……罵我有什麼用？你要錢……錢都在陳興國那裏，他昧了良心，把幾百塊錢吞沒，不分一點給我，哼！陳……陳……你沒有我設計，誰買你的絲絨？好！你好沒良……良心。」盧振醉得糊裏糊塗，自言自語地說了出來。

真珍聽說有錢被人吞沒，便停止了罵，換了笑容走至盧振身旁問他道：「陳興國真的吞了你的錢嗎？你告訴我，我和你去拿。」

「他吞沒了我幾百塊錢！」盧振仍含糊地說。

「那錢是怎樣來的，你好好地說。」真珍追問着。

「他偷了廠裏絲絨去賣，答應給我錢，現在竟不認賬了。」盧振說。

「梅在旁聽到這裏，似信不信地問盧振說：「賣到什麼地方呢？」

「賣到小東門洋貨莊，是我介紹的。哼！我不帶他路，誰賣他的貨。我不教他偷，他那裏來的錢！」盧振說。

「他答應有錢分給你麼？」真珍問。

「是的！」盧振答。

「你拿過了錢麼？」真珍再問。

「一百一十四塊錢一次，我拿過二次了。」盧振說到這裏猛爬起而又倒下說：「嘻，這些錢我都給……給了你做衣服呀！你忘……忘記嗎？」

「那麼，錢已給了你，還罵人家做什麼？」真珍說。

「還有幾次他自己去賣了，錢不給我呢！」盧振辯着說。

真珍聽到這裏，想起盧振欺騙他，以前盧振會二次共拿九十塊錢回來時，說是家中匯來的，如今西洋鏡拆穿了，知道盧振尚有百多元不知用到什麼地方去？故心裏一懨一氣，又大罵起來：

「好，你騙老娘，把賊贓說是家中匯來的，好不要臉！人家偷東西去賣，是人家的本領，給你錢是人家的良心，不給你錢也是人家的心事，你沒有錢，便窮兇惡極，變成一身賊相，銀行裏錢多着呢，去搶吧！」

酒醉三分醒，盧振無意吐了秘密出來後，突然聽到真珍說出這種侮辱他的話，於是無名酒火三丈高，帶醉站起來一記耳光打到真珍的臉上，兩個人便登時扭成一堆，打得在地板上打滾。一梅在旁看了，死力地拉開，盧振依然氣勢逼人，立刻要把真珍滾出去，真珍這時，口鼻都流出鮮血，伏在小櫃沿上大哭。

時候不早了，一梅又是雙方勸慰一番，便告辭自回宿舍。

當一梅走出亭子間以後，盧振和真珍便又漸漸吵至大打起來，這時，盧振酒已醒

了大半，他因飽受了興國的氣，又聽了真珍連篇冷話，心頭火愈是按捺不住，便連推帶踢的定要將真珍滾走。真珍也千賊骨萬賊骨的罵咒，兩人抵死不肯相讓。

凡是吵架，最怕是人碰了硬人，兩個怒火一樣高，勢必燒成破勢。盧振聲迫着真珍走，真珍便氣盛一時，果真當夜便檢出了自己衣服雜物，離了盧振而去。

盧振眼望着真珍走了，不免有點感到人去樓空冷淒淒，一時又生起悔心來，他和我兩人雖不是正式夫妻，然而究竟有了悠久的同居之愛，現在祇爲了一點窮氣，便鬧得人亡家破，又何苦太過呢？總之一切都怪自己沒本領，未能生財有道。女人總是要錢的，這並不是真珍一人爲例，做男人若沒有錢，至少須有安慰女人的心呀！今晚，自己就糊塗了，怎樣可以借一時火氣逼了她走呢？盧振想到這裏，感到了自己的大錯，心腸立刻軟下來，於是神經似有所觸，忙追下樓去，直向弄口趕出，真珍已乘了人力車拉得遠了。盧振死力追上，遙遙離了真珍尚有十多步時，他就大聲叫着：

「真珍，有話和你講，有話和你講。」

真珍頭也不回的，祇是掩面而哭。

「真珍，停一回吧！我有許多話和你講。」

真珍仍然不顧。

盧振努力追上了人力車，向真珍哀求道：「真珍，是我的錯，回去吧，有話和你講。」

「哼！」真珍用很重的鼻音答。

「不，你回去吧！」盧振再說。

「好馬不吃回頭草，餓死也不回去！」真珍答。

「我們不應因一些小事就分離！」盧振懇切地說。

「好不要臉，怎不見你硬到底？哼！我雖出身爲嚮導，但死也不吃賊飯的。」真

珍又提出賊字來。

大凡女人，心腸最硬；男人懷了恨，一轉意便會回了心，女人懷了恨，非但不會



宋淫口一了啞來頭轉回她

回心轉意，反而愈恨愈深，愈深愈辣。

盧振追了一程，求了一程，真珍祇是依舊漫罵。盧振追得氣也絕了，便放慢脚步說：

「真珍，你去細想想，不值得呀！我希望你想清楚後，回轉來吧！」他眼眶也溼了。

「呸！」真珍回頭吐了一口唾沫。

盧振知是全沒希望了。便拖着沉重的脚步踱回亭子間去。

這一夜，他那裏能閉着眼啊！一陣心痛一陣悲哀是把他的神經支配了。

在這裏，須補說潘一梅，他在亭子間做了一回和事老後，便告辭走了出來，沿路胡思亂想，他聽到盧振說會拿得鉅款一百一十四元一次，又有點疑惑，以爲這些話或許是醉中說夢吧！他以爲興國是一個什麼人，在外表看來，那溫文爾雅，忠誠勤慎的態度，怎會做下那種賊胆包天的事呢？但是真珍又分明認說盧振會拿過錢回家，誣她

是家中寄來的。依此想來，又似乎是真的事實。假如興國發了這種橫財，不知道便吧了，既知道向他伸手，必不落空的，近日自己鬧着錢荒，怎樣不在明日走到他那裏去，多少撈點油水，濟濟燃眉也好。

「梅認爲興國的黑幕拆穿了，胸中計劃了好的策略，在次日清晨，便跑到倉庫去，借題找了興國閒談一回，就漸漸談到那問題上。」

「老陳，我和你都是知己，有話不妨大家直講，是嗎？」梅說。

「當然啦！還有什麼客氣？」興國說。

「那麼，我也不應漠不關心了。我就早點對你說吧。」梅裝了一副愁悶的面孔說。

「什麼事？」興國因心懷祕密，不自主地忙問了出來。

「你有一些祕密，幾乎在門市部傳揚出來，幸喜的，我們都是知交，給我極力和你遮瞞了。」梅很嚴重地說。

興國聽了這話，登時瞠目結舌，許久許久，他才問道：「什麼事？請告訴我。」

「唉！你的眼光看錯了盧振這人呀，你以為他是好人嗎？昨天他不知到什麼地方受了刺激，喝了一些酒回到門市部去，就對你指天大罵起來。」

「梅說到這裏，興國已急問道：

「罵些什麼？罵些什麼」

「梅看了興國這副情形，心中早猜着了七分，便更正經地說：「哼！幾乎使你變成罪犯呢！他帶醉亂罵，把你在小東門做的勾當，完全說了出來，同時又說他自己每次拿了百多塊錢都完全嫖光賭光。他說這些話時，幸喜門市部祇有我一個人在內，我忙用方法把他的話頭打斷，否則，他嗷嗷不休；這事傳出來你還了得嗎？」

興國聽了，心中驚惶得不可名狀，他便把秘密告訴了梅，說出盧振怎樣教唆他，怎樣代他送至小東門，二人怎樣分贓，後來盧振怎樣無事來勒索等語。「梅聽了，便裝着不平的樣子道：

「放他的屁，他自己忝屬罪首呢？還說些什麼？」

「是呀！他不教唆我，我實在不會幹這種事。」興國悵悵地說。

「要是傳給經理知道了，他不是和你一樣的要嘗鐵窗風味嗎？」一梅說。

「是呀！」興國索然回答。

「我相信他終會向經理室告發的。」一梅領着頭說。

這一句話，最爲有力，興國聽了，忙委託一梅把利害去婉勸盧振。一梅見目標的時機已成熟，就借着在店內不宜婉勸爲題，向興國提出相當需索，以爲帶盧振到舞場談話時的費用。

興國是個聰明人，由一梅的需索，突然使他明白了一梅的來意。但他因了身邊款項不足，便約了一梅晚上到白芸芳那裏去。

當晚，一梅到了白芸芳那裏，晤了興國，這天，因爲白芸芳有病在身，朦朧睡去，故一梅來時，她完全未知，及後始爲談笑聲驚醒，她很清楚地聽到了興國和一梅的

的重要談話：

「盧振實在沒良心，我每幹一次，他總拿到一百十多元，但他全不心足，無故尙要來勒索。」興國說。

「不過，他說你祕密地又賣過好幾回呢！」梅說。

「夢話，我那來這種賊胆！」興國強裝着說。

「我也不相信你敢這樣。」梅道。

「閒話也不要說了，總之，我拜託你代我把利害對他說明。至於你的酬謝，我因錢早已用盡了，現在便向芸芳方面借二十元來贈給你，你總肯原諒吧。」興國似乎很誠懇地說。

「朋友對於錢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不過你下次總得留一份兒給我啊！」梅笑着說。

「是啊！」興國隨意答了，就返身到床上推醒芸芳，芸芳也假作伸了一回睡腰，

才翻起身來問說：

「幹什麼？人家睡得爛熟，逼要吵醒人。」

「芸，潘先生來了呢！你拿二十塊錢給我，讓我請潘先生代辦點東西。」興國微笑地坐下床沿依了身過去。

「哦！潘先生，你好啦！」芸芳朦朧地說，同時並在枕下取出手提篋，在興國前晚帶回來的二百數十元中抽出二十元來交與興國，興國又交了給一梅帶去，心中才好像放下一塊大石。

這裏講到白芸芳，她今晚聽了這許多話，心中已猜出興國做着不端的行爲了。不過白芸芳，這個女子，是受過相當教育而善曉人意的，她知道興國這兩天正在不快意，故雖有一顆勸說的心，但也未便即時說出來。

自這晚以後，白芸芳胸懷心事，似有不勝憂惶，興國亦因秘密已漸成公開，整日鎖眉，快。他們兩人，每夜祇是悵悵不樂。

一九 罪的揭發

諺語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興國和盧振所幹下的勾當，終由一個女人的口中曝露出來。

這個祕密的公開，幾乎使興國陷於萬劫不復之地。然而也可以說：這個祕密的公開，實是興國由地獄爬到天堂中的一個轉機。

事實是這樣的，有一天，偉大鋼器廠的汪聰經理，因應了朋友的敦請，到天新大旅館去宴會，那朋友是個著名胡鬧的交際家，姓唐名鄂，他因了欲創辦一種新事業，

故把所認得的幾位知名人物請來討論。

他們酒過一巡以後，唐鄂便主張大召嚮導，座中也有許多人贊成。在上海地方，交際的方法至爲離奇卑劣，差不多在一般交際場所中，都以叫歌妓，召嚮導，狂賭狂嫖爲風頭樂事。故唐鄂的主張，實不足爲怪，他們按鈴叫茶役送了嚮導芳名表進來，每人順序點了一個，到了汪聰經理，他略看了一回，發現表上有潘金蓮一個名字，他便哈哈大笑道：

「奇了，潘金蓮是古今第一個淫蕩婦，而遍有人借她來作賣色肉的標幟！」

「呀！你何不就點潘金蓮呢？把她召來看看到底有否像金瓶梅描寫得那麼動人。」唐鄂說着，便不管汪聰經理如何，就代他點了。

不久，一位一位的招紅展綠地來了，其中有一位叫潘金蓮的，由唐鄂拉了坐在汪聰經理旁邊。

他們夾夾雜雜狂歡一回，陌生的面孔都變成知己。

「潘金蓮小姐，這位就算是你的武松叔叔吧！」唐鄂帶點醉意走到汪聰經理的身旁說，並拉了潘金蓮的手放到汪聰的嘴上。

「哦！這位是武先生嗎？」潘金蓮不知她自己的名字底歷史關係，故以為汪聰真是姓武。

在座的人一聽這話，都幾乎笑得捧腹絕倒。

「我不姓武，我姓汪的！」汪聰經理很老誠地說了自己姓氏出來。

「潘金蓮，我告訴你吧！他就是南京路偉大鋼器廠的經理呢？你要坐沙發椅，須到他那裏去。」唐鄂取鬧着說。

「哦！偉大，偉大，好熟呀？哦，我知道了，你們那裏是不是有一個姓盧的，一個姓潘的，一個姓陳的職員嗎？」潘金蓮問着。

汪聰經理一聽到這幾句話，心中不免一怔。他想着糟了，她怎會認得他們呢？但是口裏祇得答着說：「是是！」

「那姓陳的和姓盧的是個壞貨呢？你做經理知道嗎？」潘金蓮故意買弄說。

「他很好。」汪聰隨意地回答。

「哼！給你知道時，你立刻坐也不安了。」潘金蓮更得意地說。

「他們好壞都不干我事，祇要他對公事成績不錯就好了！」汪聰說時望望各人一

笑。

「就是公事啊！我告訴你吧！」潘金蓮附向汪聰經理的耳朵裏說了好幾句話。

這幾句話登時把汪聰經理嚇了一跳。於是盧振和陳興國們的命運，就由此決定了。
偉大鋼器廠也因此而有一番職員的調動。

這位潘金蓮是誰呢？他對汪經理所說的是什麼呢？原來真珍由盧振那裏逃出後，她召了人力車一直拉到真麗家裏。這時，真麗已投身在一個新興的綠村嚮導社中，她見了真珍狼狽出走，一無依靠，便介紹了她到綠村裏重操那暗賣肉體的舊生涯。

綠村嚮導社是上海嚮導社中，規模最大的，無論任何酒樓旅店都佈了它的廣告，

都有兜攬生意的宣傳員。真珍到了它裏面後，便改了名叫「潘金蓮」。

真珍是一個無知的女流，並不知法律的嚴重，故不是有意破壞盧振和興國的，祇因她一時漏口說了出來，又見汪聰經理着了急，故更加一嚇以取樂而已。

至於真珍附向汪經理的耳朵說些什麼呢？就是把盧振酒醉後所漏出的秘密，加鹽加醋和盆托出。汪聰經理初時還不置信，及後一想：這事一定是真的，因為廠方確是儲有數百元一疋的絲絨啊！而且潘金蓮怎會知道廠內有這種絲絨呢？於是他決定是確鑿的事實，不知不覺就嚇出面上來，便追問潘金蓮說：

「恐怕是假的吧！你怎會知道這種秘密事呢？」

「你好不糊塗，哼！我是親眼看見的，因為那時他們正和我要好呢？」真珍故意誇張取笑說。

「他們拿了少貨色你知道麼？」汪經理聽了她說，又進一步地問着。

「總有好六七千塊錢吧，你想想，陳興國因此可以穿新洋裝，養妖女人。」真珍

胡報了一個數目。

這時，室內許多友人都靜聽着這件無意拆穿的秘密，各人莫不急形於色，惟汪聰經理正在細想着「陳興國因此可以穿新洋裝」一句話，他想到會有一回陳興國白天擅離職守，及把他召到經理室時，果然是穿着簇新的洋裝啊！陳興國本來是個窮學生，他的薪金幾全寄到松江去的，那裏來的錢穿洋裝呢？汪聰經理愈想愈確實，最後便聲色不動地準備次日把這事辦理清楚。

沒多時，嚮導姑娘都走了。唐鄂和其他客人便談起這事，汪聰也想藉衆意去推敲事實如何？在衆人意見之下，都一般地決定潘金蓮所說的不假，而且有好幾個人還催促汪經理立刻把作弊的人逮捕起來，他們的意思是潘金蓮既無意洩漏消息於此，目前當要防其他嚮導去報信給他們預作逃走的。汪經理覺到這些話有成事實的可能，故匆匆告退先走，乘汽車逕回南京路門市部去。

汪經理到辦公室中檢出了倉庫每月存貨報告單，又把車開向宿舍去，他找到了盧

振——這時盧振因為和真珍拆了夥，已退了亭子間，依然回到宿舍裏睡——便劈面向他問道：

「你和陳興國做的事，已經爆發了，現在你應從實說出來。」

盧振聽了這話，三魂七魄早已飛出了竅，他又見汪經理手拿倉庫存貨報告單，明知是不可賴的了，便吞吞吐吐地說：

「這事全不干我，是興國求我幫他去賣的。」

汪經理一聽，就知道全是事實了。於是便用嚴厲的口氣對盧振說：

「共賣過多少錢？快照實說出！」

「由我經手的僅有二疋，共賣出五百二十元。其他幾次都由興國自己去賣，我是一個錢沒有分到。」盧振索性照直說。

「賣到什麼地方呢？」汪經理問。

「小東門洋貨莊內。」盧振答。

汪經理見他說得和潘金蓮全無二致，故更信着這事是有六七千元的損失了。

「那麼，你現在就陪了我去找陳興國吧。」汪經理說完，又向旁邊一個職員說：

「你去叫看宿舍的巡捕來跟我一起走。」

剎那，看門巡捕來了，汪經理便把盧振交給他，一同押上汽車裏向倉庫去。

汪經理：陳興國不在倉庫裏睡的呢。」盧振看見車子向倉庫去，他知道興國不在那裏，故明白對經理說。

「他又擅離職守麼？」汪經理問。

「他和一個舞女同居，早已不在倉庫住宿了。」盧振想得着汪經理的原諒，故完全把真情吐出。

「不管，先到倉庫看看吧。」汪經理似不信盧振的話。

可是汽車駛到了倉庫，果然陳興國不在其中，倉門向外加下大鎖。於是就叫盧振指點路線，直向陳興國的住所駛去。

在這裏，且說潘一梅這人，他在宿舍裏看見汪經理來把盧振押向倉庫去，絲絨的事已發作了。他想到自己會拿了興國二十元，假如興國被執，一旦供出，豈不受了連累？如今經理是向倉庫去的，自己何不如死力奔到興國那裏去報信，好讓他早點逃避，以免自受連累呢？一梅想到不錯，便借意跑出宿舍，死力向興國的住所走去。他在夜燈倉茫之下，走過了一條馬路又一條，凡是向後追來的汽車，他都相當注意着，是否汪經理的坐車。他奔得上氣不接下氣，目的地差不多到達了。不幸得很，鳴的一聲，汪經理的汽車已駛過他的前面；他知道大事不濟了，便垂頭喪氣，回轉身返宿舍去。

汪經理的汽車由盧振的指點駛到了陳興國所住的街口停下。那宿舍的看守巡捕便對汪經理說明，捉人必須會同崗捕，方可免去逃脫之虞。汪經理當然也明白這點，他就到左近召了兩名值夜崗捕，把一切原委說出，大家便會同向衙內走去。

陳興國這時的危運如何呢？今晚他恰巧和白芸芳在舞廳裏玩了回來。

當他在倉庫裏回家後，陸伯君便來訪他倆。白芸芳因了興國近日愁上眉梢，又長遠沒有到過梅花舞廳，就提議去痛快地玩一晚。興國和伯君當然贊成啦。

梅花舞廳離他家本不遠，走了幾個路口便到，三人擇檯坐下，芸芳吩咐侍者拿啤酒來。

是夜，梅花舞廳裏在他們眼中最觸目的鏡頭便是從前捧真美那一班客人。恰巧兩檯人又連在一起。所謂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兩方眼光，時常怒目相接，興國想起以前的一切，真恨不得立刻走過去，一個一個用刀刺殺他。就是溫靜如白芸芳的，也撫着手上劍痕，切齒不語。興國又望望真美，見到她比以前更妖豔；從前灌他迷湯的那副淫蕩表情，依然存于眉表之間，躍躍如鶩。興國心裏預料着：芸已不伴舞了，今晚大概總不至互掣檯型吧。正在癡想間，祇見另有幾位西服客人來了，擇位坐到真美的背後。真美一見了他們，便如小毛狗見了主人，裝愁作嬌，把一副卑鄙齷齪的淫蕩相全露了出來。那幾位西服客人也是你一隻我一隻的舞着真美。興國見此情形，有些摸

不着頭腦，轉臉一看身旁那檯從前捧真美的老客人，却是個個如喪考妣的垂頭坐着。正在這時，白芸芳用手推了興國的臂說：

「你看，真美又灌上另一羣瘟生了。」

興國微笑，默默不答。

「她本是生成一身賣淫婦的典型。」伯君在旁插嘴說。

說話間，音樂台上又奏出一隻「悲秋」，祇見從前捧真美的那班客人中，有一個是和真美有過最好感情的，他直走到音樂台上的擴聲機旁，跟了悲秋的音調如下唱着：

音樂吹，跳舞起；

一對對的跳過在眼前，我望着美麗的她，

祇見一身倒在別人懷，親親愛愛的在灌迷湯。

你呀，你可是看中了小白臉把我欺負真可憐！

舞女沒有良心！舞女沒有真情！

不該越看見你的洋錢鈔票才讓你片刻的高心，片刻的調情呀——！

那來管你床頭金盡了擺擺測字攤。(註)

他唱的聲調，是有如杜鵑泣血的悲哀，他的表情，又是那麼的動人悲切。故當他唱完返位時，雖在舞女們的低罵聲中，却博到了全體舞客的拍掌。

興國聽了這歌，知道自己從前的情敵，已遭受了自己以往對真美一般的失戀滋味，他不禁在那歌聲那鼓動之下，把敵對心理盡化為同情。他在衆人的鼓掌聲中，自己也熱烈地站起狂拍其掌。在這一剎那間，那唱歌的人已走近坐位，興國的目光不覺和他的視線接成一起，兩人不禁露着帶酸的微笑，大家都心照不宣了。

鐘點在舞場裏，好像特別快過的，興國們玩了約三句鐘，便會了鈔返家，途中伯君告別先走，於是他便拉着芸芳的手說說笑笑自回家中。

今晚，芸芳有點覺到肚空，要想吃些點心，興國見夜已深了，不忍再讓芸芳出外，就自己拿了湯鉢出外去買素麵。恰巧他捧了素麵回來時，遠遠地見了汪經理和三個



興國棒着回來時，恰見着巡捕押着虛振入街的口。

巡捕押着盧振向街內走。他靈敏的腦子，是立刻想到絲絨的事發了。幸喜的是自己不在，但是芸芳將怎樣呢？他因不知他們對芸芳將有什麼不利？且又不忍就此逃跑別離。故找了一個黑暗巷口，捧着素麵隱了入去，遠遠用目光注視後果如何？

許久許久，他才見了汪經理和二個巡捕押了盧振和芸芳出來，他們登了汽車向西駛去。

興國知道他家中尚有一個巡捕留守着，故不敢回家，這時，他惶惶的理想，已充滿了他的整個，他又想到自己目前環境的危險，於是素麵也不顧了，把湯鉢向牆角一丟，急急離了那處。

興國在街上蕩了一回，夜幕的黑暗正如他的前途，他不知到那裏好呢？他行行重行行，真如失羣孤雁一般，悲哀與畏慮使他不斷地流淚，他冥想著前途的恐怖：唉！從今後，要失業了，要流亡了，可憐我一個模範學生啊！母親和乾爹用了多少金錢心血，才有今日的思想學問，可是自己偏不自愛，誤走了歧途，把對事業上的奮鬥心，

完全用在浪漫與聲色上，如今是完了，一切都完了！可憐我的母親哪！她遠在數百里外的松江，夢也想不到她的兒子會有今日啊！可憐我的乾爹哪！他對我誠切的熱望，完全消毀了，他延續了殘弱的生命，是要候着我建築中的光明與快愉的環境底來臨；但是啊！今日的收獲是光明快愉嗎？母親年已老了，乾爹年已殘了，他們都需要倚靠我啊！現在失了業，絕了生活，我死猶不足惜，可痛的是連累了母親和乾爹受折磨吧！今日的事，一旦被捕，消息傳到他們的耳朵裏，將有怎樣的悲哀呢？幸運的，雖然尚未被捕，可是已犯重罪了，這個罪名加到他們的熱望所寄託的兒子頭上，他們能心痛麼？興國想到這裏，不禁掩面大哭，淚如泉湧。他哭了又想，想了又哭，突然的又想到白芸芳的安全問題，心中更加悲痛。他悔恨自己不早聽羅展雲的話，雖然目前不是受了失戀的痛苦，但這種情形，是比失戀還難受。

他孤獨地做了終夜的夜行客，眼淚已染溼了他的衣衿。霜風已冰僵了他的整個；他挨了一步又一步，天邊已漸漸泛出魚肚白。

「天亮了，我將到那裏去呢？」興國自言自語道。

突然又給他想起羅展雲，他便匆促地找了路去，他拍了門把展雲驚醒。興國不待展雲問是誰，便自己報了姓名。由展雲開了門接他進去，祇見他面色慘白滿眼淚痕。

「興國！你爲了什麼？」展雲驚問道。

「請……請你救救我……我吧！」興國淚如泉湧，苦咽着說。

「好好地說，你爲了什麼呀？」展雲請他坐在床沿上再問。

「我犯了罪，我犯了罪，我須得逃亡了！」興國氣也緊了。

「你不要急，安定地先把事實告訴我吧。」展雲安慰着他說。

興國便把自從盧振教他竊取絲絨起，直至昨晚的事爲止，詳詳細細，帶哭帶喘說了一番。

展雲聽了，搖頭嘆道：「唉！你不被捉獲，總算幸運，不過從此你一生的名譽與事業都休矣！」

興國祇是哭泣懺悔，展雲深悉興國本是個良好青年，他因了擇交不慎，以致有了今天的結果。不過，這也是他前途的轉機，他的罪惡早點爆發，便可以早點猛醒，自新；從今後，祇要他能澈底悔悟，當然尚有未可限量的前途。展雲能明白這點，因而肯宥諒興國，並同情興國。

「好的，我就援助你於此危急的時候吧！我不怕受了牽連，你好好地暫住在我這裏，等到了靜觀後果以後，才來決定你應走的路向。」展雲說。

「我想暫住兩天，便溜回松江去，因為我是一個罪犯啊！我實在不敢牽連着你。」興國聽了展雲的話，感謝得哭出來。

「松江，沒有你回去的自由了，這裏的當局因捉你不着，一定會行文那裏緝拿的啊！」展雲說。

「唉！我失足成恨了。我的媽啊！我的乾爹啊！」興國更是哭得傷心。

「哭有何用呢？祇要你有決心悔過，以往一切罪惡，都是你將來成功的座右銘呢

！」展雲說。

興國得了展雲的勸慰，心中比較鎮定起來，於是他就暫時潛伏在展雲家中，以候將來的消息。幸喜展雲也是一個單身窮途客，故多了興國，並無不便之感。

(註)測字攤 是上海舞場中的流行語，意思是指在舞場呆坐而不跳舞。

二〇 死裏重生

偉大鋼器廠發覺了職員舞弊以後，估算損失，共被竊去絲絨七疋，進貨價值二千一百元。舞弊職員盧振在獲，陳興國被潛逃。這件事，廠方實行向法院提起控訴，盧振和與興國有關的白芸芳，羈留在法院看守所裏聽候裁判。

當白芸芳被逮的一夜，她正在亭子間中揩洗碗筷以候興國買麵回來。齊巧她將洗碗水由窗中傾出的時候，一眼在燈光下望到了幾個巡捕押着盧振走來，她機警的腦中，即時料到這是那樁秘密事的發覺，她又見了盧振們離自己的後門尚有兩個橫街口，

便急中生智，忙把預備與興國的一副碗筷藏好，檯上祇陳列着個人所用的，同時她已估計到這是興國差不多回來的時候，爲要救興國脫險，非先行通知興國逃避不可，故忙另拿了一隻小鏽鍋，裝作買點心的模樣，狂奔下扶梯，搶着出後門。可是不幸得很，這時，盧振已帶領了巡捕們走近後門了。

盧振一見了白芸芳，登時便脫口問道：

「陳興國在家麼？」

白芸芳見了他們走近，已來不及衝出報信了，心中真急得要死了。不意盧振又劈口第一句問他陳興國在不在。她知大勢已去，祇願興國機警，在回來時見機逃脫而已。

「多天沒有來呢！你們找他做什麼？」芸芳強作鎮靜說。

「這是誰？」汪經理問盧振。

「是興國的女人。」盧振答。

汪經理聽了，便對宿舍看守巡捕道：「叫她回屋內再說。」

於是白芸芳被迫回亭子間中，巡捕們又將室門掩好，不讓一些形色露與來人知。
芸芳看了這種情形，肚裏暗叫冤苦。

「陳興國呢？到底在那裏？」汪經理問白芸芳。

「我實在不知，他有一個星期不到這裏了。」芸芳答。

「放屁！快說出來。」一個巡捕狠狠地喝着。

「他實在沒有來，他已經早和我反目了。不信，你們看看檯上的碗筷好了，不是祇放着一個人吃的麼？」芸芳故意提高聲浪說。

汪經理和巡捕看看檯上，果然祇有一副碗筷，對芸芳的話，不覺也信了幾分。他們靜靜地等了一回，汪經理便把關於興國的事細細查問芸芳。可是芸芳的回答，總是不知兩字。

他們等了許久，依然不見興國的影蹤，芸芳心中欣慰不迭。當這時，汪經理便囑

巡捕們把亭子間搜查一遍，在床頭上的女手提篋內搜得鈔洋一百數十元。最後便將盧振芸、亞銀鈔等，一併送入捕房偵查，俾轉送法院。

這一件案子的偵查結果，芸芳對一切實情完全不知，祇供出當晚陳興國交二十塊錢給潘一梅的事。法院又傳了潘一梅來對質，並到小東門洋貨莊內起出尙未銷去的贓物二疋。數日後，就下了判決。

這裏且講到陳興國，他蟄伏在羅展雲家裏，日夜盼望這件事情的判決結果，每天都由展雲在外帶了報紙回來給他看。有一天，展雲才出去便匆匆挾了報紙回來，興國知道事情已有音訊了，就忙迎着展雲道：

「報紙有消息刊登麼？」

「正是！」展雲說。

「怎麼樣啦！」興國急問。

「唉！你的罪名不少呢！」展雲搖頭嘆息。

與國聽了，兩眼直射下淚來。

「他們都判入監禁了！」展雲又說。

「芸芳呢？」與國聽了忙問。

「八個月啊！」展雲答。

與國忙接了報紙，翻開本埠新聞欄，就有明顯的這樣一段新聞映入他淚眼中：

職員舞弊

被捕入囹圄

風花雪月 悲生樂極
 縲紲鐵窗 不堪斷腸

本市南京路偉大鋼器廠之職員陳興國、盧振二人，因涉足舞場及嚮導社、流連沉醉、各辦所好，陳興國年二十二歲，任偉大鋼器廠倉庫管理員，與梅花舞廳舞女白芸芳同居於呂班路二十七號，鸚鵡、宛如夫妻，盧振年二十七歲，任該廠門部職員，與茉莉嚮導社嚮導員真珍同居於該廠門部職十一號，二人以息有限、不能維持此盜竊之路，金屋、於是、賤值售與小東門洋貨莊內、共得貨款一千絨、七疋、賤值售與小東門洋貨莊內、共得貨款一千

八百二十元、該款計盧振分得二百三十二元、又該廠職員潘一梅因偵悉此事、亦分得二十元、其餘則為陳興國一人所獨有、詎天網恢恢、盧振因事與其姘婦衛導女真珍反目、遂為真珍向該廠經理揭發、彼等之秘密、事爆發後、陳興國聞風逃避、盧振與陳之姘婦白芸芳一同被逮、並在白芸芳處搜出贓款一百八十元、該案已於昨日在法院第四刑庭判決、除對逃犯陳興國批以通緝歸案並行文至其原籍松江偵查外、盧振犯教唆偷竊罪、被判監禁八月、潘一梅年、白芸芳犯教唆偷竊罪、被判監禁一年、該犯等均係青年男女、竟因一時失足、則留恨終身、情殊可憫也、又聞法院對於小東門洋貨莊主人某某、以其有收受贓物罪名、已另行提起公訴云。

與國把新聞讀後，直哭得死去活來，他想起，從今休矣！醜事在報紙刊登出來，

全國誦揚，人盡皆知，以後怎樣做人呢？而且一旦傳至母親和乾爹的耳朵裏，豈不教他們氣死。從前馬校長時常引自己為全校學生的模範，可是現在却墮落得變成一個被通緝的罪犯，這真是一般同學所料想不到的了，就是以往的自己，也料不着有今日的一天啊！與國想到這裏，覺到自己毫無生趣了，社會上已毫無立足之地了，上既無面

見師親，下又無顏見朋友，前途已絕，將何以求生呢？於是一顆悔痛的心，頓時萌出短見，他哭了又哭，痛了又痛。展雲在旁，雖死力婉勸，也是不濟於事的。

是夜，興國託疲倦爲詞，一早就登床假寐。展雲見他蒙被抽咽，祇是不斷地陪着嘆息。

午夜了，展雲也蒙被而臥了，興國心中的創痕，有如萬箭穿貫，他感到目前大地的昏黑，正是他未來前途的徵象，心中不期而語說：

「唉！我一失足，已成了千古恨！這一個逃出罪網的犯人，何處是他的歸宿呢？」

夜之寂靜，會使心傷者更心傷；展雲的鼾息，呼呼聽得明白。興國感到了展雲對他的恩德，感到了展雲的處境危險。潘一梅拿了二十元尙且要判監禁二月，羅展雲竊藏了我，假使不幸地發覺，他還了得？啊！他是一個慈良者，我不能害他，我不能使他擔憂！他這一個安樂窩，祇能容許他清白身體的憩息，我這罪人，是不應潛身在這

裏的。社會既不能容我，我又不願累害良朋，去了吧！滅亡了吧！一個罪人的死有何足惜！

興國悲傷過度，已決定了死亡是自己最適合的條件，於是他靜靜地翻身起來，細察了展雲確入睡鄉，便扭開電燈，拿了展雲的紙筆墨，帶淚帶咽地伏在小寫字檯上寫了四通絕命書：一通是給松江的母親和乾爹的；一封是給汪經理認罪，並辯護盧振和白芸芳及潘一梅是無辜受累的；一封是給馬校長道歉的；一封是謝羅展雲的。

他把絕命書寫好後，披了外衣，扭息電燈，輕輕地開了門，便向街外走去。這時正是臘月天氣，深夜的街頭，充滿了昏暗死靜，怒號的北風恰巧又捲出幾陣微雨來，興國因神志已失，身上覺不着凍，他用無力的雙腿把麻木的身軀移向黃浦灘去。

興國逃出了罪網，這回却真的逃不出死神的掌握麼？不，司命的神還未絕了他的生路。他在走出展雲寓所時候，因心緒慌亂，又恐展雲發覺，匆匆忙忙，竟把門閉得不牢，一息間，一陣狂風便將門扇打開，嘯的一響把展雲從夢中驚醒。展雲見了室門

搖掩，以爲有賊竄入，急翻身亮了電燈，四面一察毫無動靜，祇發覺興國失了蹤和檯上的遺書，他立時把自己一封抽過來看：

展雲兄：別了，永遠別了。我感謝你對我的熱情，今生已不能報答，祇待來生吧！
！有三封信，請你憐憫我這自滅的罪人，代我一一送達，則死也含笑了！

陳興國絕筆

這簡單的幾個字，使展雲的熱淚登時湧出，他看了封皮上的墨汁未乾，知道興國祇去不久，衣服也來不及穿了，披了一件大衣，拖着皮鞋，如瘋似狂地奔出門外。這時適值一個車夫拉了車子沿路走過來。他就忙問車夫道：

「請問，你見有一個穿黑西服的青年走過麼？」

車夫想了一想，回答說：「有的，有的，似乎是在哭着的。」

「好，你就拉我去追吧！」展雲不待車夫回答，便強制他把車子放下，自己翻身坐上去說：「快啊！是去救人的命呢！」

車夫聽說救命去的，便沒命的狂跑，向興國去路追上。

且說興國頹喪如死囚般的在踱着，黑暗的盡頭，稀微的路燈遠遠閃過來，好像在昭示他地獄之門已近了。兩面商店的簷門下，有時站着一個正在瞌睡的崗捕，他聽見了脚步聲，會伸起頭來一探。興國心想：假如他們知道自己是罪犯，必定趕過來追捕的。但是，這是深夜的時候，借黑暗來隱藏罪惡的面孔，祇須再走一些路程，靈魂將與黃浦濁流中的軀殼分離了。黎明的到來，我已毀滅，世上再無陳興國這人給他們追捕啦。剎那，興國又看見路隅的破蒲蓆中，一個丐婦摟了她的幼儿在睡覺，於是他慈愛的母親底面容，登時在眼前出現。興國回首望望西天角上，兩串熱淚沿了面頰流入嘴中。

「媽啊！你在睡夢裏知道你的兒子已在最後的喘息中麼？」興國帶淚自語：「媽！媽！我對你不住，我辜負了你的熱望，我糟蹋了你的養育恩！你要保重啊！你忘了這個不肖叛逆子吧！」



羅展雲
坐了一
輛人力
車，把
與國趕
上，勸
了他一
回，與
國卻然
毫悟。

當這時，興國心已死枯，精神亦陷入潰散的時候。

「輛人力車，如狂馬般的在後衝過來，展雲在車上望見了興國，便急叫道：

「興國！興國！我來了。」

展雲跳下了車，走至興國面前，一手把他拉住。興國祇如癡如醉地在垂淚。

「回去吧！興國！」展雲說。

興國搖搖頭祇是嘆了一口氣，又苦咽起來。

「唉！你的前途尙大有希望，你忘記了你的母親嗎？」展雲緊握着他的手說。

「我不能再生存，我是一個全沒希望的墮落青年，我的前途正如這黑夜一樣。」

興國帶哭說。

「黑夜過去，便是光明了，祇要你肯掙扎，努力，前進！」展雲更奮勵地說。

「我的前途呢？」興國哭得更利害，他俯在展雲的肩上。

「奮鬥之路就是你的前途！你快猛省自救，踏出這墮落滅亡的地獄吧！」展雲

說。

興國俯在展雲的肩上，發覺展雲僅僅穿了一件大衣，在這霜風吹刮之下，展雲是整身在抖顫着，

「你冷了。」興國說。

「不，祇要你好好的回頭，我冷又何妨？」展雲說。

興國終於受展雲勸得回心轉意，兩人就同坐了一輛車子回去。可是興國雖被救了，命運似乎是不容許他過着安適日子，當夜，他因受了雨濕風吹，便生下一場大病，全身寒熱交加。

展雲的環境，在這裏不妨提說一下，他自從爲了到定海追尋愛人，把職守失去後，一向都靠報紙上寫稿爲生活。這時上海報界大多暗自劃下地盤，每一個刊物每一欄，都由編輯人把持着，非有相當關係的，稿件就不易發表。展雲又不擅於交際，故在報界中殊少聯絡，因此他每月所得稿費，僅僅足夠個人的用費。

自從興國到了展雲家中隱隱以後，忽忽過了半個月，展雲因以近月來，投稿生涯不堪維持，其他進益又絕，增了興國一人，每日伙食，最廉亦須多加數角。於是環境煎迫，一籌莫展。展雲又以興國病重，愛友心摯，不忍吐露一些聲色。有一天，就是興國自殺被救的第三日，展雲走到陸伯君的家裏，找到了他，想要以老友資格，借一點錢。

「啊！長遠不見啦，羅君。」伯君迎着他說。

「長遠不見了，你好嗎？」展雲說。

「好！」伯君遞了枝煙捲給展雲，「陳興國和盧振的事，你認為如何？」

「真可惜，大好青年的結果是這樣。」展雲歎着答。

「我也可惜，陳興國沒有胆量，要是我，對這樣方便的錢，不拿便吧！要拿就拿他一二萬！多拿也犯罪，少拿也犯罪，何必因區區而犧牲了名譽呢？」伯君說。

「不過這種錢，用了總沒有好結果的。」展雲說。

「結果如何，須看用錢人的本領呀！」伯君說。

「他們實在太看不起自己了，而且又擇交不慎。」展雲嘆息着。

「所謂『近朱者赤』就是這樣呢！陳興國沒有盧振教唆他，怎會有今日呢？」伯君說。

「我早已勸過他了，胡鬧總不是自愛的青年應有的事，這一件事祇好怪他們由胡鬧而自取其禍吧。」展雲說。

「我也早勸他們不要太胡鬧啦！可是他們不聽，終至自取其禍！」伯君做了一個莊嚴的面孔說。

展雲聽了，心中好笑起來，你陸伯君是一個著名胡鬧鬼，誰不知道呢？

「是呀！」展雲隨意回答，並道：「你爲什麼老遠不到我那兒去玩呢？」

「我正担心着會因陳興國的事受累，故很少外出吧！」伯君說。

「老友！陳興國究竟到那兒去了呢？唉！他真可憐。」展雲試探着伯君的心理

說。

「那種該死的傢伙，自作孽不可活，管他做什麼？」伯君說。

「不，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代他操心是應有的事啊！」展雲道。

「我最恨那種不長進的青年，我倒沒有像你一般的佛心。真的，像興國和盧振那種人，毫不知自愛，社會要他來幹什麼！」伯君祇顧自己發假牢騷。

「陸兄；那些事不要談了。我有一件切身的問題，想和你商酌。」展雲故意露出來意說。

「什麼事，要和某女士結婚，請我代計劃進行嗎？」伯君見了展雲蹙眉苦臉，已有點猜到了，但他心中殊不欲提出「錢」的問題，故揚眉笑臉，這樣的取笑着。

「不，不，我的環境，你知啦！……」

展雲剛說到這裏，伯君就攔着帶笑說：

「嘻！難道我不知嗎？你是一個道學先生呀！你不願意接近女人的，算是我說錯

了。」

展雲聽了，心中真有說不出的苦况，想不到往日在酒肉場中認爲知交的朋友，到了絕路相求，却會生出這種刁詐心。他知道開口說錢必無希望，祇得再說了幾句閒談就辭退出來。

展雲再去找了章清，章清的態度雖然比伯君好得多，但是一提到錢，仍給他滿嘴的婉言推却。

其實章清和伯君兩人，那裏會沒有錢呢？不過這些人，全是一些酒肉朋友，在你有錢有勢的時候，便笑臉相迎，談親說愛；一旦你窮困了，沒落了，便翻轉眼睛不識人。他們早十數天知道了盧振被逮的事，就因自己會和他混在一起用過錢，日夜駭怕無辜受累，非但不敢到興國和盧振的友人家中，甚至連這一樁事情也絕不敢提。

章清和伯君對友誼上這一種行爲，足以代表大部份都市青年的自私病，他們有一顆變化最快的心，在困難未加到你的身上時，便同生共死，情同手足。若你不幸遭了

意外的危困，登時會罵你幾聲沒長進，該死，不成材。

展雲碰了伯君一鼻子灰，和碰了章清一個釘子後，索然無味回家，祇見興國躺在床上，面孔紅得像火一般，聲聲的呻吟，似有無限痛楚。他就倒了一杯茶給興國喝，並用手按了興國的額，熱得幾乎灼手。展雲苦心焦慮，思索一回，想到祇有靠自己才是唯一的方法，於是決然地翻起了衣箱，檢出幾套夏季的西裝，裹成一包，要送到當店裏去。

「羅兄；做什麼？你當東西去嗎？」興國躺在床上見着，便問道。

「唉！是的，我不瞞你吧！你病重了，我須得設法和你看醫生呢！」展雲答。

「興國途逢末路識知己，感動得兩眼滾下淚來說：「羅兄；我累了你！」

「不，不要這樣想，我們原是兄弟一般的啊！」展雲答。

興國眼望着展雲的背影離了小室後，不禁俯枕大哭，他想到自己實在太對展雲不住。從前偷了絲絨，天天風花雪月，狂飽狂醉的時候，並未嘗想念到展雲這人；現

在，身負重罪，沒命逃亡，便來投靠於他，得他一顆誠懇的真心相待，處處安慰自己，這真可謂患難識人心了。

「唉！我要怎樣紀念你呢！我偉大的朋友！」興國看了壁上展雲的照片，自言自語說。

不一刻，展雲回來了，他滿面笑容，說要送興國看醫生去，又召了兩部人力車，把興國扶到車子上，直拉至就近一所西醫的診室中，和興國掛了號後，得醫生的診斷，說是受了風寒，須要多日的靜養診治始可復元。他又付錢配了丸藥，才送興國回至家中。

「諺云」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這句話確實不錯的；現在就拉一般自傲的青年們來說：他們隨處抱了怕出力要面子的心理，所以什麼事情都認爲不合做不願做，結果祇是忍飢受寒；這種人雖是讀過好多年的書，然而他却不能養活自己，到處靠了依賴爲生活；據我看來，一個拉車的苦力都比他們優勝，因爲拉車的苦力也可以自己養活自己，甚至養活一家數口呢！」

錄自大方書局出版蕭劍清先生所著之

青年之出路與成功一書中，出路問題的商榷一章。

二一 奮鬪之路

興國臥病，整居在展雲家中一連十日，這時，又是廢曆年關，祇待爆竹一聲，新歲又來了。江浙兩省的風俗，每到年終，各盈利商店，必張紅結彩，敲鑼打鼓，送舊迎新。興國在病床上聽到這熱鬧的鼓聲，想起家家戶戶大團圓的年夜飯，頓時憧憬起早五六年前的松江的情形，那時自己尚在髮齡，依在母親與乾爹乾媽的膝旁，是多麼的快樂天真，不料瞬息之間，春秋數易，自己遠離了母親，變成一個末路罪人，如今他鄉臥病，境况蕭條，雖有千言萬語，對母親已望眼欲穿，可是身負罪名，咫尺天涯

，無法互通音訊。他又想起代他受罪的白芸芳，亦祇徒望白雲悵悵，用血淚以紀念而已。

有一天，與國思念母親和想念白芸芳的心，油然而發，展雲在旁，極力勸慰。興國便對展雲說：

「我得不着母親和白芸芳的音訊，便死也不瞑目的。唉！芸芳是近在咫尺，有話無從說。而母親呢，她不知我的地址，有事不能告我；我雖知道她的住處，可是格於法律，又不敢寄信回家。這實在是人生一件最痛苦的事啊！」

「環境使然，這有什麼方法呢？白芸芳雖近在上海，我是不好去看她的，因恐啓人之疑，對你不利呢？你母親又遠在松江，去又不易，你愁也沒用呀！」展雲說。

「這點思念的心，便是死也不忘的啊！」興國又湧出眼淚來。

展雲想了一回，便突然地問道：「你在松江，可有深交的知友麼？」

「有便怎樣？」興國反問展雲說。

「你可以寫信告訴他，請他轉告你母親，說你平安在上海。」展雲說。

「這方法我也早想到了，可是不知道我那朋友的現況是如何呢？唉！這也是我的錯處。早二年我初來上海的時候，大家是不停地通信，及後我漸漸墮落了，他們寫了許多信來，我總懶得回給他，於是便日疏一日，如今已有一年時間沒有通信啦。」

「興國！請你原諒我說，由這回的教訓，你應要明白益損友的分別。我實在告訴
你吧！陸伯君和章清這二人，你認為怎樣呢？」展雲說。

「我相信總較盧振好一些！」興國答。

「唉！」展雲嘆了一句，便將當日去向他們借錢的情形全說了出來。

興國聽了，頓時是感慨不迭。

又隔了數天，興國仍然精神繁亂，終日若有所思，展雲知道他的心事，便籌劃一番，決然對他說：

「興國：你勿再痛想吧！對白芸芳的念頭，祇好暫時擱下，聽說因你未緝獲，法

院對探望的人很注意的，橫豎八個月很容易過的，八個月後，她不是又出來嗎？至於你的母親，松江既沒有朋友可轉話，我就代你去走一遭，和你把近况報給她知，好麼？」

「那好極了。展雲兄；不過又勞你啊！」興國感激至萬分。

「我早有了這點心，不過限於經濟，沒有開口吧！」展雲說。

「展雲兄；我真不知怎樣紀念你才好。」興國明知展雲此去的旅費，又是要靠典當了，故熱淚又淌了出來。

次日，展雲等興國睡後，搜了些衣物，送至當店裏質得四塊錢，他又回家問了興國母親的地址，便乘上午十點半鐘的滬杭車到松江去了。

興國的母親和乾爹的近况到底怎樣呢？在這裏不妨先說一下：

興國的母親陳媽，自從由馬校長家中因病辭退回家後，不久病癒，又由馬校長介紹她到佘山教會學校去管宿舍。這是上面已經說過的。當興國在上海舞弊案發覺時，

陳媽仍然在教會學校內做事。她由馬校長的通知，知到了自己兒子做下這等沒廉恥的勾當，心中一氣一急，便病倒下來。

陳媽病下，便告假搬回明星橋王大傑的家中，這時，王大傑早已知道自己乾兒子做了竊賊，兩個老人家，終日歎氣呻吟，陳媽更是茶水不進，日危一日。

她知道興國逃走了，但不知逃至那一方？自己想起過去的歷史好不命苦，耗了多少心血，挨了多少折磨才把兒子養得這樣大，正要等候他有發跡的一日，好報答王大傑的恩典時，却萬不料已墮落爲偷竊了。她又想起丈夫陳飄帆死時，對這一塊肉是抱着多大的希望，但是喲！現在竟生了一個辱沒宗祖的賊兒，丈夫在黃泉有知，當死也不甘啊！

「唉！興國，你不是人，你害了你的娘！你對你父親不住！你辜負了你乾爹的恩典！我不承認你是兒子，陳家的兒子不會做賊的！」陳媽躺在牀上，精神恍惚地時常在帶說帶罵。

「他的人已經沒用了，事情已經幹出了，你祇當他是沒有養着吧！現在怨他有什麼用呢？」大傑總是這樣勸慰着她。

其實王大傑又何嘗不在心傷呢？他當初指望把興國養育長大，可以成材，可以接受自己的遺產，但不幸的商業被人捲倒，突然環境轉變，滿心的冀望，便轉向興國事業的前途上，希望他能夠維持自己的下半生，誰想會有這種結果！

自從陳興國做了舞弊案以後，瞬息間便傳遍了滿座松江城，許多人都在說：

「做人真是看不出，要壞起來石頭也會生蟲，你看呀！王大傑的乾兒子做了竊賊了。」

「他的乾兒子是誰？」

「是救人救火的模範學生啊！」

「哦！現在怎樣？」

「通緝啦！松江也行文來呢！」

興國從前在白骨岩裏結義的胡懷德，毛偉立兩位兄弟，也聽道了這些事，這時毛偉立已在松扛洋貨店裏由學徒升了做職員。胡懷德也在嘉興高中畢業回來，自己創辦了一所小學校，過着教鞭的生活。他兩人因了興國久不通信息來，正存了奇怪疑慮之心，便不幸地聞悉了把弟在上海做賊。於是兩人就到王大傑家裏去探問，又碰着了陳媽因此事而病危在床，遂不禁痛怨興國的忘恩背義，使母親受苦。

此後，偉立和懷德便常常探問陳媽及大傑，有時又會買了些餅食來。

且說羅展雲由上海乘上午十點半鐘車趕到松江，在飛輪載送之下，個把鐘點便到了目的。他依了興國所說的地址，直乘小火輪到了佘山教會學校，找了門房探問陳媽，原來陳媽早十天前已請假回明星橋去。展雲於是再趕到明星橋，訪問了王大傑的家，拍門入去，剛隔着毛偉立胡懷德也在。展雲候問了陳媽，王大傑，又問明了偉立懷德二人的姓名和興國的關係，才把原委說出，大家都不勝欣慰。這時陳媽已危在旦夕，奄奄一息，她聽到了展雲的話，歡喜得眼淚直流；不過在她蜡黃色的瘦臉上和她那

緊張的呼吸，已知壽命不久了。

展雲是個聰明人，他見着大傑年邁力衰，有不勝憂苦之慨；又見陳媽帶病鎖眉，知道他們心中的刺激很深，故而極力代興國辯白，把一切事情全推委給興國的朋友身上，說興國也是無辜受累而已。

這些話果然使他們心有所釋。展雲又力加勸慰，坐了一刻，便在明星橋車站乘了二點半鐘的慢車回上海。王大傑，胡懷德，毛偉立，一齊送他到車站上，握手而別。

火車刹那又離明星橋，展雲在車中，想起興國母親的危險，他預料到興國將無法再見母親一面了。他的心中擬想着：到了上海後，怎樣對興國說呢！興國也病了，不如暫時瞞了他，說他的母親康健，仍然供役在教會學校吧！將來興國總會復元的，到那時再告訴他，叫他急趕回松江未遲。

展雲回到上海，雇人力車趕回家中，興國一見了，便跳起來問道：

「我的媽怎樣，我的乾爹你見着嗎？」

「我都見着，他們十分康健。」展雲裝出很自然的回答。

「媽對我怎樣？」興國問。

「你媽仍然在佘山教會學校做事，你的乾爹依然安住在明星橋，他們都很原諒你，都相信你是受了朋友所害。」展雲說。

興國聽了，兩手捧着心，雙眼望着天花板說：「媽！媽！你真原諒你的不肖子嗎？」

「興國，你的媽很喜歡見你，祇要你的病好了，我就伴你回松江去看她一回。」展雲說。

「我怎樣能回去呢？不怕被人緝獲嗎？」興國問。

「你可以化裝啊！」展雲笑着答。

「我的病立刻會好的。」興國忙說。

「不要急，要真的好呢！否則，在旅途上受了寒，豈不自累？」展雲說。

興國默默不語，祇滿臉愉快，嘴角灣出微笑。

凡是病人的療養，最緊要精神快樂，精神一快，病就容易好了。自從羅展雲到過松江後，興國聽說母親無恙，病就一天天的好起來。

這一日，興國的病已好了一半。羅展雲買了一份報紙回家，伴着興國隨談隨聞，兩人心中快慰無限。興國忽見展雲對報凝思，宛如心懷大事，忽而蹙眉細想，忽而喜溢眉梢，他剛要問的時候，展雲已經跳起來說：

「興國！奮關之路就在前頭，你有勇氣麼？」

「我正需要努力，用奮關的血汗來洗刷我過去的恥辱！」興國回答說。

「那麼，來看吧！我們站在同一陣線上！」展雲說。

興國挨身過去一看，原來報紙上刊着這樣的一則新聞：

建設委員會

招考西南邊陲宣慰員

建設委員會為開築滇緬公路事、特招考西南邊陲宣慰員四十人、查滇緬公路由雲南省昆明市起點、東接欽渝路線、西經安寧、祿豐、楚雄、鎮南、彌度、東鳳儀、大理、永平、保山而至騰衝、再達蠻掌、蠻允、傍虎踞關西出國界、跨太平江、直至八百餘里、中間國境內由昆明市直至虎踞關、長一千三百餘里、中間攔斷雲嶺山脈、怒山脈、高黎共山脈、沿路多經蠻苗之區、所築路基時為蠻苗所拆毀、政府茲以國難日深、國防日亟、沿海各地、一日戰事爆發、即有被敵國封鎖之虞、故對該路線實為將來國防上之交通命脈、有剋日完成之議、今建設委員會為欲求建築方面之便捷、特招考西南邊陲宣慰員四十人、派至沿路一帶、對蠻苗實行宣化、以求合作、聞宣慰員限男性、年齡由二十二歲至三十歲為止、須有高中程度、並體格強健者為合格、考試地點為南京鼓樓建設委員會、並體格考者須先將照片履歷寄至該會以候回音、日期為本月十日截止云、

與國看了這則新聞，直快活得幾乎跳起來，並用他病中的懦弱聲喉叫着說：

「這是我新生之路了！」

「我們快些去拍照並填寫履歷寄去吧！祇有四日就截止呢？」展雲說。

於是興國帶病和展雲到了左近的照相館拍了一張報名快照，又填好了履歷表，即時寄到南京去。

約一星期後，興國已漸漸復元了，南京建設委員會的回音也到了。展雲與興國都有投考的資格，並得到建設委員會寄來的乘車證，投考日期是在本月二十日。興國於是快樂得更不可形容，他就決定了明天回松江去探他的母親。

「展雲兄；明天我想先回松江一次。」興國說。

「你的身體已完全恢復麼？」展雲問。

「是的，先回松江，再返上海，準備入京去，時間已迫促啊！」興國說。

「好的，就這樣吧！不過，我們都是自己人，我老實對你說，明天的車費，尙要籌措呢？」展雲說。

「那怎樣好呢？我的脚又無力，否則，步行也無妨。」興國有點惶惶了。

「由上海北站步行至松江，需時十四點鐘啊！興國；毋須步行的，我有相當的辦法！」展雲說。

「什麼辦法？」興國問。

「展雲沉默了一回，指着他的小寫字檯說：「賣了它！」

「怎樣可以，你需要寫稿啊！」興國說。

「也許我從今不寫稿了。」展雲帶歎氣說。

「爲什麼？」興國問。

「寫稿沒生路，不能養活自己。而且祇是一些空談闊論，書生唱高調，非但不能救國反成害國，我們要救國非幹實際的工作不可！」展雲說。

「那麼，南京投考成功後，我們的工作豈不實際嗎？」興國道。

「那正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最實際，我也最愛好這種工作，我不愛好拿筆說風涼

。」展雲說。

「不知能否成功？」興國說。

「興國，不要自餒，祇要我們肯努力自信，那光明的奮關之路祇在前頭。」展雲

說。

興國見展雲如此赤誠熱烈，自己也需要急回松江，便讓展雲把寫字檯出賣了。

次日傍午，興國哭着寫了一封信投郵寄給獄裏的白芸芳，說明因已陷了絕路不得不離了上海。又在展雲指點之下，戴上了一副黑眼鏡，披上一條大絨巾，半遮了面部，以掩人眼目。展雲關鎖了房門，喚了兩部人力車，和興國直向北站去。既而買了車票，走入車廂後，興國仆仆亂跳的心，才安定了一半。

未幾，汽笛拉響，車身由蠕動而轉入狂奔，展雲才把陳媽病危的事說了出來。興國聽了，禁不住涕淚交流傷心一番。

兩人在車廂裏談談說說，時間倒過得很快，不久的工夫，車便經過了辛莊，進

抵明星橋了。興國急如脫鎖游龍，三步兩腳的拉了展雲衝出車站，忙向乾爹家裏跑去。

他一氣奔到那會住了多時的故居裏，遙遠地隔了十來丈地方，隱約看見大門已下了鎖。這時，兩三個隣舍的小孩子，看了他和展雲奔過來，都用奇怪的眼光迎上去。興國走近了，看清楚門是確實鎖着，他不覺登時急起來，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站在門前呆望。興國心中已有幾分猜到，想由門縫中向內張望，裏面漆黑得看不到一些什麼。

「老媽子死了，老伯伯走了！」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好像知道了興國找人，便這樣說。

「呀！誰死了？」興國突然現了死沉的面孔，回頭問那女孩。

「一個老媽子死了，王老伯今早到上海去了呢！」另一個男孩說。

興國聽了，悲痛欲絕，幾乎昏跌下地。展雲忙扶着他，婉和地問那男孩說：

「老媽子幾時死了的？」

「早六七天死了。」男孩回答。

「是真的麼？」展雲再問一次。

「真的，是我的爸爸代王老伯到善堂裏叫人收殮的。」那男孩說。

「葬在什麼地方？」興國急忙問他道。

「我不知道，」男孩搖搖頭。

興國一手除下黑眼鏡，眼淚似泉水般湧出來，展雲向他說明了處境的利害，忙勸他止住了哭，並攙了他走開了，兩人取道到松江去找毛偉立。

到了將至松江城的一座荒亭裏，興國因恐人認識，便留在這裏，不敢入城。展雲獨個走去找了毛偉立，說明來意，再由偉立去找了胡懷德，三個人走出城關，向荒亭裏會了興國，多年闊別的把兄弟，雖環境已各懸殊，但當日的情感尚未泯滅，各人就
在淚中儘談一切。

原來興國的母親，就是在展雲走了數日後死去的，王大傑在窮困中，受累好不淒慘，後來由懷德偉立二人，各拿出一些錢，又由隣舍代他向善堂裏捐了棺木，才草草抬到郊外下厝。至於王大傑呢，因了陳媽死後，身體微有不適，獨個住在明星橋總不是結果，他又聽說興國尚留在上海，故拍賣了一切殘餘傢私，走到上海投靠親戚及找尋興國去了。

這一席話，使興國捶胸大哭，死去活來，展雲，偉立，懷德死力勸住。偉立尚記起前幾天陳媽厝棺的地方，便領了興國前去參拜。

這時，舊曆新年才過了十多日，鄉村中尚隱現着一些迎新氣象，興國憧憬起早數年和毛胡二人到白骨岩修墓的事，料不到今日末路窮途，母親亡故，仍然是由兩個拜把兄弟陪伴着去省墓，想起自己在上海紙醉金迷，將有禍同當的兄弟拋在腦後，至今好不悔恨慚愧。他們走了一程，目的地便到了。

祇見大片的曠野，樹木稀疏，新舊墳坵交錯滿佈，有幾處黃土未乾，拜墓的人正

在焚化寶燭，麥飯紙錢好不淒涼。

興國帶淚俯首，心如枯木，跟在偉立的後面，在土坵叢中，穿來插去。走過幾株白楊樹下，偉立便找着一副浮棺對興國說：

「就是這兒了！」他的聲氣是悲而且慘的。

興國俯下了臉，在白木棺頭明顯地看見「陳馬氏之靈柩」一行小紅字。於是他就頹然下跪，俯在棺上大哭。這一天，恰是陰霾四佈，寒風刺骨，烏雲片片，枯樹蕭蕭；興國的哭聲，和了寒鴉的零星怪叫，愈覺使人心離胆碎。展雲，偉立，懷德，自是站在一旁垂淚。

「媽呀！我怎樣才好，我千萬對不住，我辜負了你。……媽呀！留下我這……沒用的人，尚有何生趣？難爲了你。該死的我，太沒良心了！我不……我不是人，我忘棄了你的慈愛，教養，理應要我死才是啊！」興國幾次把頭撞在棺上，展雲們死力在拉住。



與國
俯在
他母
親的
白木
棺材
前哭
得死
去活
來。

「老弟！你快不要過於傷心了，人既死了，自己須要保重啊！」偉立說。

「前途尚在，真的不要過於刺激呢！」懷德說。

「我不做人了，我……我死了！我害了我的母親！」興國把頭搖得說不成聲，並極力掙脫雙手。

「興國，不要太傻，你忘記了奮關的新生路嗎？」展雲說。

「到了這個……地步還……要……什麼生……路？」興國死力把頭拚向棺蓋上。

「不，不，要報答你父母，今日就是生死關頭了。」展雲力挽了興國，想拖開棺蓋，可是興國有如瘋癲，手脚狂掙。展雲沒法了，又向偉立說：「你來勸勸，他身體帶着病呢！」

偉立也挽着興國另一手的，他聽了展雲的話，便說：「興國，你父母祇有你一個人，你有什麼長短，更對你的父母不住了。」

懷德也朝興國身後，一把抱着了他的腰，強拉了起來，並道：「真的，陳家只有

你一個人啊！」

興國被拉，坐在泥地上哭了又哭，直至力竭聲嘶。才由展雲等勸起，回到剛才那一座荒亭上。大家又向他百般勸慰，他才漸漸地收去淚痕。

已經將近下午四點鐘了。展雲決定乘了四點三十五分的慢車回上海。於是四個人就起程向明星橋車站去，途中談起投考建設委員會，西南邊陲宣慰員的事，偉立大嘆失去時機。

既而車站到了，不久，車子也到了，懷德在懷中摸出了二十元送給興國作投考的另用，興國感謝不迭，大家又匆促握手話別了一番，興國才和展雲爬入車廂內。汽笛一聲，興國由窗外望着偉立們，手中揮盪的白巾漸至不見。

「好了，一切心事都結束了，前面一段路程就是我們奮鬥的新生路了。」展雲安閉地對興國說。

「到了上海，還要找着我的乾爹！」興國道。

「你知道他親眷的地址，那是不成問題的。」展雲說。

二二 生之夢覺

興國在火車中，萬念俱灰，想起自己過往的一切，宛如大夢初醒。他有時垂淚，有時回頭遠望車後，似有不勝的悔恨與心痛，現在他孑然一身了。他和展雲回到上海後，候至晚上，祕密到了大傑幾個親友處，教展雲入去一一訪問過，却全無大傑的音訊，於是又把他急得要死；他想着，乾爹究竟到了那裏呢？這樣年紀大的人，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不幸吧？他愈想愈疑，愈疑就愈怕，一連數天，遍找無着，而南京投考的日期又已來臨，並且處身在這四面危險的上海中，祇要一不小心，便會消滅了這一點

最後的行動自由。在此種情形之下，他迫不得已再寫了一封告別信寄給白芸芳，便隨了展雲的勸告，二人向南京進發了。

京滬路他還是第一次旅行，在他萬種心事的衿懷中，喜幸有展雲的陪伴，有田園野景的點綴，而且更有一個新的希個攝佈在前，故尙不致有如何巨大的煩悶，車子行行重行行，各城鎮也一站站地過去，不久，南京終於到達了，他便和展雲依了建設委員會來信所指示的地址去報到，當天暫住在下關一家小旅店裏，因了時間偏促，無心欣遊市街，入夜一早便睡下。

次日上午，就是考驗的日期，由九時舉行體格檢驗，十時舉行口試，十一時完試。關於口試，可以說是與國最有希望的一點，他自小在學校中國語第一，演講亦第一，故而他很能把握這一點的合格。

又次日的上午，才是舉行筆試，試題大多是關於民族主義的，這點與國仍然可以應付過去。這一次，就是投考最後的一次。故在上午十一時試畢後，大家都各回客寓

，靜候次日的揭榜。

據羅展雲對興國說：他認自己會「名落孫山」，這是因了體格的關係。但興國却自料必能合格。當日下午，二人都無所事事，便沿了中山路到玄武門，游覽五洲公園。玄武湖的名勝；又趕到秦淮河，遨遊夫子廟勝蹟。

很容易過了一天，明日是揭榜的日期，他們因了遊後疲乏的身體，一早又回至旅店倒在床上睡了。

這一夜的酣睡，真不知東方的既白，醒來已是紅日當空，兩人忙洗了臉趕到試場門口一望，赫然陳興國三字列在第四名，而羅展雲的名字却在榜上找不出來。這一來，羅展雲好不灰心，興國雖然被錄取，可是缺少了一位知交作同伴，心中也難過萬分，兩人呆立，各自默默無言。

榜後另有佈告一張，是說落選投考人，每名可到建設委員會領取回程車票，並另用津貼國幣五元。錄取人員，須於明日上午一律到建設委員會第三科受訓云。

興國讀了這張佈告，知道要和展雲離別在即，兩人無限依戀不捨，遂陪伴展雲把回程車票及津貼領到後，於即日盡情作首都的狂遊，下午他們到了明孝陵，和總理陵，瞻仰了國父及洪武的陵墓，又趕到莫愁湖去。

興國欣賞了湖山勝色，這時雖然是初春天氣，但蕭煞的自然景色，正勾引起他們至大的離愁。

「唉！展雲兄，此番離別，實萬不忍的，」興國說。

「你的前途正大，況且這是爲國效勞，大丈夫求之不得，焉能以朋友私情來阻斷。」展雲雖如此說，表情却黯然傷神。

興國眼中似乎溼了，他堅握着展雲的手說：「是的，我應該在這時期在這機會中獻身於國家，但是，我有今日的一切，全是你一手賜給我的，將來敗則休提，要是略有進展，雲兄：我的一切也就是你的一切了。」

「我恭祝你前途勝利，我恨未遂此志，謹願你加倍努力，爲國宣勞，就足以紀念

我了，又何敢望報恩呢！」展雲說。

興國聽了，仰天微嘆並道：「定不辜負你的願望啊！」

「那麼，明天別了，我仍然回上海去過文人的苦生涯，我用熱誠的冀望候着你偉大的成功。」展雲說。

「我如不成功，就決不回來見你！不過，展雲兄；我還有一事要懇託你……」興國用興奮的聲調，突然又感到一種問題。

「什麼事呢？」展雲說。

「我的乾爹……」

展雲不等興國說完，便忙搶着說：「啊！不必說了，關於王大傑先生的行蹤，我一定代你盡力訪尋，如遇着他，或有什麼結果，當寫信通知你，這點可以放心的。」

「我真感激你，但是還有一個人將來也要你照料的。」興國說。

「你說的是白芸芳嗎？她也很可憐，將來她出獄後，我總可以代她設法的，也放

心吧！」展雲說。

他們二人又說了許多離情別話，才慢慢踱回下關，到了旅館，已萬家燈火齊明了。

第二天，興國特別早醒來，展雲也跟着起床，梳洗後，展雲要回上海了，由興國送至下關車站，趁了七點半早班的火車動身；許多互相囑咐的話，自然少不了的；興國再三把乾爹及白芸芳的事付託，又將那天在懷德那裏拿來的二十元所用餘的數目，抽出十塊錢來給展雲，展雲那裏肯受，經過興國再三的懇求，始收下了。既而汽笛響了，興國眼望着車子走出月台，才默默地孤單走出車站。

興國返至旅店，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傷酸，他想起自己如失羣孤雁一般的環境，以後徬徬徨徨，舉目無親友，真不知何所依，雖然今日僥倖投考錄取，然而前程茫茫，是喜是悲亦未可料；他知道爲時尚早，就俯伏在枕上，把憧憬着幼時的景像，一幕一幕地想去：母親怎樣帶自己哭墳，怎樣到王公館，怎樣被稱爲模範生，怎樣拜了王大

傑做乾爹，怎樣王公館破產，怎樣到上海奮鬥，詳詳細細，直想到自己墮落逃亡。他感到自己環境的變化，確實太可憐了。不免伏在枕上哭了一場又一場，尤其是想到一身飄零，連最後一知己羅展雲也緣慳相別，更爲傷痛。

興國痛定思痛，私自立下斬釘斷鐵的意志，決心上進；他走出睡房外，看看時鐘，已將近九點了，便立刻結了賬目，帶了展雲留給他的幾件衣服和一床氈子，直向建設委員會去。找到了第三科後，便被帶引至一廳堂，那裏已三五成羣的聚着十多位被錄取者了。興國看看他們，每人都穿着簇新的衣服，攜備皮箱行篋，祇有自己帶着一張氈子所裹成的包袱，心中殊爲怏怏。

不久，來了一位姓楊的指導員，向他們訓話一番，遂被列隊引到離了建設會不遠的訓練所去，自此以去，他們吃飯，睡覺，受訓，都在這一地。

他們所受訓練的科目，完全是一些公路建設常識，及邊疆民族民題。很快的過去了四個月，訓練已經成功，卽日便須入雲南貴州的邊地實地工作，興國就寫了一封信

通知羅展雲。在受訓期間，他的乾爹仍無音訊，興國爲此問題，總是悵悵不樂。

在一個初夏的黎明，建設委員會突頒了出發的命令，興國一羣人，這時，已是一律的軍裝，一律的旅行臥具食具，全用背包負在背上，好不精神，整隊向下關碼頭出伐，由楊指導員領導，乘了特派的輪船，溯長江向四川行駛。興國在這時，和這一羣人早已打得火熱，情感洽如兄弟；其中尤以與張瑞明相稱莫逆。

他沿江玩景，得睹天地的奧妙，心神擴達，意志更爲奮勵，輪行五日，始達宜昌，換乘帆船越巫峽，慢慢直到重慶。

重慶市當嘉陵江入長江的口，形勢雄壯，城垣高高盤據在金碧山的頂上，在江中仰視，巉巖參差，宛如天府。這樣的景色，在興國一羣人中，尙是初次見着，大家莫不嘆爲觀止。旣而帆船止於重慶，楊指導員准許他們勾留一天，於是天府繁華得覽無餘。

次日人分兩隊，一隊越長江，至漁洞，沿了渝柳路線，乘專車直達貴陽。而興國

即隨了另一隊，由楊指導員督率，繼續沿長江上游航行，至宜賓，依欽榆路線至昆明，而興國等，所須要工作之地段，也愈接近了。

興國一行人共二十人，暫時住在昆明市建設委員會駐滇分會中，日日繼續受訓，研究地勢與邊疆種族，約半月之久，這時已是酷暑迫人，烈日懸空的時節了。他在二十人之中，一切成績均得到最優等的評判，故尤為分會中所重視着，於出發工作的前一日，興國被分會委為隊長，助理楊指導員辦理一切事務。這一件事，直把興國快樂至不可形容，他連忙寫信通知展雲，懷德，偉立。次日各人領取自衛鎗彈便正式出發工作了。

這時的興國，在宣慰隊中已有相當的權力，他愈求努力以求發展他的才幹。他和楊指導員率領其他隊員十九人，電報生，傳令生，衛兵，佚役等十五人，一共三十六人，浩浩蕩蕩沿滇緬公路前進，忽車忽馬，說不盡的疲勞困頓，不過大家都以為國效力為至高目標，雖在烈日與瘴氣交橫的山路中，亦覺興趣怡然。大約近八月天氣，已

越過了大理至點蒼山。至此，興國始知這番工作的使命，就是要由大理築一公路，橫斷怒山山脈，及高黎共山脈而至片馬，以前報紙上所宣傳的至八莫的滇緬路線，已另有宣慰隊負責工作了。

由大理至片馬，須經漾濞，雲龍，登壇三地，所經地區，全是漢人絕跡的山地，滿佈苗人，猓，傣，摩些，力些諸蠻族。

興國的宣慰隊到了點蒼山，最要的工作便是進行連絡苗人及猓，且分會又來電指定於本年十月開始測量路線，故宣傳工作尤為急迫緊張。

點蒼山的苗人猓，因地區接近大理，他們已染有相當的漢族風氣，故進行尚稱便利，可是一離了點蒼山向西到雲龍的一百四十里路程中，全是險惡山地，苗人全未開化，工作至為艱險，中途他們已經失去宣慰員二人，和中瘴氣死了伙役二人，而不幸楊指導員也墜岩斃命。興國於是以隊長的資格，致電到昆明分會報告，分會回電就委興國補充楊指導員之職，自是興國就獨力指導，依了分會所頒來的計劃，逐步進行

工作。

很容易中秋又到了。宣慰員中又有一人被殺，而距雲龍的路程五十餘里，尙須跨越一巨大山脈，前途的困難，已使宣慰隊全體喘喘不安了。這一夜，興國等宿在一個四面高山的盤地上，一連幾座蓬幕，好不雄壯威嚴。興國步出蓬帳，和張瑞明走到附近一個山坡上，舉首望着清明如鏡的月亮，以往每一年中秋的情景，均歷歷如在目前，興國不免見景傷神，長吁短嘆。

旁邊的張瑞明見了，就向他說：「陳兄，朝朝夕夕總見你愁眉不展，到底有些什麼心事呢？」

「唉！人生真似夢，我離奇恍惚的環境更似夢。各人有各人的心事，我的苦惱你怎能知道呢？」興國答。

「我們祇要能到達片馬，把路線所經的各苗族聯絡構通，對國家則有最大的貢獻了，這種可以與班超媲美的工作，豈不英雄雄壯，又何愁之有呢？」張瑞明說。



興國 鹿到 一僧 山峻 上對 月感 嘆

「我不是惱着前途的困難，也不是畏縮呢！老實告訴你吧！我私人的環境是至爲可憐，我累死了我的母親，我是一個逃出法網的……」與國說到這裏，聲息微弱得全聽不到。

「那些事情都不要談了，祇要目前的任務能夠成功，則國家民族得益不淺；我們目前的冀望，就是此國防大道的建設，不應受其他的事情來消滅此一顆壯懷悲烈的赤心啊，你以爲是嗎？」張瑞明說。

「唔……」與國領首不語，仍默默望着月亮。

「這裏離雲龍僅有五十餘里，到了雲龍後，已到了路線的中心點，以後的工作，大概困難不多了？」張瑞明問。

「哼！」與國微笑着。

「你笑什麼呀？」張瑞明問。

「老實告訴你吧！你以爲前途平坦了嗎？不過我們做這種工作的人，早已置生死

於度外，什麼也不應怕的，你以為對麼？」興國說。

「是！」張瑞明應了。

「我的生命，已交給了國家，我們不應顧有自己的幸福，也不應冀望着什麼虛有的名譽，我們要硬幹實幹。」興國興奮地說。

「是！我知道的，現在請你快把前途的情形告訴我吧！」張瑞明催促着。

「你以為前途可漸平坦麼？我告訴你吧，愈前進，則愈危險，恐怕到了高黎共山脈時，我們已全體為國家民族而犧牲了。」興國說。

「怎麼啦！」張瑞明奇怪而驚惶地。

「就以目前來說，你知道這是一塊什麼地方麼？」興國問。

「你的計劃素不宣佈的，誰人能知？」張瑞明答。

「告訴你吧，這個山嶺叫做埋骨峯，再前進便是血河，這裏的土人，完全未開化，見了漢人就要殺，每年不知幾多人死在這裏的。前日分會裏來了一個電報說，血河

兩岸的土人至爲殘酷，他們捉獲了陌生人便要立刻拖到河邊去放血祭河的，分會已命令我們小心行事了。你想想，我們不是一步一步的走入死地嗎？」興國低聲地說了出來。

張瑞明聽了，真是噤若寒蟬，很久說不出話來。

在這時候，荒山蠻嶺，萬籟無聲，興國遠遠望着自己的蓬幕，旁邊幾個值衛的衛兵，黑影在躡來躡去。突然一陣响鑼聲和着雜亂的人聲由遠而近，蓬幕的燈光立刻熄滅了，興國急拉了張瑞明躡回幕中，召集各幕的人聚在一處，力戒他們鎮靜，並命令各人拔鎗準備。

不久，鑼聲似接近山坡了，祇聽見人聲叫喊，有如惡戰的將臨，剎那鑼聲又遠了，於是忽遠忽近，約有半個時辰始行漸漸消滅。

又隔了許久，鑼聲人聲果真沒有了，興國們才透了一口大氣。當他們正預備解嚴安息時，來路上閃現四五個人影，向蓬幕匍匐而來。衛兵即時舉鎗欲施射擊，興國急

忙阻止。既而人影漸近，興國帶了衛兵挾鎗衝過去，那幾個人忙又縮回，可是他們及不了興國的迅速，終給興國追上了。原來是五個苗人，其中兩個受傷的被三個人奔着。他們見了興國，怕得縮在一團，興國抽出手電筒，照見那二人已受了重傷，即時用手示意，叫他們不要怕，又令衛兵幫助他們，把受傷人扶到自己的蓬幕內，傳了舌人來翻譯，原來他們是血河西岸的探探，因半夜越河狩獵，被苗子知悉，圍上來攻殺，他們一行共十四人，至今僅逃脫五人。興國忙用醫藥將他們治療，並用紗布綳帶包紮好，就留在蓬幕內住了一夜。

次早，宣慰隊向血河進發了，這五個探探就在興國們護送之下，渡過血河。興國知道這是一個危險地帶，而今得了這五個探探作聯絡的導引線，故更盡禮優待他們。渡了血河，足有六七百個探探向興國一隊人圍來，但是興國所救治的探探中年輕的一個，忙走出宣慰隊的前面，許多探探見了他，都伏地敬禮，他又向那些探探說了許多話，於是成羣的探探都轉身分隊散去了。

由了這一個年輕受傷的探探召了另外幾十個探探來，把興國一羣人迎到山中的高地，帶到一座巨大茅屋的面前，裏面走出一個穿着華服的老人來，年輕受傷的探探便走至老人身邊，說了一些話，興國等便被歡迎到茅屋內。

無疑地，這一個老人就是血河西岸的探探王了。及後興國又知道自己所救了的二個受傷者，一是探探王子，一是探探王姪。

從此，興國一行人就暫住在探探王宮內，受盡了優厚的待遇。隔了幾天，興國又帶了衛兵回到血河東岸，找了苗族的會長，向他懇求釋放中秋夜被捕的探探。因了苗族會長早已和興國聯絡得感情極好了，故而看了興國的面上，把禁在牢裏的探探盡行交給興國。

興國向會長道謝了，又贈了會長腰刀一把，便將釋放的探探帶回血河西岸，於是探探王更加愛護着他們。

這時，展雲在上海來信已到，報告白芸芳已經出獄重爲舞女，至於王大傑方面，

仍然沒有音訊下落。自是以後，興國心中似已死心塌地，致全力於工作，他得了獐獐王的特許，並獐獐王子的參加，到處宣傳漢獐同族，與漢獐合作的必要，不到數月，獐獐們非但不仇視漢人，且認為漢人是他們最親信的兄弟，贊成政府築公路的計劃，設立學校開始讀漢文了。

由血河到龍雲，直至登壇，所有山居的獐獐，摩些，力些族人，都是受獐獐王的管轄，故興國無意中救了獐獐王子，不啻也是補救了獐族對漢人的仇視裂痕。他們一羣人到處受獐獐王的保護，工作進行非常順利。

興國將一切過去電知分會，分會繼續派人押送大批布帛珠寶送交興國，分贈與苗蠻各族的酋長及獐獐王并一切土司。

自是以後，興國更進一步的勸告獐獐們組織築路隊，這時，獐獐王子因接近宣慰隊已有相當時間，興國又日夜勸導他，於是由獐獐王子出面，負責為築路隊組織的總指揮，興國立將此情急電建設分會，由分會呈報政府，獐獐王子立刻被政府正式委任

爲滇邊土人築路隊副監督，而興國亦被委派爲總監督一職，兼任黔滇築路宣慰隊指導員。

當興國接到分會來電，喜不自勝，並將電報及委任的官職告訴獠王父子們，直把獠王父子快樂得手舞足蹈。

不久，委任狀也到了，興國的宣慰隊及獠王不免聯合舉行盛大慶祝一番；分會亦已提早派出測量隊及工程師工人等，由大理經漾鼻開始測量築路，而興國亦將宣慰隊開拔至怒山脈，加緊聯絡各地土人會長，組了許多的築路隊，派人領導至漾鼻加入建設分會所組織的工人隊裏。

轉瞬間，便過了一冬，路線已完全測妥，大理至漾鼻一線亦已完成，沿線各處苗族，見獠王們效力政府，亦莫不踴躍參加，因是計劃多年而感至大困難的問題，自此遂迎刃而解。

滇邊各地，山嶺起伏蠻險，每至春夏之交，濃霧陣陣，感受了蠻荒地氣，結成嵐

瘴，這種瘴氣侵入人體之中，很快便會致人於死地，因而初夏時節，築路工人，在炎日下工作時，往往倒斃，或有瘴氣入心，肢體臃腫，肌肉腐爛，奄奄垂死；築路人員於是紛紛告退，工程遂無形擱淺，建設分會見此情形，真是一籌莫展。其後與國與保裸王子互商，知悉當地土人有抵禦瘴氣的天性，故呈請分會，請將山道路線全歸土人開築，擴大土人築路隊的人數。該項計劃，深蒙分會嘉許採納，於是與國又與苗人會人協商，由保苗雙方徵集工人萬餘，分派至各蠻荒山地工作，工程始可勉強進行。

很容易又過去一年，與國本人所統轄的宣慰隊，已有多人相繼中瘴死亡，分會工程師亦犧牲不少了。但是這條路線，是有關於國家民族的命脈，且外寇侵略日顯，將來海運被封時，祇有靠陸地交通，故趕築工程，刻不容緩，與國深明利弊，毫不畏縮，力督土人築路隊努力開築，奔波於全程路線的各荒嶺蠻峯間，吸收瘴氣，同時又時常須到貴州省去巡閱各宣慰隊的工作，功高勞苦，積疲成病；但他的體格素來強健，抵抗力大，當染病的初期，尚不以爲意，繼續支持工作，這樣一日一日地下去，很快

又過了一年，至次年夏季，奧國已瘴氣侵骨，突然暴發，肢體麻木，走路須靠手杖，這時已是他加入宣慰隊的第二年了。

當這時期，由大理通至片馬的新路線，已完成十分之八，其中跨越漾鼻江，瀾倉江，怒江的三大鐵橋，尚須徵求外國工程專家投標建築，建設委員會對於此事已在上海進行，而分會亦須委派專員攜帶詳細地形及計劃到上海輔助投標事宜；分會以興國染病，亟須診治療養，故特將計劃付與興國，任命他到上海輔助投標，俾可附帶得有療養的機會。

興國別了上海，不知不覺已三年餘了，他的心意中，亦以為早三年前的犯罪事件，在上海必已淡忘，況且與白芸芳羅展雲等久別了，心中亦亟需一敘，以慰渴念；於是就接受了分會的命令，即日回至昆明，將黔滇兩省築路宣慰隊指導員的事務交卸清楚，乘滇越鐵路火車到安南海防，轉輪至上海。

這一次，是他夢也想不到的機會，當他回到久別重逢，五光十色的場所裏的時候

，他的行蹤與使命，早由建設委員會滇西新路築橋工程駐滬投標處向外發表，各報紙均在顯著地位刊出此項消息。興國在船中早決定寄寓在新新大旅館，上岸時工程投標處派人在碼頭歡迎，因了興國帶病在身，行動不便，故向他們略一寒暄，即召了汽車逕駛向旅館去。

他把房間擇定以後，第一件事便是翻閱報紙，祇見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報紙上宣露，冠以許多堂皇的頭銜，他的心中不期而然地想起早三年餘報紙所揭發他的犯罪事實，而今一旦榮歸故地，足可以洗刷前恥，吐氣揚眉於一朝了。

興國在旅店中，熱烈地想念羅展雲及白芸芳二人。這時，展雲和芸芳早已由報上知道了他已到上海，但苦不知他住在什麼地方，故不能急於相見。

在這裏，且說展雲近年的生活是如何？展雲自從和興國到南京投考失敗回來後，蟄居上海，一籌莫展，後來白芸芳也出獄了，白芸芳重爲舞女，可是，因了名譽的關係，生意冷落得不堪設想；展雲憐恤她的際遇，故在各大小報的舞刊地位，發表許多

爲白芸芳捧場及辯白的文字，後來白芸芳的生意果然日日漸起了，芸芳飲水思源，時亦予展雲以物質上的援助，日子漸久，他們兩人遂成了莫逆。

這一天，展雲和芸芳都由報上讀到陳興國到滬公幹的消息，兩人喜不自勝，到處打探興國的住處不着，心中自有說不出的急躁。而興國亦派人到展雲故居訪查，惟因展雲住處已變動多次，興國又不想在報上披露了自己的住址，故大家相見的日子，似乎將要擱了淺。其後，興國想到了陸伯君及章清二人，忙派茶役到他那裏去打聽羅展雲。伯君及章清也早已知道興國做了大官回來，但一般地恨不知興國的地址，未能前去謁拜道賀，如今一日見是興國派了茶役來，便忙隨了茶役走到新新大旅館，找到了興國，慚慚愧愧堆滿笑容的向興國道喜鞠躬。興國在相見之下，急請他們坐了，各熱烈地說了離情，並懇他們寫出展雲及芸芳的地址，交由茶役去找了兩人來，興國問起王大傑的消息，不免流出眼淚；但知己闊別，一朝相會，另一面當有說不出的快樂。是日，興國又約了他們次晚在天堂大酒樓吃飯，許久展雲，伯君，章清三人始相繼告

別。芸芳一人留在房內，她明白了今日的興國與往昔的地位不同，故來時並不敢有若何冒昧，現在她見來賓都去了，才走至興國身旁，一把摟着大哭起來，興國想起自己太對芸芳不住，一陣心酸，也跌出成串的眼淚，兩人哭了一回，因興國的身體不好，芸芳不忍過於使他難堪，所以忙收了眼淚。

興國到上海來，在公事以外，就是醫病，故即日打聽好了療治的醫院，順便請芸芳代他去索取章程，預備這兩天公事辦妥後，就搬進去休養。因是，芸芳坐了不久，也就告別走了。

興國對芸芳的情愛，並未冷淡，祇因他以抱病在身，公事未了，不想將兒女私情的生活過於露面而矣。

次日下午，興國提早到了天堂大酒樓，定了一個精緻的房間，不久，伯君先來，展雲，芸芳，章清也繼續來到。於是酒肴雜陳，滿座春風，大家開懷暢敘，舉杯痛飲。興國因天氣炎熱，又須戒酒，故以冰凍汽水代酒鬆拳。席間，展雲懇請興國將奮關

的過程演述一番，大衆鼓掌附和，興國也不推讓。

當興國支着桌子怡然立起，正要演述時，室外突躡來幾條大漢，其後緊隨巡捕二人，其中一個瘦長的個子，大聲問着：

「誰是陳興國？」

興國見此情形，還以為是工程投標處有什麼外交公事，便立刻應說：「我是陳興國；請問有什麼貴幹。」

「啊！你就是嗎？那麼，對不起，請到捕房裏走一趟。」那瘦長的個子說。

「什麼事呢？」興國還不明來者的意思，故再問着。

「大概是因了早三年的一件案子。」那瘦長個子說。

至此，興國才如冷水淋頭，全身打着寒抖；不過他想，現在去也無妨的，自己已做了政府的官員，多少總有點保障吧！

「好，我和你走一趟吧！」興國說。

那瘦長漢子即時由身旁抽出一副手銬說：「請伸出手來。」

「什麼？要銬手嗎？」興國驚慌起來，面色也漲白了。

「這是捉犯人的規矩。」那人答。

「我是政府的官員呢，應予以特別優待的。」興國怕極，用抖顫的聲氣說。

「不管，到了捕房再說。」那人用嚴厲的聲氣說，但一方面在端詳興國的臉龐。

「那不是侮辱我麼？」興國勉強地說。

「伸出手來，識趣些吧！」那人說時，仍用思索的眼光望着興國，又說：「呀！

你這人好面熟啊！好像在那裏碰過面呢？」

興國看清楚那人，覺到他瘦狹的面孔，也很相熟，但又想不出在那裏相見過。

「哦！我想到了，你還認得我麼？」那人說。

「很熟，但我忘了相見的地點了。」興國說。

「差不多有七八年了。」那人說。

「實在想不起。」興國答。

「你忘了你初到上海時，在車廂中因箱子壓痛了別人的脚而起爭執，那一個和你解圍的人嗎？」那人問着興國。

「哦！」興國想起了。

「我姓吳，名生福；你記得麼？」那人說。

「哦！記得了，記得了。」興國答。

「那麼，就跟着我們走吧！」那人將手銬放回腰帶上，並說。

興國這時，實在沒有法子了，他祇能向展雲各人說了幾句自慰的話，又道了歉，才跟這一羣不速之客扶着手杖走了。

白芸芳眼見興國被捕，悲哀得涕淚縱橫，羅展雲也嘆息不置；章清和伯君二人，早已嚇得面如土色，目瞪口呆，他們一見興國被押走後，便飛一般的先行跑了。

這到底是一件什麼事？讀者大概沒有忘記被判監禁三年的盧振吧？原來盧振釋出

了獄後，因生活無着，已鶉衣百結，淪爲流浪人。昨天章清伯君二人，由新新旅館別了興國走出後，在路上碰到了盧振，章清便把興國如何得意，如何做了大官，明天又如何請客說了一番。盧振對於興國，所懷仇恨，至爲深烈；他認爲和真珍的拆夥，案情的爆發，自己的管鐵窗風味，全是由興國一手造成，故當別了伯君們後，積極在思量報復的手段，過了一天，盧振想着興國既是一個避脫的罪犯，何不向捕房舉發呢？於是他便借用電話向捕房報告，說下午有偉大倉庫竊案的逃犯陳興國在天堂大酒樓宴客等等。捕房得了報告，就派了幾個包探和巡捕去把興國逮捕。

興國被捉後，建設委員會查悉此事，即與租界方面，進行釋放興國的交涉。而羅展雲亦走到偉大鋼器廠，找到汪聰經理，說明興國今日的責任與國家民族的關係，要求汪聰經理立即向捕房聲明，對於興國犯罪部份不再追究。汪聰經理是一個明白人，他也知道不應該爲些小事斷送了一個國家有用的大材，故接納了展雲的所請，即日吩咐律師準備遞呈要求釋放興國及不追究的聲明書。

這樣一來，興國就有出險的希望了。可是興國這人，本已染病在身，又因在宴客席上喝了幾瓶冰凍汽水，寒氣襲了身心，使血液突呈惡劣變化，他在拘留所禁押了三天後，入夜已不能支持了，眼睛一陣昏黑，口中吐出黃水，身體熱度超出百二十度，及捕房將他轉送醫院時，已經不及，他起了一陣氣促，便瘴發死亡。

當興國死的一剎那，他很清楚地感到了莫大的快慰，他知道自己過往一切罪惡，已由奮鬥的功勳加以洗刷，同時，他感到他的奮鬥之路已經成功，已盡了一個國民為國家民族的最大責任，他知道這一刻已是生之夢覺了，他似乎見着他慈愛的母親向他招手。

不久，國際殯儀館中，有一個盛大的追悼會，南京建設委員會派了人來主持，上海工商學各界均派代表參加，汪總經理及羅展雲等，自然是會中重要人物之一，同時松江方面也有馬校長胡懷德等幾個來賓不遠千里而來，參與哀悼。

追悼會過後數天，報紙上又披露了一則新聞，大意是說：滇西由大理至片馬的新

路線，築竣在即，建設委員會爲紀念該路開築最高功勞而中瘴犧牲的陳興國起見，特將該路定名爲興國路云。

重要勘誤

本書各章誤將明星橋
排爲南星橋讀者注意

353.6
#434
48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再版

奮鬥之路

全壹冊—實價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蕭瀟

出版者 大方書局

發行人 李協和

總發行所 大方書局

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一四三號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1954年

(2)

